

雍乾飞龙传（下）

么根据，又有什么理由？”

章小凤道：“按大清皇律，窝藏叛逆同罪，而事实上‘五城巡捕营’的人只抓走了一个沈姑娘，没动咱们这些人……”

“胡说！”莽老五道：“你根据这一点说那人跟咱们是友非敌？他有多大神通能让‘五城巡捕营’的人听他的？让拿哪一个就拿哪一个？丫头，你别忘了，拿叛逆拿的越多功赏越大，就像你刚才所说的，窝藏叛逆与叛逆同罪，他们会只拿一个舍了这么多个？”

章小凤淡然一笑道：“五叔，我说句话您可别生气，糊涂的是您不是我糊涂，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出勇夫，要是那些人在‘五城巡捕营’花了点儿钱，再告诉他们‘泰安堂’跟对门酒馆儿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人物，‘天桥’还有他们几位把兄弟，别逼他们，可以带走一个沈书玉，要是逼急了他们，一个也带不走，要是您，您走哪条路？”

莽老五听的呆了一呆，道：“这个……会这样么？丫头？”

“那可难说啊！”章小凤冷笑一声道：“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害人的办法可多了，再说官府衙门的事儿您又不是不知道，只要银子，那条路都走得通，还有，我还没告诉几位呢！善铭今儿个跟我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他是个‘九门提督’职司京畿一带的安宁，只要咱们不惹他，他担保让咱们在‘北京城’里好好儿的待下去，这不分明已经知道咱们的底细了么？”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的底细的？这不也证明那人已经把咱们和盘托给人家了么？善铭知道他惹不起咱们，只要咱们让他过得去，他可以睁一只眼，还有，善铭说那个人穿一身黑衣蒙着脸，这不也表示怕人看见他的脸么？为什么怕人看见他的脸？他要是个咱们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干嘛怕人看见他的脸呀……”

霍天行一抬手，道：“小凤，够了。”

章小凤很听话，立即住口不言。

莽老五道：“大哥……”

霍天行冲他摆了摆手，他也只有听大哥的，自动闭上了嘴。

霍天行沉吟了一阵之后，道：“有这么个人，他出卖了沈姑娘，却又不愿把咱们也牵扯进去，这是谁？”

章小凤冷冷一笑道：“大爷，以我看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霍天行目光一凝，道：“你说说看。”

章小凤道：“大爷，这还用我说么，现在已经很明白了，这个人咱们认识，也知道咱们的底细，更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里，大爷，咱们认识，也知道咱们底细，更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里的人，可不多吧？”

章一绝忽然两眼一睁，沉声叱道：“小凤，不许乱说。”

霍天行冲章一绝摆了摆手，道：“这是就事论事，你别拦她。”

章一绝道：“大哥，你知道她说的是谁？”

霍天行微一点头，缓缓说道：“我知道，这么个人只有一个……”

章一绝道：“那怎么可能？怎么会……”

霍天行没理他，目光一凝，望着章小凤道：“小凤，你别忘了，沈姑娘是他闯‘五城巡捕营’……”

章小凤道：“他没闯‘五城巡捕营’，他的法子高明着呢！妙着呢！这两天善铭为他们那主子要到西郊的事忙着清道，善铭坐镇‘高粱桥’西边‘倚虹堂’里指挥清道，他找了去，当面逼善铭把沈姑娘交出来。”

在善铭眼里他自己的命自然要比一个叛逆值钱得多，他只有乖乖地下令让他辖下那‘五城巡捕营’把人带到‘倚虹堂’去交给了她，没伤一个人，没流一滴血，没多惊动一个人，这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善铭自己也不愿声张……”

莽老五猛击一掌，道：“高，高！太高了，兵不血刃就把沈姑娘救了出来，简直太高了。”

章小凤冷冷一笑道：“高是高，可把您几位这‘燕云十三侠’忙惨了。”

莽老五两眼一睁道：“丫头，你这话……”

章小凤道：“您刚才没听我说么，他这手法是高明，换个人也绝做不了这么漂亮，却把您几位‘燕云十三侠’整惨了。”

霍天行道：“我是听见了，可是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章小凤皱眉说道：“大爷，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呀！当初沈姑娘是投奔咱们，要是咱们不但能护住沈姑娘，还能进一步救出沈先生来，尽管他曾经一路护送过沈姑娘，将来江湖上谈起这事儿来，能显得出他‘大漠龙’来么？恐怕只为这一桩事儿，‘燕云十三侠’的名气马上会凌驾于他‘大漠龙’之上，这叫怎么受得了，气得过呀！”

现在可好，沈姑娘人是从‘燕云十三侠’手里丢的，却是经他‘大漠龙’的手救出来的，而且救人救得漂亮，甚至更会得到沈姑娘的感激，将来江湖上一旦提起这件事来，哪一个不冲他‘大漠龙’挑拇指……”

霍天行灰眉耸耸，淡然一笑道：“‘燕云十三侠’这几张老脸也没地方放了。”

章小凤道：“我正是这意思，可是我是个做晚辈的，我怎么能这么说啊！”

霍天行点着头，哼哼地直笑。

章小凤接着说道：“您信不信，要是我没料错的话，他现在正带着沈姑娘在到处找咱们呢！”

霍天行不由为之一怔，凝目说道：“他找咱们干什么？”

章小凤道：“您哪！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不这样能把他自己洗刷干净么？您看着吧！也说不定他还会到咱们这儿来问沈姑娘住在‘泰安堂’的事怎么走露了风声，为什么‘五城巡捕营’单抓走了一个沈姑娘，却没碰咱们这些人呢！”

莽老五道：“难不成他想倒打一把，反咬咱们一口？”

“那可难说啊！五叔。”章小凤冷冷一笑道：“不这样没法洗刷他自己，再说他既然砸了咱们这块招牌，为什么不把咱们这块招牌砸个粉碎？”

莽老五猛然睁大了一双环目。

章小凤接着又道：“还有呢！不信您几位可以瞧着，沈姑娘对他感恩图报，说不定还不愿跟咱们呢！”

莽老五须发暴张，霍地站了起来，道：“不等他来找咱们，咱们找他去。”

霍天行抬手拦住了他道：“你坐下。”

莽老五叫道：“大哥……”

霍天行沉声说道：“我叫你坐下。”

莽老五没再吭声儿，乖乖地坐了下去。

霍天行转望章小凤，轻咳一声道：“小凤，大爷不能不承认你说的句句是理，可是你知道‘大漠龙’傅天豪在江湖上是个人人都推崇，人人都敬重的人物……”

章小凤站了起来道：“大爷，我懂您的意思，‘大漠龙’在江湖上博得怎么样一个名声，我也清楚，别说是您几位，这件事说给谁听，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您几位，换个人非骂我无中生有，含血喷人不可，现在我不敢勉强您几位相信，您几位可以等着看看，傅天豪他会不会如您这侄女所料找到这儿来洗刷自己，同时您几位也可以等着看看沈姑娘的态度如何，到那时候再作定论不迟，您几位谈谈吧！我歇着去了。”她拧身往后去了。

白不群要叫她，霍天行拦住了他。

白不群道：“大哥……”

霍天行道：“就让她去吧！她跑了一天，也够累的了。”

章一绝道：“大哥，小凤的话……”

霍天行淡然说道：“小凤说得对，现在咱们无须说什么，看看傅天豪会不会找上咱们，也要看看沈姑娘的态度如何之后，再下定论不迟。”

大伙儿没一个人再说话。

霍天行话锋微顿之后，望着白不群点点头道：“你说得不错，小凤这孩子年轻这一辈里，的确是数她为最，除了脾气强，任性一点儿之外，她的确聪明，有胆识，我以前怎么就不知道……”

章一绝要说话，霍天行却没给他插嘴的机会：“别说年轻一辈的这些不如她，就是咱们几个老一辈的，又有几个会比她强，不管她这番推测中不中，她这聪明的心智，跟推理的能耐，仍然不容咱们几个做长辈的忽视……”

章一绝口齿启动，叫了一声：“大哥……”

霍天行淡然说道：“我刚才说过，等等看再下定论不迟。”

章一绝没敢再说话。

霍天行是“燕云十三侠”之首，也是把兄弟十三个的大哥，一向是最具权威的。

他跟白不群都没说错，章小凤是个聪明的姑娘，虽是个聪明的姑娘，只是过于聪明了，聪明得怕人。

傅天豪明知道善铭不会善罢甘休，明知道善铭不甘吃这个哑巴亏，虽然他不怕小小的“五城巡捕营”，可是如今身边有个沈书玉，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尤其不能不把雍正一手训练出来的“血滴子”跟精擅密宗的喇嘛们放在眼里。

几处城门埋伏的有人，那在意料中，所以已经到了上灯的时候，他跟沈书玉仍然待在城外。

“北京城”的城墙由下石到上砖，高有两丈，城顶宽有丈四，凭他的轻功身法来个越墙而过，根本不是难事，奈何他现在还带着个姑娘沈书玉。

坐等在“永定门”外这片树林里，望着城内外那一点亮起的灯火，傅天豪老半天一句话也没说。沈书玉坐在他身边，陪着他静默，可是，过了一会儿，还是傅天豪先开了口：“饿了吧？”

沈书玉拔了一根草在手里拨弄着，已经拨弄了老半天，听傅天豪这么一问，她摇摇头，轻轻道：“还好。”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这就是跟着我这个江湖人的好处‘谁说的？’”沈书玉道：“麻烦是我惹出来的，要不是我惹了这麻烦，‘北京城’外城七门，哪一座城门不任由你进出？”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先想办法找点东西吃才是真的。”

他目光四下转动，最后落在身左不远处一点灯光上，道：“有灯火处就有人家，城外这么多点灯火，这一点为最近……”

沈书玉跟着他向那点灯光看了一眼道：“跟人家要饭去？”

傅天豪倏然一笑，笑得轻淡，道：“行走在江湖路上这是常事，他要是舍不得，咱们就花钱买。”

沈书玉道：“你身上有钱么？”

傅天豪道：“不多，吃顿饭还够。”

沈书玉道：“看来也只有去试试了。”

沈书玉说得不错，事实上也只有这么办了，傅天豪扶起她来，双双走出了树林，直向着那灯光走了过去。

那点灯光离这片树林子没多远，走没几十丈已能看清楚了，灯光透射处，是黑忽忽的几间瓦房，成品字形座落着，四周稀疏的几棵大树，左前方是一片光滑平坦的打麦场，打麦场上还有个石头碾子。

两个人从打麦场边上走过，刚近那几棵大树，“汪！”地一声，窜出了一黄一黑两条大狗，冲着两个叫了起来。沈书玉吓得惊叫了一声，往傅天豪身边便躲。

傅天豪伸手扶住了她，道：“别怕，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说着，他扶着沈书玉就要再往前走。

忽然灯光大亮，那几间瓦房正中一间两扇门开了，一个人当门而立，人影射在地上长长的：“谁呀？是过路的还是往这儿来的？”话声苍老，而且是个男人口音。

傅天豪当即应道：“老人家，我们是想到您这儿来买点东西吃的，麻烦您把狗叫回去好么？”

“买东西吃的？”那老头儿诧异地说了一声。

然后扬声说道：“天这么晚了，我们吃过晚饭老半天了，再说我们这儿也不是卖吃喝的，城里有的是饭庄子，也不远，你还是到城里去吧！”

话落，他一步退返屋里关上了门，灯光没了，人影儿也没了。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这位老人家真和气。”

沈书玉低低说道：“怎么办？”

傅天豪有点哭笑不得，他也饿，他能忍，可是不能让沈书玉这么一个柔弱姑娘也跟他一块儿忍，天这么黑了，人家没摸清他是干什么的，连进都不让进，他能打退人家的看门狗硬过去强买？

“大漠龙”不能干这种事，他沉默了一下，道：“只有到别处去再试试了。”

“大漠龙”如今竟为顿饭发愁，恐怕这是傅天豪所始料未及的，传扬出去恐怕是件震动江湖的大事。

沈书玉没说话，柔顺地就要转身。

忽听刚才开门的中间那间屋里传出了那老头儿的话声：“等一等，让我问你句话。”

傅天豪一怔道：“老人家要问我……”

只听那老头儿道：“有个脸上有条刀疤，该瘸脚没瘸，该瞎眼没瞎的人，你可认识？”

傅天豪心头一震，立即把沈书玉拉向身后，道：“阁下是哪一位？”

那老头儿道：“别管我是谁，只问你，我说的那个人你认识不认？”

傅天豪道：“认识如何？不认识又如何？”

没听那老头儿答话，却听一个脆生生的女子话声说道：“你可是姓龙？”

傅天豪入耳这女子话声，心头为之一跳，脱口说道：“凤姑娘……”

中间那间屋两扇门豁然大开，灯光外泻，一条娇小人影飞一般地掠了出来，直落傅天豪面前。

可不是那位既多情又可怜的凤妞儿。

她，现在一身黑衣，外罩一件黑风氅，从头到脚一身黑，人瘦了，也憔悴了，她两眼含泪，香唇启动，望着傅天豪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傅天豪讶异欲绝，道：“凤姑娘，你，你怎么在这儿？”

凤妞儿突然说出话来，话声带着颤抖：“多少日子不见了，可好？”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姑娘也好？”

就在这两句话工夫中，凤妞儿似乎已恢复了平静，含泪的美目往沈书玉脸上扫了一下道：“这位是……”

傅天豪道：“沈姑娘，就是赵六指儿他们要截的那位沈姑娘……”

转望沈书玉道：“这位就是我跟你提过的那位凤姑娘。”

沈书玉连犹豫都没犹豫，过去抓住了凤妞儿一双柔荑，道：“姐姐是他的救命恩人，不是姐姐高义，他跟我现在都不会站在这儿，对姐姐我仰慕已久，也敬佩无限，听他说姐姐也到京里来了，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姐姐……”

沈书玉的真诚，也让凤妞儿心里泛起一阵感动，她反手抓住了沈书玉的一双玉手，道：“姑娘快别这么说，我不敢当，姑娘知道我的出身，只不嫌弃我，我就知足了。”

沈书玉道：“姐姐千万别这么说，我的话句句由衷，字字发

自肺腑，在没见着姐姐之前，巴不得能赶快见着姐姐，也打定主意要认姐姐做姐姐，希望姐姐别拿我当外人。”

凤妞儿一双美目中的泪光刹时间又多了几分，她没说什么，情不自禁握紧了沈书玉一双玉手，看了傅天豪一眼，道：“别在外头站了，咱们进去坐吧！”

她拉着沈书玉转身走去。

这时候中间屋里一前一后迎出两个人来，前头一个是一身粗布衣裤的瘦老头儿，年纪在五十上下，可是精神挺好，一点也没有龙钟老态。

后头一个是个二十岁的壮汉子，一身庄稼汉打扮。

瘦老头边走边哈腰赔笑道：“原来是姑娘的朋友，小老儿刚才得罪，小老儿刚才得罪。”

经过凤妞儿的介绍，傅天豪跟沈书玉知道了这一老一少的爷儿俩，姓何，凤妞儿管瘦老头儿叫何老爹，那年轻壮汉子叫何长顺，一家四口。何老爹只有何长顺这么一个儿子，老妻已经过世了，除了个儿媳妇外还多了个孙子。

何长顺的媳妇儿刚生，月子里得了病，眼看就要没救，可巧凤妞儿从这儿经过救了她，何老爹父子把她当成了恩人，凤妞儿并不是初到京里，可是她知道眼下的情势不容她冒冒失失地往城里闯，于是也就在何老爹这儿暂时住下了。

而且何长顺的媳妇儿病刚好，身子弱，也需要人照顾，何老爹父子两个大男人，总不如凤妞儿一个姑娘家会照顾病人，方便照顾病人。

傅天豪是来买吃喝的，这句话人家何老爹言犹在耳，两个人一进屋，何老爹带着何长顺到后头张罗吃喝去了，弄得两个人怪不好意思的。

三个人落了座，沈书玉紧紧地偎着凤妞儿，凤妞儿也把她一双玉手抓得紧紧的，两人似乎是一见就投了缘。

傅天豪不知道怎么样，凤妞儿可有好几骡车话，可是现在一旦见了面，

一时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而有个沈书玉在，凤妞儿多少也有点顾忌，因之，三个人坐是坐下了，却谁都没开口说话。

沈书玉何等聪明的姑娘，马上站起来道：“姐姐既跟何家认识在先，到这儿来也不算外人，我到后头帮帮他二位的忙去。”

她要往后去，凤妞儿也有颗玲珑心窍，脸一红，忙拉住了她道：“别去，姑娘。”

沈书玉道：“那么姐姐就把别我当外人。”

凤妞儿娇靥更红了，多少日子以来她的脸色一直苍白憔悴，固然照顾个病人吃不好，睡不好相当累，可是主要的还是因为她心里有“事”儿。

她轻轻说道：“我没有。”

沈书玉道：“姐姐张口一声姑娘，闭口一声姑娘，还说没有？”

凤妞儿迟疑了一下，道：“妹妹，我……”

沈书玉笑了，她道：“姐姐，我无意回避，可是当着第三者总有些话不好启齿，我都能明说，姐姐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姐姐跟他谈谈，让我到后头帮帮忙去，好不？”

凤妞儿的娇靥猛又是一红，忙道：“不，妹妹，我没有……”

沈书玉摇摇头道：“姐姐，别这样，我跟姐姐都是女儿身，只有女儿家最了解女儿家，姐姐既没把我当外人，就别再跟我客气。”

凤妞儿站了起来，娇靥上的红晕已退，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郑重神色，道：“我不是跟妹妹客气的，我跟傅大侠只是朋友，朋友间并没有什么避人的话……”

沈书玉怔了一怔道：“姐姐……”

凤妞儿道：“请妹妹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沈书玉道：“我没有不相信姐姐，我不会，也不敢，只是姐姐当初救他……”

凤妞儿道：“那是因为一个义字，也因的他是正，赵六指儿是邪，也可以说我还有一点良知。”

沈书玉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这也是姐姐心里的话？”

凤妞儿那香唇边飞快地掠过一丝轻微抽搐，快得令人难以觉察，她一点头道：“是的，妹妹。”

沈书玉微微点了点头，道：“好吧！既然姐姐这么说，那就不便勉强了。”

她缓缓坐了下去。

凤妞儿也跟着坐了下去，望着傅天豪倏然一笑，完全跟个没事人儿似的，道：“对了，我还没问你跟书玉妹妹怎么会跑到这儿买东西吃，难道也不方便进城么？”

她转移了话题，不知道是有意顾左右而言他，还是根本就没往心里放。

她刚才跟沈书玉那么你推我让地，傅天豪坐在一旁本来好不自在，她如今一转移话题，傅天豪暗暗松了一口气，概略地把沈书玉被抓以及他救沈书玉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凤妞儿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怪不得你跟书玉妹妹不便进城去。”

沈书玉道：“幸好碰上了姐姐，要不然别说得饿肚子，恐怕还得在野地里待一夜呢！”

凤妞儿道：“说得是，餐风宿露对一个常在外头跑的江湖人来说，那算不了什么，可是对妹妹这么一个出身书香门第……”

沈书玉道：“姐姐可别小看了我，姐姐应该知道我是怎么到京里来的。”

凤妞儿怔了一怔道：“我忘了，妹妹虽然出身书香门第，可却是个坚毅、刚强的奇女子。”

沈书玉笑道：“那是姐姐夸奖，姐姐的褒贬之间未免差得太多了。”

凤妞儿也笑了，忽然她皱起眉峰，诧异说道：“这就怪了，妹妹身边可以说都是自己人，会是谁把妹妹给出卖了？”

傅天豪道：“‘燕云十三侠’侠名甚着，我倒不敢说是谁出卖了沈姑娘，我是觉得‘五城巡捕营’没有理由厚彼薄此。”

凤妞儿点点头道：“说得是，这里头一定有蹊跷，你所以要带书玉妹妹进城去，就是为找霍天行问个究竟？”

傅天豪道：“姑娘该知道，眼下怀反清复明大志不只沈先生一人，忠义之后也不只沈姑娘一个，既然发生了这种事，我不能不闻不问，而且这种事也为江湖所难容。”

凤妞儿道：“既然这样那何不让书玉妹妹跟我做个伴儿暂时在何家住几天，好在这种事书玉妹妹去不去两可，再说你一个人也可以随时进出，方便得多。”

转过脸来问沈书玉道：“妹妹看怎么样？”

沈书玉有点舍不得，可是她明知道跟着傅天豪是个累赘，她跟凤妞儿也一见投缘，心里对这位既多情又可怜的姑娘是敬佩复又同情，她也愿意跟凤妞儿多亲近亲近，她当即说道：“我求之不得，怕只怕人家何家……”

凤妞儿道：“何家不多妹妹这么一个，再说何家父子妹妹也已见过了，妹妹应该知道他父子是怎么样的人，待会儿等何老爹出来，我跟他讲一声，准保他欢迎都来不及。”

抬眼望向傅天豪，道：“你呢？你怎么说？”

沈书玉道：“姐姐别问他，少我这么个累赘，他还有不愿意的？”

凤妞儿笑了，傅天豪也笑了。

没多大工夫，何老爹跟何长顺父子俩端着吃喝出来了，乡下人还保留着一份纯真，待人实而厚，平日自己舍不得吃喝，如今硬杀了两只老母鸡。

别看何老爹父子是男人家，菜做得还挺不错，四菜一汤，一大盘窝头，在一个农家来说，这已是过年的菜了，就这样，何老爹父子还摆着手直说乡下简慢，没菜待客呢！

何老爹父子跟凤妞儿都吃过了，可是他三个都又陪傅天豪跟沈书玉吃了点儿，何老爹父子俩直往两个人碗里夹菜，殷勤而又真诚，等凤妞儿把想留沈书玉在这儿做几天伴儿的意思一说，爷儿俩好乐，不但满口地直说欢迎，而且引为无上光彩。

那股子实而厚的真诚劲儿，使得傅天豪跟沈书玉好不感动，人世间满眼的险恶奸诈，突然碰上这么一对父子，让人倍觉温暖。

吃过了饭，何老爹父子收拾碗盘往后去了，沈书玉也跟去帮忙去了，前头只剩了傅天豪跟凤妞儿两个人。

沈书玉在的时候，凤妞儿没说什么，现在沈书玉不在了，凤妞儿仍然没说什么，两个人就一段时间的静默，只是四目交投，两个人都别有感受。

最后还是凤妞儿先开了口：“时候不早了，你走吧！书玉妹妹跟我在—

起，你尽可以放心，这虽谈不上隐密，但却很安全，这儿离城太近，他们绝想不到书玉妹妹会住在这儿，即使万一有点什么动静，我也会照顾她的。”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沈姑娘跟姑娘在一起，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刚才我一直没机会告诉姑娘，赵六指儿带着他的人已经到京里来了，现在住在诸霸天家里。”

凤妞儿讶然说道：“你怎么知道他住在诸霸天家里的？”

傅天豪道：“我碰见过‘猴儿脸’崔护，据崔护说，赵六指儿这趟到京里来，主要的还是为了找你……”

凤妞儿淡然一笑道：“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的，我并不怕他，我跑到京里来是为了找你，看看你，现在我已经见着你了，我随时可以跟他碰面。”

傅天豪一颗心往下一沉，道：“我无意让姑娘躲他，可是姑娘要往他面前送，那未免太不值得，也太不智，赵六指儿这趟到京里来，有一半儿也是想仗恃着他在京畿一带黑道的势力找我，不然他绝不敢到京里来，我现在没工夫去找他，等……”

凤妞儿浅浅一笑道：“我知道了，你放心，至少这一阵子我不会让他找到我，时候不早了，你快走吧！”

傅天豪口齿启动了一下，想再说什么，可是话到了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他自己明白，欠凤妞儿的实在太多，可是他不能说什么安慰她的话，事实上凤妞儿也不可能把终身托付给他，原因只有他跟凤妞儿明白。

他并不计较，只是凤妞儿却耿耿难释，这，从凤妞儿对他

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来，事实上，她在尽力地压制着那熊熊的情焰，她打算把它深埋心底，要不然刚才沈书玉有心回避，她不会拉着沈书玉不放，现在也早就向他诉相思，吐心曲了。

在没见着凤妞儿之前，傅天豪很着急、很担心，巴不得赶

快找到她、见着她，可是现在一旦见了她，他却又怕看她那双让他难受，让他心疼的眼神，他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她，那只因为他明白凤妞儿对他用的这段情不可能有结果，而且偏偏凤妞儿自己也清楚。

他勉强笑笑道：“那么我走了，何老爹那儿麻烦姑娘代我说一声。”

别的他没再说什么，他走了，一直到过了那片打麦场，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可是心里还跟塞个什么似的，堵得慌！

现在一个人，方便多了，傅天豪避开了“永定门”，往东走。

他打算从东边越过城墙进城。

现在，天已经快二更了，夜已渐深，人已渐静，以傅天豪的修为来个越墙进城，那是容易也不过的了。

他踏着杂草到了东城下，度量一下护城河，抬头再看看那两丈多高的城墙，刚要提气腾身，突然——

“傅爷！”一个低低话声从左后方传了过来。

傅天豪心头一震，抬掌护胸，转身望去。

近十丈外，一片人高野草前，站着个瘦瘦的黑影。

傅天豪眼力超人，他马上就看出那瘦瘦的黑影是谁来了。

那不是别人，赫然竟是身为“五城巡捕营”领班的“鬼影子”杜明。

“鬼影子”名不虚传，果然一身好轻功，让他欺进了十丈，傅天豪居然还茫然无觉。

没错，善铭的确不会善罢甘休。

“五城巡捕营”果然在等着他呢！幸好这时候沈书玉已经不在身边了。

杜明既然在这儿，那么在这儿的人应该不只杜明一个。

傅天豪正自心中念转，杜明已腾身掠了过来，近前便道：“我料想是您，冒叫了一声，果然是您，傅爷，您可没让杜明绕着城转，差点把两条腿跑断。”

傅天豪道：“现在总算找到我了。”

杜明咧嘴一笑道：“可不是么，我打日头下山跑到现在了

傅天豪冷然道：“你们那提督大人会给你记上一功的。”

杜明一怔，旋又笑道：“傅爷，您误会了，我只一个人儿，是专为找您，给您送个信儿的。”

傅天豪早已用他那敏锐的听觉跟超人的目力搜索过了，没错，杜明的的确确是一个人，至少在二十丈内只有杜明一个人。

事实上过了二十丈是一片平坦的荒郊旷野，不可能藏人。

他道：“你是专为找我，给我送个信儿的？”

杜明笑道：“是啊！要不然我早嚷嚷了，您想是不是？”

傅天豪道：“你给我送什么信儿？”

杜明道：“提督大人当天把我们统带召进府里下了个令，不但‘五城巡捕营’精锐尽出，好手全派了出来，而且还拉上了‘北京城’黑道上的一方之霸诸霸天跟北六省黑道的瓢把子，‘宛平’的赵六指儿，现在城里到处是埋伏，到处是桩卡，我怕您不知道贸然闯进去，陷在城里……”

傅天豪“哦！”地一声：“是么？”

杜明道：“傅爷，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为了找您报这个信儿，我一个人请命出城搜寻您的下落，要是坑了您，骗了您，杜明没有翻天的能耐，您尽管唯我是问就是。”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笑笑说道：“这我就不懂了，你贵为‘五城巡捕营’领班，怎么会想法子跑出城来给我送这个信儿？”

杜明苦笑一声道：“傅爷，您别臊我，要不是当初在江南道上混不下去了，龟孙才愿意吃这份粮拿这份俸，对您，我是仰慕已久，由来敬重，杜明我不聋不瞎，尽管官家到处悬赏缉拿您，可是我杜明知道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今天在‘倚虹堂’您可以毁了杜明，可是您没有，这份恩德叫我杜明既惭愧又感激，知恩不报，我杜明还算人么？再说您护的是忠义之后，我杜明也有一份血性，我要是不找您送这个信儿，将来我拿什么脸见江湖同道，又拿什么脸见我泉下杜家祖宗。”

傅天豪静静听毕，暗暗感动，他也知道不少人托身官府是出于无奈不得已，六扇门里，也不乏有血性的汉子，他目光一凝：“杜老……”

杜明忙道：“我不敢当，只要您认为杜明还算个人，杜明也就知足了。”

傅天豪道：“你不用这么说，我是个怎么样的人，你既然清楚，应该知道我不会做作，不擅虚假，对杜老你，我只有敬佩，我交杜老这个朋友。”

杜明不禁一阵激动，道：“傅爷，杜明哪敢奢求这么多……”

傅天豪道：“杜老，你我都是江湖人，江湖人注重一个义字，为人行事凭的是一句话，杜老这朋友我是交定了，从现在起，‘五城巡捕营’里，我有杜老这么一个朋友了。”

杜明突然老泪纵横，道：“傅爷，我，我，我这是哪来这么大造化……”

傅天豪道：“杜老太看重傅天豪了，傅天豪跟杜老你一样，也是个江湖人……”

杜明摇头说道：“傅爷您别这么说，您这个江湖人跟杜明这个江湖人可大不相同，江湖上提起傅爷来，没有不一脸敬重双挑拇指的，我杜明却在江湖道上连待都待不了……”

傅天豪道：“杜老别再说什么了，这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都不能在这儿久待，快半夜了，杜老也应该回城复命去了。”

杜明举袖擦了擦脸上的老泪，点头道：“我这就走，您……”

傅天豪道：“我还要进城去。”

杜明一怔道：“傅爷，我刚才告诉过您……”

傅天豪道：“我知道，我自会小心，不瞒杜老，沈姑娘被人出卖，这件事我非弄个清楚不可，而赵六指儿也欠过我的，我正好藉这机会跟他作个了结。”

杜明道：“对了，我忘了问了，沈姑娘呢？她跟您分手了么？”

傅天豪道：“我把她暂时托给一个朋友了，杜老该知道，沈姑娘是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弱女子，已经受够了惊吓，我不能再让她跟着我进城冒险，而且她有她跟着我行动也不太方便。”

杜明道：“您说得是，您说得是，这么说是一定要进城里去？”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不错。”

杜明道：“既然如此，我不便再拦您，好在一个‘五城巡捕营’跟诸霸天、赵六指儿他们您未必放在眼里，可是明枪好躲，暗箭难防，明的我不知道，黑道上这些人我清楚，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说不定还有什么别的毒招，您还是要多小心。”

傅天豪道：“谢谢杜老，我自己会小心的，万一打不过，我会跑，相信江湖上能快过我这两条腿的还不太多。”

杜明忍不住笑了，抱拳一哈腰道：“那么，傅爷，我告辞了。”

他二话没说，转身疾掠而去，的确是“鬼影子”，一转眼工夫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傅天豪站在那儿一直望着杜明那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不见，摇摇头道：“想不到‘鬼影子’杜明是这么个人。”

他提一口气腾身掠上了城头，那丈余宽的城头空荡寂静，听不见一点声息，也看不见一点动静，在城上他略略地停了一下，四下里打量了一下之后，便飞身扑了下去。

他轻得跟片落叶似的落在城根儿暗影里，等他再从城根儿暗影里走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变了一个人，白渗渗的一张脸，不带一丝儿血色。

除非他碰上了“大鹰爪”谭北斗，要不然绝不会有人找他这位任先生的麻烦。

他要找赵六指儿，可是那是私仇，他要找霍天行几兄弟，那才是大事。

“大漠龙”不是个不分轻重的人，他要先找霍天行几兄弟。

在偌大一个“北京城”里找几个人谈何容易？霍天行跟白不群已离开了“泰安堂”跟那家酒馆儿，章一绝、骆二巧、还有老五韩奎、老十司徒逸，跟“燕云十三侠”的最末一位乐清就绝不会再待在“天桥”。那么他几兄弟在哪儿？只有耐着性子找了。

他顺着东城根儿往西走，这一带离住家远一点儿，白天是一片荒凉，到

了晚上更有点吓人。“鬼影子”杜明告诉他，如今城里到处是埋伏，到处是桩卡，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一边走，一边用他敏锐的听觉跟超人的目力四下搜索，这样他可以在别人没发现他之前，发现别人。

走着走着，他忽然有了警觉，他听见一阵急速的衣袂飘风声从他左肩前方掠了过来。

当然，这是夜行人。在今夜这种情形下，“北京城”里埋伏处，桩卡遍布，施展轻功身法驰行的夜行人恐怕不多。

傅天豪虽然没把“五城巡捕营”、诸霸天跟赵六指儿这些人放在眼前，他现在找的是“燕云十三侠”霍天行兄弟，他不愿意节外生枝，多惹麻烦，身躯只一闪，便躲到了一棵合围的大树后。

他这里刚藏好身形，两条黑影疾掠而至，从树前五六丈处过去，一个起落已消失在远处夜色里。

两个夜行人的身法相当快，只从大树前一闪便过去了，可是傅天豪已看得清清楚楚，那两个穿一身黑衣裤褂，手里倒提着一把单刀，“五城巡捕营”的，杜明没骗他。

那两个去远了，傅天豪刚想从树后出来，忽听一阵衣袂飘风声，又从那两个“五城巡捕营”的巡捕逝去方向传了过来。

傅天豪一步刚要跨出，忙又退了回来。

远处掠来两条人影，看身材，看身法，赫然竟是刚才那两个，他两个已经过去了，现在又折回来，难不成有什么发现？傅天豪心念一转，提一口气，纵身掠上了树顶。

他在树顶藏好身形，适时那两个“五城巡捕营”巡捕双双掠到，这回没从树前掠过，竟然一起落在大树下。傅天豪看得一怔，暗道：“这是干什么……”

只听左边那个身材略为瘦小的巡捕道：“折腾了半夜了，别说人了，连个‘鬼影子’也没瞧见，我看咱们那位大人的心思是白费了，本来也是，‘大漠龙’什么样个人儿，凭咱们‘五城巡捕营’的想拿他，做梦，跑得两条腿都快折了，这儿没人，坐下来偷懒吧！”说着一屁股坐了下去，人往树干上一靠，竟然歇起来了。

右边那名巡捕稍为胖点儿，头上都见了汗，铁青着脸，冷哼一声道：“说起来就数我倒他娘的楣，跟桂花儿说好的，今儿晚上到她那儿去，这下可好，去不成了，什么时候不好拿‘大漠龙’？偏偏今儿个，你说得对，凭咱们这些人就想拿人家‘大漠龙’么，真是做他娘的梦。”

那名身材瘦小的巡捕“哈！”地一声笑道：“别抱怨，老秦，就数你一个人有相好的，别人就没有，我他娘的还不是跟你一样，跟小红说好了的，这种事呀别太认真，没咱们，人家会搂个枕头睡觉？会不熄灯等一夜？没那回事儿，没咱们，人家照样有人陪，说不定比咱们陪着还乐呢！”

姓秦的胖子脸色更难看了，把刀狠狠地往地上一插，就要往下坐，那瘦子巡捕“嘘！”地一声：“有人来了，快走吧！要是让领班碰上，咱们俩呀吃不完兜着走。”

他站起来先窜了出去。

姓秦的胖子“呸！”一声吐了口唾沫，道：“今儿晚上真他妈走楣运，要赌牌九非他妈回摸‘瘪’不可。”他拔起刀来跟着窜了出去。

傅天豪居高临下，不但听见了，也看见了，那小个子听觉不赖，的确有人来了。

又是两个黑衣汉子，不过这两个黑衣汉子不是施展轻功身法，而是并肩往这儿走。

这两个黑衣汉子一高一矮，穿的也是黑裤褂，但一看就知道不是“五城巡捕营”的，矮的那个手提的是一根三节棍，高的那个手里抓的是根链子枪。

傅天豪心想：这两个八成儿是诸霸天或赵六指儿的人。

那两个走得相当快，傅天豪这心念才动，他两个已经到了大树下，那矮子突然停了下来道：“五哥，歇歇腿儿吧！”

“别歇了，老七。”高个子摇摇头道：“姑娘信得过咱们哥儿俩，也交待过咱们哥儿俩了，要是找不着那位，咱们怎么跟姑娘交待呀？”

“那有什么法子？”矮个子一摊手道：“说不定人家早知道了，根本就沒往城里来。”

“不会的，老七。”高个子摇头说道：“姑娘说得好，人家‘大漠龙’根本不是怕事儿的人，凭咱们这些个，人家会放在眼里？说起来咱们老爷子也真是，又不干咱们的事儿，咱们跟着起什么哄，这个官字儿沾不得，沾上了就甩不掉，你瞧着吧！往后去有咱们老爷子头痛的。”

矮个子哼哼两声道：“以我看哪！这个官字儿倒还好点儿，凭咱们老爷子在‘北京城’的声望势力，六扇门未必敢拿他怎么样，倒是‘大漠龙’才让人揪心呢！人家又没招咱们惹咱们，咱们老爷子偏偏听赵六指儿的跟着起哄，一旦把‘大漠龙’惹火儿了，等他找上了门来，拿把剑往那儿一伸，咱们这一伙儿里恐怕挑不出个能在人家剑下走完三招的，到那时候呀……”

“容易。”高个子冷冷说道：“主意是赵六指儿出的，让他去挡去。”

“说得容易。”矮个子道：“赵六指儿是那么省油的灯么？谁又不是小孩儿了还看不出来，他跟‘大漠龙’有梁子，他要是本事奈何‘大漠龙’，他绝不会拉咱们老爷子做伴儿沾这个官家儿，真要等‘大漠龙’找上门来呀！只怕他早开溜了，哼！老狐狸一个，偏偏咱们老爷子就听他的。”

矮个子摇摇头又道：“其实也不能怪咱们老爷子耳根软，谁叫赵六指儿是北六省黑道儿的瓢把子，不听他的又能怎么办？”

“瓢把子？”高个子冷笑两声道：“算了吧！要真是北六省黑道儿的瓢把子，早就把北六省黑道儿上的人手调到京里来对付‘大漠龙’了，还会拉上咱们老爷子沾这个官字儿？”

矮个子沉默了一下道：“五哥，别的不谈了，咱们俩的正事要紧，你说咱们上哪儿找‘大漠龙’去？”

“上哪儿找呀？”高个子说：“外城咱们已经跑遍了，总不能往内城吧！‘大漠龙’要这么容易让咱们碰上也就算不得‘大漠龙’了，再说如今全城的埋伏桩卡都是为对付‘大漠龙’的，有谁知道咱们俩是别有心思，别有任务呀？”

傅天豪藏身树顶，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树下的这两个是诸霸天的人，这两个嘴里所说的姑娘一定是诸亚男。

可是他不知道诸亚男让这两个找他干什么，猜想诸亚男的用意可能跟“鬼影子”杜明一样，希望能适时给他一个警告，告诉他“北京城”里布满了明桩暗卡，告诉他善铭已经外借了诸霸天跟赵六指儿在黑道上的势力，告诉他明枪好躲，暗箭难防。

他想下树现身问个究竟，可是转念一想又觉没这个必要，而且他也不愿欠诸亚男的情，再惹这个麻烦。

心里刚想到这儿，忽听树下那矮个子道：“对了，五哥，老爷子这是什么意思？交待要满城搜，不许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却又偏偏不许咱们近西边儿那片树林子，万一‘大漠龙’要在那片树林子里，满城这些桩卡不就白布了么？”

“谁知道？”高个子哼哼两声道：“听三哥说，这不是咱们老爷子的意思，是‘五城巡捕营’交待的，管他呢！他们既然这么交待，咱们就这么听不就行了么？”

傅天豪听得微微一怔，心想：“西边儿那片树林子不许近，‘五城巡捕营’是什么意思？这矮个子说的不错，既然下令满城搜又不许近西边那片树林子，万一自己要是在那儿，这满城的桩卡的确白布了……”

只听那矮个子道：“话是不错，五哥，只是你别忘了，姑娘是让咱们俩找‘大漠龙’送信儿的，万一‘大漠龙’要是真在那片树林子里……”

高个子“哼！”地一声道：“老七，你糊涂了？‘大漠龙’要真在那儿更好，不是不让咱们近那片树林子么？那咱们还担什么心？”

“说的是。”矮个子怔了一怔点点头，道：“我的脑筋怎么就没转过来。”

“走吧！老七。”高个子道：“咱们再转转去，真要再找不着，咱们也只有回去给姑娘回个话。”他两个走了。

傅天豪在树上皱了眉，他在想：“五城巡捕营”究竟为什么不让人近西边那片树林子？

抬眼往西一看，夜色太黑，距离太远，视线里看不见西边儿有什么树林子，或许那片树林所在地还要往西走点儿。

想着想着，忽然心里一动，想起了当初“五城巡捕营”的人夜闯“泰安堂”抓沈书玉的时候没动“燕云十三侠”任何一个，现在满城搜他，不让接近西边那片树林子，会不会也是……一念及此，他心头猛然一阵跳动，长身而起，行空天马般往西扑去。

傅天豪轻功身法高绝，转眼工夫之后已驰出了刚才在大树上的视线，现在他看见了，眼前一片树林子，不怎么大，树林子黑忽忽的，似乎有几间房子，但却看不见一点灯光。

而也就在他看见那片树林子的同时，他忽然惊觉前面不远处躲的有人。

人不多，只有一个，他心里转了转，停也没停地继续往那片树林子扑了过去。

可也就在这时候，前面七八丈外一片半人高的野草丛中站起个黑影，只听那黑影扬声发话说道：“哪位朋友？请停身说话。”

傅天豪马上就听出那人是谁来了，立即收势停身道：“可是乐十三侠？傅天豪求见霍大侠。”

那黑影腾身掠了过来，隔一丈落地，不正是“天桥”练把式，卖跌打损伤药的那个瘦小黑汉子，“燕云十三侠”中的最末一位乐清。

乐清目光一凝，在他脸上深深打量一眼，透着狐疑道：“阁下是‘大漠龙’傅大侠？”

傅天豪抬手摘下了脸上的人皮面具。

乐清双眉陡地一扬，道：“果然是‘大漠龙’傅大侠，我大哥候驾多时，请！”

一摆手，侧身往后退了一步。

傅天豪不由怔了一怔道：“怎么？霍大侠知道我要来？”

乐清道：“我大哥料想傅大侠在救了沈姑娘之后，一定会找寻我兄弟。”

傅天豪又复一怔道：“霍大侠也知道沈姑娘已经脱险？”

乐清淡然一笑道：“傅大侠兵不刃血，救人救得漂亮，我兄弟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乐清的话里带刺儿，可是傅天豪没听出来，又怎么想到霍天行对他救人之举有所不满，当然他也没想到他的行动会被章小凤“料中”，他当即含笑抱拳，道：“好说，我不过取了个巧。”迈步往前行去。

乐清陪着他往前走，没说一句话，脸上也没一点表情，看看已近那稀疏的一片树林，陡然喝道：“二虎，往里报，傅大侠到了。”

傅天豪马上看见有棵大树后，闪出一条人影，飞快地往里扑去，他忙道：“乐十三侠这么客气，叫傅天豪怎么敢当？”

乐清淡然说道：“江湖礼数不可失，傅大侠不必客气。”

说话间，已进那片稀疏的树林，这才看见一点微弱的灯光，灯光在正中一间屋子里，似乎用什么东西从外头挡着，所以灯光绝不外泄，只出了这片树林也绝看不见。

正中那间屋里黑忽忽的站着几个人，傅天豪看得清楚，那正是霍天行、章民山、白不群、骆家英、韩奎、司徒逸兄弟，还有“泰安堂”药铺的伙计，霍天行的大徒弟大虎，他几兄弟都站在屋里，没一个出来迎的。

傅天豪觉得有点不对，可是他没在意，到了屋门口，他一抱拳道：“诸位，恕傅天豪打扰。”

白不群、骆家英、韩奎、司徒逸的神色都很冷漠，尤其是莽老五韩奎、他更是怒形于色。

可是霍天行、章民山二人神色却相当平和，章民山抱拳答了一礼，霍天行答了一礼后，摆手说道：“不敢，傅大侠客气，请进屋坐。”

表现得虽没那么热络，可并没有失了江湖礼数。

进了屋，落了座，霍天行道：“大虎，给傅大侠倒茶。”

大虎恭应一声，立即把一杯茶送到傅天豪面前。

大虎退回了一边儿，霍天行坐着一抱拳说道：“傅大侠代我兄弟救沈姑娘脱了险，霍天行这里先谢您。”

傅天豪欠身说道：“不敢当，霍大侠客气，沈姑娘忠义之后，身临危厄，傅天豪不能也不敢坐视。”

霍天行道：“说来好叫霍天行兄弟惭愧，沈姑娘投奔的是我兄弟，寄住在‘泰安堂’里，我兄弟护卫不周，沈姑娘让‘五城巡捕营’的人抓了去，却让傅大侠只身冒险把沈姑娘救了出来。”

傅天豪道：“好说，我刚说过，沈姑娘忠义之后，身临危厄，傅天豪也不敢坐视，其实我只是赶巧，也比诸位早了一步而

白不群道：“傅大侠兵不刃血，也等于没惊动什么人，救人救得漂亮，好叫我兄弟钦佩。”

傅天豪刚要说话，韩奎突然冷冷说道：“傅大侠，怎没看见沈姑娘回来？”

这时候傅天豪已经明显地觉出不大对劲，可是他有一副超人的胸襟，并没有放在心上，道：“眼下‘北京城’里埋伏处处，桩卡遍布，我要进城来找诸位，带着沈姑娘诸多不便，所以我只有暂时把她托给了一个朋友。”

韩奎冷冷一笑道：“怕是沈姑娘对我兄弟有什么不满，不愿意来吧？”

司徒逸接着冷冷说道：“傅大侠那位朋友可靠么？万一出点什么差错，傅大侠这番心思就白费了。”

傅天豪突然笑了，心想：这倒好，该问的我还没问呢！却让你们来了个先发制人。

也就因霍天行兄弟对他不满，他对“五城巡捕营”一再厚此薄彼之举更增加了三分怀疑。

他冲霍天行一抱拳，含笑说道：“傅天豪要有什么得罪诸位之处，还望霍大侠明说。”

韩奎一向莽惯了，一巴掌拍在桌上，把傅天豪面前那杯茶都震洒了，洒了一桌子，韩奎冷笑着说道：“傅天豪，你还反穿皮袄装的什么佯……”

霍天行双眉一扬，沉声说道：“你这是干什么，连个礼数都不懂么？给我退后。”

韩奎叫道：“大哥，事情已到了这地步……”

霍天行脸上变了颜色，喝道：“老五，你听不听我的？”

韩奎没敢再吭气儿，扭头退向后去。

霍天行转身冲傅天豪一抱拳道：“我这个五弟性情刚烈，一向莽撞，得罪傅大侠之处，霍天行这里代为赔罪。”

傅天豪淡然一笑，答礼说道：“好说，必然傅天豪有什么地方得罪了诸位，不然韩五侠不会这样。”

白不群冷冷接口说道：“恐怕还真让傅大侠你说着了。”

傅天豪眼都没抬，看着霍天行含笑说道：“霍大侠，傅天豪请教。”

霍天行神情一肃，道：“既然话说到这里，正好趁这机会把彼此间的这点误会澄清一下，恕霍天行直言……”

傅天豪道：“好说，霍大侠有话尽管明说。”

霍天行道：“有人说沈姑娘被抓的事，是有人到‘五城巡捕营’告的密，而事实上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的人并不多……”

傅天豪心想：“这倒好，我想问的却让你们先问了……”

他笑笑说道：“原来如此，这件事确有澄清的必要，不瞒霍大侠说，我冒险进城来见诸位，为的也就是这件事。”

韩奎忍不住道：“是啊！这么一来，可以把你洗刷得一干二净。”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韩五侠，我无意洗刷什么，只是我要问问，诸位凭什么怀疑我傅天豪？”

韩奎道：“很简单，只因为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的只有你一个。”

傅天豪道：“韩五侠，这话就不对了，可能是傅天豪那天拜访白三侠离去后，沈姑娘从‘泰安堂’出来时被‘五城巡捕营’的眼线看见了，再说，沈姑娘住在‘泰安堂’的事，诸位比我更清楚，是么？”

韩奎勃然色变，道：“姓傅的，你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我兄弟之中有人出卖了沈姑娘？”

傅天豪淡然说道：“韩五侠，我没这么说，这句话只是针对韩五侠那句知道沈姑娘在‘泰安堂’的只我一人，事实上没证没据我也不敢随便指人，只是至少我傅天豪不是这种人，不会做这种为江湖所不齿、所难容的事。”

韩奎还待再说，霍天行抬手拦住了他，道：“傅大侠，咱们彼此毫无半点私人恩怨，我兄弟对傅大侠你也一向敬重，霍天行就事论事，说话绝不偏倚，沈姑娘那天从‘泰安堂’出来时被‘五城巡捕营’的眼线看见一事，霍天行不能不承认这不无可能，可是霍天行却听人说，是个身手相当高的黑衣蒙面人到‘五城巡捕营’告的密。”

傅天豪道：“但不知霍大侠是听谁说的？”

“我！”人影一闪，章小凤不知道从那儿窜了过来，娇靥上神色冰冷，两道霜雪似的目光直逼傅天豪。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原来是章姑娘，我请教，章姑娘可是亲眼看

见……”

章小凤冰冷说道：“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哪有那么好的能耐，我也是听人说的。”

傅天豪道：“但不知章姑娘又是听谁说的？”

章小凤道：“告诉你也无妨，‘九门提督’善铭，你见过他这个人，是不是？”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原来是这位提督大人，我何止见过，我还曾跟这位提督大人把臂走了一段路呢！”

章小凤道：“光彩得很。”

傅天豪没在意道：“章姑娘，善铭可曾指明那个人就是傅天豪？”

“这倒没有。”章小凤冷笑一声道：“只不过我五叔刚才说得好，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的人并不多……”

傅天豪道：“章姑娘，那个人可能就是当日看见了沈姑娘从‘泰安堂’药铺出来的‘五城巡捕营’眼线，是不？”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他要是‘五城巡捕营’的眼线，何用蒙面，分明是怕人认出他是谁来，再说数遍京畿，有那么好身手的人也不多，综合以上各点，你不能不承认你的嫌疑最重。”

傅天豪道：“章姑娘，善铭的话可信么？”

章小凤道：“当然可信，这种事他用不着瞒人。”

傅天豪道：“那么他又怎么会把这种事告诉姑娘……”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你恐怕还不知道，内城各府邸我熟得很，我也经常进出，在我结交的权贵当中，善铭只不过是个起码的。”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这一点我倒真没想到，不错，‘金嗓玉喉’红遍半边天，经常是权贵们座上嘉宾，尤其是章二侠跟骆四侠，那些贝子、贝勒、格格，几乎有一半是章二侠跟骆四侠的高足，由姑娘出面跟善铭打听，善铭自然是有一句说一句。”

章小凤道：“那么你就该知道，我们指你并不是没有根据……”

傅天豪道：“章姑娘恐怕忽略了一点。”

章小凤道：“沈姑娘是你救出来的，是不？”

傅天豪道：“不错。”

“当然了。”章小凤冷冷一笑道：“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不能不承认，只是我有这么个想法，你可愿听听？”

傅天豪道：“章姑娘请说，我洗耳恭听。”

章小凤道：“别跟我那么客气，我不敢当……”

她顿了顿道：“我这么想，你虽然一路护送沈姑娘来京，可是沈姑娘到了京里之后投奔的却是我这几位长辈‘燕云十三侠’，将来一旦‘燕云十三侠’帮沈姑娘救出沈先生来，江湖道上提起来，那可能根本显不出你‘大漠龙’来，而且‘燕云十三侠’在江湖上的名气本就不小，经过这么一件事之后，名气自然会更大更响亮，很可能会凌驾于你‘大漠龙’之上，这，自然使你心里很不痛快，于是你告密在先，救出沈姑娘于后。”

这么一来，人是从‘燕云十三侠’手里丢的，却是经你‘大漠龙’的手救出来的，‘燕云十三侠’丢了大脸，而江湖上提起你‘大漠龙’来没有不双挑拇指的，而且还博得沈姑娘感恩图报，赢得沈姑娘一颗芳心，傅大侠，我这想法说得过去么？”

听的时候，傅天豪十分平静，静静听毕，却突然笑了，而且笑得十分爽朗，笑着说道：“活了二十多年，我还不知道傅天豪是个这么个人呢！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章姑娘竟然全替我想到了……”

笑容一敛目光一凝，望着霍天行正色说道：“不知道霍大侠对章姑娘这番话有什么看法？”

霍天行两道灰眉一耸，道：“傅大侠既然问起了，我就不得不实说了，我本不信，可是她每料皆中，我就不能不承认她每一句话都是理了。”

傅天豪道：“霍大侠这每料必中是指……”

霍天行道：“她料傅大侠必会找我兄弟意图洗刷自己，她料沈姑娘或许会跟傅大侠一起来，却不愿意再回到我兄弟这边来……”

傅天豪道：“章姑娘好心智，霍大侠，人我已经救了出来，为恐霍大侠不知再冒险闯‘五城巡捕营’，也为查明究竟是谁出卖了沈姑娘，我不能不来见见霍大侠，至于后者，我刚才说过‘北京城’里现在埋伏四处，遍设桩卡，为的就是对付我傅天豪跟沈姑娘，霍大侠请想，在这种情形下，我怎么能让沈姑娘跟我一块进城……”

章小凤冷冷一笑道：“我们不能不承认你说的是理，只是我要问你一句，希望你有胆量实话实说，沈姑娘本人是不是不愿意再见我们？”

傅天豪毅然点头说道：“沈姑娘确有说过这种话，不过她没有别的意思……”

章小凤道：“那么她是什么意思？”

傅天豪道：“她认为她给诸位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霍大侠的药铺不能开，白三侠的酒馆儿也关门……”

章小凤冷冷一笑道：“‘五城巡捕营’的人只抓走了她一个，我们这些人却没动一动，恐怕沈姑娘她也多心了吧？”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不瞒章姑娘说，沈姑娘没有多心，我倒是想明白个究竟。”

章小凤道：“你既然知道我结交的都是权贵，就该知道善铭为什么没动我们这些人。”

傅天豪淡淡一笑道：“这么说，善铭早在派人到‘泰安堂’之前，就已经知道霍大侠、白三侠跟姑娘的关系了？”

章小凤道：“那是当然。”

傅天豪道：“这我就不明白了，既是善铭知道霍大侠、白三侠跟姑娘的关系，他怎么会派人夜闯‘泰安堂’……”

章小凤道：“傅大侠，您可别忘了，沈姑娘是他们眼中的叛逆啊！”

“不错。”傅天豪点头说道：“沈姑娘确是他们眼中的叛逆，只是按大清皇律窝藏叛逆者与叛逆同罪，善铭他敢擅作主张厚此薄彼么？”

章小凤冷冷一笑道：“听傅大侠您的口气，好像是说‘燕云十三侠’跟善铭有勾结似的。”

韩奎砰然一声拍桌子，茶杯掉在地上摔个粉碎，剩下的半杯茶也溅了一地，韩奎厉声说道：“傅天豪，你还想反咬我兄弟一口。”

章小凤接着说道：“傅大侠，我不妨告诉你，窝藏叛逆者跟叛逆同罪，善铭不是不清楚，可是凭他那个小小的‘九门提督’还惹不起‘燕云十三侠’，善铭他亲口跟我说过这种话，只要我们让他过得去，他绝不会给他自己找这个麻烦……”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那就难怪‘五城巡捕营’下令，满城遍搜傅天豪，只不许近这片树林子了。”

霍天行一怔道：“傅大侠，这话是谁说的？”

傅天豪道：“是我一路上听来的。”

霍天行一脸恍悟神色地道：“难怪他们始终没往这儿来

这句话的话声还没落，二虎一阵风般扑了进来，急急说道：“师父，有人往这边来了，好几十个。”

霍天行霍地站了起来，道：“看出是什么样的人了么？”

二虎道：“太黑，太远，看不清。”

只听白不群道：“近了。”

傅天豪也听见了，四下里衣袂破风之声大起，不但近了，而且显然还把这几间屋，这片树林子围起来。

白不群这里话声方落，外头跟着响起了一声叱喝：“里头的人不许动，我们是‘五城巡捕营’的。”

傅天豪双眉一扬，站了起来，道：“看来善铭并不是不敢惹诸位。”

章小凤冷笑一声道：“那要看是不是有人在里头使坏了。”

别看韩奎素来莽撞，这点儿却是一点就透，他大叫一声道：“好啊！姓傅的，原来是你。”

适时外头有人喊道：“大家别怕也不许动，我们只拿一个劫叛逆的钦犯傅天豪……”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韩五侠，你听见了吧？”

韩奎为之一怔，立即住口不言。

章小凤哼地一声冷笑道：“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别人上了人家的当，我看咱们还是准备准备的好。”

霍天行一点头道：“小凤说得不错，大伙儿准备兵刃。”

大伙儿的兵刃都在身上，有了霍天行这句话，章民山等立即把自己兵刃抄在了手中。

这时候外头喊声又传了进来：“傅天豪，你要是个英雄好汉你就出来，别连累了无辜。”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看来善铭还是不敢招惹诸位，他们既然只要我，为免连累诸位，我只有出去。”他迈步要往外走。

章小凤突然喝道：“慢一点儿，别把人都当傻子，以为我们没人知道，你跟他们玩的是什么把戏，你躲开这儿，好让他们冲进来拿人是不是？到今天我才看透了你好，一不做，二不休，姓傅的，你可真狠啊！”

这一番话不啻火上浇油，韩奎大叫一声道：“先毁了这丧心病狂的匹夫，咱们再往外冲。”

他手里提的是个西瓜般大小的锤，看样子还不轻，说着他举起锤来冲傅天豪当头砸下，他力大锤重，这一锤威猛绝伦。

傅天豪不怕他这个锤，但是因在这间屋子里以一对九，他多少要吃点亏，他淡然一笑道：“想逼我出去就说想逼我出去，几位何必来这一套，用不着诸位逼，我自己出去。”

他一闪身避开韩奎那一锤，窜了出去。

只听见外头有人喊道：“傅天豪从前头出来了。”

猛可里火疾闪，轰然一声，一蓬铁砂打了过来。

傅天豪一惊闪身往左边那两间房子屋角扑了过去。

这边屋里每个人都看得清楚，二虎惊叫说道：“师父，他们有火器。”

霍天行皱皱眉头道：“只怕他们真的是来拿傅天豪的。”

他这里话声方落，傅天豪心知这地方不能久待，也绝不能被困在这儿，顺手拾起一块砖头往左振腕一扔，引得外头的人注意力稍微一转，他运人带剑拔起半空扑了出去。

他身法奇快，霍天行等在屋里看得清楚，只一眨眼工夫就见他扑出了那片树林。

刹时间十几条黑影截住了他，可是只一照面那十几条黑影马上又踉跄往后退去。

而且有四五个倒了下去，滚出了老远，也就在这时候，傅天豪腾身又起，电一般地往外扑去。

霍天行摇摇头道：“‘大漠龙’不愧是江湖第一把好手，十几个‘五城巡捕营’的好手不但拦不住他，甚至经不起他一剑。”

他这句话声方落，外头火光再闪，又轰然一声，把十几丈方圆内照得一亮，不但他看得清清楚楚，章民山几个也都看见了，傅天豪已然腾起的身躯突然跟个断线风筝似的往下一落。

二虎脱口叫道：“他们打中他了。”

只见傅天豪在地上翻个跟头，腾身又起，两个起落就看不见了。

外头那些“五城巡捕营”的呼喝着纷纷追了过去。

二虎又叫道：“我的天，他居然还能跑……”

霍天行缓缓说道：“他受了伤，伤在左半边身子，伤得不轻。”

二虎道：“就是说嘛！要是我，我绝爬不起来。”

霍天行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道：“咱们跟傅天豪之间的这仇算是结下了，希望错的是他，不是咱们。”

这句话，听得章民山等刹时间胸口像堵了块什么似的，都没说话，连章小凤也没说一句话。

霍天行没看错，傅天豪确实受了伤，确实伤在左半身，可是他咬牙忍着那火辣辣的炙痛，支撑着往前跑。

他知道，他绝不能落进“五城巡捕营”手里，只一落进了“五城巡捕营”手里，就什么都完了。

他提着一口气，轻功身法全力施为地往前跑，他不知道跑的是什么方向，也不知道他走的是哪条路，只知道他跑着跑着，进了一条漆黑的胡同里。

经过这么一阵急速而剧烈的奔跑，他的伤处更疼了，只觉左半身子跟火燎一般，胸口发闷，两眼发黑，两条腿重逾千斤。

他知道他马上就会倒下去，可是他却又知道不能就这么在这条胡同里，要是他倒在了这条胡同里，绝没希望逃出“五城巡捕营”的手去。

一念及此，他勉强又提了一口气腾身掠起，往胡同左边一户人家的墙里翻去。

他翻过了墙，人落了地，再也支持不住了，眼前一黑栽了下去，接着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渐渐又有了知觉。

头一个知觉是他觉得伤处已经没那么火燎般的疼痛了。

接着，他发现眼前有光亮，忙睁眼一看，灯光亮的刺眼，他忙又闭上了眼帘。

尽管只是那么一睁眼，可是他已经看见了，那刺眼的灯光只不过是一盏纱灯，就在离他不远处的方椅上。

一盏纱灯能有多大光亮？那是由于他是在黑暗中昏倒，太久没睁眼的缘故。

过了一会儿，他又试着睁开了眼，这会儿好了，灯光没那么刺眼了，他也可以看清身周的一切了。

他睡在一间很雅致的屋子里，屋子不大，但室雅何须大？

这间很雅致的屋子很显然的是间卧房，因为他是躺在一张纱帐低垂，玉钩分悬，软绵绵的床上。

身上盖的是条大红面儿的绵被，头底下枕的是只绣花枕，就在这时候，他闻见那只绣花枕上透着阵阵的幽香。

这是谁家姑娘的闺房？

谁家姑娘又这么好心，不但救了他，而且把一个带伤的人放在自己屋里，自己床上？

傅天豪不由想起了当日他躺在凤妞儿那座小楼上的情景。

当然，眼下这间卧房绝不可能是凤妞儿的。

就在他心念转动，思潮迭起的当儿，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而且由远而近一直到了门口。紧接着，两扇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位身穿青色衣裙，年方十六七的美姑娘轻轻的跨了进来。

傅天豪看见了她，她一眼也瞥见了傅天豪。

她吓了一跳，“哎哟！”一声道：“你醒了。”

带着一阵香风走了过来，伸出一双欺雪赛霜晶莹如玉的皓腕，一边挂帐子，一边盯着傅天豪，那双美目跟白玉盘里托着两颗黑珠子似的，那么圆，那么亮，那么动人：“你什么时候醒来的？”

傅天豪道：“刚醒，姑娘是……”

那青衣美姑娘抿嘴一笑道：“我啊！我是这家里的人，昨儿晚上我们都睡着了，听见墙边砰然一声把我们都吓醒了，点上了灯过去，可没把我们吓死，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累得浑身是汗才把你弄进屋里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明白了吧？”

傅天豪道：“这儿是姑娘的……”

“你问这间屋？”青衣美姑娘摇摇头，含笑说道：“这是我们姑娘的卧房，我是我们姑娘的丫头，我叫小玲。”

傅天豪道：“玲姑娘，我还没谢谢……”

青衣美姑娘小玲摇一摇头道：“别谢我，要谢谢我们姑娘，是她救了你，连你身上的伤都是她治的，你昏睡了一天一夜了，我们姑娘给你上药换药，连眼都没合一下。”

傅天豪心里泛起一阵感激，也泛起一阵不安，道：“那真是太感谢你家姑娘了，给府上添不少麻烦，我也很不安。”

“别这么说。”小玲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是么？你不知道，我们姑娘天生有一副好心肠，那怕是只鸟儿让谁打伤了，她也会忙上老半天。”

傅天豪道：“玲姑娘，贵主人尊姓是……”

小玲道：“我们姑娘姓秦，有事出去，大概快回来了，你……”

倏然一笑道：“我们姑娘不许我问你什么，我差点儿忘了。”

傅天豪怔了一怔道：“你家姑娘不许你问我什么，为什

“不知道。”小玲摇摇头道：“我们姑娘是这么交待的，她没说为什么，我没敢问，反正我听她的不问你就是了。”

傅天豪心里转了一转，还想说什么，只听一阵得得蹄声跟辘辘车声由远而近。

小玲凝神一听，急道：“我们姑娘回来了，你躺着吧！我出去看看去。”

她走了，走得很快，走路的姿态很好看。

屋里刹时是一片静寂，静得让傅天豪不安。

他吸了一口气，让自己的心神平定了一下，然后他想：不知道这位姓秦的姑娘是何许人，这么晚回来，看样子是常常出门，挺忙的。

他这里心念转动间，蹄声轮声一起俱止，显然马车已然停下了。

他知道小玲没听错，是她家姑娘回来了。

他心想：这位姓秦的姑娘回来之后，只一听小玲告诉她他醒了，一定会先来看看他。

这位姓秦的姑娘到现在为止，恐怕还不知道他是谁，是个干什么的，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她会怎样？

只听一阵轻快步履声由远而近。

傅天豪马上听出那是一前一后两个人，后面的不用说是小玲，前头那位定然是这儿的主人秦姑娘。

果然，门被轻轻推开了，前头一位清丽佳人，一身翠绿色的衣裙，外头还罩着一件风氅，人嫌瘦点儿，但瘦不露骨，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带着灵秀之气。

小玲就跟在她后头。

确是秦姑娘，傅天豪一眼就能确认她是秦姑娘，因为他就是在诸霸天那儿见过那位秦姑娘的。

傅天豪心里为之一跳，人也怔住了，心想：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

看起来自己是上了贼船了。

他能怎么办？身上带着伤，挺重的，动都难动。

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往往会豁出去，一旦豁了出去，人反而平静、镇定。

傅天豪他在这一转眼工夫之后，便已趋于平静、镇定。

秦姑娘带着一阵香风走了过来，娇靥上堆着笑，那笑是亲切的，是不带一点儿假的。

“你醒了？”

傅天豪道：“谢谢秦姑娘！”

“别客气。”秦姑娘娇靥上亲切的笑容一丝儿不减，人站在床前，一双清澈深邃的目光落在傅天豪脸上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为的是自己，怎么样，现在是不是觉得好点儿了？”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好多了。”

秦姑娘道：“那就行了，我先还挂心呢！我不懂治伤，从没碰见过这种事儿，看见血吓得跟什么似的，可又不得不给你治，只有咬牙瞎弄一通了，

事后小玲还直笑我，说我手发颤，连脸都白了。”

傅天豪只觉得她比他在诸霸天那儿，碰见她的时候要活泼得多，也觉得她每一句话甜美悦耳，每一个笑都跟花朵绽放般，他道：“我很不安，让姑娘受惊受累，也吵了姑娘的觉。”

秦姑娘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吵了我的觉？你什么时候吵我的觉了？”

傅天豪道：“记得我进府上的时候，是从墙上翻过来的……”

秦姑娘“哦！”地一声又笑了，道：“原来你是说……可真不假，把我从睡梦中吓醒的，可差点没把我吓死……”

解下风氅往小玲手里一交，拉张椅子过来坐下去道：“饿不饿？我让小玲给你做点儿吃的去？”

傅天豪忙道：“谢谢姑娘，我现在不饿，待会儿再说吧！反正总是要麻烦姑娘跟玲姑娘的。”

“对了。”秦姑娘倏然一笑道：“反正这份儿情你是欠定，干脆就别客气。”

小玲笑了，傅天豪忍不住也笑了，他笑了笑之后道：“不知道姑娘是不是还记得，我跟姑娘见过。”

秦姑娘含笑说道：“当然记得，我这个人记性比忘性大。”

傅天豪道：“姑娘可记得，我跟姑娘是在什么地方见的面？”

秦姑娘道：“记得啊！不是在诸家么？你技震诸家，气势夺人，诸家从来没吃过这种亏，也从没有人敢到诸家去那个样儿，你好威风，好神气。”

傅天豪道：“姑娘见笑了，姑娘跟诸霸天是……”

秦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朋友，怎么？”

傅天豪道：“姑娘该知道，我不是诸霸天的朋友，而且他跟‘宛平’的赵六指儿同为‘五城巡捕营’效力，满城在搜寻我……”

秦姑娘微一点头道：“这个我知道。”

傅天豪为之一怔：“怎么说，姑娘知道？”

秦姑娘“嗯！”了一声道：“现在让他们闹得满城风雨，鸡犬不宁的，我常在外头跑，怎会不知道？”

傅天豪定了定神道：“那么姑娘……”

秦姑娘目光一凝，道：“‘大漠龙’傅天豪，这个名字我听说过，我听说‘大漠龙’是个侠客，你是个英雄，这就够了。”

傅天豪道：“姑娘高义，我感激，只是姑娘恐怕没有想到，这样会连累姑娘。”

秦姑娘道：“我怎么没想到，在当天夜里我一看是你的时候就想到了，可是我并没有把你扔出门外，也没有通知诸霸天让他们到我这儿来抓你，你只管放心在我这儿养伤，只要我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你会在我这儿，我有诸霸天这么一个朋友，谁也不会到我这儿来搜查，我可以这么说，整个‘北京城’没有比我这儿更安全的。”

傅天豪道：“姑娘，我怕万一……”

秦姑娘道：“我一个女人家都干干脆脆的，一个男人家却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大漠龙’在我的心目中是个顶天立地奇男子、大英雄，别让我改变这个看法，好么？”

傅天豪道：“我不在乎姑娘怎么看我，我不能连累姑娘……”

秦姑娘转脸向小玲道：“我也饿了，去做点儿吃的，让傅爷陪我吃点儿。”

小玲答应一声，拧身走了。

傅天豪暗暗叹了口气，道：“姑娘，大恩我不言谢了。”

秦姑娘道：“我当初也没指望你怎么谢我，怎么报答我，我刚没说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的是我自己。”

傅天豪没说话，他不愿意在口头上再争论什么。

秦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我叫秦婉贞。”

傅天豪道：“秦姑娘。”

秦婉贞道：“你可愿意听听我是个干什么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傅天豪道：“我不知道姑娘方便不方便……”

秦婉贞微微一笑道：“没有什么不方便，要是不方便，我也不会问你愿不愿意听了。”

傅天豪道：“那么姑娘请说，我洗耳恭听。”

秦婉贞道：“我是个风尘女子青楼妓。”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姑娘开玩笑。”

秦婉贞道：“你不信？”

傅天豪道：“姑娘不像风尘女子。”

秦婉贞道：“有人天生就像风尘女子么？”

傅天豪道：“那倒不是，只是……”

秦婉贞道：“只是什么？”

傅天豪道：“我说不上来，我只觉得姑娘风度气质两超人……”

秦婉贞笑了道：“我风度气质两超人？是不是因为我救了你，你不好意思不捧捧我？”

傅天豪道：“不，姑娘，我不是个善于奉承人的人，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秦婉贞娇笑说道：“好一个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能得‘大漠龙’夸赞，夫复何求，今生可无憾了，我该谢谢你。”

傅天豪道：“姑娘……”

秦婉贞摇摇头，道：“说什么风度气质两超人？我不过还保留一些尊严罢了，在‘北京城’里，算得是个名妓，也许就因为我出了名，我结交都是些权贵名流，似乎也就因为这才抬高了我的身分，这就是俗话说的鱼帮水，水帮鱼。”

傅天豪道：“姑娘就一个人？”

秦婉贞道：“我跟一般风尘女子不一样，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班子……”

傅天豪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姑娘的家里……”

秦婉贞“哦！”地一声道：“原来你是问……我是只一个人，要是还有亲人，也不许吃这碗人人轻贱的饭了。”

傅天豪道：“姑娘这句话我不敢苟同，有道：自古侠女出风尘……”

秦婉贞倏然而笑道：“你看我像个侠女么？”

傅天豪道：“姑娘虽然身在风尘，但孤傲高洁，侠骨柔肠，这侠女二字，应该当之无愧。”

秦婉贞浅浅一笑道：“能得‘大漠龙’许为侠女，我即使是死也含笑了。”

小玲进来了，手里端了个木漆盘，盘里两个碗，两碗热气腾腾的莲子汤。

秦婉贞接过两碗莲子汤，道：“把傅爷扶坐起来，小心点儿。”傅天豪

忙道：“姑娘，我不饿……”

“没那一说。”秦婉贞道：“几天几夜没吃没吃喝了，哪有不饿的，即使不饿，一碗莲子汤撑不了人，刚才不是说了么，反正这份情你是欠定了，何必再客气，你也不该是个扭扭怩怩的人儿，是不？”

她这里说她的，小玲根本就不管傅天豪怎么说，走过来把傅天豪扶坐了起来，小心翼翼的，在傅天豪身后垫了个枕头。

此恩最难消受，傅天豪好生不安，道：“真给二位添麻烦了。”

他伸出手去接碗。

秦婉贞没给他，望着小玲道：“时候不早了，你先去睡吧！我吃完以后就来。”

小玲很听话，答应一声拧身就走了。

秦婉贞把一碗放在几上，端着一碗道：“别跟我抢，你是个带着伤的人，还是让我侍候你吧！”

傅天豪忙道：“秦姑娘，我又不是不能动，我自己来。”

秦婉贞没理他，拿着调羹搅动着莲子汤，轻轻地吹了几吹，然后一调羹莲子汤递了过去，道：“寝不言，食不语，这个你该懂，别说话了，张嘴。”

傅天豪好不自在，道：“姑娘……”

秦婉贞道：“除非你嫌我笨手笨脚的，要不然就别再说话。”

傅天豪还能说什么？他明知道再说也是白费，他只有怀着一颗感激的心情张开了嘴。

秦婉贞一调羹，一调羹的喂他，香唇边始终含着甜笑，笑得是那么温柔，那么动人。

她挨得傅天豪那么近，那一阵一阵的幽香醉人。

傅天豪是个铁铮铮的奇男子，可是面对此情此景，也免不了有一种异样的感受，这是人之常情，除非是块木头，否则谁也不能无动于衷。

傅天豪在秦婉贞一调羹一调羹的“侍候”下喝完了一碗莲子汤，秦婉贞笑了，除了温柔动人，还多了一份发自内心的喜悦，她望着傅天豪道：“怎么样，还可口么？”

冰糖炖莲子本来就好吃，何况是这么一位美人儿带着温柔动人的笑，如雪皓腕轻递一口口喂的？

傅天豪忍着激动，道：“谢谢姑娘，何只可口！”

秦婉贞放下了空碗，端起了几上那一碗道：“要不要再吃点儿？”

傅天豪道：“不了，姑娘快吃吧！怕都凉了。”

秦婉贞轻轻尝了一口，倏然一笑道：“不凉，正好，我怕烫。”

她这么一点儿一点儿的吃着。

傅天豪就这么看着，这应该是一种享受。

秦婉贞吃得很慢，可并不是忸怩作态，女儿家天生如此，岂不闻姑娘吃饭细嚼慢咽，男人吃饭都狼吞虎咽？

他静静地看着秦婉贞把一碗莲子汤吃完，似乎有点意犹未尽，真的，看秦婉贞吃东西，永远是看也看不腻。

放下碗，秦婉贞冲他笑了笑：“我的吃像很不雅，是么？”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我认为看姑娘吃东西，是人生难得几回的享受。”

秦婉贞看了他一眼笑道：“你真会说话。”

站了起来，道：“时候不早了，你也该歇着了。”她过来扶着傅天豪轻

轻往下躺。

刚才小玲也扶过他，他没觉得什么，现在他却觉得有一种异样的感受。

他躺下了，秦婉贞那张清丽的娇靥就在他眼前，好近好近，他心神震动了一下，不知道秦婉贞会有什么感受，只是突然间四道目光被互相吸引住了，傅天豪没动，秦婉贞的一双美目也没眨一眨，一时间，屋里好静好静，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傅天豪跟秦婉贞恐怕听不见。

蓦地里，一阵梆柝声传了过来，短命的梆柝声。

秦婉贞娇躯一颤，娇靥一红，急忙退向后，转过身端起了两个空碗，她背着身子道：“歇着吧！我走了，有事儿你可以叫一声。”她没回身，端着碗向房门行去。

傅天豪没说话，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秦婉贞刚走两步，突然停步转回了身，道：“对了，你有没有什么事儿要我代你办的，别再跟我客气，要有你尽管说。”

四目交投，都有一点儿不自在。

傅天豪突然间想起沈书玉跟凤妞儿，他想让秦婉贞派个人去报一声平安，可又怕这一声平安会招得沈书玉跟凤妞儿冒险进城来看他，好在他现在已不觉得伤处怎么疼了，相信一两天内就能下床了，能下床之后尽快回去就是。

于是他说：“谢谢姑娘，我没什么事。”

秦婉贞也没多说，当即说道：“那你就安心在我这儿静养吧！我会尽量减少外间的应酬，留在家里陪你。”说完了话，她转身走了。

突然间，傅天豪就像少了样什么似的，只觉得这间屋里好不冷清。

他怔怔地望着帐顶，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五六一

“鹰玉府”那仙境一般的后院里，水榭旁，凌红静静的坐着，手里拿着几片的落叶，一片一片地往水里弹。

她脸上看不出清，看样子她很无聊。

突然，一阵急促步履响动，徐二晃飞一般地跑了进来，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凌红皱眉说道：“二晃，又是什么事儿，跑成这个样儿，王爷要在这儿又要说你了。”

徐二晃喘着说道：“姑娘，不好了，傅爷让他们打伤了。”

凌红霍地站了起来，道：“怎么说？傅爷让他们打伤了，谁？”

徐二晃道：“‘五城巡捕营’的。”

凌红道：“‘五城巡捕营’！他们能打伤他？”

徐二晃道：“您不知道，他们用了火器，人又不是铁，怎么能跟火器碰？”

凌红脸上倏地变了色，一把抓住了徐二晃，急道：“是怎么回事儿？二晃，你慢慢儿说。”

徐二晃道：“我没听怎么真切，只听街上人说，昨儿晚上‘五城巡捕营’的人围捕‘大漠龙’，那‘大漠龙’让他们用火器打伤了。”

凌红一跺脚，道：“你怎么不听真切，现在傅爷人呢？”

徐二晃摇头说道：“不知道，听说跑了，他们现在还在满城搜呢！”

凌红两道柳眉突然一竖，道：“王爷呢？”

徐二晃还没答话，只听一个清朗话声传了过来：“我在这儿。”

凌红跟徐二晃忙抬眼望去，只见鹰王胜奎穿一身雪白衣衫背着手从东边走廊尽头走了过来。

凌红拉着徐二晃追了上去，行近，她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鹰王胜奎回道：“刚进的门，二晃前一脚，我后一脚。”

凌红道：“你回来的正好，我告诉你……”

胜奎道：“我知道，我就是为这件事儿赶回来告诉你一声的。”

凌红道：“那是最好，省得我再说了，你打算怎么办？”

胜奎微一摇头道：“我不打算怎么办。”

凌红一怔道：“怎么说，你……”

胜奎道：“红姐，你要原谅，‘九门提督’职司京畿治安，善铭拿的是官府到处在缉拿的‘大漠龙’，我不便干预。”

凌红柳眉一扬道：“你明知道他不是……”

胜奎道：“我知道他是侠非盗，我也一向极为仰慕他，可是他以武犯禁，在京里劫持官员，触犯大清皇律。”

凌红道：“你说什么，他以武犯禁，在京里劫持官员，触犯了大清皇律？他什么时候：

胜奎道：“你不是让我打听那位沈姑娘的安危么，我问过‘五城巡捕营’，沈姑娘让‘大漠龙’劫持善铭换回去了，那位沈姑娘是沈在宽的女儿，善铭担不起这个责任，也不甘心丢这个人，他当然会倾全力缉拿‘大漠龙’。”

凌红呆了一呆道：“有这种事儿……”

胜奎道：“不信你可以亲自到‘五城巡捕营’走一趟。”

凌红没说话，沉默了一下始道：“这么说，你是不管了？”

“我不便管。”胜奎一双眉稍儿微扬，道：“我不瞒你，红姐，要不是这一阵子我忙着皇上去西郊的事，我会亲自带人找他去。”

凌红脸色一变道：“胜奎，他是我的朋友。”

胜奎道：“他也是我的朋友，红姐须明白，只是这是私谊，公私不能不分，我是个旗人，我是大清朝的臣子。”

凌红沉默了一下，然后缓缓说道：“你有你的立场，我不能不谅解，也不能勉强你不顾自己的立场，这样吧！我是个汉人，我是先明的遗民，这件事你不管我来管。”

胜奎道：“红姐，‘五城巡捕营’并没拿着他。”

“我知道。”凌红道：“凭‘五城巡捕营’的那些人还拿不住他，只是已把他打伤了，二晃说得好，人不是铁，怎么能跟火器碰？”

胜奎道：“红姐，我直说一句，在火器下他只受了点儿伤，已经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凌红道：“那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胜奎沉默了一下，问道：“那么，你打算怎么个管法？”

凌红道：“那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顶多找着他，看看他，你要是怕我给你添什么麻烦的话，我可以搬出你这鹰王府去。”

胜奎一皱眉道：“红姐，你这是何苦？”

凌红道：“你不管嘛？我只好这样了，我是个江湖草莽，升斗小民……”

胜奎道：“红姐，你这是干什么？你不是不识大体的人，难道我这一点

苦衷你都不能体谅？”

凌红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朋友有难，我能不闻不问？”

胜奎道：“我不是要让你不闻不问，可是我请红姐你仅止于找他，看看他，你应该知道你现在身分，你忍心让我为难？”

凌红没说话，她软化了，她只有软化，事实上胜奎并没有错，只是彼此间立场有冲突而已，这是难免的，以后也一定还会有类似的情形，除非她能抛弃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在她没进鹰王府以前就应该考虑到了。

徐二晃忽然犹豫着说道：“姑娘，听说这件事里还有牵涉着诸霸天跟‘宛平’来的北六省黑道总瓢把子赵六指儿。”

凌红道：“这件事里头还牵涉着诸霸天跟赵六指儿？你这话什么意思？”

徐二晃道：“诸霸天跟赵六指儿，也为‘五城巡捕营’效力。”

凌红“啊！”地一声，扬起双眉，道：“这倒好啊！王爷让诸霸天帮着找‘大漠龙’，人还没找到，他如今反而跟着对付起‘大漠龙’来了。”

抬眼望向鹰王胜奎道：“你听见了没有？”

胜奎道：“我又不是没在这儿，怎么会没听见，诸霸天并没有错，我让他找‘大漠龙’是私，‘五城巡捕营’征召他效力是公，这公私两个字，他分得也清楚。”

凌红脸色一白，冷笑一声道：“那好，你们都没错，我错了。”转过脸去，怒气冲冲地往后走了。

徐二晃好生不安，胜奎脸却没什么表情。

徐二晃怯怯地看着他，道：“王爷……”

胜奎淡然说道：“你也没有错，我也是回来告诉她的，我还要出去一下，待会儿你告诉她一声，也帮我劝劝她。”他没多说什么，扭头走了。

徐二晃像笑又像哭，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好。

胜奎骑的是匹蒙古种健骑，人是英杰马如龙，他的马快，没一贯便出了“西直门”。

“西直门”外跟往日不同，“西直门”外长河一带，溪水清澈，柳绿成荫，北京景物有“西直折柳”之胜。

可是如今这一带的行人只许靠路两边走，路两边隔几步便是一个禁军，路中间有不少民夫在铺路。

胜奎刚出“西直门”，一点白光从左边人丛里飞了过来，直奔胜奎面颊。

胜奎双眉一扬，抬手把那点白光抄了下来，他要腾身离鞍，但当那点白光入握之后，马上打消了腾身离鞍的念头。

他觉出他抄着的是个小纸团，摊开手看看，果然他没动声色，袖起那个纸团儿，策马又往前驰去。

马行没多远，一个便衣汉子迎过来，马前打了个扞儿，道：“禀王爷，善铭要见您。”胜奎勒住了坐骑，道：“他人在哪儿？”

那汉子道：“回您，在前头柳林里候着您呢！”

胜奎道：“告诉他一声去，我马上过去。”

那汉子答应一声，打个扞退走了。

胜奎又到处转了一转，然后收马直往不远处一片柳林驰去。

柳林里迎出了善铭，他服饰整齐，顶带齐全，老远地便躬下身去。

胜奎驰抵柳林，下了马，把缰绳跟马鞭差身旁一交，望着善铭道：“拿

人儿的事儿怎么样？”

善铭忙道：“卑职就是为这件事儿特来见您。”

胜奎道：“怎么？”

善铭道：“卑职已经把人撤回来了。”

胜奎一怔道：“这是为什么？”

善铭道：“卑职该死，卑职原先不知道‘大漠龙’是您的朋友。”

胜奎一怔道：“听谁说‘大漠龙’是我朋友？”

善铭道：“回您，是那个姓诸的告诉卑职的。”

胜奎道：“你错了，你不该把人撤回来，公是公，私是私，我刚才还跟人夸你呢！马上把人派出，你干你的，我支持你。”善铭一时没弄懂是好话还是歹话，还有点迟疑，道：“王爷……”

胜奎道：“这件事我只会支持你，不会干预你，更不会责怪你，只有你公私不分，我才会怪你，明白么？”

善铭听懂了，也放心了，一哈腰道：“谢王爷恩典，卑职这就去办。”

胜奎冲他摆摆手，道：“忙你的去吧！‘五城巡捕营’要是人手不够，你可以到‘侍卫营’调借人手，我会先交待他们的。”善铭乐了心里也踏实了，因祸得福，有这么一个靠山他焉能不乐，心里焉能不踏实？恭应一声打了个扦，哈着腰往后退去。

胜奎忽然一招手道：“你等会儿。”

善铭脚下一顿，忙又走了过来，道：“您还有什么吩咐？”

胜奎道：“前者，‘泰安堂’药铺拿人的事儿，做得很漂亮，你是怎么知道沈在宽的女儿躲在‘泰安堂’的？”

“回您！”善铭得意地道：“是他们自己的人告的密，他们里头有个人让卑职吸收了过来。”

胜奎“哦！”地一声道：“‘泰安堂’那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应该不是普通百姓吧！普通百姓没有那个胆，敢窝藏沈在宽的女儿。”

善铭道：“您高明，他们是一伙江湖亡命徒，有个名号叫‘燕云十三侠’。”

胜奎微微怔了一怔道：“噢！这个名号我听说过，他们在北六省的名气不小，个个地都皆称高手，他们这十三个都在京里么？”

善铭道：“这个……据卑职所知，他们只有七个在京里。”

胜奎道：“都住在‘泰安堂’药铺里？”

“不！”善铭道：“他们分散得很广，以各行各业做为掩护，‘泰安堂’里只有一两个，另一在‘泰安堂’药铺门口开酒馆儿，其他的则混在‘天桥’。”

胜奎道：“他们不会是从江湖上退隐下来的吧？要是的话，他们也不会冒这个风险藏沈在宽的女儿，从他们以各行各业做掩护，潜在京里这件事，再加上他们窝藏沈在宽女儿这件事，他们很可能是来救沈在宽的。”

善铭道：“您高明，他们确是来救沈在宽的。”

胜奎目光一凝，道：“那么你为什么只拿沈在宽的女儿一个，却把他们给放了，要知道沈在宽的女儿是个弱女子，并不足虑，这班人才是大祸患。”

善铭赔上一脸笑道：“回您，这个卑职知道，只是这是卑职跟卑职吸收过来的那个人事先谈好条件，您想，卑职要是不答应她，她怎么会告诉卑职沈在宽的女儿藏在哪儿？”

胜奎道：“我明白你的苦衷，只是你也要明白，让这班人留在京里终是一个大祸患，将来万一闹点儿什么，你是‘九门提督’，你推卸不了这个责

任。”

善铭道：“卑职知道，不敢瞒您，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沈在宽的女儿落在‘大漠龙’手里了，卑职已经没什么顾虑，想一网打尽他们，可是卑职却另有难处。”

胜奎道：“你另有什么难处？”

善铭道：“您不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也就是卑职吸收过来的那一个，在内城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很有一些靠山，卑职怕……”

胜奎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说的是谁？”

善铭道：“回您，就是那红透了半边天的‘金嗓玉喉’章小凤。”

胜奎呆了一呆道：“是她啊！她是‘燕云十三侠’里的人？”

善铭道：“她只是个晚辈，章一绝跟骆二巧才是‘燕云十三侠’里的。”

胜奎沉吟了一下，高扬起一双剑眉，道：“章小凤、章一绝、骆二巧一直在内城里下功夫，足见他们用心叵测，我不能让他们这样包藏祸心，你只管放手去做你的，内城各府邸自有我给你挡，他们企图搭救沈在宽，一如叛逆，我看谁敢给他们撑腰，你回去后马上下手，我这就下令调派‘侍卫营’的好手归你调度指挥，听清楚了，你的私事我不管，可是这件公事你无论如何得给我办好，要不然我唯你是问，听清楚了么？”

善铭忙道：“卑职听清楚了，只要有王爷您这句话，卑职还有什么不敢放心大胆的，您放心，卑职定把这件事办得圆圆满满的。”

“那就好。”胜奎道：“你回去吧！我这就派人到‘侍卫营’要人去，听着，最好是要活的，倘敢拒捕，格杀勿论！”

“是！”善铭恭应一声，打个扞退走了。

从现在起，善铭算是得到了最大的靠山，还有什么不能放手去做的？

如今看来，“鹰王”胜奎这个人相当凶狠，也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像他这个人，因私废公，心肠软绵绵的还行？

对敌人心善，就是对自己残酷，这也许就是“鹰王”所以能为“鹰王”，能成为大清朝柱石，连皇上都要让他三分的原因之一。

善铭走了。胜奎马上召来一名便衣，吩咐道：“你马上回‘侍卫营’一趟，就说我要二十名好手，马上叫他们到‘九门提督’那儿报到，完全归属‘九门提督’调度指挥，快去。”

那便衣恭应一声，飞步而去。

那便衣走了，胜奎伸手从身旁另一名便衣手中接过马鞭坐骑，他要踩镫上马，忽然想起了那小纸团，从袖子里掏出来一看，他怔了一怔，然后笑了：“这还要你们告诉我？真是多事！”

他两个指头一揉，把那张皱皱的小纸儿揉得粉碎，随即踩镫上马，纵骑驰去。

十九

一大早，小玲从菜市刚买完了菜，提着篮子又拐进了菜市口一家药铺，她在药铺里待了好半天，又提着菜篮走了出来，出了药铺刚走没两步，突然：“玲姑娘！”背后有人叫了她一声。

小玲回身一看，走来个笑嘻嘻的年轻汉子，歪戴着一顶瓜皮小帽，袖子卷得老高，手插在兜儿里，一副混混相儿。小玲一惊，转身就走。

那年轻汉子快得像一阵风，一个箭步窜了过来，绕到小玲前头两手一伸一拦，道：“啧啧！你瞧瞧！干嘛一见我就跑呀！我又不是吃人的老虎。”

小玲眼一瞪道：“你干什么？闪开！”她拧身要从别处走。

那年轻汉子一步横跨又拦住了她，道：“玲姑娘，你这是干嘛呀？许久不见了，怪想你的，聊聊嘛！”

小玲冷冷说道：“有什么好聊的，你哪一回有过正经，闪开，姑娘还等着我回去呢！”

“别骗人了。”那年轻汉子一咧嘴道：“秦姑娘一大早就到我们那儿去了……”

目光往小玲菜篮子里一盯，道：“让我瞧瞧有什么好吃的。”他可是嘴说手不闲，而且是嘴到手到，伸手便往小玲菜篮子里抓。

小玲猛然一惊，菜篮子往回一带，要躲，可是她没年轻汉子快，年轻汉子已然从菜篮下头抓出一个小包，打开一看，他笑了：“哟！刚蘸得的。”

可不，一包冰糖葫芦，他捏一个放进了嘴里，吃了还不饶人，盯着小玲哼哼笑道：“好哇！省下了菜钱来买零嘴吃，这种事儿还不堵堵我的嘴……”

又捏了一个往嘴里一放，这才心满意足地包好了要往小玲菜篮子里塞。

小玲哪敢让他往菜篮里放，劈手一把夺了过来，道：“八辈子没吃过东西，饿死了，早知道碰到你就倒楣。”她拧身要走。

年轻汉子目光忽然一凝，道：“‘保安堂’？还有一包药哪！你买药干什么？”

小玲一惊，低头一看，可不，菜篮子里露出一角药包，忙把那包冰糖葫芦往菜篮里一塞，顺手把那个药包推进了篮子底下，道：“我吃的，受了点风寒，不行么？”

一甩辫子提着篮子走了，走得飞快。

年轻汉子扭过头来直瞅她，小玲走得不见了，他脸上浮现起一片狐疑，自言自语地道：“别跟谁有了私，买包大红花打胎吧？”

他抬头快步走向了那家“保安堂”药铺，转眼工夫之后，他又从药铺里走了出来，嘴角噙着一丝冷笑，一口唾沫吐在地上，扭头要走。

忽然一个脆生生的话声传了过来：“小驹！”

年轻汉子一怔回头，不远处站着位姑娘，手里还提着根马鞭子，赫然竟是姑娘诸亚男，他忙堆上一脸笑走了过来，一哈腰道：“姑娘，您怎么在这儿？”

诸亚男道：“我打这儿过，你跑药铺去干什么去了，又去冲人伸手了？”

年轻汉子忙道：“不，不，姑娘，这回不是，自从上回老爷子有过话之后，我就没敢再有二回，我是进药铺打听事儿的。”

诸亚男道：“你跑药铺打听什么事儿去了？”

年轻汉子陪着笑道：“我本来是打算赶回去禀报老爷子的，既然在这儿

碰见了您，告诉您也一样，是这样儿的……”

他四下看了看，忽然压低了话声道：“刚才在这儿碰见了小玲，那丫头篮子里藏了包药，鬼鬼祟祟的，看见我脸都白了……”

诸业男道：“买包药有什么怕人知道的？”

“就是说嘛！”年轻汉子道：“她说她受了点儿风寒，吃帖药发发汗，我觉得她可疑，跑进药铺一问，您猜她要的是什么药？”

诸业男道：“什么药？”

“止溃生肌散。”年轻汉子道：“那是伤药，药铺的伙计说她来买不是一趟子了，您说，买伤药是干什么？”

诸业男沉默了一下，道：“以你看呢？”

年轻汉子道：“‘大漠龙’不是让火器打着带着伤跑了么？咱们找遍了‘北京城’都没能找着他……”

诸业男脸色一变，叱道：“别胡说，秦姑娘是熟人儿……”

年轻汉子道：“姑娘，我不是怀疑秦姑娘，秦姑娘跟咱们老爷子认识多少年了，她当然不会，是怕连秦姑娘都蒙进了鼓里，您不是不知道，小玲那丫头鬼得很……”

话说到这儿，他没再说下去，两眼直盯着诸业男。

诸业男想了一想，忽然扬起双眉，道：“跟我走，快！”转身走了。

年轻汉子答应一声，连忙跟了过去。

诸业男走得很快，当她到了秦婉贞住的那条胡同口时，她看见了小玲提着菜篮子刚进门她让年轻汉子在胡同口等她，她一个人进了胡同。

到了秦婉贞家门口，她举起马鞭敲了两下门环，转眼工夫之后，她听见小玲在里头问道：“谁呀？”

诸业男应道：“小玲，是我。”

小玲没马上回话，似乎在里头迟疑了一下，然后才开了门儿，门开了，小玲堆着满脸笑，笑得不怎么自在：“是您哪！姑娘，今儿个是什么风呀？”

诸业男含笑说道：“秦姑娘说晚上才回来，让我路过这儿顺便带她几件衣裳去。”

小玲忙道：“那您等等，我去给您拿去。”她转身要走。

诸业男道：“怎么？我不轻易来，也不让我进去坐坐么？”

小玲回过身来赔笑，笑得更不自在了：“瞧瞧我有多糊涂，您进来坐吧！”

她把诸业男让了进去，关上门，然后又三脚并成两步地赶到诸业男身边，道：“许久未见老爷子了，他老人家安好？”

诸业男微一点头道：“好，谢谢你。”

小玲没话找话，东一句，西一句，说着话两个人已然到了院子里。

菜篮子还在院子里搁着，显然小玲还没来得及往厨房送，就听见诸业男敲门了。

诸业男没等小玲说话便道：“我不坐了，你进屋去拿吧！我就在这儿等你。”

小玲做梦也没想到诸业男是来查她的，她巴不得诸业男赶快走，答应一声，飞奔向秦婉贞的卧房，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

诸业男趁这机会抬眼打量四处，秦婉贞这地儿不大也没几间屋，一时还真看不出哪儿能藏人。

小玲的动作很快，这当儿她已经从秦婉贞屋里跑了出来，手里捧着个绿绸小包袱，一阵风般到近前。

诸亚男含笑说道：“干嘛跑得这样快呀？”

小玲不自在地一笑，说道：“您又不肯坐，怕您久等……”

说着，她把小包袱递了过去。

诸亚男一边伸手去接，一边说道：“我刚才在菜市碰到了小驹……”

小玲一惊，手一松，包袱掉在地上了，她机灵，连忙俯身捡了起来，挥挥手，红着脸道：“瞧我多笨，拿个东西都拿不好。”

诸亚男接过了包袱，一双眼先逼视着小玲道：“听小驹说，你常到‘保安堂’买‘止溃生肌散’，谁用呀？”

小玲脸色马上变了，急道：“他胡说，这个嚼舌根的，我刚才只是买了包发汗的……”

诸亚男道：“小驹说，他怀疑你藏起了‘大漠龙’，他已经告诉我爹去了。”

小玲大惊失色，道：“他，他胡说，我没有，我怎么敢……”

诸亚男道：“我想你也不会，究竟咱们是自己人，是么？真金不怕火，让他去告好了，别理他，忙你的吧！我走了。”她转身往外行去。

小玲站在那儿直发愣，没动，也没说话。

诸亚男忽然回过头来道：“小玲，你不跟我去开门儿么？”

小玲霍然惊醒，白着脸惊慌失措地道：“是，是，好，好！”

小玲毕竟嫩得多，她那经得起这一吓，她根本就没听见诸亚男刚才说什么，提起菜篮子往里走，刚走了两步，她忙又放下菜篮子转回来。

诸亚男含笑说道：“瞧你心不在焉，神不守舍地，究竟是怎么了？”

小玲害怕，心里又急，忍不住泪珠儿扑簌簌挂落两行，道：“我，我……”

诸亚男迈步走了过来，柔声说道：“你一向挺聪明的，怎么不知道小心，告诉我，把‘大漠龙’藏在哪儿？”

小玲往后退了一步，失声说道：“没，没有，我没有……”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

诸亚男道：“小玲，现在你不告诉我，要是等老爷子派人到这儿来……”

小玲捂着脸一头往附近墙上碰去。

诸亚男眼明手快，一把抓住了她，就在这时候，一个低沉话声遥遥传了过来：“诸姑娘，你不必逼小玲了，我在这儿。”

小玲大惊转身。

诸亚男猛然抬眼。

秦婉贞那卧房门口，站着傅天豪，他一手还扶着门框。

小玲哭着叫道：“傅爷，您……您怎么出来了？”

傅天豪没理小玲，望着诸亚男道：“我可以跟姑娘去，只求姑娘别难为秦姑娘跟小玲。”

诸亚男脸色有点发白，道：“谁说我要你跟我走了，谁又告诉你，我要难为秦姑娘跟小玲了，要有这意思我就叫小驹跟我一块儿进来了。”

小玲听得一怔，道：“姑娘您……”

诸亚男伸手拍拍她，柔声说道：“让他在这儿养伤吧！好好照顾他，以后小心点儿。”

她把包袱在小玲手里一塞，转身往外行去。

小玲又怔在那儿了。

傅天豪也没再说话。

前头传来了开门合门声，小玲惊醒了过来，急急回过头去道：“傅爷，这……这……”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不碍事的，小玲，诸姑娘不会怎么样的。”

小玲道：“您怎么说？她不会怎么样？”

傅天豪道：“她对我一直没有敌意，而且当初，诸霸天的人帮着‘五城巡捕营’的人，满城搜捕的时候，她曾经派出人来四下找我示警，只是我没跟她的人碰面。”

小玲又怔住了，半晌才听她喃喃说道：“我没想到她是这么个人，我没想到她是这么个人。”

诸亚男白着脸到了胡同口，年轻汉子陪着笑迎了上来，生似怕有人听见，低低问道：“怎么样？姑娘，是不是……”

“没错。”诸亚男微一点头，冰冷说道：“‘大漠龙’是藏在这儿。”“好丫头。”年轻汉子猛拍一巴掌道：“她居然敢……这一下有她受的，看她以后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不，姑娘您把她……”

诸亚男摇摇头道：“我没动她，‘大漠龙’带着伤，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你快回去报信儿去，这是你的一桩大功，只要能拿着‘大漠龙’，官家跟咱们老爷子都有赏。”

年轻汉子乐了，恭应一声，转身跑了，飞快。

诸霸天在后院一间精舍里跟赵六指儿喝酒，赵六指儿怀里搂了个粉头，那粉头端着酒杯直往赵六指儿嘴里送，酒顺着赵六指儿的山羊胡子直往下滴。

赵六指儿用不着自己拿筷子，拿酒杯，他的手在忙别的，那粉头在他怀里直揉，吃吃地直笑。

秦婉贞坐在诸霸天身边，就在赵六指儿对面，可是她神色泰然，就跟没看见一样。

诸霸天也不知道是不喜欢这个调儿还是怎么，他没动秦婉贞，连碰都没碰。

就在这个时候，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一直到精舍门外，随听外头有人说道：“老爷子，老九要见您。”

诸霸天道：“进来。”

推开门，进来个瘦瘦的黑衣汉子，他脸色有点不大对，进门就要往诸霸天身边走。

诸霸天道：“有什么话，就在那儿说，这儿没个外人。”

瘦汉子答应一声，停了步道：“老爷子，小驹让人做了。”

诸霸天一怔道：“谁？”

瘦汉子道：“不知道。”

诸霸天道：“在哪儿？”

瘦汉子道：“尸首在‘南下洼’，‘陶然亭’下，那片水塘里飘浮，刚捞上来，是让人先点了死穴，然后扔下去的。”

他们说他们的，赵六指儿跟没听见似的。

诸霸天站了起来，想跟赵六指儿说些什么，一见赵六指儿那副‘醉态’，又把话咽了下去，摆摆手带头走了出去。

秦婉贞也跟了出来，道：“老爷子，我想回去了。”

诸霸天回过头来，歉然强笑道：“婉贞，今儿个真对不起……”

秦婉贞道：“您这是干什么，又不是外人，还跟我客气。”

诸霸天道：“那……我让老七送……”

走廊上走来了诸亚男，她挥动着马鞭道：“怎么，秦姑娘就要回去了，正好，我也要出去，咱们一块儿走。”

有她送，老七就不用去了，诸霸天跟秦婉贞打了个招呼就忙他的去了。

诸亚男陪着秦婉贞出了门，秦婉贞含笑说道：“亚男，你上哪儿去？”

诸亚男道：“我想到‘什刹海’走走，送我一程好不？”

秦婉贞道：“好啊！那还有什么不好的？”

两个人上了车，赶车的是个老头，秦婉贞吩咐他直驰“什刹海”。

马车不徐不疾地往前驰进，诸亚男跟秦婉贞在车里低声谈笑着，相当融洽。

马车经“北海”后门到了“什刹海”，北海是禁地，“什刹海”则是一般平民游乐之地，马车到了“什刹海”的前海，前海比后海小，可是前海的风景却比后海美。

诸亚男让马车停在一片老柳荫下，她含笑望着秦婉贞道：“这儿常来么？”

秦婉贞摇摇头道：“一天到晚忙着应酬，哪有你这么好福气。”

诸亚男道：“那么你难得来，这儿的风景很美，何不下来看看再走？”

秦婉贞微一摇头，一声“不了”还没有出口，诸亚男一只玉手已握着她的皓腕，道：“下来吧！很难得，算陪我，行么？”

诸亚男人美，这当儿更动人，尽管秦婉贞是个女儿身，也深为之爱怜，不忍推拒，只好跟着诸亚男下了车。

两个人下了车，诸亚男吩咐老车把式在这儿等等，她们到处走走，一会儿就回来，然后她拉着秦婉贞往柳林云去。

柳枝千条，风来拂面，这一带清静而幽美，当真是令人尘念俱消，心旷神怡，忍不住想把吸自市区里的污浊空气一口呼将出来。

秦婉贞忍不住道：“真美……”

诸亚男随手折了一段柳枝，一边挥动着，一边说道：“他伤势怎么样？能下床了吧？”

秦婉贞一怔道：“谁？你说……”

诸亚男挥动柳枝道：“人是血肉之躯，不是钢筋铁骨，怎么能跟火器碰？想不到像他这么个人物，竟会受这种灾难。”

秦婉贞脸色变了，但旋即就恢复了平静，皱眉笑道：“亚男，你在说什么啊？谁……”

诸亚男道：“今儿早上，小玲到菜市买菜，顺便拐到‘保安堂’买了一包‘止溃生肌散’，却让小驹看见了，更巧的是又让我碰见了小驹……”

秦婉贞道：“小玲买‘止溃生肌散’？嗯，对了，前些日子她的腿让开水烫了一下……”

诸亚男道：“小驹可不这么想，小驹认为可疑，他要密报老爷子，让老爷子派人到你那儿查看。”

秦婉贞道：“亚男，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小驹让人害了。”

诸亚男道：“我知道。”

秦婉贞倏然笑道：“亚男，你怀疑小玲杀了小驹？”

诸亚男摇头说道：“不，我不怀疑任何人，小驹是谁杀的，我最清楚。”

秦婉贞道：“是谁？”

诸亚男道：“我。”

秦婉贞一怔道：“你？亚男，你可别……”

诸亚男道：“我说的是实情实话，我先点了他的死穴，然后把他丢进了‘陶然亭’下那一片水塘。”

秦婉贞惊异地道：“亚男，真是你，你，你怎么会杀小驹，你为什么……”

诸亚男道：“我到你那去过了，小玲让我逼得差一点没撞死，后来他出来了，足证小驹怀疑没有错，所以我杀了他，我不得不杀他。”

秦婉贞惊得瞪圆了一双美目，道：“亚男，你，你，难道你……”

诸亚男道：“我没瞒你什么，我杀了自己人，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吃里扒外，要是让我爹知道了，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我？所以，我希望你别瞒我什么。”

秦婉贞胆识过人，因为她做了别人不敢做的事，就在诸亚男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已恢复了平静，她道：“谢谢你，亚男，对我，你既然能掏心，我还有什么好瞒你的？我也不该瞒你，想知道什么，你问吧！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那就好。”诸亚男微一点头，眼望着别处，道：“你告诉我，他在你那儿住了几天了”

秦婉贞道：“打从他受伤的那天夜里起，一直到如今。”

诸亚男道：“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救他？”

秦婉贞道：“他是个英雄侠义，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我应该救他，是不是？当时要是你碰见了，你也会救他，你不是为他杀了小驹么？”

诸亚男道：“你所以救他，只因为他是个英雄侠义，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么？”

秦婉贞道：“是啊！难道……”

诸亚男道：“没有别的原因么？”

秦婉贞道：“别的原因，你是说……”

诸亚男霍地转眼凝目，道：“还要我说么，你是个聪明人，难道还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秦婉贞突然笑了，点点头道：“亚男，我明白你何所指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他杀了小驹？”

诸亚男道：“我不只是为他杀了小驹，我爹跟赵六指儿为官家效力，派出人手会合‘五城巡捕营’满城搜索他的时候，我也曾派出几个人去找他示警，可惜我派出去的人没能找着他，不瞒你说，我早就不满我爹的作为了，所以我一向很少在家，眼不见为净，没办法管总可以躲，可是做出背叛我爹的事，这却是头一回。”

秦婉贞道：“我知道，我就是问你为什么？”

诸亚男一双眉梢儿微扬，道：“我不怕你知道，也不愿意扭扭作态，我这人一向敢做敢为，而且敢当，我就是这么个性子，我对他动了情，你满意了么？”

秦婉贞笑了，道：“亚男，我一直打心里喜欢你，喜欢你这种脾气，这种性子，直率可爱，恕我直说一句，诸家也只你这么个善良人……”

诸亚男道：“你用不着说这个，我好恶随心，并不在乎别人对我是个怎么样的看法，告诉我吧！救了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秦婉贞娇靥上飞快地掠过一丝异样神色，道：“亚男，你不愿意忸怩作态，是个敢做敢当的人，我跟你一样，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对他动了情……”

诸亚男脸色为之一变，她要说话。

秦婉贞已接着说道：“只是，我对他的情跟你对他的情不一样。”

诸亚男冷冷说道：“有什么不一样，你对他是真，我对他是假，你的情成熟，我只是一时的冲动？”

秦婉贞摇头说道：“不，亚男，都不是，你能为他杀了小驹，谁敢说你对他的情不真，你已是这么大个姑娘了，比我小不了几岁，你的情又怎么会不成熟？”

诸亚男道：“那你对他跟我对他有什么不同？”

秦婉贞道：“我对他的情藏在我心里，我不打算让他知道，而且我也不打算让这份情有什么结果。”

诸亚男怔了一怔道：“你是说不打算跟他……”

秦婉贞道：“甚至连知道都不让他知道。”

诸亚男眨动了一下美目，道：“这是为什么？”

秦婉贞淡然一笑道：“不为什么，要是你一定要问，我只好这么告诉你，对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看法，各人也有各人的做法。”

诸亚男诧异地望着她道：“我不懂。”

秦婉贞笑笑说道：“你不是我，你要是我，你就会懂了。”

诸亚男直直地望着她，没说话。

秦婉贞伸手握住了她的手，柔声说道：“亚男，我一向喜欢你，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妹妹，我不希望你我之间为这件事发生什么芥蒂，我所以这么告诉你，也是为让你放心，他现在在我那儿只是养伤，只等他伤一好，他马上就会走，我不会多留他一天，只怕我也留不住他，亚男，我希望你能相信我，能么？”

诸亚男低下了头，然后微微点了点头。

秦婉贞笑了，一双美目之中泛起了一丝泪光，道：“谢谢你，亚男。”

“不，姐姐。”诸亚男道：“我该谢谢你，我羞煞愧煞……”

秦婉贞泪光一涌，道：“我早就盼你叫我一声姐姐，想不到今天才盼到，我该谢谢他，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能听见这一声呢！好心也自有好报，要不是我救了他，我又怎么能得这么一个妹妹？这一趟没白跑，我太高兴……”顿了顿道：“亚男，别说什么羞煞愧煞，人贵率真，这年头难得的也就是这两字率真，你敢做敢为敢当，对情之一事，应该这样。”

诸亚男抬起了头，娇靥上红红的，那娇羞之态爱煞人，女儿家毕竟是女儿家，这两字娇羞，再刚强的女儿家也难免，她道：“姐姐，能告诉我么，你为什么不……”

秦婉贞道：“刚才我不是告诉你了么？”

诸亚男微一抬头道：“我不认为姐姐说的是实话，任何一个女儿家，只要她对某人动了情，她希望跟他厮守终生，伴他一辈子……”

秦婉贞笑笑说道：“也许我是唯一的例外。”

诸亚男还待再说。

“别再说什么了，妹妹。”秦婉贞道：“刚才你还怕我抢呢！现在……”
诸亚男道：“刚才我怕姐姐抢，现在我倒希望姐姐能跟我……”
秦婉贞美目中泪光一涌，笑道：“谢谢你，妹妹，你的好意我心领。”

诸亚男道：“姐姐，我说的是实话。”

秦婉贞道：“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我感激……”

诸亚男道：“姐姐……”

秦婉贞截口说道：“别再说什么了，妹妹，我这辈子跟婚姻无缘，我也打算要做一辈子老姑娘，刚才不说了么，对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我过惯了这种天天应酬的日子，怎样也静不下来。”
诸亚男还想再说，秦婉贞已然说道：“妹妹，什么都别再说了，让我为你尽份心力；好不？”

诸亚男忍不住突然低下头去哭了。

秦婉贞紧了紧抓在诸亚男玉手的那只柔荑，道：“别这样，妹妹，这儿虽然很幽静，可是还有人从这儿过的，要让人瞧见了，那多不好。”

诸亚男哭着说道：“姐姐，我羞煞愧煞，更感激无涯。”

“行了，妹妹。”秦婉贞道：“什么都别说了，我出来好些时候了，你到我那儿去一趟，小玲一定也很着急，我该回去了，要不要跟我一块儿看看他？”

亚男忙摇头说道：“不，姐姐，我还有事儿，他在没受伤之前是跟一位沈姑娘在一起的，他一个人在城里受了伤，沈姑娘没跟他在一起，以我看，他一定是把沈姑娘藏在什么地方了，万一沈姑娘知道他受了伤，心里一急跑出来找他，那可就糟了，我得赶快找找沈姑娘，反正我已经把心交给他了，无论什么事儿都应该替他做做。”

秦婉贞微一点头道：“这一点我倒没想到，妹妹说得对，那妹妹何不跟我一块儿去看看他，当面可问问他，他把沈姑娘藏在哪儿了，不就省事儿多了么？”

诸亚男又露了娇羞态，迟疑了一下道：“姐姐说得是，那我只有跟姐姐去一趟了。”

秦婉贞含笑说道：“那咱们就走吧！”

拉着诸亚男往柳林外行去。

何长顺气急败坏，飞一般地跑进了院子里，何老爹从屋里迎了出来，脚绊在门槛上，差点儿摔一个跟头。

他迎着何长顺便道：“怎么样了？长顺儿，有消息么？”

何长顺满头的汗，顾不得擦，喘着道：“坏了，爹，听说傅大哥让那班狗腿子拿火器打伤了……”

人影儿一闪，凤妞儿已到了眼前，急急问道：“他人呢？落在他们手里了？”

何长顺道：“那倒没有，听说傅大哥跑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何老爹直跺脚，道：“这班狗腿子怎么会这么坏，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老天爷怎么不保佑好人？老天爷怎么不保佑好人……”

凤妞儿怔了一会儿神，转身要往屋里走，屋门口站着沈书玉，脸都白了。

凤妞儿一步赶到了她身边，道：“妹妹，你都听见了？”

沈书玉点了点头道：“都是我害了他。”

凤妞儿道：“别这么说，妹妹，也别着急，没听长顺哥说么，没落进他们手里，吉人自有天相，这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你在这儿安心待着，我就进城找他去。”

沈书玉摇头说道：“不，姐姐，你不能去。”

凤妞儿道：“我不能去，谁能去，难道让妹妹你去不成……”

沈书玉道：“要去咱们姐儿俩一块去。”

“别说傻话了，妹妹，这儿只我这么一个会武的，当然该我去，带着妹妹那是累赘，事不宜迟，我这就去，妹妹放心，我会小心的。”她可是说走就走，腾身飞掠而去。

沈书玉大惊，一把没抓着凤妞儿，她叫了一声“姐姐”，跟着往外跑了。

何老爹跟何长顺急急追了上来，爷儿俩双双拉住了她，说什么也不放，沈书玉急得哭了，何老爹跟何长顺这个劝，好说歹说才把沈书玉劝了进去。

沈书玉坐在屋里流泪，她道：“为了我，一个已经出了事，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要是凤姐姐有个什么好歹，可叫我怎么活？”

何老爹跟何长顺也急，可是这爷儿俩是庄稼汉、老实人，又有什么办法？

何老爹冲门外砰然一声跪了下去：“老天爷，您睁睁眼，保佑保佑好人吧！您睁睁眼，保佑保佑好人吧！”

何长顺本来已是满头汗，现在他头上的汗更多了。

马车到了秦婉贞家门口，小玲听见车声已来开门，秦婉贞跟诸亚男下了车，小玲为之一怔，道：“姑娘你……”

秦婉贞拉着诸亚男进了门，诸亚男望着小玲道：“小玲，你现在可以放心了吧？”

小玲笑了，没说话，拧身先跑了。秦婉贞拉着诸亚男往里走，诸亚男道：“姐姐，我心跳得好厉害。”

秦婉贞笑道：“你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怎么今儿个突然胆小起来了？怕什么？有什么好怕？难道能永不见面不成？”只听一个低沉话声传了过来：“秦姑娘。”

秦婉贞跟诸亚男忙抬眼望去，只见傅天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房门了，小玲就站在他身边。

诸亚男脸猛然一红，脚不由停住了。

秦婉贞一拉她又走了过去，道：“你怎么出来了？你的伤……”

傅天豪含笑说道：“我可以下地了。”

说话间，两个人已到近前，秦婉贞道：“诸姑娘来看你来了。”

傅天豪一双目光转向诸亚男，道：“不敢当，谢谢诸姑娘。”诸亚男强忍着意，强定心神，抬起头道：“你好点儿了么？”傅天豪道：“谢谢姑娘，好多了，多亏秦姑娘跟玲姑娘照顾。”

秦婉贞道：“咱们屋里坐吧！”

于是诸亚男进了屋。

进了屋，落了座，小玲倒上了杯茶。

秦婉贞望着傅天豪道：“我要告诉你件事儿，诸姑娘为了你，把她家那个人杀了。”

小玲惊叫一声道：“小驹！”

傅天豪神清一震，道：“诸姑娘这是……”

秦婉贞道：“她怕他回去告密，不得已。”

傅天豪站了起来道：“诸姑娘，傅天豪不敢言谢……”秦婉贞道：“亚男没有指望你谢她，她跟我一块儿到这儿来，一方面来看看你的伤势，为的是另一件事，她要知道你把沈姑娘藏在哪儿了，她怕沈姑娘知道你受伤后，跑出来找你，所以她想来问问你，沈姑娘在哪儿，她要帮你给沈姑娘送个信儿去。”

傅天豪道：“姑娘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怎么敢再劳姑娘……”

秦婉贞道：“这不是客气的时候，也不是客气的事儿，万一沈姑娘一个人跑了出来，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了……”傅天豪道：“她不是一个人，我有个经验阅历两丰的朋友陪着她。”

诸亚男道：“谁？”傅天豪道：“凤姑娘。”

诸亚男一怔，道：“你碰见凤妞儿了？”

傅天豪道：“是的。”

诸亚男道：“那好，凤妞儿要进城来找你，麻烦更大，赵六指儿正等着她呢！”

傅天豪神情一震，道：“姑娘说得是，我糊涂，我这就……”诸亚男道：“你这就什么？你能动么？你行动有我方便么？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赶快告诉我。”

傅天豪道：“姑娘为了我不惜伤了自己人，我怎么会信不过姑娘？”

诸亚男站了起来，道：“那就什么都别说了，赶快告诉我，我现在赶去还不知道来得及来不及呢！”

傅天豪可是真着急，他情知自己不能过于劳动，也情知行动不如诸亚男方便，他只有说道：“那就只有麻烦姑娘了……”诸亚男道：“你能不能别这么噜嗦，别这么婆婆妈妈的？”傅天豪不好意思地勉强笑道：“‘永定门’外东半里处，有户农家，主人姓何……”

他话还没说完，诸亚男已一声“够了”，拧身窜了出去。傅天豪话没再出口，吁了一口气，缓缓坐了下去。

秦婉贞道：“小玲，去做饭吧！我饿了。”

小玲答应一声出去了。

支走了小玲，秦婉贞望着傅天豪道：“为了你，不惜背叛了她的父亲，可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对你？”

傅天豪心神震动，苦笑一声，没说话。

秦婉贞道：“她把她的心意都告诉了我，我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有一句话，女儿家能这么对某个人，她并不希望他怎么谢她，怎么感激她，怎么报答她，相信你也明白你也懂，我只希望你别辜负她。”

傅天豪仍没说话，他心里乱得很，好像一大堆债主上门，他难以应付一样。

凤妞儿、诸亚男，还有眼前这位秦姑娘，都对他有恩，也很明显地都对他有情，他能怎么办？

难怪他的心里乱得很。

秦婉贞道：“我去换件衣裳去。”她站起来走了出去。

傅天豪没动，而且仍没说话。

“永定门”外大得很，原野一望无垠。

可是，一里内的民房农家只这么一处，当然好找。

诸亚男一出城便看见了那座落在几棵稀疏大树后的几间瓦房，院子里没人，只卧着一黄一黑两条的大狗。

诸亚男很小心，也显得她经验够，她在确定了身后没人盯梢之后，才绕道向那几间瓦房走了过去。

刚到打麦场，那两条狗就站了起来，人长得美，到哪儿都占便宜，那两条狗不但没咬没叫，也没盯诸亚男虎视眈眈的。

诸亚男懂礼，没往近处走，站在打麦场边儿上叫道：“请问里头有人么？”

何长顺从院子门里探出来了，他道：“这位姑娘找谁呀？”

诸亚男道：“请问这儿住的是姓什么的？”

何长顺道：“是的，姑娘找谁？”

诸亚男道：“我从城里来的，受一个朋友之托，来找位沈姑娘的。”

何长顺心里一跳，一时没敢答话。

这时候，何长顺的爹也走了出来，何长顺低低说道：“爹，她是从城里来的，受个朋友之托，来找沈姑娘的。”

何老爹道：“我听见了……”

冲诸亚男扬声说道：“姑娘找错了地儿了吧？我们这儿没有姓沈的姑娘。”

诸亚男含笑说道：“老人家请放心，是傅天豪叫我来的，要不我怎么知道您姓何，怎会知道沈姑娘在这儿？”

何老爹迟疑了一下，道：“姑娘先请进来坐坐吧……”一顿道：“长顺儿，看着狗。”他迈步迎了过去。

何长顺当即把两条狗赶往了屋后。

诸亚男快步走了过去，迎着何老爹道：“老人家，有位凤姑娘不也在这儿么？”

何老爹没敢答话，道：“姑娘贵姓……”

诸亚男道：“我姓诸，老人家不必多疑，傅天豪现在城里一个朋友处养伤，他很好，也很安全，他怕沈姑娘跟凤姑娘着急，也怕她二位听了信儿进城找他去，所以让我赶来送个信儿。”

何老爹一听这话，情知不假，他心里正着急呢！当下忙道：“不瞒您姑娘说，凤姑娘已进城找傅大哥去了。”

诸亚男一怔，急道：“老人家，她什么时候进城去的？”

何老爹道：“刚走没多久，我们谁也拦不住她。”

诸亚男一跺脚道：“糊涂，她怎么能进城去，这不是往网里投么……”一顿接道：“老人家，我不见沈姑娘了，请告诉沈姑娘，傅天豪平安，我就赶回去找凤妞儿去。”

她没容何老爹说话，转身跑了。

何老爹怔了一怔，抬手要叫，可是诸亚男身法快，已然跑出了老远，他没敢大声嚷嚷，只有垂下手。

何长顺走了过来，在他身后道：“爹，这位姑娘是谁？”

何老爹道：“我怎么知道，听她说是你傅大哥的朋友。”

何长顺道：“傅大哥的朋友怎么都是些姑娘家，偏还一个比一个标致。”

何老爹白了他一眼道：“傻子，这还不懂么？”

何长顺怔了一怔，旋即咧了嘴。

何老爹道：“进去吧！快告诉沈姑娘一声去，傅大哥在城里朋友家养伤，既平安也就让人放心了。”他转身往回行去。

诸亚男回到城里，她怕傅天豪跟秦婉贞又担心她，所以她先到秦婉贞那儿去了一趟。

她没进去，小玲给她开门，她告诉小玲说信儿已经送到了，可是去迟了一步，凤妞儿已经进城来，她得赶快找凤妞儿去，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扭头走了。

小玲怔了一怔，忙关上门儿进去报信儿了。

诸亚男是个聪明人，她怕凤妞儿已落进了赵六指儿的人眼里，所以一离开秦婉贞那儿，她便赶回了家。

回到家，进了门，偌大一座院落里没几个人，她心里不觉有点嘀咕，在这时候，迎面走来了诸霸天的徒弟“黑手”季老三，“黑手”季老三四十多岁的瘦汉子，一脸的阴沉相，诸霸天几个徒弟里，数他富心机，也数他最狠，所以赢得这么一个“黑手”的外号。

“黑手”季老三一见她便问：“亚男，你上哪儿去了，大伙儿都在找你呢！”

诸亚男熟知这个三哥，跟他说话不能不提高警觉，道：“找我干什么？”

“黑手”季老三道：“找你干什么？问得好，小驹让人做了，你还往外跑，一出去了就没影儿，老爷子担心你出事儿……”

诸亚男道：“我又不是头一回出门儿，什么时候又知道关心起我来了，我送秦姑娘回去，走的时候老爷子又不是不知道，干什么这么大惊小怪的？”

季老三道：“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好在你现在回来了，老爷子正在前厅生气呢！拍了好半天桌子了，没人敢近，我看还是你去劝劝吧！”

诸亚男道：“拍桌子，发脾气，为我出去？”

“不。”季老三道：“老爷子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了？因为小驹让人做了，自己的地盘儿，自己的人让人给做了，你说老爷子怎么能不生气？”

诸亚男道：“谁干的，查出来了么？”

季老三摇摇头道：“还没有，弟兄们都派出去了，可不是为查这件事，还是为了找傅天豪，‘九门提督’衙门的人说找傅天豪是公事，小驹让人做了是私事，先搁下以后再办，老爷子生气，有一部份也是为了这。”

诸亚男一听这话就扬了眉，冷笑说道：“这倒好啊！要是人家死了爹娘，也得先给他们卖了命去，要知道，这是他们求咱们的事儿，搁下以后再办，迟一天凶手就能跑出几百里去，到时候上哪儿找去？”

季老三耸耸肩道：“说得是嘛！都是老爷子要听人家的，非帮官家这忙不可，这下可好，沾上了，甩都甩不掉，凭良心说，人家‘大漠龙’既没招咱们，也没惹咱们，咱们何必树这个仇，老爷子就是这么过于热心，等那一天‘大漠龙’找到咱们头上来，看看有几个朋友能撻胳膊为咱们助拳。”

诸亚男道：“我去找老爷子，要他马上把咱们的人撤回来。”

她寒着脸要走，季老三伸手挡住了她，摇摇头道：“你就是这副急性子，现在已经来不及了，要这么做，我刚才就进言了。”

诸亚男道：“为什么不能这么做？”

季老三道：“你怎么不想想，把人往回撤，不是既得罪官家，又得罪朋友么？这种事咱们能干什么？”

诸亚男道：“难道小驹的事儿就真搁下？”

季老三阴阴一笑道：“搁下是假的，咱们又不是只那么几个人，我已经让老五他们出去查了，咱公私兼顾，‘北京城’地儿不小，可全在咱们手掌心儿里，我不信那手上带血的能跑了。”

一名年轻汉子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

季老三喝道：“什么事儿这么急，过来。”

那年轻汉子本来是往后跑的，一听这话忙折了过来，一哈腰道：“三哥，姑娘，我找赵老爷子报信儿去，他们不是找那个凤妞儿么？我刚才在东城看见一个很像……”

诸亚男朝报信的汉子一巴掌抽了过去，冷笑叱道：“真行，咱们家里可出了几个热心人，有话不对自己人说，都赶着给别人报信儿去，人家给了你什么好处了？我不管什么龙妞儿，凤妞儿，谁要找让他们自己找去，我不许咱们的人管，谁要管，我就先砍谁两条腿。”

那年轻汉子挨了一巴掌，打得半边脸通红，捂着脸退了几步道：“姑娘，您这是……老爷子这么吩咐的……”

诸亚男道：“老爷子是那么吩咐的，我是这么吩咐的，话我已经说了，听不听在你。”

那年轻汉子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好，捂着脸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没敢吭气儿。

季老三摆摆手道：“听姑娘的，有事儿我担了，告诉弟兄们一声去，谁要找凤妞儿让他们自己去找，他们能找着那算他们本事大，咱们不管，无论在哪儿碰见凤妞儿，装看不见，回来不许提半个字，听见了么？”

那年轻汉子捂着脸点着头，嘴里答应着退走了。

他可真够倒媚，偏在这时候碰见了诸亚男。

从现在起，除非凤妞儿是碰见了赵六指儿的人，要不然她可以算是平平安安，无灾无难了。

诸亚男放心了，季老三号称“黑手”，他跟别人“黑”，断不会跟她这个自己人黑。

季老三话既然说出了，也不会背着她这个自己人耍花枪、玩花样。

她道：“三哥，我去见老爷子去了。”

季老三道：“好吧！别提撤人的事儿，劝劝老爷子算了。”

诸亚男答应了一声走了。

她焉有不愿意的道理，她巴不得诸家的人没办法分身查小驹的事儿，反正也不怕他们找到“大漠龙”。

刚才那年轻汉子看见凤妞儿的时候，凤妞儿在东城，现在凤妞儿却已到了西城。

凭一时冲动进了城，现在她却觉得自己是太鲁莽了，“北京城”那么大个地儿，上哪儿找傅天豪去？

傅天豪既是藏起来了，哪有那么容易找的？

有一度她想到酒楼茶馆人多的地方，用耳朵听一听去，可是转念一想，

傅天豪的藏处能让人谈论，那就轮不到她听了，而且人多的地方也容易暴露行藏，万一让赵、诸两家的人碰见，她就别想再找傅天豪了。

怎么办？她站在西城根儿这人烟稀少处直发愣。

就在这时候，她身左百来丈一间破旧的茅草房里先后走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原是往北去的，可是一眼瞥见凤妞儿却停了下来，两个人互望一眼，闪身扑向城墙下那人高的野草丛里不见了。

转眼工夫不到，他俩突然出现在凤妞儿身后那片野草丛里，两个人又对望了一眼，笑了笑，一齐的迈步走了过来。

凤妞儿心里虽然在想事儿，可是她并没有忘了警觉，她马上听出身后来了人，她略一定神，霍地转过身去。

她为一怔，脱口说道：“是你们。”

那两个人已走近她身前五丈，左边那个微微一笑道：“不错，凤姑娘还认识我们哥儿俩么？郝玉春，罗广信。”

凤妞儿看了看两个人脸上的神色，定了定神道：“怎么不认识，你们二位不是谭老爷子眼前的郝大哥跟罗二哥么？”

两句话工夫，郝玉春跟罗广信已到了近前，郝玉春一笑说道：“难得凤姑娘还记得我们哥儿俩，你什么时候到京里来的，赵老爷子安好？”

凤妞儿心里转了转，道：“老爷子安好，谢谢二位，我们来了好些日子了。”

富心机的老二罗广信突然说道：“那恐怕赶上这档子事了，恭喜啊！凤姑娘。”

凤妞儿讶然说道：“恭喜什么呀？罗二哥。”

罗广信道：“赵老爷子的朋友，‘北京城’里的一霸诸霸天为官家出力，会同官家的人用火器伤了‘大漠龙’，‘大漠龙’没跑多远就让诸霸天的人弄了回去，这不该恭喜么？”

罗广信的确是够阴的，他想骗凤妞儿自投罗网。

凤妞儿听得也着实一惊，可是凤妞儿也是个聪明绝顶的姑娘，她心里只一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她料定当日把傅天豪抬出赵家大院的时候，谭北斗这班人必守在附近看见了，他们或许以为傅天豪真毁了，可是现在他们既然已来了京里，知道傅天豪并没毁，凭谭北斗的心智，还能悟不出是怎么回事？

既然谭北斗能悟出是怎么回事，当然他们也会知道赵六指儿必不会轻饶她凤妞儿，既然凤妞儿如今一个人在这儿，眼前这两个也一定知道她早就逃离了赵六指儿，那么如今告诉她傅天豪已落进了诸霸天手里，不是分明骗她去自投罗网么？

她凤妞儿不上这个当，她淡然一笑道：“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原来罗二哥是指这事儿啊！不错，傅天豪是已落进了我们老爷子手里，当日在‘宛平’算他命大，可是他逃了那一遭儿却没能逃过这一遭儿，傅天豪已被我们老爷子押送官家了，这一回他就是长了翅膀也逃不了了。”

郝玉春看了罗广信一眼。

罗广信却跟没看见一样，含笑说道：“所以说该恭喜赵老爷子，我们老爷缉拿‘大漠龙’多年未获，赵老爷子却是出马奏功，手到擒来，这是天大的一桩功劳，怕不马上飞黄腾达，平步青云。”

凤妞儿笑笑说道：“我们老爷子不求这个，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我

们老爷子也没福消受，能为武林除去这个祸害也就够了。”

罗广信微一点头道：“说得也是，江湖儿女江湖志，咱们没人能离开江湖，也没几个愿意离开了江湖的，凤妞儿在这儿是……我们的住处就在那边儿，难得碰面儿，请过去坐坐吧！”

凤妞儿含笑摇头道：“谢谢，不了，我还有事儿，改天再来拜望吧！失陪了。”

说完了话，她要走。

罗广信一递眼色，郝玉春一步跨出，拦住了凤妞儿，道：“凤姑娘，你等会儿。”

凤妞儿停步诧然说道：“怎么？二位还有什么事儿么？”

罗广信笑道：“我自以为够诈的，没想到凤姑娘比我还诈，今天要走了凤姑娘，我们哥儿几个财路就断了，再说运气来了推不掉，老天爷赏钱花，不要那是罪过，还是委屈凤姑娘到我们那儿坐坐去吧！”

凤妞儿讶异地看看郝玉春，又看看罗广信道：“罗二哥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罗广信笑道：“不要紧，我可以告诉凤姑娘，现在凤姑娘值钱得很，把凤姑娘往赵老爷子手里一送，赵老爷子一定会赏我们哥儿几个钱花花，至于凤姑娘你为什么值钱，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了。”

凤妞儿笑了，美目一转道：“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真人面前就用不着再说假话，没想到赵六指儿还真交了几个热心的朋友，可是我要问一问，凭你们两个就想制我么？”

罗广信笑笑说道：“我认为凭我们两个已经足够了，万一不够也不要紧，凤姑娘看见么？那座茅草房子，我们老爷子我们三师弟，还有跟随老爷子多年的‘四残’都在里头，只要我们招呼一声，他们马上就会赶过来，八对一，凤姑娘你有几分脱身的把握，以我看凤姑娘你还是吃敬酒……”

凤妞儿看见那座茅草房子，她明白，要是谭北斗几个真在那儿，她没有一分脱身的把握，而等谭北斗几个闻声赶过来，她脱身的希望就算没了。

罗广信话刚说到这儿，她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先发制人，皓腕一扬，三把淬毒的梅花针成品字形打向了郝玉春，人跟着扑了过去。

郝玉春是谭北斗的大徒弟，在直隶总督衙门跟着谭北斗办案多年，心智不足经验够，一看暗器颜色就知道淬了毒，一惊之下，匆忙间他只有闪身躲避。

他身躯刚闪，凤妞儿已擦着他身边掠了过去。

可是罗广信却比凤妞儿还快，早在凤妞儿扬手的同时，他已然采取了行动，提一口真气直往前扑，掠出一丈，霍然转身，恰好截住了凤妞儿。

他可没敢容凤妞儿再出手，转身便自出掌，钢钩般五指径袭凤妞儿酥胸。

凤妞儿脸上变了色，冷叱一声道：“没想到谭北斗的徒弟也是下流胚！”一侧娇躯，扬起玉手截向罗广信腕脉。

罗广信倏然一笑道：“下流？什么人你都施舍过，让我们碰一下有什么关系，怎么？难不成现在你涨行市了？”一沉腕，五指上扬，招式不变，仍袭凤妞儿酥胸。

这时候郝玉春也过来了，他一笑说道：“老二，咱们哥儿俩一前一后，陪凤姑娘好好玩玩儿，恐怕凤姑娘还没这么玩儿过呢！”

名师出高徒，“大鹰爪”谭北斗名震大河南北，他的徒弟还能错得了？

尤其郝玉春等跟谭北斗办案多年，对敌经验也都够，凤妞儿对付一个已够吃力，那堪背腹受敌，更听不下那秽言秽语，没出十招便已落了下风。

这一落下风糟了，郝玉春跟罗广信四只手在她身上占尽了便宜，凤妞儿既急又气，可是越急越气就越糟，眼看她要受制。

就在这时候，一个脆生生的甜美话声传了过来：“哟！好男不跟女斗，现在不但斗还两个打一个，算什么呀？”随着这话声，两边乌光飞了过来，直袭郝玉春跟罗广信。这两道乌光来势既猛又快，郝玉春跟罗广信一时不知这是什么暗器，没敢硬接，为了救自己，只有舍了凤妞儿纵掠躲闪。

两边乌光同时掠空打过，一边射往远处落进了草丛里，一道打在附近一棵大树上。

“笃！”地一声，射进了树干，是一段树枝。

郝玉春跟罗广信看得同时心头一震，抬眼看，几丈外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个人，身穿大红劲装，外罩黑风氅的美艳女子。

这位姑娘美是美极，胴体也透着一种醉人的成熟风韵成熟美，可是柳眉凝威，美目含煞，望之吓人，她冲凤妞儿招了招手，柔声道：“过来吧！姑娘，留神让这两条疯狗咬了你。”这位姑娘说话可真和气。

凤妞儿的模样儿很狼狈，乌云蓬松脸煞白，衣裳被扯得都乱了，她恨透了郝玉春跟罗广信，她知道现在是她唯一脱身的机会，她不敢逞强意气，甚至连迟疑都没敢迟疑，立即凉到了美姑娘身边，掠了掠零乱的云鬓道：“谢谢姑娘。”

美姑娘含笑说道：“别客气，这两条疯狗是谁家养的？怎么这么下流？”

凤妞儿道：“他两个是前直隶总捕‘大鹰爪’谭北斗的好徒弟。”

美姑娘微微一愣，道：“噢！原来是谭北斗的高足，谭北斗这个人虽然老奸巨滑，勉强还够称得上一个正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徒弟？”

当即转望郝玉春跟罗广信道：“我跟谭北斗很熟，他人呢？在这儿么？我要当面问问，他是怎么教出了你们两个这种好徒弟的。”

郝玉春冷冷打量了美姑娘一眼，道：“姓郝的眼拙，你是……”

美姑娘倏然一笑道：“你们两个不认识我，嗯！对了，你们两个没有跟谭北斗搭骆三爷那趟车，难怪不认识我，我姓凌，单名一个红字。”

郝玉春脸色一变，脱口叫道：“红姑娘！”

凌红笑了笑，道：“知道了，是不是谭北斗跟你们提过？”

凤妞儿也为之一怔，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几乎跟“大漠龙”齐名的女煞星“红娘子”，惊喜说道：“原来姑娘是……”

凌红转过脸来，含笑说道：“姑娘也知道我，那咱们就不算陌生，咱们待会儿再聊。”

只听罗广信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大名鼎鼎的‘红娘子’，‘鹰王爷’未来的福晋，失敬，简直是太失敬了。”凌红两道霜刃般目光直逼过去，道：“别客气了，告诉我，谭北斗呢？”

罗广信笑笑说道：“你用不着再问我们老爷子，我们老爷子现在已经不吃官粮，不拿官俸，不再受人管不受人气了……”

凌红“哦！”地一声道：“谭北斗不干他那挺神气的直隶总捕了，这倒是稀罕事儿，为什么？”

罗广信道：“很简单，我们老爷子要跟他一个对头周旋到底，非斗垮他这对头不可，不任公职方便点儿，所以我们老爷子早在关外便递了辞呈了。”

凌红道：“原来如此，他要跟谁周旋到底，听你这句不任公职方便点儿，他要非斗垮不可的，恐怕就是我而不是‘大漠龙’。”

罗广信一点头，抚掌笑道：“一语中的，你不愧是个高明人物。”

凌红点头说道：“那最好不过，他带着你们到京里来恐怕也是为我，正好，我现在这儿，谭北斗呢？叫他来吧！不管谁得罪了谁，咱们就在这儿做个了断。”

郝玉春突然说道：“你来得不巧，我们老爷子现在不在这儿。”

罗广信看了他一眼道：“大师兄，你可真行啊！怎么尽泄自己人的底？”

郝玉春一怔，连忙闭上了嘴。

凌红突然一笑道：“你们放心，谭北斗不在这儿，我也不会欺负你们，谭北斗不是知道我现住哪儿么？尽可以让他去找我……”

罗广信道：“那最好，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总是会去找你的，你等着吧！大师兄，咱们走。”他一偏头，跟郝玉春双双要走。

凌红道：“慢着。”

罗广信已然转了身，闻言又转了回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凌红道：“我跟谭北斗之间的过节，我可以等着他找我，可是你们两个跟这位姑娘间的过节，却应该现在了一了，你们两个太无耻，太下流了，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个，我要代谭北斗管教管教你两个，我不屑跟你们两个动手，你们两个给我各留下一只手吧！”

她说得轻松，也很平淡。

郝玉春跟罗广信两个脸上，可变了色，罗广信淡然一笑，指着凤妞儿道：“要我们哥儿俩留下了两只手不难，可是她不值得，你知道她是谁？‘北六省’黑道瓢把子，‘宛平’赵六指儿的干女儿，说好听叫干女儿，不好听该叫姘头，她为了赵六指儿那个瓢把子宝座不知道施舍过多少人了……”

凤妞儿气得颤声说道：“罗广信，你住口，不错，我凤妞儿承认以前是那个青楼妓都不如的女人，可是我已经脱离了赵六指儿，我还有良知，还知廉耻，你们呢？明的斗不过‘大漠龙’，不敢跟人家面对面拼，却暗地里勾结赵六指儿用卑鄙阴毒的手法害‘大漠龙’，你郝玉春更狠毒地在‘大漠龙’脸上划了一刀，要不是我这个赵六指儿的姘头，‘大漠龙’早就死在你们那下九流的手法下了……”

凌红“哦！”地一声道：“是么？你们两个告诉我，有这回事儿么？”

罗广信还没答话，郝玉春作贼心虚，转身就跑。

凌红眉宇间煞气一盛，淡然笑道：“看来是真的了，我要你一只手把你的命留给‘大漠龙’！”她扬起了手，一片红光从她手里飞了出来。

罗广信脸色大变，急急叫道：“大师兄留神，红燕子！”

郝玉春机伶一颤，跑得更快。

他跑得不算慢，奈何他还是没凌红那震慑武林的独门暗器“红燕子”快。

那片红光很快地便追上了郝玉春，在近郝玉春身后尺余处，忽然上扬高飞，越过郝玉春头顶时，又忽折而下，不偏不斜地一下子正落在郝玉春右肩上。

郝玉春大叫一声摔在了地上，连翻了几个跟头才停住，把“红燕子”拔了下来扔出了老远，可是他那条右胳膊却再也抬不起来了。

罗广信心胆欲裂，急忙掠过去扶起了郝玉春，一看之下不由魂飞魄散，他知道郝玉春这条右胳膊从此便算完了。

郝玉春的右肩骨碎了，而且一条筋也被硬生生截断了。

“红燕子”一落之势竟这么厉害，这就是凌红这独门暗器所以能震慑江湖，所以能让人丧胆处。

罗广信扭过头来厉声说道：“红娘子，你好狠！”

凌红道：“我凌红在江湖上是以狠出了名的，我留他一条命已经是够便宜的，别忘了，还有你一只手呢！”

说着，她又扬起了玉手。

罗广信听说过“红燕子”的厉害，刚才也亲眼看见过，他知道红娘子这“红燕子”发无不中，也没有失过手，只等她“红燕子”出了手，自己这条右胳膊便算完了。

他一见红娘子扬起了手，吓得胆破魂亡，扶着郝玉春急急纵掠而去，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也恨谭北斗没教他升天遁地之法。

凌红只扬起了玉手，却未见“红燕子”飞出。

罗广信扶着郝玉春跑了，她垂下了手，转过脸来笑着说道：“姑娘，我饶了一个，能不能消你的气？”

凤妞儿道：“您别这么说，我只有感激。”

凌红道：“你叫凤妞儿，是不是？看样子我大你几岁，我叫你一声凤妹妹……”

凤妞儿忙道：“您千万别，我不敢当，也不配。”

凌红伸手握住了凤妞儿的手，诚恳地道：“别这么说，妹妹，咱们不是世俗儿女，我知道你的过去，可是那已经成了过去，有道是：‘声色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皓首失节，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要看后半截，我别的都不冲，只冲你救过‘大漠龙’，我就要交你这个朋友，认你这个妹妹，对你，我只有敬佩，相信我，妹妹。”

凤妞儿道：“我对红姐仰名已久，却没想到我有这么好的福气，善有善报，的确不错，要不是我悔悟做了这么一件好事儿，红姐现在一定不会把我当成朋友了……”

凌红道：“对了，妹妹，真要那样的话，咱俩恐怕还得斗上一斗。”

凤妞儿道：“我怎么是红姐的对手。”

凌红笑了，凤妞儿自知自己姿色不恶，而且算得上一个“美”字，可是红娘子如今这一笑，使她有自惭形秽之感，只听凌红道：“不瞒妹妹说，我也是出来找这条龙的，妹妹可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凤妞儿摇摇头道：“不知道，我都快急死了，我还得回去给沈姑娘送信儿呢？红姐该知道，他受伤了……”

忽然，目光一凝，望着凌红，道：“红姐是鹰王爷的……”

凌红含笑说道：“我认为他是个英雄，他也并没有因为我是个江湖上的女亡命徒而瞧不起我，把终身托付给了他，不过还没成亲。”

凤妞儿道：“那么红姐怎么会任他们对付‘大漠龙’，到如今还在搜捕他？”

凌红道：“妹妹这是怪我……”

“我不敢。”凤妞儿道：“但我认为红姐有力量阻拦。”

凌红摇摇头道：“别怪我，妹妹，听我解说你就明白。”

她从车队邂逅“大漠龙”说起，说心许“大漠龙”但相见恨晚，打算劫夺沈书玉所带的“珍珠衫”，但为了“大漠龙”，知道沈姑娘是忠义后人，

是个孝女之后，她放弃了，并且为了救沈书玉她冒充沈书玉戏弄谭北斗，跟谭北斗结了仇。

说被接来京之后日日盼望“大漠龙”及“大漠龙”怎么避而不见，说鹰王胜奎怎么仰慕“大漠龙”但却公私分明坚持立场一直说到她跟鹰王闹气，自己出来找“大漠龙”！

静静听毕，凤妞儿歉然地看了她一眼道：“红姐，我不该……”
“别这么说，妹妹。”凌红抬头说道：“连我自己都觉得我应该有足够的的能力护他，可是我却没办法尽朋友之义，我对不起他……”
倏然一笑，却笑得勉强，道：“这趟出来虽然没能打听着他的消息，可是我认识了您，得了这么一个妹妹，总算没白跑，我刚才已经把我的情形告诉了妹妹，妹妹也把妹妹的过去告诉了我，咱们彼此之间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为此我不能不埋怨妹妹几句，妹妹实在不该冒这个险到城里来，不但赵六指儿不得妹妹不甘心，现在更多了一伙谭北斗这班人，妹妹你等于成了众矢之的，听我的，妹妹，马上回去跟沈姑娘做伴儿去，我现在不能去看沈姑娘，我现在也帮不了她什么忙，可是从现在起我要尽全力护卫‘大漠龙’，尽尽我这份朋友之义，妹妹在城外护着沈姑娘，城里有我，我不惜跟胜奎闹翻，妹妹要信得过我，要把我当成姐姐就听我的，我话就说到这儿，城里不是善地，谭北斗那伙人也可能找到这儿来，谭北斗老奸巨滑，他所以辞掉公职就是为了便于对付我，要是他们几个一起来，我还真不容易应付，妹妹快走吧，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

凤妞儿微一点头道：“好，我听红姐的，我会尽全力护着沈姑娘，城里的事就偏劳姐姐了。”

凌红点点头道：“妹妹放心，快走吧，早一步总比迟一步好，谭北斗老奸巨滑，不能不防，让他跟着妹妹出了城到了何家那就糟了，妹妹先走，我在后头看看有没有人盯梢。”

凤妞儿还真不敢耽误，点点头答应一声转身往城门方向行去。

凌红远远地跟在她身后，一直看着她平安出了城，确认没人在后头跟她之后才折了回去这一趟虽然碰见了凤妞儿，却没能打听傅天豪的消息，凌红心里总觉得快快的，也觉得像少点什么！

走没多远，铁蹄震天响，迎面来了两骑快马，是阿善跟阿琦。

老远地便翻身下了马，双双拉着坐骑迎过来，近前，两个人一躬身，阿善道：“姑娘，可让我们找着您了。”

凌红道：“找我干什么？有事儿吗？”

阿善道：“王爷心急，让我们出来找找您。”

凌红道：“他还知道派人出来找我吗？我是出来找‘大漠龙’的，在没找着‘大漠龙’之前，我决不回去……”

阿善忙道：“姑娘，您就别生气了……”

“生气！”凌红道：“我跟谁生气，是跟你们还是跟胜奎，跟你们我不会，跟胜奎我不敢……”

阿善赔笑说道：“姑娘，您这是何苦。”

凌红道：“我说的是实话。”

阿善道：“姑娘，看我们这两张薄面，您消消气回驾吧！”

凌红道：“回去可以，你们帮我找‘大漠龙’。”

凭良心说，阿善跟阿琦愿意，他们俩都是英雄，英雄惜英雄，他们俩对

“大漠龙”都有一份仰慕跟敬重，可是他们怎么敢点头。

阿善苦笑着，没说话。

凌红话锋忽转，她自然不会跟这两个过不去，道：“他什么时候回去的？”

阿善忙道：“回去一会儿，一进府就问您，听说您出来了，急得跟什么似的。”

凌红哼了一声道：“回去也别想我给他好脸色看，走吧！”阿善忙把缰绳递了过来。

凌红二话没说，接过来跨上马疾驰而去。

阿善跟阿琦两个人合乘一骑，急忙赶了过去。

凌红绷着脸儿往后走，后头迎出了鹰王胜奎。

凌红看都没看他一眼，侧转身要走。

胜奎横身拦住了她道：“红姐，你这是何苦？”凌红冷冷看了他一眼道：“怎么着，还要我给你请个安不成？”

胜奎道：“红姐，我怎么敢？”

凌红道：“谅你也不敢，拦着我干什么？说吧！”胜奎道：“红姐辛苦了大半天，有没有收获……”凌红目光一凝，道：“胜奎，你这是幸灾乐祸？”胜奎一抬手，忙道：“红姐，天地良心我是那种人吗？咱们现在是在家里关起门儿来谈私事。”

凌红冷冷说道：“记得你说不便管这件事的时候，也是在家里。”

胜奎一怔，苦笑着说道：“红姐！你怎么不能体谅我。”他一句一个红姐，叫得凌红心软，眼前本是托付终身的人，凌红还能真跟他别扭到什么时候。

她翻了他一眼道：“要不能体谅你，我就不会在你这儿再待下去了。”

胜奎一喜，忙伸手抓住了凌红一只柔荑，道：“红姐，你真好！”

鹰王叱咤风云，纵横疆场，曾使百万敌军丧胆，在朝里只一瞪眼，王公大臣无不畏惧三分。

可是现在却跟个小孩儿似的，他能让威震江湖的女煞星“红娘子”许心托身，道理也许就在这儿！

凌红一甩手挣脱了胜奎的掌握，道：“别拉拉扯扯的，也不怕臊得慌，我能体谅你，你也要能体谅我，这件事儿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谁也别管谁。”

胜奎道：“红姐！我不是不管，我是不便管。”

凌红道：“那跟不管有什么两样，你不解释我还不生气呢！”

胜奎忙道：“是，是，是，我不说，我不说，成不成？”

凌红道：“别把我拦在这儿，我累了大半天了，要进去歇会见了。”

胜奎道：“是，是，红姐请！红姐请！”

他侧身让路，洒脱一摆手。

凌红哼一声道：“稀罕！”

拧身往后行去。

胜奎紧迈一步跟了上去。

天上神仙府，人间王侯家，后院里有座小楼，精致已极。

凌红上了楼，手解开风氅往床上一扔，转身坐了下去。

胜奎殷勤地忙倒上一杯茶双手奉过，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对面，当

世之中能让鹰王倒茶，而且双手奉过的人还真不多，曲指算算恐怕只有凌红一个。

他看了凌红一眼，道：“红姐！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今儿个在‘西直门’外有人冲我打了一样暗器……”

凌红一怔忙道：“谁？谁这么大胆？”

胜奎摇摇头道：“不知道，当时人挺多的，我没声张，皇上游兴正浓，要是一声张，皇上还出不出宫了，恐怕百姓们又要倒楣了！”

凌红道：“是什么样的暗器？”

胜奎道：“一个纸团儿。”

凌红一怔，扬手一巴掌打在胜奎的胳膊上，道：“讨厌！”

胜奎也笑了，本来嘛！打是疼，骂是爱，胜奎焉能不笑。

凌红目光一凝，道：“真是个纸团儿？”

胜奎点了点头道：“上头还写得有字儿。”

凌红道：“写得是什么字儿？”

胜奎道：“是这么写的，阁下那位准福晋是江湖女盗‘红娘子’，唯恐阁下不察，特字奉知，没有署名，没下款儿！”

凌红“哦！”地一声，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道：“纸条儿呢？我看看！”

胜奎道：“扯了，又不是名家手笔，要不然我就把它留下裱框了。”

凌红看了他一眼，道：“别不当回事儿，这件事你怎么看？”

“当回事儿？”胜奎失笑说道：“这么芝麻大一点事儿，让我当回事儿那我忙死累死，我会怎么看，不值一笑。”

凌红道：“你真是这么想吗？”

胜奎瞪大了眼道：“我不这么想怎么想？本来就不值一笑。”

凌红神色微微凝重，道：“胜奎，这不是件小事，你可别瞧不起它，它可能让你丢了爵位，也有可能让你失去我！”

胜奎不禁失笑，道：“你是怎么了？红姐！别把芝麻大点儿事儿看得这么严重好不？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了！”

凌红道：“你不在意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内情，你要是知道内情，你就不会不在意了。”

胜奎笑了笑，道：“我不知道内情？什么内情？哪一回事儿？”

凌红当即把她在骆三爷的车队里戏弄“大鹰爪”谭北斗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胜奎大笑了，道：“你是说那件事是因，这件事是果？”

凌红微一点头，道：“我不敢确定，但我认为极有可能。”

胜奎道：“你认为这件事是谭北斗干的？”

凌红道：“我也不敢确定，只是事实上除了他那一伙之外，我想不出别人来。”

胜奎道：“你认为一个小小的直隶总捕，敢跟你我过不去？”

凌红摇摇头道：“谭北斗因为辞去公职了，就是为了便于对付我……”

她把西城根儿所遇告诉了胜奎，单隐下了凤妞儿跟沈书玉的所在，其实她不知道凤妞儿跟沈书玉是在城外不在城里而已。

听完了凌红这一番话，胜奎笑着说道：“就算你料对了，谭北斗他又能把你我怎么样？”

凌红摇摇头道：“胜奎，你不能不承认这件事很严重，你或许不在乎，可是我不能不在乎……”

胜奎道：“红姐，你在乎什么？”

凌红道：“他现在向你密告，江湖女盗‘红娘子’在你府里，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胜奎道：“瞧你问的，我理都不理他。”

凌红道：“那你的错处就让他抓住了，你窝藏江湖女盗，不知道犹可说，有人向你密告都置之不理，那就是包庇江湖女盗，以你堂堂鹰王之尊竟包庇江湖女盗，他日你何以对下？他要是再往别处告你一状，你又怎么办？”

胜奎道：“他敢？”

凌红道：“胜奎，别动意气，咱们这是就事论事，他敢用个纸团儿冲你鹰王丢过来，又有什么不敢冲别人再丢个纸团儿？”

胜奎道：“就算他敢，眼下这‘北京城’里，谁又敢把我怎么样？”

凌红道：“别以为你鹰王权大势大了不起，别以为平常连皇上都要让你三分，要知道，你犯的是爱新觉罗的家法，这不是别的事，也非同小可，皇上不能不管，到时候他要一道长谕下到了‘宗人府’，你怎么办？你又怎么辩？”

胜奎眨眨眼道：“有这么严重吗？红姐！”

凌红道：“我不敢说一定，却不能说没可能，也不能不往坏处想，在心里早作准备。”

胜奎道：“那么以红姐你看，我应该怎么办？”

凌红道：“你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让我马上离开，这样你的罪会小一点儿，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是马上拿我交给‘九门提督’衙门，这样你可以将功折罪，说不定皇上还会嘉许你一番，最后一条路你最好别走，甚至连尝试都别尝试……”

胜奎道：“怎么一条路，说说看？”

凌红道：“置之不理，冒削爵获罪之险！”

胜奎笑了，摇头说道：“好玩儿，真好玩儿！没想到你这位叱咤风云，睥睨江湖，一向愧煞须眉女英杰，把芝麻大一丁点事儿看得这么严重？”

凌红正色说道：“胜奎，你不是个冥顽不化的人，难道我分析得还不够清楚？”

胜奎忽然一整脸色站了起来，道：“红姐！我这人你是知道的，一身硬骨头，从来不冲人低头，尤其不冲罪恶低头，只有罪恶见我胜奎远避，没有我胜奎见罪恶绕道这一说，长这么大我还没让谁难倒过，当日我策马疆场，面对敌兵百万我都能面不改色，也从没皱过一下眉头，今天叫我屈服这一个小小的直隶总捕的阴谋之下，那办不到，我选第三条路。”

凌红站了起来，道：“胜奎……”

胜奎截口说道：“红姐！辛苦了大半天，你也够累的了，你歇着吧！我有公事要办一办，要有事儿找我，我在书房。”

他没容凌红再说话，扭头走了出去。

凌红没动，也没说话，缓缓坐了下去，美艳的娇靥上浮现起一片阴霾！

胜奎真的去了书房，他没有叫任何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意思对谭北斗采取对策。

凭他的权势，找到谭北斗那一伙把他们除了，来个先下手为强，那是易如反掌吹灰之力。

可是他不屑那么做，而且那么做等于是怕了谭北斗，他更不愿意向谭北斗示弱。

凌红心里明白，车队里冒充沈书玉戏弄了谭北斗，谭北斗栽了跟头，自认是受了莫大的羞辱，绝不会放过她，从他辞去公职一事，就可看出他的决心。

而现在她又以独门暗器“红燕子”伤了他的大徒弟，当然更是火上浇油，无论如何，谭北斗是绝不会与她干休了。

胜奎不清楚谭北斗，除了个“大漠龙”颇令他心折之外，他谁也不服了。

可是她对谭北斗知之甚深。

“大鹰爪”十足的老江湖，可说是一只狡猾无耻的老狐狸，从他丢给胜奎这么一个纸团儿这件事看，就可知道这个老鹰犬是多么阴、多么损、多么“足智多谋”！

尤其他任直隶总捕多年，大清朝的皇律，官场里的一切，他了若指掌，熟得不能再熟，是个不容有一丝儿轻视的人物，偏偏胜奎不当回事儿，凌红她怎么能不忧？怎么能不愁？

她离开胜奎尚不足惜，可是不能让胜奎为她丢爵位，不能让胜奎成为她跟谭北斗这段私怨下的牺牲者。

而唯一能保护胜奎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除去谭北斗这一伙人。

诸亚男又去了秦婉贞家。

她去告诉傅天豪，信儿已然送到，只是去迟了一步，凤妞儿已进城，可是她已下令诸家的人不许管这件事，当然，主要的她还是为来看看傅天豪。

傅天豪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在几天来的静养，在秦婉贞悉心的照料下，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在秦婉贞没告诉他诸亚男的心意以前，还好一点儿，现在他见着诸亚男却有了点儿不自在。

同样的诸亚男把自己的心意告诉过秦婉贞，她不知道秦婉贞“帮过她的忙”没有，一见着了傅天豪，她也总是别别扭扭的。

三个人坐在屋里，傅天豪跟诸亚男总是说的时候少，听的时候多，倒是秦婉贞成了个多话的人。

她能怎么办？不吭气儿？三个人都不说话，那更别扭，为人做嫁衣裳，心里本就够苦的，却还强颜为欢，尽量不使三个人之间“冷场”！

聊了一会见之后，秦婉贞忽然说道：“亚男，你来得正好！你不来我也准备请你，傅爷伤好得差不多了，要走！我留不住，打算做几个菜一方面庆祝傅爷伤愈，一方面也为傅爷饯个行，你代我陪傅爷坐坐，我到厨房看看去。”

她走了。

谁都知道这是藉口。

诸亚男感激，可是一旦只两个人相对时，她却心里怦怦跳，老半天抬不起头来。

傅天豪毕竟是个男人家，他不能让屋里的气氛这样，何况他也受不了，到头来还是他先开了口。

“在秦姑娘这儿打扰这么些日子，秦姑娘跟小玲不但担风险而且还受累，很让我不安！”

诸亚男也不好不说话了，没敢看傅天豪：“婉贞姐是个世间奇女子，她的身世很悲惨，很可怜！她沦落风尘是不得已，她跟诸家交往也是不得已，

她既然住在‘北京城’里，就不得不托庇于诸家……”

傅天豪道：“这个我看得出。”

诸亚男忽然抬起了头，道：“她救你，照顾你，并不求你怎么报答她……”

傅天豪顿感心头一震，道：“我知道，我会永铭心内！”

诸亚男香唇启动，迟疑了一下道：“这些话我本不该说，可是你马上要走了，我不能不说出，婉贞姐对你的心意我明白，她告诉过我……”

傅天豪心神连连震动了几下！

诸亚男接着说道：“她曾经这么表示，她心里有你，可是不打算跟你，她说对一件事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做法，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嫁给他，以我看，世间的有情人没有不希望相伴终生，长相厮守的，她所以说不打算跟你，是因为她是个风尘女子，她自认不配！”

话说到这儿，她住口不言，很明显地，她是在等傅天豪说话。

当然，傅天豪心里也明白。

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想了想之后，只有这么说：“我始终没把秦姑娘当风尘女子看待，风尘女子并不见得个个低贱，古来风尘中出过不少侠女！”

诸亚男道：“那就好！她不打算跟你，可是我不忍见她痛苦一辈子，也不忍看她老为别人做嫁衣，你马上要走了，现在，我擅做主张替她跟你要句话，你怎么说？”

傅天豪勉强一笑道：“诸姑娘，我还有很多事，我不知道能不能活着离开‘北京’……”

诸亚男道：“我知道你目前的处境跟你要做的那些事，你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都愿意从旁协助你，我只问你一句，要是你能活着离开‘北京’呢？”

傅天豪道：“诸姑娘！我已跟沈姑娘有约在先，要是我能活着回到‘大漠’去，将来她会到‘大漠’找我的……”

诸亚男道：“你的意思我懂，无论什么事，都有个本末先后，婉贞姐不会计较这个，也不该计较的，只要你点个头，将来我送婉贞姐到‘大漠’去！”

傅天豪暗暗一叹，道：“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讳言什么！诸姑娘跟秦姑娘都这么看得起我，除了感激之外不该再说什么别的，只要我还能活着回‘大漠’去，我在‘大漠’恭候二位就是！”

诸亚男并没有提及自许终身，可是没想到傅天豪一句话把她也带上了，心里猛一喜，她脸上猛一红，一颗乌云鬓首马上垂了下去，低着头道：“我到厨房帮个忙去。”

她带着一阵香风跑了出去。

傅天豪站了起来，脸上神色难以言喻，他不明白人世间的福为什么会让他占光了，也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

小屋子里摆上个圆桌面儿，菜不多，但都很精美。

三个人坐着，诸亚男始终带点儿羞意，秦婉贞却是落落大方，平静得出奇，举杯邀客，谈笑自若的，三个人间事，她绝口不提。

一直到吃完了这顿饭，诸亚男才渐渐地好了点儿。

傅天豪乘夜要走。

诸亚男拦住了他，道：“别忙，我还忘了告诉你件事儿，你受伤后善铭原把人撤了回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过一天他又把人派了出来，而且增加了二十名‘侍卫营’好手，听说除了对付你之外，还要对付‘燕云十三侠’，

你可要小心！”

傅天豪听得不由一怔，道：“怎么说，他们还要对付‘燕云十三侠’？”

诸亚男“嗯！”了一声点了点头。

傅天豪皱眉说道：“这就不对了！‘燕云十三侠’原跟他们有勾结，他们怎么会掉转地去对付‘燕云十三侠’来了。”

诸亚男冷笑一声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也许‘燕云十三侠’对他们已经没利用的价值了！”

傅天豪摇头说道：“不，这里头大有蹊跷，记得那天晚上我突围的时候，他们之中有一个把兵刃丢给了我，要不然我还真不容易突围脱身，照这么看他们要是跟官家有勾结的话，也只是其中的一两个人……”

目光一凝，望着诸亚男道：“姑娘可知道‘燕云十三侠’现在什么地方？”

诸亚男道：“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傅天豪道：“我不能让他们把‘燕云十三侠’一网打尽……”

诸亚男道：“他们害了你，你还要……”

傅天豪道：“要是他们之中有一两个人跟官家有勾结，害我的也只是那一两个人，其他的仍是正直侠义，我不能见死不救。”

秦婉贞道：“亚男！傅爷说的对，要不然傅爷又怎么能成为人人敬重人人仰慕的大英雄，大豪杰。”

诸亚男道：“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傅天豪道：“不要紧，我出去找，要是他们之中真有人跟官家有勾结，不会远离的，事不宜迟，我这就走！”

他站了起来。

诸亚男忙道：“你现在能跟人动手吗？”

傅天豪道：“这种事不一定非动手不可，即使是要动手，我的伤也已经好了十之八九不碍事。”

诸亚男道：“我跟你去。”

男女间只一有了情，关系就是不同，诸亚男现在就把自己当成傅天豪的人。

傅天豪忙道：“姑娘！你不能去，不能让人看见你跟我在一起！”

诸亚男道：“我不怕，我豁出去了！”

秦婉贞道：“别孩子气了，亚男！傅爷还有很多要紧事儿，万一你有点儿什么？是让他顾你还让他顾别的事儿？别耽误了，还是让傅爷赶快去吧！这种事一步也迟不得。”

诸亚男香唇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傅天豪道：“我走了，我从屋上走，两位不必出来了。”

他闪身掠了出去。

诸亚男要往外跟，秦婉贞一把抱住了她，道：“亚男，你这不是帮他的忙。”

诸亚男道：“我实在不放心！”

秦婉贞道：“亚男！我放心吗？别人不知道我清楚，他的伤已经不碍事儿了！”

诸亚男没说话，望着门外的夜色，神色是焦虑的！

她再也不会去关心别人！

傅天豪人机警，经验够，掠上屋脊没马上走，四下里看了看，确定附近没人之后他才长身而起，直上夜空。

他不认为霍天行等还会待在那片树林子里，所以他现在并不求赶快走，专拣高处上，高处居高临下，视野辽阔些！

他几个起落之后登上了一座鼓楼，鼓楼盖得高，盖得不高鼓声不能传远。

站在鼓楼那高高的瓦面上四下看，马上就看见了西北方向有动静，那是一根根的火把，还有一盏盏的灯笼在移动，他没迟疑，提一口气扑了过去。

火把跟灯笼的移动处离鼓楼不过二三里之遥，傅天豪身法快速，没多大工夫就驰近了。

眼前是城西北角的一处荒郊旷野，高举火把跟提着灯笼的“五城巡捕营”的人围着一座古庙，前头是十几二十个佩剑黑衣人，在火把跟灯笼的照耀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十几廿个黑衣人当中有五六个老头儿，其他全是四十上下的中年人。

不管是老头儿也好，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也好，傅天豪一眼就看出这十几个全是内外双修的一流好手，他马上就想到了诸亚男所说的廿个“侍卫营”好手。

这“侍卫营”的好手跟“五城巡捕营”的人总共近五十名围着这座古庙，十有八九，霍天行等人是在这座古庙里。

没见那些人带有火器，傅天豪放心了点儿！

看着看着，古庙里出来个人，是姑娘章小凤，章小凤一出庙就跟“侍卫营”的一个瘦老头儿说话，两个人把话声压得都很低，傅天豪听不清他们俩在说些什么？

不过傅天豪看得出，章小凤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气，说到后来她突然拧身要走。

那瘦老头儿伸手拦住了她，不让她走。

章小凤没奈何，转身要回庙里去。

那瘦老头儿从后面出手，一指头点在章小凤的腰眼上。

章小凤身躯一晃，往后便倒。

过来个黑衣佩剑中年人伸手扶住了章小凤，把她交待了身后。

章小凤是“燕云十三侠”老二章民山的义女兼传人，心智、经验、所学都是晚一辈里的好样儿，就是置诸江湖也说得过去，可却被这瘦老头儿一指头便点倒了，由此可见“侍卫营”的人身手确是不弱。

章小凤一遭擒，古庙里人影连闪，霍天行几兄弟全出来，傅天豪心知一场拼斗厮杀要在这座古庙前展开，现在是他现身的时候了，他从怀里摸出一张人皮面具往脸上一戴，腾身扑了出去。

可就在这时候，一条无限美好的人影疾掠而至，傅天豪一眼就看出来人是谁了，心头一震打算折回去，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几个“五城巡捕营”的挥刀扑向了他，他一挥手把那一些个“五城巡捕营”的全逼了回去。

那几个“五城巡捕营”的一退之后又要上，那条美好人影赶到了，一声娇喝出了口：“你们都住手！”

她落在傅天豪跟那几个“五城巡捕营”的之间道：“我是‘鹰王府’的，你们等一下再动手。”

“鹰王府”三个字慑人，那几个“五城巡捕营”的马上就不动了。

凌红喝住了“五城巡捕营”的那几个之后，目光一扫傅天豪，道：“你是干什么的？”

敢情她没看出是傅天豪来。

傅天豪心里转了转道：“在下是过路的，听见这儿有动静过来看看。”

凌红道：“这儿没你的事，你最好站这儿别动。”说完了这句话，她又转向那些官家人道：“你们哪一个是带头的，过来跟我说话。”

那“侍卫营”的瘦老头儿走了过来，上下一打量凌红，道：“姑娘是……”

凌红道：“我是‘鹰王府’的，我姓凌。”

瘦老头儿道：“凌姑娘有什么见教？”

凌红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拿什么人？”

瘦老头儿道：“这些人是一批江湖亡命徒，危害京畿安宁，我们奉命缉拿！”

凌红道：“你们是奉谁之命？”

瘦老头儿道：“我们是奉了‘九门提督’衙门的命令。”

凌红转望霍天行等，道：“几位是……”

霍天行扬声说道：“老朽霍天行，这些人是老朽的把兄弟跟晚辈。”

凌红微微一愕道：“敢情是‘燕云十三侠’里的霍大侠。”

霍天行道：“不敢，正是霍天行兄弟。”

凌红霍地转望瘦老头儿道：“霍大侠几位犯了哪条王法？”

瘦老头儿道：“凌姑娘真是‘鹰王府’的？”

凌红道：“我在这儿等你，你可以派人到‘鹰王府’问一下。”

瘦老头儿一听这话态度变了，道：“那倒不必，凌姑娘该知道，我们是奉命行事……”

凌红道：“我问你，他们几位犯了哪条王法？”

瘦老头儿道：“他们窝藏叛逆，危害京畿治安……”

凌红明知故问道：“他几位窝藏了什么叛逆？”

瘦老头儿道：“他几个窝藏了当年谋叛未成的沈在宽的女儿。”

凌红轻“哦！”了一声，抬眼四下看了看，道：“沈在宽的女儿？在哪儿呢？”

一指章小凤道：“她就是吗？”

瘦老头儿忙道：“不！她不是，沈在宽的女儿已经让‘五城巡捕营’拿了去。”

凌红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五城巡捕营’在哪儿拿住了沈在宽的女儿？”

瘦老头儿道：“有好些日子了，是在前门大街‘泰安堂’药铺里。”

凌红道：“前门大街‘泰安堂’药铺？”

瘦老头儿道：“据报‘泰安堂’药铺是他们几个开的，以‘泰安堂’药铺做为掩护，窝藏叛逆从事不法勾当。”

凌红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么‘五城巡捕营’到‘泰安堂’药铺捉拿了沈在宽的女儿的当时，他们几位可在‘泰安堂’药铺里？”

瘦老头儿道：“这个我不大清楚，当时拿人的是‘五城巡捕营’……”

凌红抬眼一扫道：“这儿可有‘五城巡捕营’的人？带班的是哪一个？”

一个壮汉走了过来，挺着胸脯道：“我！”

凌红打量了他一眼道：“‘五城巡捕营’到‘泰安堂’拿人，你也去了吗？”

那壮汉道：“去了。”

凌红道：“那么你告诉我，当时他们几个在不在‘泰安堂’药铺里？”

那壮汉道：“不全在。”

这是不折不扣的实话。

凌红道：“他几位之中谁在？”

那壮汉道：“只有姓霍的跟他的徒弟在，‘泰安堂’对门儿是家酒馆儿，是姓白的老三开的，当时姓白的跟他几个手下都在酒馆儿里。”

凌红点点头道：“好，我问你，当时你们为什么只拿沈在宽的女儿一人，为什么不连他们几位一块儿都抓去？”

那壮汉道：“这个……是上头吩咐我们这么做的，我们不清楚。”

凌红道：“当时你们没动他几位，现在你们却又跑到这儿来拿他几位，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章小凤突然冷笑说道：“当时是有人跟他们谈好了条件的，只拿沈姑娘一个，不要动‘燕云十三侠’，如今嘛……”凌红道：“噢！有这种事儿，当时是谁跟他们谈的条件？”

章小凤道：“‘大漠龙’傅天豪。”

章民山沉声叱道：“小凤！不许胡说，傅天豪明明伤在他们火器之下……”

章小凤道：“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他活该！”

章民山脸色一变，还待再说。

凌红抬手拦住了他道：“这位请等等，让我问这位姑娘几句话。”

她当即转脸望着章小凤道：“听这位老人家的口气，傅天豪让官家火器打伤的时候，好像几位也是在场，是不？”

“不错！”章小凤冷冷说道：“我们都在，当时傅天豪还反穿皮袄装佯，问我们为什么官家就只拿走一个沈姑娘而不动我们？”

“姑娘。”凌红道：“这就不对了，要是傅天豪跟官家有勾结，怎么他反而伤在了官家火器下？”

章小凤冷冷道：“我仍是那句话，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姑娘。”凌红摇摇头道：“这又不对了，当时几位都在场，既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官家里应连几位一块对付，断无当时只对付傅天豪一人，过了几天之后的如今又跑到这儿来园捕几位的道理，姑娘以为我说得有没有道理？”

章小凤看了凌红一眼道：“你是不是刚进‘鹰王府’不久？”

凌红道：“不错！我刚到‘鹰王府’没几天。”

章小凤道：“那就难怪你不明白此中的道理，我在内城里的朋友很多，几位格格跟我的交情尤深呢！一个小小的‘五城巡捕营’要动我们，还得看看我内城里的那些朋友答应不答应？”

凌红“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姑娘就是‘天桥’红透了半边天的‘金嗓玉喉’章姑娘，对不对？”

章小凤道：“不错！我就是章小凤。”

凌红道：“失敬，看姑娘的气势，确像个红透了半边天的人物。”

这句话话里带刺儿，任谁都听得出来。

章小凤脸色微微一变，但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好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她还不知道眼前这位在“鹰王府”究竟是什么身分，在这节骨眼儿她是没敢多说什么？

凌红笑了笑：“这我就不懂了，既是章姑娘交往权贵，靠山扎实，‘五城巡捕营’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动几位，那么现在为什么又在这儿围上了几位？”

章小凤道：“那谁知道，也许他们已经不买我这个帐了！”

瘦老头儿突然说道：“我们是鹰王爷下令暂调在‘九门提督’辖下当差的，想必是‘九门提督’请准了鹰王爷，要是这样的话，再硬的靠山也没有用。”

凌红听得脸色一变，道：“会是这样儿吗？我怎么没听胜奎提过？”

瘦老头儿目光一凝，道：“姑娘怎么敢直呼鹰王爷的名讳？”

傅天豪道：“这位姑娘马上就是鹰王福晋了，有什么不敢的？”

凌红看了他一眼道：“你知道得不少啊？”

傅天豪道：“没什么？我也是听人说的，我要不插这一句嘴，姑娘恐怕很难处理眼前这件事！”

瘦老头儿那里上前一步打下揖去，道：“卑职有眼无珠，不知道您是……”

凌红摆摆手道：“我还没嫁给胜奎呢？不敢当你这一礼，眼前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哪？”

瘦老头儿哈着腰道：“既是您出面说了话，卑职不敢再言拿人，这就告退。”

他可是说走就走，又打了个揖，一挥手带着人撤走了，来得快，走得也快，转眼工夫就走远了。

霍天行大步走了过来，一抱拳道：“霍天行谢过姑娘……”

凌红忙答一礼道：“不敢当霍老这一礼，鹰王是公私分明的人，我背着他拦了他派出来的人，他知道之后一定会不高兴，也就是说我没办法再有二次拦他派出来的人，此地不是善地，霍老几位还是赶快离开吧！”

霍天行情知这是实话，他也明白，今儿晚上要不是有这位姑娘赶巧了，他把兄弟几个一个也走不了。

当即他又一抱拳道：“霍天行谨遵芳谕，解围之情容后再谢。”

他带着他的人如飞奔去！

傅天豪一见霍天行等走了，他一声没吭也要走。

谁知凌红似乎料着了 he 会有这一着，马上转过脸去道：“你等会儿！”

傅天豪只得收势停下，道：“姑娘什么见教？”

凌红道：“跟老朋友干嘛这么客气，伤好了吗？”傅天豪身躯一震，叹道：“看来，我那句话是插错了！”凌红道：“跟你插那句嘴没关系，我一见你就认出你来了。”

傅天豪暗暗一声苦笑，没说话。

凌红道：“我问你话呢！”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我的伤已经好了。”

凌红点点头道：“那我就放心了……”顿了顿道：“记得当日在骆老三的车队里，咱们俩处得不错，谈得也很投机，而且我还跟你订了京中之约，哪知道你到了京里之后却避不见面，甚至装不认识二晃，你这个朋友好大的架子啊！”傅天豪强笑说道：“姑娘知道我不便到‘鹰王府’去……”凌红道：“你为什么说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到‘鹰王府’去不要紧，你可以告

诉二晃一声，我就马上出来跟你见面……”

傅天豪道：“我跟鹰王无一面之缘，万一要是引起他误会……”

“误会什么？”凌红道：“误会跟你有私情？你可真小心眼儿啊！胜奎胸襟坦荡，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他对你只有仰慕，怎么你还不如他，心地光明暗室中自有青天……”

傅天豪脸上直发烫，道：“姑娘！我知道，请嘴下留情。”

凌红美目流波，微微一转，道：“要我留情也可以，今儿晚上夜色挺好，咱们俩好久不见了，陪我聊聊，行吗？”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道：“姑娘看得起，我深感荣幸，敢不奉陪！”

凌红看了他一眼道：“你这是干什么呀？看来你做事挺有分寸的，当日在骆老三的车队里，你能当着我‘背’韦庄跟冯延巳那种风情旖旎的词，一听说我要嫁胜奎了，你马上就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

傅天豪脸上又一热，道：“姑娘难道不以为为人做事理应如此？”

“为人做事理应如此！”凌红道：“你也不怕招人伤心，惹人断肠，咱们是哪儿坐坐，还是就站这儿聊聊？”

傅天豪道：“夜深露重地上湿，坐下去会脏了姑娘的衣裳！”

凌红翻了他一眼，“嗯！”了一声道：“你可真会说话啊！我不怕！”

傅天豪道：“那只有悉听尊便！”

凌红美目忽然一转，道：“咱们都不是世俗儿女，不必拘什么小节，这样吧，要是怕脏了我的衣裳，你坐在地上，我坐在你身上！”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姑娘这是何苦？”

凌红倏然一笑道：“说正经的吧！再不说正经的往后你更不敢见我了……”

抬手理了理云须，道：“先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拿下来再说话，难看死了，你也不怕难受？”

傅天豪只得抬手把脸上的人皮面具摘了下来。

凌红目光一凝，一双美目之中倏现奇光，可是只是一瞬间工夫奇光又隐敛得干干净净，道：“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跟霍天行几兄弟见面吗？”

傅天豪道：“大概是我戴了人皮面具，姑娘知道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是谁！”

凌红道：“这也是原因之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霍天行几兄弟之中有毛病！”

傅天豪道：“姑娘是指……”

凌红道：“为什么‘五城巡捕营’不动他们，却先抓了沈姑娘后伤了你？”

傅天豪点头道：“不瞒姑娘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让他们知道我是谁的道理所在，不过我认为毛病只出在一两个人身上，所以当我知道‘五城巡捕营’调借了‘侍卫营’的好手要对付他们时，我还是赶来助他们一臂之力，‘燕云十三侠’侠名甚着，我不能让他们全毁了。”

凌红忽然目光一凝道：“老老实实的答我一句话好不？”

傅天豪微愕说道：“什么？”

凌红道：“你跟沈姑娘之间有没有……”

她住口不言，没说下去。

傅天豪征了一怔，道：“姑娘突然问这……”

凌红道：“你先别问，答我的话。”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沈姑娘很看得起我，我跟她之间已经有了婚约。”

凌红道：“那位‘金嗓玉喉’章姑娘呢？对你怎么样？”

傅天豪道：“姑娘问这……”

凌红道：“答我问话！”

傅天豪道：“我跟章姑娘缘不过一面……”

凌红道：“她知道沈姑娘对你很好吗？”

傅天豪想了一想道：“大概知道吧！”

凌红道：“毛病恐怕就出在这儿！”

傅天豪道：“姑娘说什么？”

凌红道：“我说毛病恐怕就出在这位‘金嗓玉喉’身上，不为别的，只为一个‘情’字。”

傅天豪有点啼笑皆非道：“不可能，我跟她缘不过一面……”“够了！”

凌红道：“见别人或许得见好几面，见你‘大漠龙’只一面也就够了，我是女人，唯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车队里见你那头一面，我就有点难以自持……”

傅天豪道：“姑娘……”

凌红道：“你听我说，我怀疑她不只这个原因，她广交权贵，跟内城各府邸混得很熟，还有，霍天行几兄弟都没说话，唯独她一个咬定你跟官家有勾结，她对你一见钟情，可是她知道沈姑娘对你很好，这要在别的女儿家，人家会想办法拉拢沈姑娘，先赢得沈姑娘的一颗心，可是她不同，她把沈姑娘当成了情敌，所以会有‘五城巡捕营’先把沈姑娘拿了去的事发生，沈姑娘被捕，你不惜一切冒险营救，她原只把沈姑娘当成了眼中钉，可是后来一见你这样就连你也恨上了……”

傅天豪道：“姑娘……”

凌红道：“别打岔，我话还没说完呢……”顿了顿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药铺的这件事，除了霍天行外别人不可能知道，沈姑娘的被捕，毛病出在霍天行他们身上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霍天行他们之中有章小凤她一个人广结权贵，她要是出卖了沈姑娘跟官家谈好不许动她的长辈，小小的‘五城巡捕营’不敢不买她这个帐……”

傅天豪道：“章民山、骆家英跟权贵们也很熟。”

凌红道：“可是他们俩没理由出卖沈姑娘这么一个弱女子。”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可是现在‘五城巡捕营’怎么又不买这个帐了呢？”

凌红道：“没听刚才‘侍卫营’的那老头儿说吗？胜奎下令让他们暂时到‘九门提督’辖下听差，必是胜奎知道了这件事，他这个人向不循私，所以他下令要‘五城巡捕营’一并把霍天行他们拿了，连皇上都要让胜奎三分，胜奎既说了话，谁还敢买章小凤这个帐？”

傅天豪摇摇头道：“我不敢相信……”

凌红截口说道：“你既知道毛病出在霍天行他们身上，为什么又不肯相信？”

傅天豪苦笑了一下，道：“我只是不敢断言是某一个人

……”

凌红道：“这也只是推测，而我这推测都是根据已经发生的各个事实的显示，恐怕是八九不离十！”

傅天豪沉默着，没说话，凌红道：“这件事你暂时放在心里，有机会顺

着这个方向找证据，我看绝不会差到哪儿去。”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有机会我会试试看的。”

凌红道：“这件事暂时不谈了，我再告诉你件事儿，我碰见凤姑娘了。”傅天豪一征道：“凤姑娘？”

凌红道：“就是那位既多情而又可怜的凤妞儿！”

傅天豪讶然说道：“姑娘认识她吗？”

凌红摇摇头道：“原不认识，人家是一回生，两回熟，我们俩一回就熟了！”接着她把碰见凤妞儿的经过说了一遍，凤妞儿无恙，傅天豪到现在才算真正完全地放了心。

又听说凌红以独门暗器“红燕子”毁了“瘦丧门”郝玉春一只手，他不能不当面谢谢凌红，凌红道：“还谢什么？我恨不得杀了他，可是我不能不把他的命留给你。”

傅天豪道：“姑娘没杀他也好，只要他师徒不再惹我，我脸上这一刀算不了什么！有道：‘相骂无好口，相打无好手’，两下里一旦斗起来，哪有不伤人的，姑娘毁了他一只手，也算抵得过他在我脸上划这一刀了！”

凌红哼一笑道：“你厚道人家可不见得跟你一样的大方，凤妞儿救了你，他师徒绝不会放过凤妞儿，我跟谭北斗结过仇，谭北斗为报这个仇不惜辞去公职，他也绝不会饶了我，事实上已经采取行动，开始对付我了……”她把鹰王接到纸条儿的事告诉了傅天豪。

最后她道：“谭北斗老奸巨滑，经验历练都够，尤其占着一个理字，我担心胜奎不是他的对手，必要的时候我只有离开胜奎回到江湖去，我不能让胜奎为我丢了爵位，甚至为我获罪。”

傅天豪静静的听着，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候他才缓缓说道：“我一直以为谭北斗这人还算正直，没想到他……他要真是这么个人的话，恐怕江湖道上容不了他。”

凌红道：“你的伤好了，人也平安无事，我可以放心了，从现在起，我要去找谭北斗，不能让他毁了胜奎。”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鹰王是个英雄，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江湖上的朋友都很敬重他，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凌红道：“胜奎很敬重你，也很仰慕你，他很想见见你，很想跟你订交。”

傅天豪摇摇头，道：“姑娘，我跟他之间的交清很难建立起来，他是个公私分明，刚正不阿的人，他为了的是大清朝，我为的先朝遗民、忠义之后，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跟他还是不见面的好。”

凌红沉默了一下道：“你的意思我懂，我不勉强你，不过你我之间总是朋友，永远是朋友。”

傅天豪心里像堵了块什么似的，他吁了一口气才缓缓说道：“那是一定的，我也谢谢姑娘！”

凌红倏然一笑，抬起手伸出小指，道：“要不要再勾勾？”傅天豪迟疑了一下，也含笑抬起了手，两根小指头勾在了一起，四道目光也很自然地交投在一起，两个人脸上的笑容渐渐的消失了，可是四目仍互相地凝视着，忽然，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收回了手，凌红微微低下了头。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时候不早了，姑娘该回去了！”

凌红缓缓抬起了头，香唇边含着一丝笑意，但笑得有点勉强！忽然想起来道：“我忘了问你，这些日子你是在哪儿养伤的？”

傅天豪毫不隐瞒，把秦婉贞救他，诸亚男照顾他的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凌红静静听毕，点了点头道：“我没想到你有这么多朋友，这我就放心，我走了！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也许会少些，可是你不会忘记我，我也不会忘记你的，这也就够了，我走了！多保重！”

她转身疾掠而去，人走了，留下了一阵久久不散的香风。

傅天豪一个人站在夜色里，没动，也没说话。

有条黑影如飞地掠到“九门提督府”围墙外，一闪就不见了。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黑影跟适才那条黑影来自同一方向，掠近了“九门提督府”后突然腾空而起的一闪，就入了“九门提督府”那黝黑沉深的后院里！

后院里，书房里的灯还亮着，善铭一身便服正在灯下批阅公文，门上突然响起了剥落两响，善铭转脸问道：“谁？”

只听门外一个女子口音冷冷地应了一声：“我！”

善铭一怔，忙搁笔站起，把公文往抽屉里一塞，顺手拿出个小白瓷瓶，一步跨到茶几边，拔开了瓶塞往茶壶里倒点东西，然后把小瓷瓶往怀里一揣才走过去开了门。

门开了，章小凤神色冰冷，当门而立！

瞪了善铭一眼冷冷道：“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么老半天才开门儿？”

善铭赔笑说道：“我在处理公事，你来了我不能不收一收。”

他话刚说完，章小凤一步跨了进来，把他推得一踉跄，善铭皱了皱眉，抬手揉揉肩，旋又跟过去赔笑说道：“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怎么肯降尊纡贵到这儿来了？”

章小凤拧身往椅子上一坐，瞪着善铭道：“好说，我这个江湖小民是专为你提督大人高抬贵手的，饶饶我们老少几个来的。”

善铭听的一怔，呐呐道：“姑娘！怎么回事儿？你这话……”

章小凤一拍茶几道：“善铭，你少跟我这儿反穿皮袄装佯，当初咱们俩可是说好了，我拿姓沈丫头交给你，你不许动我们老少这几口子，现在你却食言背信，从‘侍卫营’里调借了好手来对付我们，怎么着？人到手了，翻脸六亲不认了？”

善铭忙走过去倒了杯茶放在了几上，赔笑着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姑奶奶！你先别那么大的火气，喝口茶压压火，听我说，好不？”

章小凤也许是让怒火烧得口干喉燥真渴了，抓起茶杯来就喝了一口，道：“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以为现在有人给你撑腰，你的行市涨了，一条路不通我还有别的路，惹火儿了我这口饭大家都别吃，我是一天到晚在刀口上打滚儿舐血长大的，你可是坐不垂堂的大贵人一个。”

善铭皱眉苦脸，道：“听听，听听，姑奶奶这是什么话？”

章小凤道：“什么话？不折不扣的实话，靠山不能一天到晚寸步不离的跟着你，我可是能高来高去，而且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就拿现在来说吧！我来了，进了你的书房，你这府里哪一个知道？哪一个不跟猪似的睡得死死的，你要是认为划算，认为你的靠山硬，咱们就斗上一斗！”

善铭道：“这，这从哪儿说起，从哪儿说起嘛！姑奶奶，你既然知道这不是我的主意还怪我？我有几个胆子敢跟姑奶奶你斗啊！来，喝点茶，先消

消气咱们再慢慢儿说！”

他双手捧起茶杯，陪着笑送了过去，章小凤劈手一把夺过了茶杯，喝了两口往几上砰地一放，道：“没什么好说的，我今儿个来就是要问你，你打算怎么样？”

善铭苦着脸道：“姑奶奶，我还能怎么办？您跟那位主儿，哪一个我也惹不起啊？这样儿好不，让他们缓一缓，您们老少那几口子赶快离开！”

章小凤霍地站了起来，道：“离开，你说的可比唱的好听，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她娇躯忽然一晃，敢情茶中有毛病？跟着她怔了一怔，抓起茶杯闻了一闻，猛抬头，咬牙一声：“好善铭，你……”她抖手把茶杯打向善铭面门。

善铭今儿个不知怎么那么俐落，头一低，茶杯擦着头顶打过，“叭”地一声打在了墙上，墙上一个坑儿，茶杯粉碎，茶溅得到处都是，他躲过了一茶杯，章小凤翻腕掣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挺腕就要刺，可是她突然一收匕首转身往外跑去，跑是跑了，跑到门边人却扶着门滑了下去，匕首也掉了，终于软绵绵地躺在了地上。

善铭抬袖擦了擦脑门儿上的冷汗，笑了，甭提他笑有多得意了，一转眼工夫之后，他那得意的笑变成了激动的笑，走过去弯腰伸手就要把章小凤往里抱，突然，一个脆生生，冷冰冰的话声从身后传了过来：“提督大人，你想干什么？”

善铭一惊，魂儿差点儿没出窍，猛回头看，后窗开着，窗前站着个比章小凤还要美，比章小凤还要娇，比章小凤多了一种醉人的成熟风韵的姑娘，穿着一身大红劲装，外头还罩件黑风氅，善铭定了定神，脸色一沉摆起了官架子：“你是什么人？”

“哟！”红衣人儿淡然一笑道：“好大的官架子啊！我姓凌，胜奎知道我是谁你去问问他去！”

善铭寒着脸道：“我不管什么胜奎不胜奎……”，话声一顿脸色陡然一变，一双老眼猛一睁，他失声叫道：“鹰王爷……”

凌红倏然一笑道：“你不但官架子大，而且胆子也够大的，居然连胜奎也不放在眼里，我要问胜奎，你这位提督大人的胆是谁给的？”

善铭登时白了脸道：“你认识鹰王爷？你跟鹰王爷是……”

凌红道：“这个等明儿个你自己当面问问胜奎吧！我现在懒得跟你说话，也没那工夫。”她迈步走了过来，善铭一惊往后退去！

翻着一双老眼，呐呐叫道：“你……你，你要干什么？”

身后紧挨着书房门，他掠到了门上，忙又往旁边躲去。

凌红看也没看他一眼，道：“我不干什么，我只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毁人家黄花大闺女！”她走过去弯腰伸手抱起章小凤，顺手拾起了章小凤掉在地上的那把匕首。

眼看到嘴的一块肥肉就要没了，善铭急了，一急，张嘴就要叫，眼前寒光一闪，耳边又听笃地一声，随觉得脖子旁边冷嗖嗖的，低头一看，魂儿差点儿出了泥丸宫！脖子旁边插着一把匕首，再差一发就割破他的脖子了！

这时候，耳边又传来那脆生生，冷冰冰的话声：“怎么样？还要叫吗？”

善铭一张老嘴闭得紧紧的，站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凌红笑了。

“对了，乖乖的给我闭着嘴那儿站着吧！”她抱着章小凤轻灵美妙，从从容容地从后窗穿了出去。

善铭惊魂渐渐定了，连忙挪离了那把匕首，可还没敢叫，往椅子上一坐，手抚着胸口直喘，过了一会儿他才抽冷子叫了起来：“来人！来人哪！”

远远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到书房门口停住了，一个带喘的话声从外头响起：“禀大人，奴才在这儿侍候。”

善铭霍地站了起来，道：“备轿，给我备轿！”

门外那人答应一声要走，善铭忽然又道：“回来！”

门外那人忙答应一声道：“奴才在这儿！”

善铭道：“算了，算了，不用备轿了，滚！给我滚远点儿，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

门外那人似乎怔了一怔，然后答应两声跑了，善铭火儿大了，抬腿一脚就要踹下去，一眼看见对面墙上插着的那把匕首，登时跟个泄气的皮球似的，轻轻地把脚放了下去！

凌红带着章小凤到了一处，这地方是“东便门”外三里处的“二闸”！

“二闸”正名“庆丰闸”，水深而阔，清流紫碧，杂树连天极为清幽，春则细柳拂岸，秋则芦荻飞雪，白天常有许多八旗子弟在这儿浮画舫，放风筝，试快马，每到盂兰盆会，东城一带的人还在这儿放荷灯，万点灯光荡漾水面，风清雾冷，月明星稀，那情景美极了。

“二闸”北边一片稀疏疏的树林里座落着一间茅屋，窗户上透射着微弱的灯光，凌红就停在这茅屋前，她趋近停住步，茅屋里的灯光突然熄了，同时，茅屋两扇门也开了，从里头窜出两个人，是“燕云十三侠”里的最后一位乐清，还有老十司徒逸。

他两个看见了凌红，也看见了凌红抱着的章小凤，脸色一变叫道：“大哥！”

霍天行从茅屋里走了出来背后跟着章民山、骆家英、白不群、韩奎、樊子空、还有大虎、二虎，凌红当即含笑说道：“霍老还认得我吗？”

霍天行还没说话，章民山便已一步抢出，急道：“凌姑娘！我这个丫头她……”

霍天行一步来到章民山身边，冲凌红一抱拳道：“身受凌姑娘解围之清，霍天行兄弟怎么会不记得，凌姑娘请屋里坐！”他侧身便要往里让客。

凌红含笑摇头，道：“谢谢霍老，我不坐了，本来让章姑娘回来就行了，可是为了霍老几位跟傅天豪之间的那点误会，我不能不来一趟，打扰之处还望几位谅解。”

霍天行道：“岂敢，岂敢，芳驾莅临，霍天行兄弟欢迎都怕来不及，姑娘还是进屋坐坐吧！”

凌红道：“霍老好意我心领，不是我不识抬举，实在是我还要赶回‘鹰王府’去，不打扰了！”

霍天行道：“既是这样，霍天行不敢再请，二弟，去把小凤接过来！”

章民山忙过去接过章小凤，他是老江湖了，一眼就看出章小凤不是让人点了穴道，抬眼望着凌红道：“凌姑娘，我这丫头是……”

凌红道：“章姑娘着了人的道儿，误服了迷药！”

章民山一怔道：“凌姑娘，这是谁？”

凌红道：“往章姑娘脸上洒点儿水章姑娘就会醒过来的，章老还是等章姑娘醒过来之后当面问问吧！”

章民山没再多问，忙命二虎用手中在“二闸”里湿了湿，蘸了些水洒在了章小凤脸上。

章小凤机伶一颤醒了过来，她挺身跃起，张口便骂：“善铭，你这狗……”狗字甫出，余话就没了，她看清了身边的人。

霍天行沉声说道：“小凤，是凌姑娘把你救回来的，还不赶快过去谢谢凌姑娘。”

章小凤一听这话脸色陡然一变，这时候她也看见凌红站在不远处了，她望着凌红，凌红含着一丝笑意也望着她，她心里松了些，可还忐忑不安，迟疑了一下走过去盈盈一礼道：“多谢凌姑娘！”

凌红答了一礼，道：“不敢当，姑娘别客气。”凌红没说什么！章小凤心里又松了些，当即退了回来。

章民山忍不住问道：“小凤，怎么回事儿，你跑善铭那儿干什么去了？”

章小凤立即竖了柳眉，道：“‘五城巡捕营’调借‘侍卫营’高手对付咱们，还不都是善铭那该死的老东西捣的鬼，我忍不下这口气去，所以我今儿晚上才偷偷跑去找他，哪知道他一见我就来软的，而且在茶里下了药……”

章民山跺脚说道：“你这孩子就是这么不听话，这么大了还不让人省心，为什么先不跟大人商量一下，这幸亏碰上凌姑娘救了你，要不然就算杀了善铭又有什么用？”

章小凤道，“跟您几位商量？跟您几位商量您几位会让我去吗？”

章民山道：“不让你去是为了什么，像你这样一个人偷跑出去，往里闯又办了什么事儿？差点没有把自己赔上！”

章小凤道：“谁知道善铭这该死的狗东西这么卑鄙这么阴！”说着说着她恨得咬了牙。

章民山冷然摆手说道：“行了，行了，也不知道你是跟大人们怎么学的，什么叫谁知道，你不跟大人商量一个人轻举妄动这就是错，幸亏你没杀了善铭，咱们是来干什么的，你要是杀了善铭，咱们还救不救沈先生，还不给我进屋去等着领罚去。”

章小凤脸上气，心里可暗暗庆幸，一跺脚，一拧身：“就知道怪自己人，怎么不怪傅天豪。”她快步往屋里走去。

章民山冲凌红一抱拳道：“章民山教导无方，让凌姑娘见笑了！”

凌红答了一礼，道：“岂敢，章老可容我跟章姑娘说几句话？”

章民山忙道：“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扯过头去叫道：“小凤，过来，凌姑娘要跟你说几句话。”

章小凤一颗心猛然提了起来，她不得不停了步，转过身来道：“干什么？”

章民山叱道：“怎么这么不懂礼数，凌姑娘要跟你说说话，过来！”

章小凤不敢不听，她心里恨的只是傅天豪跟沈书玉，自己的长辈究竟还是自己的长辈，要不然怎么会不让善铭动她老少几口子？是福不是祸，鸡要卖，头朝外，牙一咬，心一横，迈步又走了回来，往章民山身边站，望着凌红道：“凌姑娘有什么教言？”

凌红淡然一笑道：“好说，姑娘恐怕不知道，我是跟在姑娘身后进入‘九门提督府’的。”

章小凤心里陡然一惊，可是她到底是个聪明姑娘，当即说道：“是我不该瞒着长辈们轻举妄动，让凌姑娘暗中照顾。”

凌红道：“姑娘是个很聪明的女儿家，可是姑娘要知道，有时候聪明反

被聪明误。”

章小凤道：“谢谢您的教诲，我会记住的。”

章民山的脸色已经没有刚才那么难看了，晚一辈的认了错，做长辈的还有什么气不能消的？凌红道：“这件事我本来不愿说，可是为了澄清姑娘几位长辈跟傅天豪之间的误会，免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不能不说，先在这儿给姑娘告个罪。”

章小凤一颗心猛地一紧，道：“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凌红淡然一笑道：“我可以告诉姑娘，打从姑娘进入善铭的书房，一直到姑娘被迷药迷倒，中间的情景我看得一消二楚，姑娘跟善铭的谈话我也字字悉入耳中，我只说这么多，其他的还是由姑娘自己说吧！”章小凤的脸白了，她没有说话。

章民山诧异地望着她道：“小凤，怎么回事儿？这是……”

章小凤强笑说道：“我正要问凌姑娘……”

凌红道：“姑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尽管问，如果姑娘需要我解释，我也会为姑娘解释很清楚。”这话聪明如章小凤者哪有听不懂的道理？她刚才还装糊涂说要问凌红，可是她现在硬是不敢问。

章民山实在忍不住又问道：“小凤！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他又转望凌红，道：“凌姑娘……”

凌红道：“章老还是问章姑娘吧！除非章姑娘不愿意说，要不然还是让她自己说出来的好！”章民山霍地转望章小凤。

章小凤脸煞白，神色怕人，望着凌红道：“你跟我章小凤有什么怨？有什么仇？”

章民山一怔，旋即喝道：“小凤，你……”

凌红一摆手道：“不要紧的，章老，这本来是我逼迫章姑娘的，让章姑娘说下去吧！她想说什么就让她说什么……”

莽韩奎一步跨了出来，瞪着凌红道：“韩五本是个莽撞人，我不懂凌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霍天行沉喝说道：“五弟，不许无礼，退回去！”

凌红含笑说道：“不要紧，霍老，请不要责备韩五侠，护犊之情……”

只听章小凤冰冷说道：“你用不着笑里藏刀，说那么好听，说什么为的是澄清咱们几位长辈跟傅天豪间的误会，分明你是傅天豪一路，想在我们老少几口之间挑起事端……”

凌红怔了一怔，一叹说道：“章姑娘！我想不到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不认自己的过错，我先可以告诉你，我本来是打算在澄清这点误会之后，请霍老几位赏我一个薄面不加追究原谅你的，现在……”

章小凤冷笑说道：“现在怎么样？我从小在我几位长辈跟前长大的，几位长辈还能不知道我这个做晚辈是怎么样的人？只怕你的奸谋难以得逞……”

凌红倏然笑道：“章姑娘，我的奸谋？我说了什么没有，我并没有说什么啊？”

的确，凌红她并没有说什么，此处无银三百两，章小凤这时候糊涂了，先发制人未免早了些，章小凤怔了一怔，还待再

霍天行突然上前一步抱拳说道：“凌姑娘，恕我打个岔，究竟是什么事儿，凌姑娘可否明说，要是小凤她有错，霍天行绝不护短！”

章小凤道：“大爷，你……”

霍天行目中两道威棱直逼过来，道：“你有什么话等会再说，现在是我跟凌姑娘说话，不许你插嘴。”章小凤不敢不听，乖乖地闭上了嘴。

霍天行转脸望着凌红，道：“凌姑娘有什么话请明说吧？”

凌红道：“我不愿意从我嘴里说出来，事到如今也只好由我说了。”

顿了顿道：“出卖沈姑娘的并不是傅天豪，而是霍老这位侄女儿章姑娘。”

章小凤圆睁凤目，厉声叫道：“你胡说，你敢血口喷人？”

霍天行掉头大声喝止道：“住口，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

章小凤抗声说道：“可是侄女儿不能受人诬蔑，让人冤枉

霍天行道：“我自育门规在，你没有做错事谁也冤枉不了你，你要是做错了事，用不着别人说迟早也会知道，你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现在不许插嘴！”

他转望凌红道：“凌姑娘怎么知道是我这侄女儿出卖了沈姑娘？”

凌红道：“我刚才说了，我是跟在霍老这位侄女儿身后进入‘九门提督府’的……”

接着她把章小凤跟善铭见面的经过，一丝儿没多添，也一丝儿没减少的说了一遍。

霍天行静静听毕，当际转望章小凤：“小凤！是这样吗？”

章小凤可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忙道：“她胡说，她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分明是傅天豪一路，把咱们和盘托给了官家还不够……”

凌红道：“章姑娘！傅天豪要有意把‘燕云十三侠’和盘托给官家，不会等到如今，他也不会伤在火器之下差点连命都没了！”章小凤霍地转过脸去要说话。

霍天行已先开了口，望着凌红道：“凌姑娘！霍天行绝不让短，可也不能不让我这个侄女口服心服，凌姑娘指我这个侄女儿出卖了沈姑娘，可有什么证据？”

凌红微一点头道：“霍老公正无私，让我敬佩，事关重大，理应如此，让我先说不是傅天豪出卖沈姑娘的理由所在，第一，我是跟傅天豪同一趟车到京里来的，傅天豪一路上怎么护沈姑娘我清楚，他为了沈姑娘冒险在车队里斗直隶总捕谭北斗，他为了沈姑娘在‘张家口’独斗‘红帮’‘无情剑’展熊飞三把兄弟，他为了沈姑娘在‘宛平’落在北六省黑道瓢把子赵六指儿的手里，差点把命留在‘宛平’，他为了沈姑娘，脸上添了一道永远无法平复的刀疤，第二，他为了救沈姑娘，不惜身涉谋叛大罪劫持‘九门提督’善铭，第三，沈姑娘要是他出卖的，几位要是他和盘托给官家的，他不会在刚才带着还没十分好的伤势，跑到那座古庙去想解几位之围……”

霍天行道：“凌姑娘！‘大漠龙’他刚才……”

凌红道：“跟我一块儿赶到，自称过路的那人就是‘大漠龙’傅天豪，他脸上戴有人皮面具！”

霍天行两道灰眉一耸，道：“经凌姑娘这么一说，我不敢再对傅大侠有所怀疑，凌姑娘有什么证据说小凤……”

凌红道：“霍老，善铭就是最好的人证。”

霍天行霍地转过脸来，目中两道威棱直逼章小凤。

章小凤似乎又成竹在胸，这时候却相当平静，不慌不忙地道：“大爷！您该知道她是哪儿来的，官家现在对付的就是咱们，她要是先把善铭教好了，

善铭敢不听她的？这么一来咱们自己人之间先有了事端，就用不着官家再费手脚来对付咱们了！”

这话不能说没道理，凌红自己说过她是“鹰王府”的人，傅天豪也曾当场说她是鹰王未来的福晋，她要是事先教好了善铭，善铭是不敢不听。

凌红淡然一笑道：“章姑娘人不但聪明，而且也有一副言善辩的犀利口舌，要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当初不会当着诸位自称是“鹰王府”的人了，是不？”

章小凤冷然说道：“智者会有一虑，百密会有一疏……”

凌红道：“章姑娘这是逼我……”

她翻腕托出一物，那是她的独门暗器“红燕子”，道：“我愿意用它来担保……”

霍天行兄弟目光一直，脱口叫道：“红娘子！”

凌红道：“正是凌红，霍老几位要信得过凌红，我不用再说什么，霍老几位要信不过凌红，我也多说无益，但傅天豪跟诸位之间的误会既已澄清，我不便再说什么，就此告辞！”

她翻腕取起了“红燕子”。

霍天行忙一抱拳道：“红姑娘请留步，霍天行兄弟有眼无珠，险些当面错过……”

凌红截口道：“霍老不必客气了，凌红愧不敢当，我本来不愿从我嘴里说出什么，实在是霍老这一位侄女逼人！”

霍天行点头说道：“姑娘不必再说什么了，现在霍天行已经明白了，我这就当着红姑娘惩治不肖。”转望章小凤，目中威棱直逼过去，冰冷说道：“小凤，你给我跪下！”

他原有一种自然慑人威严，这一寒脸，威仪更为慑人。

章小凤她还要挣扎，机伶一颤道：“大爷！您就信别人的，不信自己人的？”

霍天行震声说道：“我叫你跪下。”

章小凤还想再说什么，可是她那两条腿却已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章民山须发俱张，颤声说道：“小凤，想不到你，你，你太让我失望了。”抖手一巴掌抽了过去。

“叭”地一声，章小凤抬手捂着粉颊，她没有叫，也没有哭，一缕的鲜血顺着她那樱唇流了下来，章民山一跺脚转过了身去，他气，可是他也有丝儿不忍，章小凤总是他一手带大的，虽说不是他自己亲生，却跟亲生女儿没什么两样，章小凤一向也很孝顺他，他的半生心血也都放在章小凤身上，章小凤聪明伶俐，心窍儿玲珑剔透，也善解人意，尽管这么大了，有时候也会投进他怀里撒娇，他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经章小凤这一撒娇也就全没了，这也是人之常情，章民山这一巴掌虽是打在了章小凤的脸上，却跟自己拿刀在心上剜了一下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一巴掌也把莽韩奎给打了出来。

他一步跨出来瞪着章民山道：“二哥！你这是干什么？不管怎么说，小凤还没承认呢！等她承认了之后再打她也不迟啊！”

章民山的头发在夜风中飞扬，瘦瘦的身躯颤抖着，没理韩奎，连身子也没转过来。

韩奎这句话等于把一只手顶在了章小凤腰后头，聪明的章小凤哪还会承认。

只听霍天行冰冷说道：“小凤，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把沈姑娘交给官家？为什么又……”

章小凤捂着脸，摇头说道：“大爷！我没有，我冤枉……”

霍天行道：“凌姑娘跟你素不相识，无怨无仇，即使有怨有仇，凭她在江湖上的身分地位，她不会用这种手法来冤你，你还不承认错，还说冤枉？”

司徒逸也一步跨了出来，抗声道：“大哥！咱们几兄弟的门规很严，就是咱们几兄弟犯了错也是要受门规惩罚，可是咱们的门规公正清明，绝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我不是代小凤求情，我只希望咱们眼前能摆着明确的证据。”

凌红淡然一笑道：“司徒十侠，凌红有人证，可是因为凌红现在站在‘鹰王府’门里，这人证不足为凭，除此之外，凌红拿不出任何证据，几位有几位的门规，我这个外人不便再行置喙，也不便站在一边儿观看，就此告辞！”她冲霍天行几个施了一礼，转身如飞掠去。

霍天行急急道：“凌姑娘请留步，凌姑娘请留……”

凌红充耳不闻，一转眼间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

霍天行须发微张，一跺脚道：“行了，‘燕云十三侠’成了护短之辈了！”

韩奎道：“大哥，话不是这么说，自己的亲的热的谁不疼？无论什么事儿总有个证据……”转眼冲章小凤道：“丫头，现在都是自己人了，你说，你有没有干这事儿？”

章小凤自是不承认，她不但不承认还结结实实地反咬了凌红一口。

韩奎道：“大哥！你听听……”

霍天行道：“出卖沈姑娘的既不是傅天豪也不是你，那会是谁？是我不成！”

司徒逸道：“大哥！也许是另有别人！”

“对啊！”韩奎道：“也许是另有别人，让傅天豪跟咱们小凤同时背了黑锅。”

霍天行道：“知道沈姑娘住在‘泰安堂’药铺的，可没几个！”

司徒逸道：“大哥！也许是沈姑娘那天出来的时候让人瞧见了，二哥，四哥，小凤跟内城都很熟，所以‘五城巡捕营’只抓去了沈姑娘没敢动您跟三哥！”

韩奎一点头道：“嗯，老十说得有理！”

霍天行人是够正直的，可是只耳根子软了些，他经不起兄弟这个说，那个说的。

其实也难怪霍天行耳根子软，事实上的确没明确的证据摆在眼前证明章小凤出卖了沈姑娘，把兄弟几个看着章小凤长大的，章小凤是个怎么样的姑娘家，把兄弟几个还能不知道！章小凤一向听话，没犯过错，而且对几位长辈都很孝顺，几个老一辈的没有不喜欢她的，红娘子不会冤枉人，难道说冲着红娘子这三个字儿就能信不过看着长大的凤丫头！而且在沈书玉没来之前，章小凤为营救沈在宽的事也出过不少力，献过不少智，在沈书玉来了后她也跟沈书玉亲热得不得了，在这种情形下，他把兄弟几个怎么能单凭红娘子一番话，便认定章小凤出卖了沈姑娘！

这是他几个绝没想到章小凤是为了一个情字，把沈书玉当成了情敌，对傅天豪也因爱成恨，这种事是突发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而且也是发生在沈书玉来了之后！

凌红回到“鹰王府”，这时候“鹰王府”里一点灯火都没有，清冷的月色下，整座“鹰王府”银白一片，“鹰王府”够大，够深沉，这当儿也够静的。

凌红不愿意惊动人，放轻脚步正要往她住的那座小楼走，蓦地一个淡淡的话声传了过来：“回来了？”

话声不大，可是在这当儿足够吓人一跳的，凌红倏然停步循声望去，卧波小桥边那朱栏碧瓦的八角小亭走出来个人，是“鹰王”胜奎，他背着手，缓步走了过来。

凌红心里不痛快，淡淡地“嗯！”了一声道：“你还没睡？”

胜奎走到了近处，轻淡一笑道：“你还没回来，我怎么放得下心？”

凌红道：“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儿，谁还能把我拐走不成，再说我又是你‘鹰王府’的人，哪个又轻易敢动我？”

胜奎笑吟吟地道：“别人我倒不担心，我只担心那条龙。”

这句话要在往日，凌红听进耳朵里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在如今她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听来就不是味儿了。

她一双眉梢儿扬了扬道：“大漠龙让你们用火器打伤了，一条命只剩了半条，还能兴多大的风，作多大的浪？”

鹰王胜奎目光一凝道：“红姐，我可没手里拿着火器对付他。”

凌红道：“那跟火器是拿在你手里有什么两样？”

胜奎道：“‘五城巡捕营’职责所在，你不能怪他们，我也不便出手阻拦，凭良心说，我没亲自出马对付他，已经是很给他面子了。”

凌红倏然一笑，笑得有点冷：“你应该说很给我面子，我谢谢你。”

胜奎皱了眉，看了看凌红道：“红姐！今儿晚上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我又没得罪你，干嘛一进门就跟我过不去呀！”

凌红道：“跟你过不去，我哪来那么大胆子？”她拧身就要走。

胜奎一把拉住了她，皱着眉，苦着脸道：“红姐！我守在这儿等了你大半夜，纵没有功劳也有个苦劳，你忍心吗？”

听了这句话，凌红心软了，她没动，沉默了一下道：“跟我到亭子里坐坐去？”

她转身往小亭走去，胜奎一只手抓着她的粉臂没放，跟着她进了小亭。

亭子里坐定，胜奎道：“没找着他吗？”

凌红当然知道胜奎这个“他”指的是谁，她本想告诉胜奎见着“大漠龙”，可是转念一想她又把话变了，摇摇头道：“没有！‘北京城’这么大个地方，上哪儿找他去，谈何容易。”

胜奎沉默了一下道：“他干不该，万不该，不该找上善铭！”

凌红道：“‘五城巡捕营’抓走了沈姑娘，他不找善铭找谁？‘五城巡捕营’要是不动沈姑娘，我敢说他绝不会找善铭。”

胜奎摇摇头，笑道：“这就要看站在什么立场说话了，善铭是‘九门提督’，维护京畿治安是他的职责，他既然知道沈在宽的女儿在哪儿，他当然要抓，他做的对，他不抓才不对，对于傅天豪，在红姐眼里他是为救人，迫不得已，在我看他却是造反谋叛的大罪一条。”

凌红道：“你我的立场不同。”

胜奎道：“我认为红姐应该慢慢的学着迁就我！”

凌红摇了摇头，道：“我也想学，可是恐怕我学不会！”

胜奎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世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只在一个人是否有决心。”

凌红道：“我要是没有决心，我也不会到你这儿来了。”

胜奎道：“可是我认为红姐始终放任自己。”

凌红没说话，过了半晌才点头道：“也许你说对了，我认为什么都能变，可是无论怎么变，我总是个汉人！”

胜奎道：“红姐……”

“别勉强我，胜奎。”凌红截口说道：“你不应该勉强我，你有你的立场，绝不会改变你的立场，是不？这就跟我从不勉强你迁就我一样。”

胜奎苦笑说道：“红姐！是你要嫁给我，不是我嫁给你啊！你们不是有句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吗？”

凌红道：“话是不错，可是我现在还没嫁。”

胜奎道：“可是你终归是要嫁的，你现在不慢慢学着迁就我点儿，那怎么行？将来又怎么办呢？”

凌红摇头说道：“我没办法，胜奎！我曾经督促自己，可是我失败了，刚才我说过，我什么都能改变，只是无论怎么变，我总是个汉人。”

胜奎刚要说话，凌红一整脸色又道：“胜奎！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儿跟你谈谈，希望你我都能心平气和，这是无可避免的，一定会碰上的，与其将来彼此都痛苦，不如现在就谋个解决的办法。”

胜奎道：“你是要跟我谈……”

凌红道：“你我的立场冲突，这件事以前我也曾考虑过，可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自从我到你这儿之后，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使我渐渐发现咱们两人之间时刻有着冲突，现在这样，将来也不可能避免，坏的是你我都无法往后退一步去迁就对方，这样下去无论对你对我都是一种痛苦，而且这种痛苦会越来越深，我说的是实情实话，也是我的亲身体验你不必讳言什么，相信你也一定有所体验！”

胜奎脸色有点变了，他道：“那么，红姐的意思是？”

凌红道：“你我都应该多考虑，不要造成一辈子的痛苦。”

胜奎道：“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有！”凌红道：“除非一方能够迁就对方，可是我自问我没有办法迁就你。”

胜奎沉默了一下道：“我深爱红姐，为红姐我可以舍弃我的爵位，可是要我改变我的立场，我自问也做不到！”

凌红道：“我能体谅你，希望你也能体谅我！”

胜奎倏然一笑，笑得勉强，道：“红姐！胜奎不是不能体谅人的人。”

凌红道：“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胜奎笑笑，摇头说道：“我没有什么，红姐不是俗脂庸粉，胜奎也不是人间贱丈夫，咱们都明白任何事都不能勉强，红姐刚才说的都是实情，你我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立场，坏的是，你我谁也无法后退一步迁就对方，两人时刻都有冲突，要是勉强结合了，将来那种痛苦是无可避免的，长痛不如短痛，与其痛苦一辈子，不如在谈笑间作一个圆满的解决，一对有情的男女其最终目的固然求的是结合，但不能结合并不一定是痛苦悲惨的大不幸，就拿我来说吧！咱们还是很好的朋友，是不？”

凌红静静听毕，缓缓说道：“谢谢，胜奎，你能体谅，我心里还好受点

儿！”

胜奎道：“红姐也不必过于往心里放，这件事你我都看得很清楚，是你我自知无法结合，没有谁勉强咱们！”

凌红道：“你或许能看得开，我却没办法像你那么拿放自如，也因为我是个女人家！不过你不用担心，过一阵子就会好的！”

胜奎道：“红姐的豪情不让须眉，理应如此！”

凌红站了起来道：“时候不早了，我这就去收拾收拾……”

胜奎跟着站起道：“收拾收拾？红姐要干什么？”

凌红道：“我打算今夜就离开这儿。”

“胡闹！”胜奎道：“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了，怎么？在我这儿住不下去了？”

凌红摇摇道：“我不想再看见你，看见你我心里会难受！”

胜奎哈哈一笑道：“红姐不是世俗儿女，怎么说出这种话来，我都能看得开，红姐何如洒脱一点。”

凌红摇摇头道：“我说过，也许我是个女人家，要洒脱那得过一阵子！”

胜奎道：“红姐既然执意要走，我不便阻拦，可是要走明天一早走，现在我断不能让红姐走！”

凌红迟疑了一下道：“好吧！我就在你这儿再打搅一晚。”

顿了顿，又道：“胜奎！临走之前我有件事儿要托付你。”

胜奎道：“什么事儿？红姐只管吩咐，只要我做得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凌红道：“请善待二晃！”

胜奎微微一愣，旋即笑道：“我还当什么事儿呢？红姐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他。”

凌红道：“谢谢你，胜奎，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你也早点儿睡吧！”

她转身走出了小亭，胜奎站在小亭里没动，可是他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凌红转身出亭的时候，一双美目里也泛起了泪光，可是她就是不让它掉下来！在这一刹时间，“鹰王府”这后院的夜色显得更静了。

“北京城”一逢庙会，最热闹的地方首推东四牌楼的“隆福寺”、西四牌楼的“护国寺”、“阜埔门”内的“白塔寺”、“广安门”内的“善果寺”、“西便门”外的“白云观”、“德胜门”外的“大钟寺”、“西直门”的“曹老公观”、“琉璃厂”的“厂甸”等等，其他像城隍、土地、药王诸庙也够热闹的。

庙会除信者敬神烧香之外，实为医卜星相歌舞杂技汇集之所，赶会的无不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厂甸”的风筝等儿童玩物，“火神庙”的书画古玩古器，“白塔寺”的花市，“隆福寺”的女发花，各擅其长，没庙会的时候这些庙宇也够热闹的，没别的，人们没事喜欢进庙，逛逛庙，在庙前小吃摊儿上坐坐，那是人生难得几回的乐事。

就拿“护国寺”前的“柳泉居”来说吧！卖的是小吃，可是远近驰名，没庙会的时候都天天满座，逛“护国寺”的人没有不到这儿坐坐，没有不往里挤的，当然，有往里去的，也有往外走的，只进不出那还行，“柳泉居”非被挤塌了不可。

傅天豪就是许多往外走的客人中的一个，他在柳泉居坐了老半天了，他

不是来逛庙的，他是来等人的，现在他等的人回来了，他清清楚楚看见他等的人进了“护国寺”！

他出了“柳泉居”，背着手往“护国寺”走。

“护国寺”是京里许多“喇嘛庙”中的一个，里头驻的全是喇嘛。

在这个年头儿，喇嘛所受礼遇之丰那是谁也比不上的，什么人都会得罪，只怕得罪喇嘛，傅天豪随着逛庙的人进了“护国寺”，他在几个大殿里转了转后顺着两边的长廊绕向寺后，“护国寺”后院比较清静，一间间的禅房，一处处的花木，清幽得很，傅天豪四下看了看，迈步走向最后头的一间禅房，这间禅房的两扇门虚掩着，他在门上轻敲了两下。

只听里头有个低沉话声应道：“是哪位大喇嘛，请进！”

傅天豪推开门走了进去，里头有个瘦瘦高高的黑衣汉子站在一盆洗脸水前擦脸，一条右胳膊吊着，只有一条左胳膊受使唤，他背着身在擦脸，傅天豪一直走到了他身边。

他擦好了脸把毛巾往盆里一扔转过了身，脸上还堆着笑，等看清眼前站的是傅天豪时，他不笑了，脸色一变，左手就要探腰。

二十二

傅天豪伸手扣住了他的腕脉，道：“郝玉春，别跟我来这一套？”

郝玉春脸都白了，瞪大了眼道：“你，你要干……干什么？”

傅天豪摇摇头道：“你欠我的债已经有人代我要过了，我不会再跟你伸手的。”

郝玉春道：“那你是要……”

傅天豪道：“我要见谭北斗，你给我带个路！”

郝玉春道：“我们老爷子就在前头，我去叫……”

傅天豪摇头说道：“别跟我来这一套，我知道，自碰见‘红娘子’之后，城里只留你一个人在这儿打听消息，谭北斗跟你那两个师弟都暂时避往了别处，要想找他们，非走你这条路不可！”

郝玉春的脸色登时又加白了三分，他道：“你！你要见我们老爷子干什么？”

傅天豪道：“跟他谈谈，跟他商量点事儿！”

郝玉春道：“什么事儿？”

傅天豪道：“你做不了主，我找的是谭北斗！”

郝玉春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傅天豪道：“别耽搁了，走吧！有什么话路上再说吧！”郝玉春没说话，可也没动。傅天豪道：“你欠我的债，别人代我要过了，可是那是本，不是利，我拿这利钱换你这条路，你该知足了！”

郝玉春脸色一变，头一低道：“我带你去就是，走吧！”他带着傅天豪出了禅房，傅天豪一只右手仍扣在他那左腕上，出了禅房，郝玉春要往前头走，傅天豪道：“我不愿意惊动前头那些喇嘛，咱们从后头走吧！”

拉着郝玉春往后走去，走了两步，郝玉春忽然问道：“你怎知道我住在‘护国寺’？”

傅天豪道：“你在江湖上待过不少时日，你该知道江湖人对于找人都有一套。”

郝玉春没再说话，任由傅天豪拉着出了“护国寺”后门，出“护国寺”往东走，出城再往东，两个人一口气走了五六里，一片小小的村落呈现眼前。

傅天豪道：“这不是‘六里屯’吗？”

郝玉春没说话，傅天豪道：“谭北斗就在屯子里？”郝玉春点点头，仍没说话，说话间，两个人已到屯子边，靠外是一大片麦田，一大片高粱地，靠里是一大片稀疏的树林子，风吹得枝叶沙沙响。

傅天豪到树林子里停了步，道：“你进去告诉谭北斗一声去，我在这儿等他。”

郝玉春听得一怔！狐疑地看了傅天豪一眼，傅天豪淡然说道：“我深知谭北斗的为人，只要他在这个屯子里，他一定到这儿来见我，要是不在这个屯子里，你也跑不掉，所以我很放心，你去吧！”

郝玉春深深看了傅天豪一眼，扭头往屯子里行去，很快地绕过一家民房不见了，傅天豪抬眼四下打量了一下，站在原地没动，他背西面东，这当儿日头已经快偏西了。

没多大工夫，那家民房边上绕过了四个人，谭北斗、郝玉春、罗广信、还有老三韩杰。

谭北斗师徒四人走得很快，转眼工夫就进了树林子，离傅天豪一丈停了步。

谭北斗冷冷一眼道：“姓傅的！你要见我？”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许多日子不见，谭老精神还是这么好……”

谭北斗道：“托福，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傅天豪道：“听说谭老已辞去了公职？”

谭北斗道：“不错！怎么样？”

傅天豪道：“直隶总督衙门少了谭老这位总捕，损失太大了，令人惋惜！”

谭北斗哼哼两声道：“老在公门待，没多大出息，年纪一大把了，干到头还是这个总捕，粮俸吃不饱，饿不死，反而得罪了许多道儿上的朋友，也让道儿上的朋友看不起，打打算盘觉得划不来，所以一纸辞呈递上去，不干了，你要找我就是为了说句惋惜话吗？”

傅天豪道：“自然不是！怎么说我跟谭老认识一场，谭老一直对我最感兴趣，因此见了面总不能不寒暄两句……”

谭北斗道：“现在寒暄过了，你话转正题吧！”

傅天豪微微一笑，道：“看来，谭老比我还急，好吧……”

顿了顿话锋，接着说道：“以我看，谭老毅然辞去公职，一半是为我傅某人，一半是为凌姑娘，我没有看错吧？”

谭北斗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事到如今用不着掩掩藏藏的，我所以辞去公职，主要的是为对付凌红，在车队里她让我栽了个跟头，这口气我咽不下，至于姓傅的你嘛，我既然辞去了公职，就犯不着再惹你，不过要有整你的机会，老实说我也不会放过！”

傅天豪哈哈一笑道：“谭老真是快人快语，令人佩服，撇开我傅某人不谈，谭老你只为车队里那事便辞去公职，非跟一个姑娘家计较到底不可，度量未免太小了些，花下去的本钱也未免过大了些……”

谭北斗冷冷看了他一眼道：“谭某心胸一向狭窄，让一个黄毛丫头整了我，实咽不下这口气，别说一个小小的直隶总捕职位，就是连命都赔进去，我也认为很值得！”

傅天豪道：“听谭老的口气，谭老不出这口气绝不甘休了？”

谭北斗道：“事实如此，谭某人不否认！”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看来，傅某人这一趟是白跑了！”

谭北斗目光一凝道：“姓傅的！你是来……”

傅天豪道：“我来做个和事鲁仲连，希望谭老能高抬贵手放过凌姑娘！”

谭北斗怔了一怔旋即仰天哈哈大笑，一直到笑声落后他才望着傅天豪道：“怎么？凌红也怕我谭某人的一天？”

傅天豪道：“谭老误会了，凌姑娘是个很好强的人，她自出道以来怕过谁？我请谭老高抬贵手，让凌姑娘有一个美满的归宿！”

谭北斗道：“是你希望我高抬贵手，让她有一个美满的归宿？”

傅天豪道：“谭老该知道，江湖女儿能有这么一个归宿不容易，凌姑娘是个好姑娘，不应该长久待在险恶的江湖上，她不应该过这种刀口舐血的江湖生涯，更不该终老于江湖。”

谭北斗道：“她不该谁该？”

傅天豪道：“假如谭老你有这么大的一个女儿，你会让她在江湖上东奔西跑吗？”

谭北斗沉默了一下道：“她或许不该，但江湖上的姑娘不只她凌红一个！”

傅天豪道：“谭老这话不错，只是别的姑娘没有凌姑娘这种机会，是不是，谭老？”

谭北斗道：“你说的都是理，可是我谭某人也不是师出无名！”

“诚然，谭老！”傅天豪道：“她惹过你，无论怎么说谭老你是个江湖前辈，何如大度相容，不与计较，谭老！成人姻缘也胜造七级浮屠。”

谭北斗哼哼一笑道：“姓傅的！你来迟了，要是你在我递出辞呈以前找到我劝我这么一番，或许会听你的抬抬手放过她，可是如今嘛？姓傅的，不瞒你说我所以横心咬牙辞去公职，一来是为表示我的决心，二来三为免得日后受制于公门，我既然下定决心，在没出这口气之前我绝不会放手的，姓傅的，我已经辞去了公职，不愿意再惹你，我言尽于此，你可以走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听谭老的口气，谭老似乎处处占理？”

谭北斗沉声道：“那当然，是她惹我，我并没有惹她！”

傅天豪道：“谭老，真要说起来，她可以说是出诸自卫！”

谭北斗两眼一瞪道：“她是出诸自卫？那么谁是惹人的，我吗？”

傅天豪道：“可以这么说，当时我也在车队里，这件事经过我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谭老拿的是沈书玉，凌姑娘并不是沈书玉，而谭老却不分青红皂白硬把她关进囚车。”

谭北斗道：“恐怕你不知道，她红娘子也是官家缉拿多年未获的人！”

傅天豪道：“就算是，谭老拿她，她谋求脱身，这就是自卫，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谭北斗冷笑一声道：“谭某人任的是公职，吃的是官粮，拿的是官俸，奉命行事我没有错，要见贼不拿，我有亏职守！”

傅天豪道：“我没想到谭老是个强词夺理的人！”

谭北斗怒声说道：“我怎么强词夺理了？”

傅天豪道：“沈在宽先朝遗民，书生有复明大志，沈姑娘忠义之后，只身冒险上京救父算是一位孝女，凡是有血性的人都应该敬重她，卫护她！谭老你也算得先朝遗民，你的先人也曾是大明朝的子民，谭老是汉族世胄，不思卫护沈姑娘这位忠义之后，反要将她拿交异族，根本上你就是个大错，江湖同道没有拿两字大义责你，已经是够客气了，你居然还振振有词自以为占足了理……”

谭北斗听得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大声说道：“汉人任职公门的，食大清朝俸禄的不只我谭某人一个！我谭某人身受制军大人厚恩……”

傅天豪截口说道：“诚然，汉人任职公门，食大清朝俸禄的是不只谭老一个，只是他们为世人所不齿的是什么？我要大胆的说一句，他们都是些寡廉鲜耻，数典忘祖之辈，至于谭老你说身受直隶总督厚恩一事，谭老你身为汉族世胄，先朝贵民，你谭家受大明朝的恩惠更大，怎没听谭老你提一个恩字？”

谭北斗勃然变色道：“姓傅的！我不惹你已经是你的天大便宜，你居然还敢站在我面前来数说我……”

傅天豪道：“你不惹我，我并不领这个情，谭北斗，多年来你假一个官字处处跟我傅某人过不去，我行的是侠，仗的是义，我仰不愧，俯不作，满虜指我为贼盗我可以不计较，而你居然也三番两次想缉拿我以图邀功，江湖几次追逼，车队又复设计，最后又勾结赵六指儿险些置我于死地，凤姑娘救

了我，而你师徒居然又要拿她交与赵六指儿！谭北斗，你扪心自问做得是不是太过太绝了，你扪心自问，这些是不是你欠我傅某人的……”

谭北斗厉声说道：“欠你的又怎么样？”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我不马己甚，但如你即日离京别再去打扰凌姑娘，别再去谋害凤妞儿，这些债我可以一笔勾销

罗广信冷冷一笑道：“敢清你是来要胁人的。”

傅天豪沉声道：“傅某人无意要胁，谁也不会要胁谁，假如你师徒坚认凌姑娘欠你师徒的，我只拿你师徒欠我的债，抵还凌姑娘欠你师徒的债，你师徒并不吃亏。”

罗广信道：“要是我师徒不愿意呢？”

傅天豪道：“我要索还你师徒欠我的债！”

罗广信道：“现在吗？”

傅天豪道：“不错！”

罗广信道：“就凭你一个人吗？”

傅天豪道：“以一对八，而且没带兵刃！”

罗广信脸色一变，谭北斗道：“出来吧！再不出来显得小家子气，人家已经知道了。”

他这句话刚说完，从树林两边一边各二地闪进四个人来，从左边进入树林的是两个黑黑壮壮的独臂人，从右边进入树林的，有一个是拄着铁拐的瘸子，另一个是干瘪阴沉的瞎子，是谭北斗手下名震遐迩的“四残”！

傅天豪就跟没看见一样，目光转动都没转动一下。

罗广信一双目光却紧紧盯在他身上。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要不要过来搜搜我的身？”

罗广信脸上一红，道：“那倒不用，你有没有带兵刃都是一样！”

傅天豪转脸望着谭北斗道：“谭老！这档子事你怎么说？”

谭北斗道：“我不愿意惹你，你要放明白点。”

傅天豪道：“记得谭老刚说过，谭老所以辞去公职跟到京里来，主要的是对付凌姑娘，至于对傅某人，毫不愿招惹，可是一旦有整傅某人的机会也绝不放过，现在不就是机会吗？”

罗广信冷冷说道：“不错！现在确是个最好的机会，你没带兵刃，以八对一吃你也绰绰有余！”

傅天豪道：“谭老是不是也这么想？”

谭北斗缓缓点头说道：“我不否认现在确是个好机会，可是我有点纳闷，既然你专为找我谭某人来的，你怎么会不带兵刃，难不成你料准我谭某人准会听你的。”

傅天豪道：“我希望能平平和和的情形下谋求一个解决，没带兵刃只是表示我的诚意，谭老不失为一个英雄人物，我原以为谭老能接受我的劝告！”

谭北斗微一摇头道：“你用不着拿话扣我，我这个人天生这副倔脾气，我打定要干的事，非干到底不可，不惜任何代价！”

傅天豪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我也只有伸手向谭老你要债了！”

谭北斗道：“恐怕你是想替红娘子除去谭某人这个祸害吧？”

傅天豪道：“也可以这么说！”

谭北斗道：“这我就不懂了，凌红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使得你这么为

她卖力？”

傅天豪道：“无他，一个‘义’字，凌姑娘以仁义对我，我自然……”

罗广信冷笑一声道：“说得好听，像红娘子那么一个女人家，能给他什么别的好处？一个女人家要想让某个人为她卖命，只有一个办法……”

傅天豪双眉微扬，目中威棱直逼过去，道：“谭老，你这位高足的念头太污秽了！”

“是吗！”罗广信道：“据我所知，当日在车队里凌红在三更半夜里曾经上过你的车，旅途枯寂，孤男寡女还会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可怜只可怜那位鹰王爷，拣了人家的剩，蒙在鼓里还挺宝贝的呢？”

傅天豪目中的威棱盛了三分，道：“谭老！我先在你这儿报个备，待会儿一旦动起手来，我先毁你这位高足！”

罗广信冷笑说道：“姓傅的！空口说大话没有用，咱们且看看是谁毁谁？”

他手往腰里一挥，铮然一声掣出一把软剑来，谭北斗一抬手道：“老二，人家手无寸铁。”

罗广信道：“老爷子！您是怎么了？多少年来您哪一天不想打倒‘大漠龙’，姓傅的只一天不躺下，对咱们总是个祸患，眼前这种机会绝不会再有第二次，眼下只有咱们自己人在，八对一连战速决吃了他，谁知道？跟仇人讲道义那是拿着人家的手往自己要害递，老爷子！您就咬咬牙吧！”

谭北斗的脸色阴晴不定地变化了一阵，他没说话，可是他把抬起的那只手垂下了。

罗广信那薄薄的嘴唇边泛起一丝狰狞笑意，掌中软剑一抖，喝道：“上！大伙儿联手剁他！”

他和韩杰从正面进逼四残分由两边包抄，一起向着傅天豪欺了过去，只有谭北斗跟郝玉春没动。

当然，郝玉春要不是一条胳膊毁在凌红“红燕子”之下，他是绝不会放过这个插一手的机会的。

傅天豪没再说话，也没动，目中威棱只逼视着对面的罗广信。

罗广信嘴角那狰狞笑意却是越来越浓，六个人逼近傅天豪身周五六尺处停了步，饶是罗广信手中有兵刃也不敢贸然行动，他脚下横移，缓慢地往右移动，韩杰跟“四残”跟着他缓慢移动，傅天豪脚下也开始移动，他始终面对着罗广信！

六个人移动了半圈，至了傅天豪身后的瘸子突然沉喝一声抖起拐棍儿直袭傅天豪后心，傅天豪没回头，没转身，横跨一步突然往后退，瘸子那根拐棍儿擦着他右边递过，同时罗广信也抖起了软剑，他弄错了，他以为傅天豪会往前走！

傅天豪经验足，他知道不能往前走，他容得拐棍儿擦身递过，挥掌就抓，瘸子一惊，横移拐棍，闪身躲开傅天豪一抓，同时他也随着拐棍儿的移动飘移了三尺，别看他是瘸子，他灵活得惊人。

傅天豪身左的瞎子发动了攻势，他手一抖，一把带链的飞刀电一般的袭向傅天豪左“太阳穴”！

他人长得阴沉，用的兵刃也够毒辣。

傅天豪突然举步欺前，五指一拂袭向招式用老正要收剑的罗广信腕脉，一退一进间避招出招一气呵成，不带一点火气。

罗广信一惊，沉腕猛抖，软剑灵蛇也似的袭向傅天豪手肘，想逼傅天豪

收手，站在一旁观看的谭北斗也以为傅天豪非撤招收手不可，要不然他这条右臂便算交给了罗广信。

岂料！理虽如此事却不然，他右臂没动，五指一收，曲指弹出，一缕指风正中罗广信腕脉，罗广信哪吃得消这一下，痛得他闷哼一声撒剑抱腕而退。

傅天豪右胳膊一偏，让过由下而上的锋利剑尖，手往下一抄，正好接住那把软剑，抖剑左撩，“当！”地一声把瞎子的带链飞刀震得荡向一旁，直奔韩杰，然后他跨步欺进，软剑直追罗广信。

韩杰本想帮罗广信挡挡傅天豪，可是他得躲开电袭而来的瞎子那把带链飞刀，没办法分心兼顾。

只听“噗！”地一声，软剑正中罗广信的右胳膊，立时，皮破肉绽鲜血染红了大半截袖子，痛加上怕，罗广信跟舱往后退，退了两步便一跤摔在了地上！

谭北斗飞身掠了过来挡在了罗广信身前，喝道：“老大！照顾老二。”

这韩杰手里有剑，他一时没敢扑傅天豪，傅天豪没理他，事实上傅天豪也顾不得理他，因为身后瞎子、瘸子跟两个独臂人兵刃齐齐都攻了过来，他一个大转身挥剑迎了上去。一阵金铁交鸣叮当响，四种兵刃全让他移开了，挥手又一剑，瞎子的飞刀链子由中而断，飞刀带着半截链子破空飞去，他挺剑直追瞎子，瞎子没眼，耳朵挺灵，他忙闪身躲闪！

就在这时候，一阵威猛的劲风直袭傅天豪后心，傅天豪知道，谭北斗出手了！

谭北斗以“大鹰爪”威震江湖，“鹰爪功”力能粉金碎玉，非同小可。

傅天豪深知厉害，他提气前窜近丈，然后转身出剑，谭北斗跟踪而至，他软剑直削谭北斗双腕。

谭北斗动作飞快探怀取出他那杆旱烟袋直往软剑剑身搭去。

“当！”地一声，旱烟袋跟软剑一齐荡开！

傅天豪顺着剑势横移，软剑如灵蛇正卷在瘸子的左肩上，瘸子挂了彩，两个独臂人很快地扑过来挡住了他，掌中兵刃齐递，双双攻向傅天豪，傅天豪闪身躲向身左一棵树后。

罗广信主误会了，大叫说道：“以后没机会了，千万不能放走他！”

傅天豪道：“你放心！我不会走的！”

他从树后跨步转出，一剑逼退两个独臂人，连人带剑扑向了罗广信。

谭北斗大惊急道：“老大，挡他一挡！”

郝玉春只有一条左胳膊使唤，他能发多大的威？没奈何，只有挺着匕首硬迎傅天豪的软剑。

傅天豪没跟他硬碰，软剑一偏，灵蛇般前窜。

郝玉春脸上见了血，他大叫一声捂着脸退向后去。

傅天豪毫不怠慢，软剑再偏卷向了罗广信，血光一闪，罗广信大叫后，一条右胳膊让傅天豪齐肩斩下。

傅天豪手动身不闲，突然横移三尺，谭北斗旱烟袋从他右肋下穿过，“噗！”地一声，衣裳破个洞，好险！

谭北斗白了脸，红了眼，一击未中，厉喝声中带着他那三徒弟跟两个独臂人转身又扑傅天豪。

傅天豪的背正对着瞎子，瞎子一声没吭向着他后心打出了一把奇薄如纸的柳叶飞刀。

傅天豪背后像长了眼，身躯一闪，软剑倒卷直取瞎子，飞刀擦身而过。

韩杰来不及躲闪，让那把飞刀正打中左肩窝，硬扎进去一半，他大叫一声捂着伤处倒了下去。瞎子眼瞎耳朵灵，一听韩杰叫就知道闯祸，心一惊，人一乱，没躲过傅天豪回手倒卷的那剑，那一剑正插进他心窝里，他腰为之一弯，跟着就趴下了。

这一来只剩下谭北斗跟两个独臂人了，谭北斗可真是红了眼，厉喝声中他抓起韩杰的单刀扑向傅天豪，刷刷刷一连劈出三刀，他这是拼命的打法。

傅天豪避开了他的锐锋，掌中软剑攻向两个独臂人。

两个独臂人眼见死的死，伤的伤，早就吓了胆，硬是没敢出手，双双慌忙闪身飘退。

谭北斗怒喝说道：“没用的东西，给我滚到一边儿去！”

他挥刀又扑向傅天豪。

傅天豪这回没躲，软剑一抖，凝力递出，“当！”地一声，火星四射，谭北斗的单刀立时震得荡了开去。

傅天豪掌中的软剑却是停也没停地递到了谭北斗心口，一下子抵在谭北斗的心口上，谭北斗不动了，一把单刀举在半空里，一时也没收回来。

傅天豪一双目光直盯在谭北斗那张煞白的老脸上，没动，也没说话，这一下，吓煞了韩杰、瘸子跟两个独臂人，韩杰跟瘸子都忘了自己的人，跟两个独臂人都张大了眼望着傅天豪。

突然！谭北斗的身躯泛起了一阵暴颤，哑声说道：“罢，罢，罢，我姓谭的学艺不精，只有认栽了，姓傅的，你往前再递一递吧！”

傅天豪淡然一笑收回长剑，道：“谭北斗！你要是有脸再待下去，你尽管待下去。”

手一松，软剑掉在了地上，他看也没再看谭北斗一眼，转身往林外行去，谭北斗大叫一声！一口鲜血喷出了口，身躯一晃，往后便倒！两个独臂人急忙上前扶住了他。

谭北斗望着那颀长背影颤声说道：“傅天豪！没想到到头来我会栽在了你手里。”

傅天豪不知道听见没有，他没停步，没转身，也没说话，仍然缓步走他的。

谭北斗突然又是一口鲜血涌出了口，他两眼瞪得老大，神态好怕人，接着说道：“傅天豪！我若不能让你躺在我脚下，我誓不为人！”

傅天豪已经走远了。

善铭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望着桌上那盏琉璃灯直发怔。

这两天来，他受的罪大了，简直就寝难安枕，食不知味！

那女人救走了章小凤，他不怕，他只怕那档子事儿传进鹰王的耳朵里！他派出人走走“鹰王府”下人的路子打听消息，可是到现在还不见回音，这两天他待在书房里听信儿，哪儿都没去，甚至连书房门儿都没出一步，桌上的公文堆了一大堆，他哪有心情去看？

幸好！今儿个他总算没白等，刚上灯没一会儿，派出去的人回来了，进书房密报，那个女人已离开了“鹰王府”，没听鹰王爷提什么？鹰王爷这两天心情不好，连大内都没去，据推测是跟那个女人闹翻了，善铭这才松了一口气，急了多少天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怪得很，这两天来一直不觉得饿，现在心刚安下居然就饿了，他当即传令要在书房里吃，要快。密报的那名下人连声恭应刚走，一名亲随又进了书房，匆匆忙忙地一躬身道：“禀大人！那位章姑娘求见！”

善铭一怔道：“张姑娘！那个张……”

那亲随道：“就是天桥那个……”

善铭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没一屁股坐下去，刚落下的一颗心立时又提了起来，马上就不饿了，他忙道：“告诉她，我不在……”

“是吗？老爷子！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这句脆生生的话，还有一阵醉人的香风，然后书房里就多了个人儿，正是章小凤，她娇靥上堆着笑，怪甜的。

善铭的魂儿差点儿冲出了泥丸宫，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瞪大了眼惊恐说道：“你，你，你……”

章小凤笑哈哈地道：“老爷子这么健忘啊？才几天就不认识我了？”

说着话，她走前了几步，冲着那亲随摆摆手道：“你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

那亲随很听话，答应一声退了出去！难怪他听话，他只知道大人跟这位“天桥”唱大鼓的姑娘有交情，前两天那回事他根本不知道，因为善铭自己没敢张扬！

章小凤走过去关上了门，然后又走了过来：“老爷子！几天不见了，您安好啊？”

善铭直往后缩，奈何后头是椅背，没地方躲：“你，你要干什么？”

章小凤“噗嗤！”一声笑得花枝乱颤，媚眼儿一抛，风情万种：“瞧您吓的，那像个捍卫京畿，掌管九门钥匙的带兵官哪……”

她倒了一杯茶端给了善铭，道：“来，先喝口茶压压惊咱们再聊！”

善铭伸出颤抖的手接过了茶杯，茶溅了他一身，他根本就不觉得，张着嘴，瞪着眼直看着章小凤，脸刷白。章小凤伸玉手扶在他肩头上，道：“老爷子！您放心，前些日子那档子事我早忘了，我这趟来可一丝儿恶意都没有。”

善铭道：“那档子事你早忘了？你没有恶意？”

章小凤道：“可不！我要有恶意，您还能好好儿坐在这儿吗？”

善铭听了这句话惊魂甫定，可是他还是不放心，道：“姑……奶奶，那你这趟来？”

章小凤道：“来看看您不行吗？”

善铭没说话，举袖擦了擦满头的冷汗才道：“姑奶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章小凤嗔道：“怎么回事儿？我不记仇还不好吗？难道您愿意让我记仇？”

善铭忙摇双手，把茶全摇洒了：“不，不！姑奶奶，我不是这意思……”

茶溅得到处都是，章小凤一跺脚，皱眉嗔道：“瞧您，把人家的绣花鞋跟裤腿儿溅湿了，也不张罗给人家擦擦？”

一句话提醒了善铭，他忙把茶杯往桌上一放，蹲下身子去，拿袖子就擦，也不知擦对了地方没有？不管擦对了地方没有，姑娘裤腿儿下那双脚动人，善铭蹲在那儿一双目光很自然地落在姑娘一双脚上。

只听章小凤道：“老爷子！您看我这双绣花鞋做得好不好？”

姑娘她这双绣花鞋衬饰工夫确实好，可是更美的是姑娘那双脚！美归美，

善铭如今绝不敢有一点儿不老实，绝不敢有一点儿非份之想，他一惊忙移开了目光道：“好，好，真好，真好！”

“就是喽！”章小凤一拧身道：“您就不知道人家费了多少工夫，我不管，您得赔我一双。”

善铭道：“好，好，赔，赔，我赔……”

章小凤伸手扶起了他，乌溜溜的一双大眼睛盯着他道：“您真赔？”

善铭硬是不敢看她，点着头道：“当然，当然，别说一双，十双我也照赔，我这就叫他们。”

章小凤“噗嗤”一笑道：“得了吧！老爷子，别赔了，再赔连老本都没了，我逗您玩儿的，一双鞋又不是什么稀罕东西，难道真让您赔不成，您坐下，我跟您谈点儿正经的！”

她把善铭按在了椅子上，目光一凝，道：“老爷子！我要听您从心里说句话，您是不是真的想要我？”

善铭一惊，脸色马上又变了，道：“不敢，不敢，姑奶奶！杀了我我都不敢了！”

章小凤道：“老爷子，我可是跟您说正经！”

善铭道：“姑奶奶！我说得也是实话。”

章小凤道：“老爷子！我不是问您敢不敢，我是问您想不想。”

善铭道：“这个……我！姑奶奶，你这是……”

章小凤道：“我不妨告诉您，我想通了，一个女人家迟早要嫁人的，既然迟早要嫁，不如挑个不愁吃穿的，像我这种人要嫁也是嫁个跑江湖的，打小就抛头露面东奔西跑，有一顿没一顿的，这种苦日子我过够了，说什么我也不能再嫁个跑江湖的跟着他受苦去，既然老爷子您喜欢我，这种荣华富贵别人求都求不到，我又为什么不要……”

善铭道：“姑奶奶，你说的这是……”

章小凤道：“老爷子！我说得句句是真心话。”

善铭老眼睁大了，道：“真的？”

章小凤手抚着心口道：“老爷子，难道让我把心剜出来给您看？”

善铭忙抓住那只玉手道：“可别！姑娘，只要是真的，我愿意打个台儿把你供起来。”

章小凤道：“那倒不必，只要您别玩儿腻了把我一脚踢开我就知足了！”

善铭另一只手趁势又搂住了章小凤那蛇一般的腰肢：“那怎么会，我怎么敢，姑奶奶，你要是不信我可以赌咒，有一天我要是扔了你，管叫我……”

章小凤的玉手落在了他那毛胡子的嘴上，道：“干嘛呀？老爷子，您舍得我我还舍不得呢。”

善铭为之心花怒放，道：“姑奶奶！我这不是做梦吧？”

章小凤娇媚地看了他一眼道：“别的能假，您怀里有个活生生的人儿，这还能假吗？”

善铭一阵激动，停在章小凤心口的那只手开始不老实了，章小凤没动，居然由他轻薄。

所谓没动并不是跟块木头似的，而是没拒绝着嘛！娇靥红红的，只扭了扭身子，那能算是动吗？善铭更激动了，抬起那毛胡子的老嘴在章小凤白皙娇嫩的耳朵边低低说了两句，上了年纪的人，混身都抖个不停。

章小凤娇靥猛又一红道：“不，老爷子，我要的是明媒正娶！”

善铭急了，道：“姑奶奶！你……”

章小凤道：“迟早是您的人，您急什么？我打算从今儿个就住在您这儿，您还怕我跑了不成？”

善铭两眼一睁道：“怎么？从今儿个起就住在我这儿？”

章小凤“嗯！”了一声道：“行不？”

“行不？”善铭道：“瞧你问的，我求恐怕求不到，我这就叫他们给你……”

章小凤道：“不忙，老爷子，我还有话说。”

善铭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章小凤拧身坐在了善铭身上，一手勾住善铭的脖子，一手扶在善铭肩上，吐气如兰的小嘴儿凑近善铭耳朵旁说了起来。

不知她跟善铭说的是什么？只见善铭老脸上的神色连连变化，一对眼珠子不住的转。

过了一会儿，章小凤把话说完了，挪离善铭耳边望着善铭又问了一句：“怎么样？老爷子？”

善铭深深的看了她一眼，道：“姑奶奶，你可真狠啊？”

章小凤道：“别狠不狠，不瞒你说，这是我的条件，不能不为自己打算，那档子事迟早会被他们知道，我不能不先下手，只问你干不干？”

善铭一点头：“干！当然干，为了姑奶奶你，什么事儿我都干。”

章小凤瞟了他一眼道：“别说那么好听，这件事干下来对你也有好处。”

善铭一咧嘴道：“姑奶奶！你真厉害，看来往后我也得提防点儿！”

章小凤一点头道：“对，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刺，两者不为毒，最毒妇人心，你最好离我远点！”

善铭把章小凤猛然往怀里一搂道：“我怎么舍得，岂不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他笑了，章小凤没笑，她直扭身子，咯咯笑！不知道善铭现在还饿不饿？

一个时辰之后，两个“侍卫营”的好手进了前门大街一家客栈，直奔后院。

西一排三间屋，两间黑忽忽的，只有南头一间亮着灯，两个“侍卫营”的好手推门直闯进去，炕上和衣躺着燕云十三侠里的老五韩奎，烂醉如泥，鼾声震天。

两个“侍卫营”的好手架起了他，出了客栈往门口一辆大车上一放，拉着他往北去了！

同一个时候，二十名“侍卫营”好手带着三十名手拿火器的“五城巡捕营”巡捕围上了“二闸”北边那片稀疏的树林。

起先这五十个人散成一个大圈子，从远处弯着腰，俯着身，借着夜色往那片树林飞快地挨近，及至挨近那片树林之后，大伙儿都直起了腰，一步一步地往树林里那间茅屋逼了过去。茅屋里本亮着灯的，现在突然灭了，门开处，接连窜出了两个人，一个是乐清，一个是二虎，四下都有步履声，稀疏的树林也挡不住什么，两个人出屋往四下一看，脸上马上都变了色，乐清急道：“二虎，快进去！”

二虎转身窜了进去，茅屋里出来几个人，是霍天行、章民山、骆家英、白不群、樊子空、还有司徒逸，只有大虎、二虎留在茅屋里。

霍夫行四下一看，立即皱眉说道：“老疙瘩啊，这是怎么回事？”

乐清道：“不知道，只知道咱们被围上了！”

司徒逸冷笑一声道：“别人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准是那红……”

霍天行抬手拦住了他，道：“大伙儿各自小心，他们手里有火器！”

大伙儿都掣出兵刃护住了要害。

这时候四下里的“侍卫营”好手跟五城巡捕营的巡捕已围近了茅屋，带头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冲霍天行冷冷一笑道：“咱们可真是有缘啊？又碰面了，这回看谁来救你们。”

霍天行上前一步震声说道：“我兄弟究竟犯了什么罪，累得你们三番两次前来围捕？”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冷冷一笑道：“窝藏沈在宽的女儿，企图搭救沈在宽，只这一样就够了，废话少说，你们是自己走还是让我们抬着走！”霍天行脸色一变，就要说话。

章民山上前一步抱拳说道：“章某人请教一声，诸位怎么知道我兄弟的行踪？”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冷笑一声道：“上回我不知道，这回我清楚，告诉你们也无妨，你们认识章小凤吗？”

章民山道：“当然认识，她是章某人的干女儿。”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冷笑说道：“好个干女儿，你那个干女儿现在正在提督大人的书房套间里，你们那姓韩的老五已经先被送进‘五城巡捕营’等候你们了。”

一下子章民山的脸色煞白的，他转身冲霍天行一抱拳道：“大哥！我对不起您！也对不起众兄弟！”

一翻腕，一柄匕首握在了手里，往回一带，整把匕首没进了心窝里，他的身躯泛起了颤拌。

霍天行等心胆欲裂，大叫一声齐扑了过来。

霍天行道：“二弟，你这是……”

章民山脸上泛起了一阵抽搐，嘴角泛起一丝悲惨笑意，眼一闭，人往后倒去。

白不群伸手扶住了他，乐清大喝一声抡起兵刃往外冲去。

“轰”然一声，火光一闪，乐清倒了下去，连滚了好几滚。

霍天行须发皆动，含泪抬手拦住众兄弟，望着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道：“好！我兄弟跟你们去！”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冷然一笑道：“识时务者称为俊杰，知进退者才是高人，这就对，爽快一点儿对咱们彼此都好，走吧！”

霍天行摇了摇头道：“请稍等一会儿，让霍某把这位埋了。”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道：“用不着了，他有你几个收尸人士，过两天你几个由谁来收尸入土？”

霍天行道：“当年插香歃血，如今他死的时候我几个在身边，总该尽最后一点心意，还望阁下……”

一个那“侍卫营”的中年瘦汉子走到黑衣瘦老者旁，低低他说了几句。

那“侍卫营”黑衣瘦老者旋即摆手说道：“好吧！不过要快一点儿提督大人还等着我覆命呢！”

霍天行一抱拳道：“多谢了！”

转望白不群道：“老三！就在这儿找块地儿吧！看看老疙瘩怎么样了？要是不行了，干脆一块埋了，也好有个伴儿有个照应。”

霍天行现在似乎已经趋于平静，说话听起来很轻淡，可是谁都知道，他此刻内心比任何一个都悲痛。

乐清伤得很重，胸腹之间要害处中了一下，也已经断了气！

弟兄们含泪一齐动手，就在茅屋旁边挖了一个坑，把章民山跟乐清的尸体都放了下去。

填土的时候，二虎头一个忍不住，跪在坑边失声痛哭。

他不哭倒还好，这一哭哭得大伙儿都站在坑边不动了。

霍天行冰冷说声道：“你就是会哭吗？没出息，快住声帮忙填土吧！别让人家等太久！”二虎心里再悲痛，再难受，霍天行的话他不敢不听，当即强忍着站了起来。

土一堆一堆的往下填，司徒逸走过来颤声说道：“大哥！都怪我不该护着她……”

“怪谁？”霍天行冷冷说道：“到了这时候用不着说什么了，咱们总算没白养她，白教她！”

司徒逸低了下头，他唇边都渗出了血。

白不群挨过来低低说道：“大哥！横竖都是死路一条，咱们何不……”

霍天行目光一凝，冰冷说道：“能多活一会儿我就想多活一会儿，你懂吗？”

白不群道：“大哥！咱们可不能让人绑着游街示众，然后再到菜市口……”

霍天行两眼微睁道：“老三！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白不群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没说话。

土填好了，隆起一堆，刚才还好好的两个人，如今却已入土了，从此阴阳隔绝，难再见面，能不悲痛！

弟兄们没有不掉泪，大虎、二虎都强忍着没敢哭出声。

唯独霍天行没有掉泪，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道：“走吧！”

转身一抱拳：“让诸位久等了！”当先迈步行去。

他走了，大伙儿不能再多待，只有跟着往外行去！

秋凉了，早晚都有点冷意，尤其是天刚亮的时候，穿上件夹袄儿都还嫌少点儿！

天刚亮的时候虽然有点冷，可是这时候最静，空气也好，尤其在城根儿一带的荒郊，露珠千万颗挂在草尖上粒粒晶莹，站在这儿吸上一口气，混身没一个地方不舒服。

在东城根儿就有这么个人，除了阴天下雨之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间断。

天刚亮，他就托着个鸟笼子到东城根儿来遛鸟儿了。

这个人是个老头儿，五十上下年纪，穿着谈不上怎么好，但挺干净，人也挺有精神。

这个老头儿每天早上都到东城根儿来一趟，托着鸟笼子，掀起布罩子，让笼里的画眉鸟尽情的跳，尽情的叫。

今天跟往常一样，天刚亮，他托着鸟笼子出现在东城根儿。

今天跟往常唯一不一样的，是东城根儿比他早到了个人，往日一大早东城儿只他一个人，今天不但突然多了个人，而且到得比他还早。

老头儿怔了一怔，只是怔了一怔，本来嘛，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许他起早，不许别人起早，许他到这儿来，不许别人到这儿来！

或许这个人刚发现早上东城根儿的好处，有这么个同好，每天早上能有个人聊聊天，谈谈鸟儿，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才对。

老头儿从侧面打量这个比他先到的人，这个人背着手面对着遍地露珠的荒郊，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有一副颀长的身材，穿身略嫌单薄的黑衣，个子挺英挺，腰杆儿挺得笔直，站在那儿跟擎天柱似的。

廿多近卅年纪，大大的眼，长长的眉，眉长得都斜飞入了鬓，鼻梁高高的，挺而直。

老头儿看不见那半张脸，可是有这半张脸就够了，这个人长得很俊，十足的美男子一个。

老头儿只觉这个人跟常人不同，可是一时他又说不出这个人究竟那儿跟常人不同。

老头儿刚走近，黑衣客已有所惊觉地转过了身，老头儿两眼一亮，心里也不免一阵惋惜。

没错！的确是个美男子，唯一的瑕疵是左脸上有条刀疤，让人恨不得拿手把它抹了去，是谁，这么缺德？

老头儿这里心念转动，黑衣客那里含笑开了口：“老先生早啊！”

人长得本来让人一见就有好感，这么客气，这么有礼，哪还不更让人有好感！

老头儿定定神忙含笑点头：“早，早，你老弟一向也爱早起？”

黑衣客带笑点头道：“我一向起得很早，惯了，到时候就睡不着，早起的好处很多，可惜能领略早起好处的人不多！”

“的确！的确！”老头儿不但深有同感，而且也喜欢这年轻人谈吐不俗，他道：“有不少人晚上不想睡，早上懒得起，不到日上三竿不下床，大好时光全浪费在睡梦里了，实在可惜！”黑衣客笑笑，一双目光落在老头儿手

上那鸟笼子上：“老先生这只画眉不错啊！”

老头儿笑笑说道：“生平无他好，就喜欢种种花，玩儿鸟，见笑，见笑！”

“好说。”黑衣客道：“世人皆为名利忙，老生生独寄清于花鸟，足见清高！”

老头儿哈哈一笑道：“过奖，过奖！说什么清高，我这个人天生的懒散命，还没有请教老弟台贵姓？”

黑衣客道：“不敢！傅。”

老头儿道：“原来是傅老弟，傅老弟也住东城？”

“不！”黑衣客道：“我一向在南方，刚到京里来。”

老头儿道：“我说嘛！一向少见，我姓覃……”

黑衣客截口道：“我知道，刑部书办覃老先生？”

覃老头儿听得一怔道：“怎么？老弟台认得我？”

黑衣客笑笑说道：“不瞒覃老说，我今天是专为在这儿等覃老的，打听了好些日子了，好不容易才打听出覃老每天早上到东城根儿来遛鸟！”

覃老头儿眨了眨眼道：“老弟台今儿个是专为到这儿来等我的？有什么事儿吗？”

黑衣客道：“覃老可听说过傅天豪这三个字？”覃老头儿一点头，道：“听说过，怎……”陡然一惊，脸上变了色，急道：“你，你是傅天豪？”

傅天豪含笑点头道：“不错！我就是官家缉拿多年，最近又闹得京里满城风雨的傅天豪。”

覃老头儿手一颤，手里的鸟笼子一歪往下掉去！

傅天豪手一伸便把鸟笼子接在手中，道：“覃老不必害怕、不管传说中傅天豪是个怎么样的人，至少如今我对覃老没有丝毫恶意，我本是打算到府上去拜访的，可是我怕让人误会覃老，也怕惊了覃老的家人，所以我只有跑到这儿等您！”他把鸟笼递给了覃老头儿。

覃老头儿接过鸟笼，神情显得平静了些，可是说起话来还有点不自然：“我知道官府对傅爷您缉拿多年，而且出的赏额很高，这些日子以来京里的几个营更是忙得不可开支，可是背地里我也听过不少人说傅爷您是个侠义之士……”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侠义两个字不敢当，不过傅天豪做事当能仰不愧，俯不作，自问对得起良心。”

覃老头儿道：“今天总算让我有幸亲眼见着了傅爷，刑部当差这么多年，我见过不少大凶大恶，这双老眼不花，我看得出傅爷您不是那种凶恶之人，大凡凶恶之人眉宇间总带股子暴戾煞气，傅爷您却是满面祥和，一身书香气……”

傅天豪道：“多谢覃老，可是覃老待会儿还得到刑部去？”

覃老头儿一点就透，当即改口说道：“是！是！那么我请教，傅爷今天在这儿等我是……”

傅天豪道：“我想救沈在宽，请覃老勉为其难帮个忙，也请覃老为我大汉世胄，先朝贵民尽一分心力救救这位忠义。”

覃老头儿一听，吓得脸色一变，忙往四下里看去。

傅天豪道：“覃老放心，附近没有人所以我挑这个时候在这地方跟覃老见面，就是怕连累覃老。”

覃老头儿神色定了，没说话，沉默了一下才道：“听了傅爷您这番话，

就知道傅爷的确是位令人敬佩的侠义之士，我也明白为什么官家多年来一直不放过您了，我也是个汉人，理应为咱们汉人尽一分心力，只可惜傅爷您来晚了……”

傅天豪神情一震道：“覃老……”

覃老头儿道：“沈先生早在解送来京的第二天夜里就被害了！”

傅天豪心神大震道：“怎么说？沈先生早在……那为什么传说沈先生被囚在刑部大牢里？”

覃老头儿道：“那是‘血滴子’出的主意，这一件是为引沈

先生的同党蹈网上钩，别人不知道我清楚，打那时候到现在，刑部内外每天都埋伏着有几十名‘血滴子’好手……”叹了口气道：“我见过沈先生，风骨嶙峋，满脸正气，沈先生是个读书人，我也是个读书人，可是我这个读书人只有羞煞愧煞，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沈先生才配称真正的书生，真正的读书人，当时我也曾动过救他的念头，可是我这身老骨头……”满脸悲戚之色，摇摇头住口不言！

傅天豪一双长眉扬得老高，道：“原来如此！‘血滴子’之毒辣阴狠果然名不虚传，看来沈姑娘是白来了，那件宝物也白送了……”顿了顿道：“不管怎么说，覃老这份心意可敬，沈家存歿仍然感激……”

覃老头儿苦笑说道：“傅爷！我已经够羞愧的了！您这么一说我更汗颜了！”

傅天豪道：“覃老不必说什么，我不敢耽误覃老过久，请告诉我沈先生的尸骨葬在何处，当年杀害沈先生的是‘血滴子’

中的哪一个？”

覃老头儿摇头说道：“沈先生的尸骨葬在哪儿我不清楚，没听他们提，也没人敢问！至于杀害沈先生的，我记得是个‘血滴子’的领班，好像姓赵，左边缺只耳朵，很好认。”

傅天豪一抱拳道：“多谢覃老，时候不早了，覃老请吧！”

覃老头儿道：“傅爷想找那个姓赵的‘血滴子’领班，用不着往里头去，我知道他在外头有个女人，那个女人住在‘府学胡同’东头儿左边第三家，门口栽着半截石桩，姓赵的每个月总要到她那儿去好几回，您到那儿去找他也要小心，他身边总带着两个人……”

傅天豪又一抱拳道：“傅天豪感激，天已经大亮了，这一带难免会有人来，覃老还是快请吧！”

覃老头儿没再多说，拱拱手道：“那我告辞了，今天能见着傅爷，我的造化不小！”

他转身走了没几步忽又转过头来道：“傅爷可以问问那姓赵的，他也许知道沈先生的尸体埋在哪儿？”

傅天豪道：“多谢覃老！我省得！”

覃老头儿又一拱手转身走了，没再回头。

傅天豪站在那儿一直望着他拐过了远处的民房！

“府学胡同”里有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那是“文丞相祠”也就是一代忠烈文文山的从容就义处！

文天祥祠在“府学胡同”旧顺天府学之邻，远在“安定门”大街东有“育贤坊”大牌楼，胡同东口有“忠烈祠”扁额。

这一带白天就很清静，到了晚上更清静，很难看见几个行人！

覃老头儿说得很清楚，傅天豪很容易地便找到了门前栽着半截石桩的那户人家！

藉着昏暗的月色看，两扇窄窄的朱门，一对乌漆黑门环，两扇门关得紧紧的。

傅天豪知道没找错地方，可是他还不知道姓赵的那个“血滴子”领班今夜在不在这个香巢里？

他提着他那把看上去十分寒酸的乌鞘长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之后，腾身拔超越墙掠了进去。

一个小小的院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厢房、上房、套间，该有的全有。

两边两间厢房里没点灯，黑忽忽的！

上房里有灯，上房左边那间屋里也有灯，灯光透窗纸，还不时传出一两声令人心跳耳热的吃吃轻笑。

行了！就凭这，傅天豪断定那个姓赵的今夜准在，不但在还没带人，今儿晚上他来得巧他紧了紧手里的剑刚要再往近处去，只听那间屋里传出个娇滴滴的女子话声：“哎呀！死人，瞧你，干嘛老是这么提心吊胆的，不告诉过你了吗？他今儿个一早刚走，今儿晚上绝不会来，我还会害你不成，害了你对我又有什么好处？瞧你这副俊模样儿，我又怎么舍得呀！安心！好好儿的陪我，别扫我的兴，行不？”

二十三

傅天豪听得怔了一怔，他明白了，来得不巧，姓赵的今天早上刚走，今天晚上不会来，要不他这个女人不会挑今天晚上偷吃！

这倒好哇，“血滴子”今天害这个，明天害那个，害来害去让人在头上扣了顶绿帽子都不知道，屋里这个男的不和道是谁？居然敢到“血滴子”睡榻之上凑热闹，可真是色胆包天哪！今儿晚上白来了，又不能惊动屋里的，傅天豪摇摇头正打算走！突然一阵衣袖飘风声传入耳中！他听得出，这阵衣袖飘风声是往这儿来的，他一闪身躲进了厢房后头一处暗隅里！

他刚藏好，小院子里一前二后如飞落下三个人来，一身黑衣，手里都是提着家伙。

后头两个是一对壮壮的中年汉子，前头那个三十多近四十年纪，瘦瘦的，鹞眼鹰鼻，唇上还留两撇小胡子！好阴的人，他瞪着上房左边那间屋，两眼直欲喷出火来。

巧了，傅天豪的藏身处正在黑衣小胡子左边，他看得清清楚楚，黑衣小胡子左边没耳朵，只有个疤。

他明白了，眼前就是姓赵的，这位“血滴子”领班带着人来捉奸来了，八成儿姓赵的早有耳闻，故意今天一早走路，等到晚上突如其来来个瓮中捉鳖。

果然！那黑衣小胡子一挥手，两个黑衣壮汉提着家伙扑向后头，一闪没入了上房屋后。

傅天豪明白了，他两个是断后路去了，那两个黑衣壮汉刚隐入上房后，那黑衣小胡子一声冷笑扬声道：“好啊！你倒挺会过的啊！我刚走就找了个接班的来了？”

屋里的笑声马上没了，跟一下子让谁捂住了嘴似的，旋即，屋里又有了动静。

一阵桌椅碰击接着像是摔碎了什么似的，“叭！”地一声脆响。

突然！，屋后响起了一声沉喝：“既然敢吃就别怕抽嘴，滚回去！”

一声杀猪般大叫，紧接着像有重物坠地般“砰”然一声。

黑衣小胡子两眼煞光暴闪，冷喝说道：“都给我带出来！”

上房屋里灯影一闪，跟跟舱踏冲出个人来，是个廿来岁的白净小伙子，不见得怎么俊，皮白肉嫩挺清秀，他光着上身，下身只穿件短裤，冲出上房便摔在了地上，滑了一大段路直冲到黑衣小胡子脚前，这一下够他受的。

可不！手破了，脸破了，身上也破了，到处是血，直起身跪在那儿直叫：“赵爷饶命！赵爷饶命！不是我……”

黑衣小胡子冷冷说道：“不是你勾她？是她勾你？一个巴掌拍不响！”

一脚踹了出去，小伙子大叫一声捂着肚子扒下了！

两个黑衣壮汉从上房里一人抓条胳膊拖出个女人来，长得挺不错，年纪也不大，比小伙子大不了多少，光着两条腿，身上只穿了件兜肚，淡红的，一身肌肤倒也挺细挺嫩的。

她现在不笑了，可怜吓得都没了人样儿。脸上没一点血色。

两个黑衣壮汉铁石心肠，一点也不知怜香惜玉，到了黑衣小胡子跟前，猛地一推把那小娘们儿摔得结结实实的。

黑衣小胡子一脚踹出，小娘们儿身子一仰又摔了一下，娇嫩的女人那堪这两下，当即就昏了过去。

黑衣小胡子道：“他俩喜欢往一块儿凑，索性成全他们，给我扒！”

他这里一声“扒”，两个黑衣壮汉齐动手，转眼工夫把小伙子跟小娘们儿扒了个精光。

两个人跟剥了皮的白羊似的，身上没一点儿挡头儿，要哪儿有哪儿，可怜那小伙子早吓瘫了。

两个黑衣壮汉手脚俐落得很，一转眼工夫把两个人捆得跟只粽子似的，小伙子在上头，那小娘们儿在下头。

黑衣小胡子一抬手道：“把刀给我！”

一名黑衣壮汉把手里的刀连鞘递了过去。

黑衣小胡子接过来一抖，刀鞘脱手飞了出去，他倒提着刀对准小伙子腰眼一刀插了下去，只剩刀把在外，想必那刀尖也从小娘们儿肚子穿了过去。

两个人都没叫，只见两个人的身子直抖。

黑衣小胡子一抬手从另一个黑衣壮汉手里接过一把刀，这一刀插进了小伙子的后心，两个人都不动了。

黑衣小胡子看了那捆在一起的两具裸尸一眼道：“外头凉快，就让他们在这儿躺着吧！”听这口气他是要走了。

傅天豪旋即从那处暗隅里迈步走了出来道：“这种杀人手法我倒是生平仅见！”

黑衣小胡子霍然转过了身，两道锐厉目光直逼傅天豪，冰冷说道：“你是……”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奸夫淫妇如同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阁下杀得好，我为阁下鼓掌！”

黑衣小胡子一双锐厉目光落在傅天豪那把剑上，旋即又回到了傅天豪的脸上，冰冷说道：“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傅天豪道：“我是来找阁下的，听见屋里嬉笑声，原以为是阁下，却不

料是另一人，我正打算走了，没想到阁下忽然从天而降，当时我本想出来跟阁下见面，可是想到我要是这么一打岔就便宜这对奸夫淫妇了，所以我只有暂时隐身一旁，让阁下尽泄心中愤恨！”

黑衣小胡子倏然一笑，笑得阴沉：“原来这儿有位客人比我早到了一步！可笑我们三个人居然一对半成了瞎子聋子，家丑不可外扬，看来，这一下想掩也掩不住了……”

顿了顿道：“你要找我？没错吗？”

傅天豪道：“阁下不是‘血滴子’的赵领班吗？不会错的！”

黑衣小胡子道：“你认识我？”

傅天豪摇头说道：“不认识，也从没见过，可是听人说过！”

黑衣小胡子“哦！”地一声，冷冷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傅天豪道：“我来问问赵领班，沈在宽先生的尸骨埋在什么地方？”

黑衣小胡子脸色一变道：“沈在宽的尸骨？你弄错了吧！沈在宽现在刑部大牢……”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刑部内外埋伏的只有‘血滴子’，沈先生还在那儿的话，我就不会跑这儿来找赵领班了！”

黑衣小胡子眨眨眼忽然笑了：“看来你是个高明人儿，就算沈在宽已经死了，我怎么知道他的尸骨埋在了什么地方？”

傅天豪道：“据我所知，沈先生在被解送来京的第二天就被杀害了，而下手杀沈先生的就是你赵领班，我本来是来救沈先生的，现在只有退而求其次，想办法把沈先生的尸骨带出去了！”

黑衣小胡子道：“你怎知道是我杀了沈在宽？”

傅天豪道：“有人告诉我，杀害沈先生的是‘血滴子’里的一个姓赵的领班……”

黑衣小胡子道：“‘血滴子’里姓赵的领班可不只一个。”

傅天豪道：“或许！只是缺了一只左耳的恐怕并不多！”

黑衣小胡子倏然一笑，笑得更见阴沉：“我没说错，阁下的确是个高明人儿，既然知道这么多，怎么会不知道沈在宽的尸骨埋在哪儿？”

傅天豪道：“只因为指点我的那个人他不知道，所以我只有来问赵领班了！”

黑衣小胡子道：“原来如此，沈在宽的尸骨不轻，你拿得动吗？”

傅天豪道：“或许拿不动，不过总不能不勉力试试，既然到了京里，要是白跑一趟，空手而回，我对不起沈先生的亲人跟朋友！”

“说得是。”黑衣小胡子一点头道：“你是个血性汉子，别的不冲，只冲这一点不能不告诉你，沈在宽的尸骨埋在‘奈何桥’边，你去找吧！”

话落，翻腕，一柄长剑已然出了鞘，一下子便递到了傅天豪的咽喉前。

只听“铮！”地一声，他身躯一晃，往后退了一步，他脸上变了色。

傅天豪那把奇窄的长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出了鞘，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举在了胸前。

只听傅天豪笑道：“不慢！难怪阁下能够当上‘血滴子’的领班，可惜，可惜阁下碰见的是个也够快的人！”

那两名黑衣壮汉一声不响，从地上两具裸尸身上拔起两把雁翎刀双双扑向傅天豪。

刀花两朵，一上一下，颇见造詣。

傅天豪道：“我找的是姓赵的，不愿意多伤人，你两个起什么哄？闪开！”

他长剑一摆挥出两剑，只听两声闷哼！两个黑衣壮汉右胳膊上各中一剑，立即双双丢刀暴退，傅天豪不由呆了一呆道：“这两位大概不是‘血滴子’……”

黑衣小胡子冷哼一声，抖剑欺了过来，刷刷刷一连三剑，每一剑都够凌厉，每一剑都是指向傅天豪要害。

傅天豪振腕挥剑，一连解了三招，然后抖手一剑攻了过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双方交换了这几招后，傅天豪已觉出这黑衣小胡子在剑上的造诣不俗，“血滴子”那领班职位并非侥幸得来，他不敢大意，封架出手间都是剑身凝力，小心翼翼，同样的，黑衣小胡子也知道碰上了高手，只要有点不小心今夜便万难脱身，所以他攻多守少，而且一招比一招凌厉。

高手过招，迅捷如电，转眼工夫间已是十招过去！

黑衣小胡子求胜心切，硬走险着，长剑一摆，斜斜挥出，把心口要害部位全露了出来。

傅天豪右一侧身，跨步欺上，一剑直递径取对方心口！

黑衣小胡子冷笑一声，手腕一沉，长剑闪电劈下，取得是傅天豪左肋。

傅天豪“嗤”的轻笑一声，冷然道：“赵领班！我并不傻。”提一口气疾然斜斜前窜，擦着黑衣小胡子左侧掠过，锋利的剑锋在黑衣小胡子左肋上划了一下。

黑衣小胡子闷哼一声，抬手捂着伤处往前窜去，落地又起，直上夜空。

他机灵，他知道要再不走就走不掉了，他够快，哪知刚腾身跃起，猛觉一股寒气直袭双腿，他猛一惊便要缩腿出剑，可惜太慢了。

随觉寒意上腿，两处膝弯一阵剧痛，真气一泄，一个跟头栽了下去。

他不愧是个“血滴子”领班，临危不乱，右半身凝力，打算摔在地上之后挺臂出剑，拼个两败俱伤。

哪知他仍是慢了一步，就在他右半身着地刚要振臂出剑的时候，一把长剑已抵在他咽喉上，同时右腕也被一只脚结结实实地踩住了。

眼前是张带着笑意的脸：“赵领班！事实证明我拿得动沈先生的尸骨，请告诉我那埋骨处吧？”

黑衣小胡子还挺硬的，咬咬牙道：“算你行，我姓赵的认栽了，老实告诉你吧，沈在宽的尸骨已无处可寻了！”

傅天豪的笑容突然凝住了，道：“这话怎么说？”

黑衣小胡子冷笑着说道：“沈在宽是个罪大恶极的叛逆，谁会为他收尸不成，休说是叛逆沈在宽，你打听打听，凡是死在‘血滴子’手里的人，哪一个能落个有人收尸的？”

傅天豪情知这话不假，“血滴子”凶残毒辣，一向轻视人命，杀个人跟杀只鸡没什么两样，还管什么尸骨不尸骨。

他扬了扬眉，沉声道：“你把沈先生的尸骨怎么处置了？”

黑衣小胡子狰狞一笑道：“你可听说过，每个‘血滴子’身子都带有一瓶‘化骨散’……”

傅天豪脚下微一用力，黑衣小胡子那只右腕发出了一声轻响，紧接着黑衣小胡子的身躯起了颤抖，额上也见了汗，可是他没哼一声，傅天豪冷然说道：“杀人毁尸，你们好狠毒的心肠，你也是汉人，怎么用这样手段残害同

类，你还有人性吗？”

长剑一偏一闪，黑衣寸胡子那只右臂齐肩落下，他硬不下去了，大叫一声，满地乱滚，滚得满地是血，两个黑衣壮汉面无人色，都吓傻了。

黑衣外胡子滚了一阵之后，精疲力竭躺在那儿不动了，浑身是血，满头是豆大的汗珠子，他张嘴直喘道：“朋友！你，你给我一个痛快，求求你……”

傅天豪缓缓说道：“沈先生跟你何怨何仇？”

黑衣小胡子道：“我奉命行事，既然干了‘血滴子’就身不由主，叛逆造反，论罪家灭九族，沈在宽他迟早得死，行刑的刽子手杀人的手法不见得比我高明，真要说起来，他死在我手里还算舒服些……”

傅天豪道：“你是奉谁之命行事？”黑衣小胡子张了张嘴道：“朋友！算了吧！沈在宽人已死了，你就算杀尽所有的‘血滴子’又能怎么样？再说你也办不到，你要问我奉谁之命行事。我奉的是我上司之命，我上司又是奉了他头顶上的令谕，说来说去只是皇上容不得别人造他的反，要不我们怎么敢随便动沈在宽，难道你能进大内行刺去！我一人偿命也就够了，给我个痛快吧！求求你！”

傅天豪不禁默然，的确！这黑衣小胡子说得并没有错，说来说去是大清皇帝不容人造反，不容人萌异志，最忌讳这个，要不是他纵容“血滴子”，“血滴子”今天也不会这么凶残跋扈，也不敢乱杀人，唯一的办法是尽逐满虏出关，再不就是汉人就别“造反”别“萌异志”，要不然这类事情今后还会不绝的发生。

沈在宽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就是杀尽所有的“血滴子”又如何？事实上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他也做不到这一点，人是黑衣小胡子杀的，有黑衣小胡子一个人偿命也就够了。

想到这儿，他出指遥点，一缕指风点在黑衣小胡子“死穴”上，黑衣小胡子腿一伸，头一歪，不动了。

傅天豪收剑归鞘，转过身望着两名黑衣壮汉道：“告诉‘血滴子’，不要乱抓无辜乱杀人，人是我杀的，尽可以找我，我叫傅天豪，要听清楚，我叫傅天豪！”

话落，腾身跃起，掠了出去。

傅天豪越墙掠出，刚落地，倏地一声沉喝传了过来：“什么人？站住！”

傅天豪听得心头一震，抬眼望去，只见一条瘦小黑影从胡同西口疾掠而来。

这瘦小黑影身法极速，转眼已到近处，傅天豪目力过人已看清楚了他，心里一松，可是没出声，那瘦小黑影赫然是“鬼影子”杜明，只见他手提腰刀，一身夜行打扮。

这时杜明也看清了他，一怔叫道：“傅爷！是……”

傅天豪一招手示意他噤声，“鬼影子”杜明一点就透，立即住口不言。

傅天豪凝神听了一听，倏然一笑道：“他们已经走了，不要紧了！”

杜明诧异地道：“怎么回事？傅爷！谁在里头？”

傅天豪把适才的经过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杜明。

杜明一听脸上就变了色，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您杀得好，他们做得也太狠太绝，这么一来，沈姑娘岂不是白跑了一趟？”

傅天豪道：“沈姑娘已经尽了做子女的心力，人已经死了，谁也没办法！”

杜明道：“傅爷！我已经找了您一天半夜了，可没把我急死，要再找不

着您，我只有咬牙往险道儿上走了！”

傅天豪道：“什么事？杜老！”

杜明道：“‘燕云十三侠’把兄弟几个昨儿晚上让‘五城巡捕营’的人在‘二闸’一片树林里围住了，章民山一刀插进自己的心窝里自杀了，乐清想往外冲，当时就被火器掠倒了，霍天行一看情形不对只有低头认栽，带着几个把兄弟进了‘五城巡捕营’！”

傅天豪听得心神连震，急道：“现在他们还在‘五城巡捕营’吗？”

杜明道：“现在还在！听说明天一大早就要移往‘侍卫营’，我真急了，今天晚上要找不着您，只有拼着我这条命不要救人了。”

傅天豪一跺脚道：“霍天行也是！上次就让他们围过一次，要不是凌姑娘赶巧了，出面拦住他们了，他几个当时就走不了，有了这么一回教训，怎么还不离远点儿？”

杜明摇头说道：“您不知道，傅爷！他们之中出了内奸，躲也没用，要不是内奸出卖了他把兄弟几个，哪会那么容易让人家一找就找着了！”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杜老是指……”

杜明道：“章民山那个干女儿，在‘天桥’唱大鼓的‘金嗓玉喉’章小凤，那丫头也不知让什么迷了心窍，不但把霍天行把兄弟几个和盘托给了善铭，甚至连自己的身子也交给了善铭，据说‘五城巡捕营’拿沈姑娘那一回就是她干的好事，她怕霍天行几个知道，所以勾上善铭来个先下手为强，您说这算什么？这成什么世界了？”

傅天豪听得心中一阵刺痛道：“章小凤现在善铭那儿？”

“可不！”杜明道：“她机灵，现在一步也不敢离开善铭，善铭也是老奸巨滑，既然她自己送上门来，还肯放松她！”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让她去吧！霍天行自有他的门规家法，杜老人义，我感同身受，事不宜再迟，我这就赶到‘五城巡捕营’去！”他一抱拳，要走！

“慢着！傅爷！”杜明伸手抓住了他道：“这种事来明的不如来暗的，来暗的最好有个熟人带路，我给您带路，准保他们神不知鬼不觉。”

杜明忙道：“不！杜老，你跟我一样……”

杜明截口说道：“没什么不一样！在这儿待下去没什么意思，我早就不想干了，正好趁这机会脱了身，不瞒您说，我这也是为自己打算，霍天行兄弟都是燕云道儿上的头一号人物，现在我交个朋友，将来在北六省地面上走动，不愁得不到照应，您就成全我吧！”

傅天豪深注一眼道：“像杜老这种人，天下都可去的，好吧！杜老先请！”

杜明倏然一笑道：“您请跟我来！”随后傅天豪腾身往胡同西口掠去。

傅天豪望着那瘦小背影暗道一声：“真是个体薄云天的血性汉子。”

提一口气，腾身掠起跟了上去，出“府学胡同”西口，杜明一头又走进了另一条胡同里，不论是东弯也好，西拐也好？专找小胡同走。

“鬼影子”杜明的轻功身法着实高人一等，傅天豪把轻功身法提到了七成才能与他走个并肩。

奔驰间傅天豪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道：“有件事不知道杜老知道不知道？”

杜明道：“什么事？傅爷！”

傅天豪道：“沈姑娘为救沈先生，大老远地带来一件价值连城的‘珍珠

衫’，据说这件‘珍珠衫’已经由霍天行兄弟的手交给了‘五城巡捕营’，然后再往刑部转，刑部只一收到东西就放人，哪知那件‘珍珠衫’交到‘五城巡捕营’人手里之后就没了下文，据我看是让‘五城巡捕营’的人吞了，杜老可知道这件‘珍珠衫’落进了谁手里吗？”

杜明讶然说道：“有这种事儿？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你可知道霍天行兄弟跟‘五城巡捕营’的哪一个接的头吗？”

傅天豪道：“这我倒没听说，当时我是跟章民山谈的，没听他提，我没问，杜老该知道，我不好问。”

“那是！”杜明点点头道：“事情是他兄弟几个经手办的，您问多了会招人误会，让我想想看，会是谁呢？”

他沉吟了片刻道：“上梁不正下梁歪，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像这种向人伸手受贿的事儿，官场之中算不得稀罕，‘五城巡捕营’里尤其屡见不鲜，逮住个毛贼冲贼伸手分一半儿赃，要干没本儿买卖的就先送来，这种事在‘五城巡捕营’里是公开的秘密，倒楣的只是失主老百姓，只是，像这么贵重的‘珍珠衫’硬昧起良心给吞了，要想神不知鬼不觉，似乎不大可能，老实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他们也没那个胆，要吞这件‘珍珠衫’嘛只有一个人可能，也只有他吞了这件‘珍珠衫’没人敢吭声儿，没人敢眼红，那就是‘五城巡捕营’的统带玉伦！”

傅天豪道：“怎么？连身为统带的都……”

“怎么不？”杜明冷笑一声道：“这有什么稀罕，大的大贪，小的小贪，您没听我说吗？上梁不正下梁歪，连善铭还贪一样色呢？何况玉伦，玉伦要不贪，下面这些人哪一个敢、这个圈子里黑得很哪！傅爷！不说别人就我吧，有时候也难免往腰里塞几个，待在这个圈子里想独清都不行，人家指着鼻子骂你，把你当成眼中钉，一头栽进酱缸里，你说没偷吃谁相信，干脆，昧起良心黑吧！”

傅天豪忍不住笑了，道：“多谢杜老！我增了不少见识，长了不少学问！”

杜明突然一矮身道：“傅爷！伏下！”这时候杜明已收势停了下来。

傅天豪忙跟着俯身收势往前望去。

只见前面十几丈外有一堵砖砌的高墙，似乎原先是一圈后来拆了，一头连在一座高大的房屋上，另一头挂着一盏灯，灯下站着个服饰齐全跨着腰刀的“五城巡捕营”巡捕。

他道：“到了？”

杜明点点头道：“绕过这场墙就是‘五城巡捕营’后门，想绕过这堵墙非得把这岗哨除了不可，您在这儿等等，我过去！”说完话他直起了腰走了过去。

傅天豪只把眼前这一带看清楚了，心知杜明说得不错，挺高的一堵墙一头还连在一座高大的房子上，要翻不见得翻不过去，可是只一近墙非被那站岗的发现不可，那个站岗的站的地位好，真可以眼观八面，不虞暗袭。

杜明刚走过去就被那名巡捕发现了，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什么人？站住！”

杜明冷叱说道：“你嚷嚷什么？眼瞎了吗？连我都认不出来？”

说话间杜明已进入了灯光之下。

只听那站岗的“哦！”地一声道：“是您哪！这么晚了您怎么到这儿来……”

杜明道：“碰鬼来了，不行吗？”

傅天豪眼见杜明走近了那名巡捕，杜明一指头点在那名巡捕的腰眼上，然后杜明扶着那名巡捕躺在了墙根下，他长身而起掠了过去，一个起落便到了杜明跟前，道：“杜老够仁厚的。”

杜明笑笑说道：“那也不是！没怨没仇的，人家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傅天豪道：“所以我说杜老仁厚……”顿了顿道：“后门那边还有岗哨吗？”

杜明道：“没了！不过咱们行动得快一点，半个时辰后就会有人来换哨，咱们一定得在换哨之前把人救出来。”

傅天豪道：“有杜老帮忙半个时辰足够了！咱们过去吧！”

杜明答应一声，小心地贴在墙头往墙那边看了看之后才绕了过去。

绕过这堵墙，“五城巡捕营”近在眼前，“五城巡捕营”这座营房不算小，一大圈围墙，人站在外头只能看见了房顶，看得最清楚的是那一串挑得老高的灯。

那圈围墙下的确有两扇后门，有归有，可是看上去已很久不用了，不但油漆剥落而且门环都生锈了。

傅天豪皱了皱眉道：“这两扇后门恐怕不能动？”

“是不能动！”杜明道：“里头都钉死了，我有路，您跟我来！”

说着，他矮着身窜了出去，傅天豪紧跟在他身后，两个起落已到围墙下，傅天豪略自估计了一下，这圈围墙约莫有五六丈高了。

杜明沿着墙根儿一阵疾走，最后停在一堆草丛前，他把耳朵贴在围墙上听了听，然后轻轻地拨开那堆乱草。

傅天豪看见了，乱草深处，围墙根儿下有个三尺见方的洞，洞里栽着一排铁栅，忍不住问道：“杜老！咱们就从这儿进去吗？”

杜明点点头道：“这是一条废沟，沟已填了，可是这个洞因为有这么一排铁栅栏着所以当日填沟的时候没封死，现在正好派上用场，我得试着先把铁栅拿掉，您等等！”

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洞口蹲了下去，把刀往身旁一放，两只手抓住那排铁栅试着摇了摇。

那排铁栅长年没人管，都锈了，杜明这么一摇马上就动了。

杜明点点头道：“行！”

他试着用了劲儿，三摇两不摇居然硬把那排铁栅的支柱扳断了，整排铁栅轻易地拿了下來，他嘘一口气道：“没想到这么容易，这是老天爷帮忙。”

他轻轻地把铁栅放在一边，抓起他那把刀道：“傅爷！您跟在我后头，留神刮破了衣裳。”

他往下一跪，慢慢地爬了进去。

傅天豪依着葫芦画瓢，跟着杜明身后往里爬去，可是他个子比杜明大，小心着小心着还是把衣裳刮破了一块！

过了洞进了围墙再看，只觉得地方不小，可却难看见什么？只因为这个洞在一间屋后，视线被挡了住。

杜明指了指眼前那间屋道：“这是屯粮食放柴火的地方，没人，他们囚人的地方在西边，咱们摸了过去。”

他带头沿着一间间的屋子后头往西摸去。

往西摸约莫有十来丈，突然一阵话声传了过来，杜明往后一打手势忙俯身停下，然后低低说道：“傅爷！您过来看看！”

傅天豪往前挪了挪，从墙角探头往外望去，只见西边十来丈有一间没门的石屋，里头有一线微弱灯光，外头却挂着两盏灯，四个带刀的巡捕在门口来回的走着。

他道：“那就是‘五城巡捕营’的牢房？”

杜明道：“那间石屋只是牢房的人口，牢房在那间石屋底下，大得很，足能囚百来人。”

傅天豪道：“‘五城巡捕营’就只有这么一处牢房吗？”

杜明道：“那个地牢能囚百来人还不够用吗？放心，我看过了，霍天行兄弟几个是囚在这儿没错！”

傅天豪道：“门口有四个人，恐怕不好应付！”

杜明皱皱眉道：“这就是，我过去他们固然不会喝止，可是我顶多一下能放倒两个……”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杜老！犯人都是怎么送进牢房的？”

杜明道：“普通人就这么押进去，会武的则要先绑住手脚然后再抬进去，怎么？”

傅天豪道：“霍天行兄弟恐怕是被几杆火器押进去的……”顿了顿道：“我有个主意，杜老可以把我当作犯人，押着我走过去，咱们一个人收拾两个，或许行得通。”

“对！”杜明喜形于色，一点头道：“好主意！亏您想得出来，能收拾了这四个，下头还有两个就好办，把您的剑给我！”

抬手把他那把剑递了过去。

杜明接过傅天豪的剑，把那把刀一块儿抓在左手里，右手揪住了傅天豪的腰后道：“傅爷！咱们手脚得干净俐落，万一我慢一点儿，到时候还得麻烦您伸手帮我个忙，您把两手放在头上，咱们过去。”

傅天豪依言把两只手放在了头上，杜明推着他走了出去，杜明低低笑着道：“这种滋味儿恐怕还没尝过吧？”

傅天豪道：“可不！我是大姑娘上花轿，生平头一遭儿！”

说话间那四个巡捕听见步履声望了过来，杜明很镇定，押着傅天豪直走过去。

渐渐行近，一名巡捕突然说道：“领班！您怎么从后头来？”

杜明应变快，当即说道：“这家伙是从后头翻墙进来的，轻功不错，身手可稀松，让我一刀背掠倒了，先押起来再说！”

说话间已到石屋门口，杜明手在后头碰了碰傅天豪，傅天豪两手往前一递，两根指头已点在右边两名巡捕的喉结上，那两名巡捕吭也没吭便躺下了。

与此同时杜明也采取了行动，他左掌劈在左边两名巡捕之中一个的脖子上，这一个倒了下去，右手从傅天豪身后绕不出不免慢了一点儿，那另一名巡捕已拔出了佩刀，而且张嘴要叫，傅天豪一步跨到，一指头正点在那名巡捕的左“太阳穴”上，那名巡捕两眼一翻便倒下去。

杜明捏了一把冷汗道：“惭愧，好险！傅爷！这儿交给我，您下去吧！小心下头还有两个。”

傅天豪没说话，行动如风，一步便跨进了石屋，进石屋便有一道石梯直通下去，灯光从下面腾射上来，不然看不见一级一级的石阶。

傅天豪没走石阶，一矮身便窜了下去，快捷如电。

他一下去便看见了，好大的一座地牢，方方的一间地下石室，一排儿臂

般粗细的铁柱从中间拦成了两间。

这排铁柱的那一边，砖砌的墙隔成了大小不一的一间间，每一间都有门，门也是儿臂般铁柱一根根焊成的，每个门上都挂着一个巨大的铜锁。

这排铁柱的这一边，空着！

只放着一张方桌，方桌上有盏灯，有茶壶、茶杯，围着桌旁坐着两名跨刀的巡捕。

傅天豪还没看见霍天行兄弟关在那一间，要先对付这两名巡捕，所以他一扑下地牢便冲向那张方桌。

他是够快的，快得像一阵风，快得像一道闪电，两名巡捕发现时，他已到了方桌前，两个巡捕还没来得及往起站，他的指头已然落在了两名巡捕的喉结上，气一闷，眼一黑，登时就人事不省了。

傅天豪吁了一口气，停也不停地便往里扑去！

他扑到了最里头，一声惊呼从最里头那间传了出来：“大漠龙！”

傅天豪看见了燕云十三侠霍天行、白不群、骆家英、韩奎、司徒逸把兄弟五个，外带大虎、二虎，樊子空都被关在最里这一间里。

铁柱虽然粗如儿臂，能阻拦人进去，但却挡不住人的视线，傅天豪看得清清楚楚，八个人没一个不是上着手铐，打着脚镣的。

惊叫一声的是韩奎，他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他这一叫另十四道目光都望了出来，充满了惊异，傅天豪伸手就要去扭那把钢锁。

白不群急道：“不行！傅大侠，我们试过了，钥匙在那两个身上！”

本来嘛，要那么容易扭开，要锁还有什么用？

傅天豪转身又扑了出去，在那两个巡捕身上一搜，果然，搜出了一把钥匙，只有一把。

他扑到最里一间前开了那把巨大铜锁走了进去。

霍天行八个这时候已都站了起来，霍天行一抱拳道：“傅大侠……”

傅天豪道：“没多少工夫，有什么话还是出去之后再说吧！”

霍天行抬抬手苦笑说道：“傅大侠！恐怕你是白来了，您看我们八个还想出去吗？”

傅天豪没说话，蹲下身去伸手抓住了连接霍天行脚镣跟一对铁球的那根拇指般粗细铁链，他猛提一口气，只一扭，“砰！”地一声，那根铁链居然硬生生被扭断了。

只一根能断，其他的七根就都能断，傅天豪一连扭断七根铁链，可是勒在八个人脚脖子上的铁箍跟扣在一双手腕上的手铐却不是单凭指力所能解除的，非得把它砸开不可，眼下没那么多工夫，也不能叮叮当当的硬砸。

傅天豪道：“诸位的手脚别扭些，但是已经能够行动，手上跟脚上的东西还是等出去之后再说吧！”

韩奎道：“傅大侠！姓韩的我羞煞愧煞！”

傅天豪道：“韩五侠别客气了，诸位请跟在我身后，行动要快！”

他转身往后扑去。

霍天行八人虽然一双手还被扣着，脚上还带着一对颇为沉重的铁箍，可是他八个都是练家子，跟早年腿上绑成包的铁砂练轻功没什么两样，对他八个的行动速度没什么影响。

八个人很快地出了石屋，韩奎鲁莽就是鲁莽，一见门外有人不由分说抡起手铐就砸！

傅天豪忙伸手拦住了他道：“五侠！自己人，要不是这位报信儿带路，我还不知道，进不来！诸位，这位是‘鬼影子’杜明……”

霍天行“哦！”地一声道：“原来是昔日鼎鼎大名的‘鬼影子’！杜老弟，援救大恩，霍天行兄弟不敢言谢……”

杜明忙道：“霍老别客气，杜明腆事贼多少年，这也算赎赎自己的罪行，洗洗满脸的羞惭，只要几位今后把杜明当朋友，杜明就知足了，快走吧！”

他转身就要前行带路，忽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谁在那儿……”

杜明一惊抬眼，只见不远一处屋角前站着一名巡捕，那名巡捕话还没说完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脸色一变，转身就跑。

杜明一咬牙，扬手一把单刀脱手丢了去，只见一道寒光飞射如电，“噗！”地一声，硬生生插进了那名巡捕背后，那巡捕往前冲了几步趴了下去。

几个人看得清清楚楚，杜明惊急出手，力道惊人，这一刀硬从那名巡捕后心直透前心。

韩奎拇指一扬道：“好手法！好腕力！”

杜明没空理会那么多，弯腰从地上一名巡捕腰间扯下一把佩刀，摆手急声说道：“傅爷请带路，我来断后！”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不！杜老先走！”

杜明道：“傅爷？”

傅天豪伸手把他推了出去道：“快走！”

杜明没奈何，转身窜了出去，一行十人走老路，沿着那排房子后面往那个洞口处疾走。

刚到洞口，前面牢房方向已传来人声：“出事了！出事了！重犯越狱了……”

随听几声尖锐的哨子划空响起，杜明道：“他们发现了，咱们要快！”

他让大虎二虎先往外钻，一个连一个都好钻，只有韩奎人跟半截铁塔也似的钻不出去！

韩奎又犯了莽劲儿，浓眉一扬道：“你们走吧！我回去跟他们拼！”

傅天豪突然矮身蹲了下去道：“五侠！从上头走，我助你一臂之力，快！”

韩奎一怔，也一犹豫，傅天豪沉喝说道：“快，蹬着我的腿往肩上踩！”

韩奎没再犹豫，一脚踩上傅天豪的腿，另一只脚便登上了傅天豪的右肩。

傅天豪一声：“提气，走！”

他猛往上一窜，恰好韩奎也提住一口气往起腾身，一腾一顶，韩奎半截铁塔般身躯直上半空往围墙上冒去。

韩奎个子大，手脚并不笨，看看人已越过围墙，他缩腿一蹬，一个云里大翻身已翻出了围墙外。

韩奎出去了，可也让人瞧见了，有屋子挡着人家看不见，半截铁塔般身影窜上夜空，翻出了围墙，人家还能看不见。

只听一声叫嚷传了过来：“人在屯粮那间屋后，快追！”

衣袂飘风声，哨子声，从三个方向一起扑了过来。

二十四

傅天豪喝道：“杜老快走。”

杜明道：“不！您走！”

傅天豪一跺脚道：“这是什么时候，还不走！”

杜明一摇头道：“傅爷！咱俩一块儿进来的，说什么也得一块儿出去，要不然杜明绝不走！”

傅天豪道：“洞只有一个，总得有个先后啊！”

杜明道：“傅爷先走！”

一条黑影疾扑而至，傅天豪眼明手快，抖手一剑，把那疾扑而来的黑影刺倒在地，口中大喝道：“他们可能有火器，你真要咱们两个都陷在这儿不成，还不快走！”

三四条黑影又扑了过来，每个人手里都端着一根黑忽忽的棒状物。

傅天豪大惊，急声喝道：“杜老！快上房，从上头走！”这句话刚说完，一条黑影已端起那黑忽忽的棒状物，火光一闪轰然一声，一蓬灼热的铁砂冲傅天豪打了过来。傅天豪明知要躲已经是来不及了，可是他不能不试着躲一躲，一咬牙刚要闪身躲避，杜明忽然大叫一声：“傅爷，快走！”

他抡刀迎着那蓬铁砂扑了过去，一蓬灼热的铁砂全打在了他身上，他又一声大叫立即倒了下去。

他以身挡铁砂，救了傅天豪，牺牲了自己，那三个手端火器的巡捕看得一怔！

傅天豪心胆欲裂，就趁那三名巡捕一怔神间，他抖剑扑了过去！

剑化长虹只一闪，血雨横飞，三名巡捕各人喉管上中了一剑，一起倒了下去。

傅天豪忙蹲下身查看杜明，他把杜明扳转过来，杜明由脸到腰乌黑乌黑的，焦燎味扑鼻，不成人形了，他手里那把刀，有一半插进了他小肚子里。

显然，杜明还怕傅天豪为了救他耽误了，也怕万一不死落在“五城巡捕营”手里，他在中了火器后自己又在要害补了一刀。

傅天豪把他扳转过来，杜明睁着一双无神的眼只说了一声：“快走！”眼一闭头一偏便断了气。

傅天豪大为悲痛，就在这时候，听得一阵金刃破空声从身后袭到，他一咬牙，长剑一翻，往后刺出，身后响起一声惨叫，他收臂拔剑趁势腾拔而起，在夜空中直上屋面。

火光一闪，轰然一声，又是一蓬灼热的铁砂带着一股隐隐令人窒息的热风向屋面上打到。

傅天豪脚一沾瓦面腾身又起，那蓬铁砂擦着脚下打过，好险！他半空中一个云里大翻身掠出五六丈高的围墙，霍天行等还在墙外等着他，他一抖手喝道：“快走！”

霍天行等在墙外听得火器响，心知情势危急，没敢迟疑，转身奔去！

一行九人一口气奔出了城外，眼前一片浓密的树林，九个人停也没停地便扑进去，进到树林才停下吁了一口气。

霍天行道：“傅大陝！杜老呢？”

傅天豪难忍心中悲痛，缓缓说道：“他为了救我，用他自己挡了一蓬铁砂，然后在他要害上自行补了一刀！”

霍天行脸色大变，须发皆动，颤声说道：“小凤！你造的罪不小啊！”

司徒逸木然说道：“大哥，我去找她去！”他转身要往外走。

傅天豪横剑拦住了他道：“十侠，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樊子空道：“不是在善铭那儿吗？”

傅天豪道：“诸位有诸位的门规家法，我不便阻拦，可是十侠现在要往善铭那儿闯，等于是白送死！”

司徒逸道：“不该死的都死了，该死的死一个又算得了什么？”

韩奎道：“要论该死的，我是头一个，我去！”他也要往林外冲。

霍天行陡然一声沉喝道：“站住！事到如今怪谁也没有用，你们都要去，我这个耳根子软的大哥该怎么办？傅大侠说得不错，此刻往善铭那儿闯，那等于是去送死，我不能让这个没良心的丫头把咱们把兄弟几个全毁了！”

“大哥！”韩奎叫道：“难道就罢了不成？”

霍天行冰冷说道：“我没说罢了，你二哥跟老疙瘩冤死，毕竟还是自己人，要是不处置这丫头，我头一个对不住杜老。”

韩奎道：“那……”

霍天行道：“等等再说。”

韩奎道：“现在去也许还来得及，错过了这一刻，风声会更紧，善铭防备得也越严密，咱们要等到啥时候？”

霍天行道：“总有松懈的时候，即使没有，他们防得了人，却防不了天，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欺师灭祖，谋害长辈的人要能长远，就没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韩奎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低下头去，旋即他又抬起了头，目光如炬地望着傅天豪道：“傅大侠，当日我韩奎瞎了眼，让鬼迷了心窍，竟会把你当出卖沈姑娘的人，我韩奎还要这双招子何用，不如挖出来喂狗算了！”他抬手伸两指往自己双眼便点。

傅天豪站得远，伸手难及，跨步欺进也怕迟了，无奈何挥起一剑点在韩奎的手铐上。

“铮！”地一声韩奎的两手被震得一偏，傅天豪跟着一步跨到伸左掌抓住了韩奎的手铐，道：“韩五侠！傅天豪欠不起这个债，有现在这样刚才你何如别跟着出来？”

韩奎苦笑一声道：“傅大侠，我欠了你的心里也不好受。”

傅天豪勉强一笑道：“知道欠我的记着点儿，以后有机会尽早还我就是，现在要紧的是得赶快想个办法把诸位身上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除去，要不然诸位跟还待在‘五城巡捕营’里没什么两样！”

樊子空道：“傅大侠，要除去这些碍手碍脚的东西，恐怕得找个铁匠！”

傅天豪道：“当然最好是找个铁匠，可是匆忙之间上哪儿找去！”

白不群道：“能找户人家借个锤子跟凿子用用也可以。”

傅天豪沉吟了一下突然想起何老爹家，他当即说道：“我有一个朋友离这儿不远，咱们去试试，诸位请跟我来吧！”他转身就要往外走！

霍天行伸手拦住了他道：“傅大侠，我们弟兄几个跟您一块恐怕不大好吧？”

傅天豪道：“我跟诸位没什么两样，不瞒诸位说，沈姑娘自脱险后就一直住在那儿！”

霍天行听得一怔道：“怎么？沈姑娘自脱险后就住在傅大侠这位朋友家？那倒要去看看，我兄弟有失照顾，还让沈姑娘受了一次惊，应该去当面道个

歉！”

傅天豪道：“霍老不必客气了，诸位蒙受这么大的损失还不都是为了她！走吧！”

他当先往林外行去。

出了林，傅天豪带着霍天行等专找有掩蔽的地方走。

行走间，霍天行道：“傅大侠这位朋友也是咱们江湖道儿上的？”

傅天豪道：“不！他们是种田的……”七三七

他把结识何老爹父子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霍天行不由为之动容道：“这年头儿像这古道热肠的人倒是少见，这位何老爹比咱们这一向标榜义气的江湖人还讲义气，这种朋友霍天行兄弟也要好好交交，还有那位凤姑娘，浊世奇女子，一样地令人敬佩。”

说话间，不知不觉已走了一大段路，傅天豪忽然抬手往前一指道：“诸位请看，那就是何老爹家！”

霍天行等循指前望，只见五十丈外黑忽忽的几间屋子静悄悄的座落在夜色中，前面是一片打麦场，后头是一片田野，他道：“看样子人家都睡了，这时候跑去打扰，怪不好意思的。”

傅天豪道：“白天这一带来往的人多，只有在这个时候还比较方便些。”

几个人脚下相当快，说着话已到了打麦场边，傅天豪道：“诸位小心，何老爹养得有狗。”

几个人都是江湖上的一派好手，难不成还会怕狗，只是狗是何老爹家养的，总不能打，只有各人提防着点儿了。

沿着打麦场边儿上往前走，走没几步，霍天行突然抬手前指道：“狗在那儿，你们小心。”

没错！经他这一指，大伙儿都看见了，何老爹家院子前有几棵树，一只狗卧在树旁，另外还有一只躺在离头一只狗不远的院子里。

傅天豪道：“诸位小心！这两条狗凶得很，我头一次到这儿来它们就扑窜过来！”

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了步，抬手拦住了霍天行等，道：“霍老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

霍天行微愕说道：“傅大侠是指……”

傅天豪道：“咱们走得已经够近了，这两条狗怎么运动都没动一下！”

霍天行呆了一呆道：“不错，即使是认得您不咬不叫也该站起来……”

傅天豪两眼寒芒一闪，腾身掠了过去。霍天行等跟着掠了过去。

傅天豪掠到树旁一看头一条狗，不由心头猛地一震，道：“狗死了！”

霍天行也看见了，脸色凝重地道：“傅大侠，这条狗硬是让人用重手法拍在头上拍死的。”

司徒逸掠过去看了看那条狗道：“大哥，这条也是一样。”一丝不祥意念袭上心头，傅天豪抬眼望向上房屋。上房屋两扇门关着，里头静悄悄的，何老爹父子跟沈书玉不谙武技，可是凤妞儿是个练家子她是不该睡得这么沉，有人到了门口还茫然无觉。

白不群道：“傅大侠，要不要喊一声？”

霍天行道：“别，让老十过去看看！”

司徒逸听见了，迈步就要走过去。

傅天豪一声：“诸位在这儿等我，我进去看看！”他腾身掠了过去，从

司徒逸身旁掠过到了上房门口，出剑一点，那两扇门呀然而开，敢情只掩上的，里头没上闩。门开了，傅天豪看见了，跟在他身后的司徒逸也看见了，门里一横一竖躺着两个人。

司徒逸只看出是一老一少，傅天豪认得那是何老爹跟何长顺父子，他急忙一步跨了进去，司徒逸飞身也跟了进去。霍天行等一看两个人的举止不对，也忙赶了过来。屋里很黑，可是外头微有月光，门一开，月光照射进来驱走了不少黑暗。

傅天豪蹲下身一把两人的脉，半天没站起来。

司徒逸跟着在两人的心口探了一探，他知道了，人已经死了，身上都冰凉了，死了有段工夫了。

司徒逸站了起来，他望向霍天行。

霍天行还能不明白，双眉一耸道：“这是谁下得毒手？”只听傅天豪蹲在地上颤声说道：“十侠！请找找灯点上。”

不用找，司徒逸看见了，灯在桌上，火石就在灯旁边，他打着了火，点上灯，往外一咧嘴道：“二虎把门关上。”

二虎忙关上了两扇门，傅天豪缓缓站了起来，他转过了身，脸色白得吓人没吭声。

几个人再看何老爹父子，何老爹仰着头，身上没伤，头底下却有一片血迹，都发乌了。

就在他头顶上，那桌子角上也有点血迹，几个人一看就知道，何老爹是脑后撞在这桌子角上撞伤，上了年纪的人那堪这一撞？

何长顺脸向下趴伏着，嘴角有血，脸下地上也有一滩血迹，脊梁上有一道伤痕，几个人一看也明白，那是让刀背砸的，看上去爷儿俩受的都是致命伤。

静默中，霍天行忽然一抬眼道：“傅大侠，听您说何老爹还有个儿媳妇跟……”

樊子空一步跨到左边那屋门口掀起了蓝布帘，他站在那儿没动。

傅天豪像一阵风般从他身旁掠过窜了进去。

樊子空掀着帘儿，灯光从外头射进来，屋里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农家贫苦，摆设很简陋，最主要的是炕。

炕上躺着一个年轻妇人，头发蓬松，人瘦瘦的，衣襟开着，胸前坦露着，看样子她正在给孩子吃着奶，正心口处有个青的指头印。

她怀里搂着几个月大的婴儿，搂得紧紧的，婴儿的脸贴在她身上，脸色发紫，看样子是憋死的。

九成乃是年轻妇人临死前受了惊吓，紧紧搂着她的孩子，死后又没放松把孩子憋死了。

傅天豪站在那儿没动，一动没动，跟尊石像似的。

霍天行等看得心中惨然，无不低头。

韩奎忽然大叫说道：“这是那个该死的这么狠？”

没人说话，傅天豪转过了身，他脸色更白了，他吸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咱们到外头坐！”吧大伙儿都默然地退了出来，韩奎须发暴张，目眦俱裂道：“傅大侠……”

傅天豪道：“五侠！人已经死了，不急在这一会儿，二虎到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锤子跟凿子，得先把诸位手上脚上的东西砸下来再说！”

二虎答应一声就在几间屋里找了起来，大虎则一声没吭地去了后头。

几间屋二处都找遍了，他没能找着什么，大虎却从后头提着一把铁锤跟一把锄头走了出来。

傅天豪接过铁锤跟锄头道：“霍老先来试试管用不管用！”

霍天行俯下身把双手放在地上，傅天豪把锄头刃按在手铐上，在锄头上头垫了一层布，一锤砸下去，手铐应锤而开。

管用就好办，霍天行几兄弟挨个儿来，不过一会儿工夫，手铐跟脚脖子上的铁箍全砸了下来。

傅天豪站起来道：“我想先把何老爹一家四口埋了，还要请诸位帮个忙。”

现成的东西，现成的人手，人多好办事，没一会儿工夫何家屋后已添了一座大坟，何老爹一家四口全埋在了一处。

傅天豪站在坟前沉痛的道：“老爹！您一家四口请安息吧，傅天豪但有寸三气在，一定会为您四位报仇雪恨！”

话落，他转冲霍天行抬起了手：“谢谢诸位，请到前头坐去吧！”

霍天行几兄弟谁也没跟他客气，谁也没说话，挥了挥身上的土，一个一个默然地往前行去，回到堂屋，韩奎头一个忍不住道：“傅大侠，沈姑娘跟那位凤姑娘……”

白不群道：“只会有两种可能，一是凤姑娘护着沈姑娘脱了身，一是凤姑娘跟沈姑娘都落进了人手里！”

傅天豪道：“恐怕后一种可能性较大！”

韩奎道：“怎么见得？”

傅天豪道：“她要是能护住沈姑娘，照样能护住何老爹一家四口。”

霍天行道：“傅大侠，老三说的那一种可能性也不小，凤姑娘发现了惊兆，护着沈姑娘早一步离开了这儿，何老爹一家这三个大人不肯说出凤姑娘跟沈姑娘的去处，因而遭了毒手，您可以看看，屋子里外并没有打斗的迹象。”

傅天豪道：“我也希望是这样，不过凤姑娘的心性为人我了解得很清楚，要是这样的话，把沈姑娘安置在一个安全地方之后一定会折回来看看何老爹他们！”

韩奎道：“怎见得那位凤姑娘没折回来过？”

傅天豪道：“何老爹一家四口的尸体都还在这儿，连动都没动过！”

韩奎怔了一怔道：“那……或许那位凤姑娘还没回来！”

白不群“嗯！”了一声道：“这倒是有可能！”

傅天豪摇摇头道：“二位，何老爹一家四口被害不是一个短时间，咱们都看得出来，一家四口被害的时间至少在一个对时以上，有这么一段工夫，凤姑娘早该找到安全地方了。”

霍天行道：“或许她被人追逼得很紧，一直找不到足以使沈姑娘不被人发现的地方。”

韩奎一点头道：“对！”

傅天豪道：“霍老，沈姑娘不会武，而且是个姑娘家，要是被人在后紧紧追逼的话，她跟凤姑娘走不出多远的！”

霍天行为之一怔，旋即皱起眉锋。

韩奎不以为然地道：“傅大侠怎么老往坏处想？”

傅天豪道：“我这是以事论事，我何尝不希望沈姑娘跟凤姑娘平平安安，可是根据事实……”他嘴角抖动了一下，住口 585

不言。

霍天行道：“不管她二位是平安也好，是已经落进敌人手里也好，咱们得赶快找出来到这儿逞凶伤人的是谁？”

司徒逸道：“大哥！会不会是‘五城巡捕营’的人追咱们没追着，可巧从这儿路过，到这儿来盘查……”

霍天行摇摇头道：“他们或许会打入，可是绝不会打死人，不会连一个妇道人家都不放过，再说要是他们的话，他的人数不少，那两条狗就是再凶也不敢往前去，以我看这一定是江湖道儿上一向心狠手辣的凶徒干的，而且来得人不多！”

樊子空道：“大爷，我看过何兄弟脊梁上的刀伤，跟他媳妇儿心口上的指痕，伤他夫妇的人用的不像是右手……”

霍天行“哦！”地一声道：“是吗？”

樊子空道：“左手跟右手的指印不一样，仔细看很容易分辨，何兄弟脊梁上的伤是让刀背砸的，由左肩斜斜而下，而且上头宽，下头窄……”

霍天行“嗯！”地一声点头说道：“不错，我琢磨了一下，确不像是右手拿的刀！”

樊子空道：“您想想看，北六省黑道儿上的凶徒，有谁惯用左手……”

白不群道：“笑面阎罗洪泰不就是个左撇子吗？”

霍天行道：“不错！他是一个！”

司徒逸道：“‘辣手丧门’柳宗华，不也是个左撇子？”

霍天行道：“北六省的黑道凶徒，只有这两个惯用左手。”

樊子空道：“泗泰多少年前就没了踪影了，恐怕不会是他！”

司徒逸道：“‘辣手丧门’这人有一宗好处，他虽然一向心狠手辣，手下从不留活口，可是他不乱杀人，何老爹父子都是与世无争，安份度日的农人，‘辣手丧门’恐怕也不会造这个罪，作这个孽！”

骆家英突然说道：“傅大侠有没有想过现在京里的赵六指儿？”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我正在想他！”

霍天行两眼微睁道：“对！我怎么没想到他，要是他的话，杀何家老少三口之事，可能是为了灭口！”

樊子空道：“赵六指儿这个人阴狠毒辣是出了名，为求达到目的，向来不择手段，这倒有八分像是他惯用的杀人手法！”

白不群道：“赵六指儿手下有惯用左手的人吗？”

傅天豪道：“赵六指儿手下人不少，我想上诸霸天家看看去，就此别过！”他一抱拳要走。

韩奎横身一拦道：“慢着，傅大侠，咱们现在在一块儿，要走您也不能一个人走！”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五侠！好意我心领，现在风声很紧……”

霍天行接道：“借用傅大侠一句话，傅大侠跟我兄弟没什么两样？”傅天豪还待再说。

霍天行已然又道：“傅大侠不必再说什么，当初沈姑娘到京里来投奔的是霍天行兄弟，霍天行兄弟已经有亏照顾，愧对沈姑娘了，现在既然知道沈姑娘有难，哪有不去的道理，傅大侠！咱们别耽误了，那位凤姑娘要真落进了赵六指儿手里，她随时都有杀身之险，救人如救火，一刻也不能迟缓，万一要让赵六指儿再把沈姑娘交给满虏，那麻烦就更大了……”

韩奎浓眉轩动，环目放光，一点头道：“大哥说得是，咱们快走！”

他是说走就走，拔腿就要往外闯！傅天豪忽然一凝神，抬手拦住了他。

霍天行灰眉一扬道：“有人来了，子空爬门缝儿看看是谁？”樊子空爬在门缝儿往外一看，道：“有个人从打麦场上走过来了，看不清楚脸，穿的是黑色补褂儿，个子不高，手里没带家伙，探头探脑的……”

霍天行道：“是一个人吗？”

樊子空道：“没看见还有别人！”

霍天行道：“老四跟老十从后头绕过去截他，我要活口。”骆家英跟司徒逸恭应一声双双闪身仆向了后头。

霍天行道：“子空，盯住他，等他进了十丈内告诉我！”樊子空应了一声。

白不群道：“大哥！您看会是……”

霍天行道：“别急，待会儿就知道了。”

韩奎道：“这件事儿要是赵六指儿干的，他的人不该再到这儿来。”

樊子空忽然说道：“大爷！来人停在院子边儿上不动了，弯着腰在看那条狗！”

霍天行道：“看见老四跟老十了吗？”

樊子空道：“看见了，四爷跟十爷已经从两边绕到他背后截了他的退路了！”

霍天行双眉一耸道：“开门！”

樊子空答应一声刚要抬手。

只听一个压得低低的话声遥遥传了过来：“何老爹！何老爹！屋里有人吗？”

白不群一怔道：“叫何老爹？这是谁？”

霍天行道：“子空，慢开门，问他一声。”

樊子空立即扬声问道：“谁要找何老爹？”

随听那话声道：“我是从城里来的，是诸姑娘叫我来的！”傅天豪忙道：“樊老！让他进来！”

樊子空立即拉开了两扇门道：“朋友请过来吧！”大伙儿都看见了，院子边上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的黑影。

那人确也十分机警，一见屋里这么多人，转身撒腿就跑。

“你还想跑？”司徒逸的冰冷话声传了过去，一白一灰两条人影从两旁电射而出，往那人面前一落，那人一个身躯往后便倒，白影伸手抄住了他，偕同灰影腾身掠了过来。

抄着那人的白影是司徒逸，他当先掠进了屋，手一松，那人掉了下来。

傅天豪眼明手快一把接住了那人，道：“十侠，这个人非友非敌！”

他一掌拍开了那人的穴道，那人一睁眼拧身就要挣扎。

傅天豪道：“朋友别怕，傅天豪在这儿！”

那人一怔道：“谁是‘大漠龙’？”

傅天豪道：“我就是傅天豪。”

那人上下打量了傅天豪一眼，怀疑地道：“你就是‘大漠龙’？”

傅天豪道：“不错！”

韩奎道：“这就是傅大侠，错不了的！”

那人没理韩奎，望着傅天豪道：“我怎么知道你确是傅天豪？”

傅天豪道：“谁的脸上也没有字儿，朋友要信得过我……”

那人两眼忽然一睁道：“没错！你就是‘大漠龙’，你脸上有道疤！”想不到这个疤在这时候派上了用场。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既是朋友认出我是傅天豪了，朋友你又是奉诸姑娘之命到这儿来，应该是友非敌，有什么事请说吧！”

那人忙道：“既然是傅爷当面，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其实能在这儿碰见您，那是再好不过，不瞒您说，我们姑娘让我到这儿来，就是让何老爹赶快想办法找您……”

韩奎道：“到底有什么事，你倒是快说啊？”

那人冲韩奎窘迫一笑道：“是，是，我这就说，我这就说……”

转望傅天豪道：“傅爷，是这样的，凤姑娘落进赵六指儿手里了……”

霍天行灰眉一轩道：“果然是他。”

那人一怔，看看霍天行又转望傅天豪道：“怎么？您几位已经知道了？”

傅天豪道：“这个你不必问了，请告诉我，赵六指儿是不是还在诸家？”

那人点头说道：“还在，不过他快要走了，总在这一两天了，凤姑娘已经落进他手里了，他不走等什么？我们姑娘就近照顾凤姑娘，出不来，所以让我找傅爷……”

傅天豪道：“诸姑娘的意思是让我赶快想办法救凤姑娘？”

那人道：“我们姑娘说，要是得便她会想办法救凤姑娘，赵六指儿看凤姑娘看得很紧，我们姑娘也请您赶快想办法！”

傅天豪急道：“凤姑娘被赵六指儿囚在诸家什么地方？”

那人道：“就在后院里，后院有个地牢……”

白不群道：“那地牢在后院什么地方？”

那人道：“就在后院西北角……”

霍天行道：“沈姑娘呢？也跟凤姑娘囚在一处？”

那人怔了一怔道：“沈姑娘？哪位沈姑娘？”

霍天行目光一凝道：“怎么？你不知道沈姑娘？”

那人道：“我只知道有位凤姑娘，不知道沈姑娘。”

霍天行转眼望向傅天豪。

傅天豪望着那人道：“这儿另外还有位沈姑娘，她是跟凤姑娘做伴的，到这儿来的时候凤姑娘跟沈姑娘都不见了，现在凤姑娘既落进了赵六指儿手里，那位沈姑娘……”

那人截口道：“傅爷！凤姑娘是谭北斗交给赵六指儿的……”

傅天豪脸色一变，伸手抓住了他，道：“怎么说？凤姑娘是谭北斗交给赵六指儿的？”

那人道：“是啊！我们姑娘这么说的……”

霍天行道：“你怎么不早说。”

那人道：“我还没来得及说呢！”

傅天豪道：“诸姑娘只见着了凤姑娘，没见着沈姑娘？”

“是啊！”那人道：“所以刚才这位问我我不知道，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位沈姑娘。”

傅天豪缓缓松了那人，眉宇间泛起凛人的杀机，道：“好卑鄙的谭北斗，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他居然会采取这种报复，看来是我错了，我不该放他。”

霍天行道：“怎么回事儿，傅大侠？”

傅天豪当即把当日红娘子在车队里为救沈书玉如何惹了谭北斗，谭北斗为了出这口气不惜辞去了公职追到京里来暗害“红娘子”，他为一个“义”字找谭北斗谈判，在“六里屯”以一对八伤了谭北斗的三个徒弟跟手下“四残”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我原以为谭北斗经此挫败会即刻离京他去，谁知……”吁了一口气，住口不言。

霍天行静静听毕，神色出奇的平静，他望着傅天豪道：“傅大侠跟这位还有什么话说吗？”

傅天豪摇摇头道：“没有了！”

霍天行转望那人道：“尊驾请回吧！请代为奉告诸姑娘，傅大侠跟我等一定尽快地赶去搭救凤姑娘，一路还请小心！”顿了顿道：“老四送这位朋友出去！”

骆家英恭应一声摆手说道：“朋友请！”

那人冲大伙儿一连躬了几躬身，转身出去了。

霍天行望着傅天豪道：“傅大侠，现在事态很严重，谭北斗既然能把凤姑娘交给赵六指儿，就能把沈姑娘交给满虏！”

傅天豪点点头道：“这一点我想到了。”

霍天行道：“一头已经迟了，这一头万不能再迟，要让谭北斗把沈姑娘交给了满虏，后果远比他把凤姑娘交给赵六指儿还要严重，咱们势必得赶快拦他，您一个人难以分身两半，我看不如这样，您带两个人到诸家去救凤姑娘，我带着几个人去找谭北斗，咱们分头并进双管齐下，您看怎么样？”

傅天豪道：“事到如今也只有劳累诸位了，不过诸家我想一个人去，人多了显眼未必好办事。”

霍天行情知人多进城过于显眼，万一让“五城巡捕营”的人发现了，到那时候就救不了人，他没礼让，微一点头道：“好吧！既然这样那您就自己到诸家去一趟吧！”

司徒逸道：“大哥！谭北斗的人手中有惯用左手的吗？”

傅天豪接口说道：“谭北斗的人没有惯用左手的，但至少有两个必须用左手的。”

他一抱拳道：“霍老，事不宜迟，那我先走一步了。”

霍天行答了一礼道：“傅大侠，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赵六指儿人阴狠毒辣，他曾跟满虏勾搭过，满虏的火器不是咱们这血肉之躯所能抵挡的，还请千万小心。”

傅天豪道：“多谢霍老，我省得，诸位也请多多小心！”他开门行了出去。

韩奎道：“大哥，咱们上哪儿找谭北斗去？”

白不群道：“他要是打算把沈姑娘交给满虏，就一定还在京城地面上，若他在京城地面上，还愁找不着他？”

霍天行摇头说道：“不能那样找，那样找会误事，他要是打算把沈姑娘往满虏手里交，就得先跟吃公事饭的搭上线，接上头，这几路咱们大部份都熟，只守好这几条路就不愁他把沈姑娘往满虏哪儿交，咱们在这几条路上截他就行了！”

白不群道：“话是不错，只是，大哥！咱们已经不是以前的身分了，以前是‘泰安堂’的东家，酒馆儿的掌柜，‘天桥’的名艺人，可是现在，咱们都是叛逆！”

霍天行道：“我知道，咱们当然不能就这么样进城去，咱们得改头换面一番。”

白不群道：“您是说易容化装？”

霍天行一点头道：“不错，只有这一个办法，易容化装！”

诸家大院里只有一两点灯光，院大灯少显得黑忽忽的。

刚打过四更，后院西北角飞鸟般掠进个人来！

诸家大院后院西北角有一间矮屋子，里头没点灯，漆黑漆黑的，也听不见里头有一点声息，这条黑影轻捷得像只狸猫似的一闪便没入了这间矮屋子。

可是转眼工夫之后，这条黑影又从矮屋子里窜了出来，轻得像片落叶似的掠向了上房屋角，上房屋则头，那广大的院子里一条直通上房屋的石板路上，有个倒提单刀，身穿裤褂的中年汉子在那条石板路上东晃晃，西走走，一看就知道是个站班担任警戒的。

那黑影看了看他，俯身在地上拾起块小石头抖手向矮屋子前打去！

“叭！”地一声，那块小石头正打在矮屋子的两扇门上，旋又“叭！”地一声掉在了地上，站在院子里那提刀黑衣汉子霍然转过身来，两道锐厉目光投向了座落在上房右后方西北角那间矮屋子。

他迟疑了一下，一垫脚，腾身仆了过去。

他刚掠过上房屋角，有一只手落在了他右肩上，跟着一把长剑由下而上抵在他咽喉上。

他大吃一惊，要挣扎，要叫，右肩头那手猛然一紧，一个低沉话声在他耳边响起：“别动，别叫，要不然我先摆倒你！”

右肩上那手猛一紧，黑衣汉子痛澈心脾，右肩头像要碎了一样，半边身一酸麻无力，轻轻地哼了一声，右半边身子往下一斜，硬是没敢动。

那低沉话声接着说道：“我是傅天豪，你听说过我吗？”

那黑衣汉子忙“哦！”地一声低低说道：“原来是傅爷，我们是姑娘的人，我们姑娘接到了您的信儿就派我站在院子里，明为守卫实际上是专为等您的！”

傅天豪“哦！”地一声松了手道：“抱歉，我不得已！”

那黑衣汉子抬左手揉着右肩勉强笑道：“不要紧！我们姑娘盼了您好些日子了，总算把您给盼来！”

傅天豪道：“听说凤姑娘被囚在后院西北角一处地牢里……”

那黑衣汉子道：“您去过了？我正要告诉您，我们姑娘原以为那位凤姑娘在地牢里，这两天派了我们几个一直在附近监视着，可是我们姑娘一个时辰之前才知道，那位凤姑娘早就被移到我们老爷子的密室里去了，我们姑娘几回想进密室看看去，可是都被我们老爷子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姑娘去！”

傅天豪道：“那间密室在什么地方？”

那黑衣汉子道：“就在上房屋底下，暗门在我们老爷子房里。”

傅天豪眉锋一皱道：“诸霸天他现在可在房里？”

那黑衣汉子道：“不在！我们老爷子上秦姑娘那儿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傅天豪眉锋一展道：“屋里还有别人吗？”

那黑衣汉子道：“没有！怎么会有别人，我们老爷子的屋，没他的话谁敢进去！”

傅天豪道：“诸姑娘呢？”

那黑衣汉子道：“睡了，刚睡，要不要我去叫？”

傅天豪一摇头道：“不！别叫她，别让我连累了她，这时候她不在最好，尊驾你最好也离远点儿。”

那黑衣汉子道：“不，我不要紧，我回到原处站着，上房屋后头有扇窗户，从那扇窗户进去，就是我们老爷子的屋，您可以从那儿进去！”

傅天豪沉吟了一下，点点头道：“好，我这就到后头去，进密室的那扇暗门在……”

那黑衣汉子道：“我们老爷子屋里有个书橱，暗门就在书橱后，书橱是活动的，往左一推就行了！”

傅天豪一抱拳道：“多谢尊驾，我去了！尊驾也请吧，或许我没工夫见诸姑娘了，诸姑娘那儿请代我谢一声！”他闪身扑向了上房屋后。

那黑衣汉子看着他扑进了上房屋后，当即也转身掠回了院子里！

黑衣汉子回到了上房屋前忽然把单刀往上一举。

一条瘦高黑影从东边一排屋子后闪了出来，一掠好几丈落在那黑衣汉子面前，是个瘦黑干瘪中年汉子，一张阴沉脸看上去有点怕人，他近前低低问道：“进去了？”

那黑衣汉子点头“嗯！”了一声道：“刚进去！”

那黑瘦阴沉脸一咧嘴道：“你干得不赖，跟着我们瓢把子准错不了，这归你了，拿去！”他抬手塞过了一样东西。

那黑衣汉子双手接过，躬身哈腰，连连称谢。

黑瘦阴沉脸也立即采取了行动，他快得像一阵风似的扑向了上房屋。

进上房屋左拐，他又扑进了诸霸天屋里，这黑瘦阴沉脸对诸霸天屋里的情形似是很熟。

诸霸天屋里虽然黑忽忽的，他进屋便扑向北墙。

紧贴着北墙放着一个大书橱，里头有书，有几样古玩玉器，他扑到书橱前伸手往书橱左边一摸，只听书橱里发出“格！”地一声轻响，旋即，他笑了，自言自语地道：“姓傅的，这下看你怎么出来！”

这句话刚说完，他背后跟着响起了低低话声：“姓傅的根本就没进去！”

他心胆欲裂，腰往下一挫，双臂凝力就要转身，脖子后头落上了一只手，五爪钢钩似的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脖子！

“别动，也别叫，要不然我就毙了你。”

黑瘦阴沉脸没动也没叫，他动不了，叫不出来！也不敢动，不敢叫，人憋气，眼前直发黑，胳膊使不上劲儿用不上力，他怎么动怎么叫，又怎么敢动，怎么敢叫！

傅天豪在他背后又道：“答我问话，你是赵六指儿的人？还是诸霸天？”

黑瘦阴沉脸张了张嘴好不容易才说出一句：“赵六指儿的！”

傅天豪道：“凤妞儿究竟在什么地方？”

说话间他抓在黑瘦阴沉脸脖子后的那手松了些。

黑瘦阴沉脸连喘了好几口气，喘着道：“在……在密……密室里！”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是吗？”

黑瘦阴沉脸道：“是真的，只不过，只不过你来迟了，凤妞已经死了……”

傅天豪五指又一紧道：“你敢骗我？”

黑瘦阴沉脸痛得身子往上一冒，哑声说道：“我没骗你，是真的，天还没黑就断气了！”

傅天豪心神登时一阵颤动道：“怎么死的？是谁下的手？”

黑瘦阴沉脸呐呐道：“是‘玉面蜘蛛’杜姑娘下的手……”

傅天豪诧问道：“是杜步娇？她不是早在‘宛平’就……”

黑瘦阴沉脸道：“凤妞儿跑来京里之后，我们老爷子知道还是她对我们老爷子是真心，所以派人把她找了回来！”

听这么一说，傅天豪确信凤妞儿是真遭了毒手，杜步娇当初之所以一气离开赵六指儿，主要的是因为赵六指儿没听他的，她争宠没能争过凤妞儿，在这种情形下她对凤妞儿自然是恨之入骨，以“玉面蜘蛛”心肠之毒，凤妞儿落在她手里还能活得了。

凤妞儿多情又复可怜，良知未泯心地更好，当初为一个情字幡然悔悟巧妙地救了他，赶到京里来也是为了找他，听说他受伤陷在城里后，能奋不顾身毅然冒险跑到城里来找他，只有他亏欠凤妞儿的，凤妞儿并不亏欠他的。

现在凤妞儿落到这么一个下场，他却连个伸手拉一把的机会都没有，这份悲痛这份愧疚。

他心如刀割，身子泛起了一阵颤抖，手也跟着泛起了颤抖，他冰冷说道：“杜步娇一定折磨了她一番，是吗？”

黑瘦阴沉脸道：“等会儿你下去看看就知道了。”

傅天豪道：“很惨，是吗？”

黑瘦阴沉脸没说话，傅天豪只觉全身热血猛地往上一涌，道：“杜步娇呢？”

黑瘦阴沉脸道：“跟我们老爷子在一块儿！”

傅天豪道：“我问她在什么地方？”

黑瘦阴沉脸道：“就在外头！”

傅天豪热血又往上一涌，他吐一口气把这份悲怒，又压了下去，道：“是谁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把我困在密室里然后拿我交给官家换取赏银？”

黑瘦阴沉脸道：“就是杜姑娘控制住诸霸天的女儿，让诸霸天乖乖的听我们老爷子的，她知道你迟早一定会到那庄稼的家去，所以派出个人去冒充诸姑娘的人守在那儿……”

只听院子里响起个粗粗话声：“老田！怎么样了？怎么半天还不出来，难不成你想一个人独吞这份赏银吗？”

黑瘦阴沉脸张嘴就要说话，傅天豪五指一紧道：“告诉他，傅天豪在里头拿剑砍书橱，你正顶着书橱呢！叫他进来帮个忙，想活命就照着我的话说。”

他五指微微一松，那黑瘦阴沉脸忙叫道：“老黑，傅天豪在里头拿剑劈书橱呢，我正顶着，快来帮个忙。”

院子里那粗粗话声道：“你他娘的早干什么的，半天连个屁都不放？”

随听步履响动，有人向着上房屋走了过来。

忽听一个娇滴滴的话声道：“慢着，老黑，干脆带着这玩艺儿，进去把他弄躺下算了。”步履声停了一停，旋即又向上房屋走了过来。

傅天豪道：“杜步娇？”黑瘦阴沉脸点了点头。

傅天豪道：“她给了这个叫老黑的什么东西？”

黑瘦阴沉脸道：“听说是一种有毒的线香，一点就冒烟，只一闻这种毒

烟，再好的工夫也会变成废人一个！”

傅天豪冷笑一声道：“好一个‘玉面蜘蛛’？”

说话间步履声已进了上房屋，傅天豪看得清楚，屋门口低头进来个大个子，大个子刚从明处进来，他看不见，进门便道：“老田！你在哪儿？”

黑瘦阴沉脸道：“在这儿。”

“你娘的，怎么不点灯，难不成你是夜猫子？”

大个子摸索着走了过来，摸着摸着摸了傅天豪，他道：“老田！是你吗？”

傅天豪一剑鞘点在了他腰眼上，大个子连哼都没哼一声砰然一声倒了下去。

只听院子里那娇滴滴的话声道：“老黑，是什么声音哪？”

傅天豪低声道：“对她说老黑看不见摔了一跟头。”

那黑瘦阴沉脸忙道：“杜姑娘，是老黑，他看不见摔了一跟头。”

那娇滴滴话声叱道：“瞎东西，把药香摔断了我生劈了你！”

傅天豪道：“告诉她，没摔着药香。”

黑瘦阴沉脸道：“没有，没摔着药香！”

那娇滴滴话声道：“那是你们命大，还不快点。”

傅天豪抬着黑瘦阴沉脸往后退了一步道：“你有火折子吗？”

黑瘦阴沉脸道：“有！”

傅天豪道：“拿出来打着亮一下。”

黑瘦阴沉脸可真听话，摸出火摺子来晃着了一下马上又把它弄灭了。

傅天豪道：“告诉她，药香点不着。”

黑瘦阴沉脸立即扬声说道：“杜姑娘，药香怎地点不着？”

院子里那娇滴滴话声叱道：“没用的东西，什么事儿都得我！”

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

傅天豪道：“拿出来打着亮一下。”

黑瘦阴沉脸可真听话，摸出火折子来晃着了一下马上又把它弄灭了。

傅天豪道：“告诉她，药香点不着。”

黑瘦阴沉脸立即扬声说道：“杜姑娘，药香怎地点不着。”

院子里那娇滴滴话声叱道：“没用的东西，什么事儿都得我！”

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

傅天豪手从黑瘦阴沉脸脖子上滑下，一指头落在他腰眼上，黑瘦阴沉脸一晃而倒，傅天豪伸手扶着他把他轻轻放了下去，然后一步跨到了屋门口。

只听那娇滴滴话声在上房屋门外响起：“老田！把灯点上。”

傅天豪没办法点灯，也不能答应，他本想等杜步娇进了上房屋再制她的，现在他必须早一步行动了。

他猛提一口真气带着一阵劲风扑了出去，出门便看见了曾经相识，别来无恙的“玉面蜘蛛”杜步娇。

杜步娇也够机警的，她叫了一声没听见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阵快速的衣袖飘风声掠了出来，紧接着她看见一个颀长的人影扑了出来，她马上就知道不对了，一惊之下她要扬手。

奈何，她比傅天豪迟了一步，就在她一只皓腕刚扬起的时候，傅天豪已带着一阵劲风扑到，左手剑鞘一挥正扫在她那只皓腕之上，杜步娇的皓腕娇嫩无比哪受得了这一下，疼得她刚“哎哟”一声，傅天豪的右掌跟着递到，

那钢钩般五指已落在杜步娇的左肩之上。

行了，杜步娇的右腕疼得像骨头折了一般，难以抬起来，右半边身又落在傅天豪掌握之中，等于把人交给了傅天豪！

这时候杜步娇已经看清楚眼前是谁了，她脸色大变，惊叫说道：“是你！你怎么出来的？”

傅天豪冰冷说道：“我根本就没有进去！”

几条黑影扑了过来。

傅天豪沉喝说道：“站住！谁敢近我就先要杜步娇的命，叫赵六指儿跟我说话。”

那几条黑影硬生生刹住了前冲之势，但却虎视眈眈地站在近处没退回去。

两个人并肩从院子里走了过来，左边是赵六指儿，右边是诸霸天，隔丈余停步，赵六指儿干咳一声道：“姓傅的，你的命好大啊，姓赵的在这儿，有什么话你说吧！”

傅天豪道：“我要你先放诸姑娘。”

赵六指儿一怔道：“你要我先放诸姑娘，你是什么意思？”

傅天豪道：“你少跟我装羊，姓田的已经都告诉我了。”

赵六指儿脸色一变道：“是么……”

斜瞥诸霸天一眼道：“霸天老弟，老哥哥我没错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吧！”

诸霸天赔上一脸笑，笑得很勉强。

赵六指儿目光一凝道：“姓傅的，你要想拿她要胁我，那你可是……”

傅天豪右手五指一用力，口中冰冷说道：“你放不放？”杜步娇尖叫一声，娇躯为之一歪。

赵六指儿脸色又一变道：“姓傅的，我跟你谈个条件，咱们一个换一个，谁不吃亏，谁也别想占便宜！”

傅天豪一点头道：“可以！”

赵六指儿道：“姓傅的！咱们可是丈夫一言。”

傅天豪道：“快马一鞭。”

赵六指儿一点头道：“好！”

往后一抬手道：“把人带过来。”

两名黑衣汉子应声没入院东暗隅中。

赵六指儿阴阴一笑道：“姓傅的，你松松手，别让我瞧着心疼！”

傅天豪五指松了些，杜步娇缓缓站直了娇躯，别看她一向多么狠，多么毒，这时候她脸色煞白泪都流出来了。赵六指儿又道：“姓傅的，在你耍的人没来之前，咱们先聊聊……”

顿了顿道：“我自认这一着相当巧妙，毫无破绽，你是怎么看破的，说说也好让我以后加一分小心！”

二十五

傅天豪冷冷说道：“你想听么？”

赵六指儿阴笑道：“那当然了！要不然我怎么会问你！”傅天豪微一点头道：“好吧！我就说给你听听，也好让你增加一点见识……”

顿了顿道：“起先我并不知道，是你的人说话露了破绽，坏了你的事。”

赵六指儿讶然道：“我的人跟你说话的时候，我就在厢房后头，听得一清二楚，我怎么没听出他的话有破绽？”

傅天豪道：“他说的话是你教的，你要听得出破绽，那就不会有破绽了。”

赵六指儿沉吟着点头说道：“这话倒也不错，只是那破绽究竟在那哪呢？”

傅天豪道：“你既听见了他说话，就应该听见他说过这么两字，诸姑娘睡了，诸霸天出去了，不在家。”

赵六指儿微一点头，道：“不错！我听见了，怎么样？”

傅天豪道：“这就是破绽所在，诸姑娘知道这两天我会来救人，为了避嫌她固然可能睡的早，可是诸霸天既然不在家，她绝不会不趁这机会救人！”

赵六指儿呆了一呆道：“原来破绽在这儿啊？嗯，不错！这确是破绽，嗯，对，我这位霸天老弟既然不在，我那位好侄女儿焉有不趁机救人的道理……”

“还有，”傅天豪道：“上房屋里那个书橱是铁铸的！”

赵六指儿道：“不错，是铁铸的，铁铸的有什么不对了？”

傅天豪道：“书橱后有处暗门，既是暗门那便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既然不为外人所知，便不愁外人折了它进入密室去，既不愁外人折了它进入密室，那就该是防密室中的人折了它跑出来，照这么看那密室当然不会是什么重地！”

赵六指儿两眼一睁，“哦！”地一声道：“对！对！对！佩服！佩服！我可是真增了不少见识，我可是真增了不少见识！”

步履声由远而近，两个黑衣汉子架着诸亚男从院东暗隅中行了过来。

诸亚男整个人软棉棉的，一颗乌云螭首低垂着，一看就知道人在昏迷中。

赵六指儿冲诸亚男抬了抬手，含笑说道：“姓傅的，你要的人来了！”

傅天豪冷冷说道：“赵六指儿，我要的是活的诸姑娘，不是死的诸亚男！”

赵六指儿忙道：“谁说她死了，没死，就是我想让她死，霸天老弟也不答应呵，她不过是……”

倏地住口不言。

傅天豪道：“她不过是怎样？”

赵六指儿咧嘴一笑道：“她不过是穴道受制，人在昏迷中，待会儿你只要解开她的穴道，准包她活蹦乱跳的。”

傅天豪道：“那就麻烦你先把诸姑娘的穴道解开再说吧！”

赵六指儿一下跟吃了个黄莲似的，眉锋为之一皱，道：“这个……”

傅天豪冷笑一声道：“别这个那个的了，赵六指儿，你把我傅天豪当成了三岁孩童，不妨告诉你，在诸姑娘没醒过来之前我绝不换人，除非你不想耍杜步娇了，要不然你就赶快让诸姑娘醒过来！”

赵六指儿眉锋皱深了三分，迟疑了一下，看了看杜步娇，道：“二妞儿！”

杜步娇叫道：“姓傅的，我认栽了，诸丫头是吃了我的药，昏迷不醒的，

解药就在我身上，你自己动手拿吧！”

傅天豪笑笑道：“赵六指儿就在眼前，别让他看了心里不是味儿，你的右手现在可以动了，还是你自己拿吧！”

杜步娇道：“你倒挺知道为别人着想的啊？”

说着，她勉强抬起右手探怀摸出了一个小白玉瓶，往后一递，道：“这就是解药，拿去吧！”

傅天豪伸手接过小白玉瓶，喝道：“赵六指儿，接着！”

他振腕把小白玉瓶扔向了赵六指儿。

赵六指儿忙伸手抄住了那个小白玉瓶，道：“姓傅的！你怎么扔给我？”

傅天豪冷冷说道：“你最好倒出解药来给诸姑娘服下，话说在前头，诸姑娘要有什么好歹，你跟杜步娇也活不成。”

赵六指儿听得眉锋又一皱，冲杜步娇举了举那只小白玉瓶，道：“二妞儿，听见了么？一个不好是要闹人命的，这瓶是解药没错吧？”

杜步娇冷冷说道：“我的命还握在他手里，错不了的，老爷子！”

赵六指儿道：“那就行了！”

他拔关瓶塞往手掌心倒了一下，然后捏开诸亚男的牙关把药放进了诸亚男的嘴里，究竟是药粉还是药丸，什么颜色，什么形状，傅天豪全看不清楚，但他并不怎么担心，杜步娇的性命握在他手里，他相信杜步娇不敢玩花样。

赵六指儿给诸亚男服下解药之后，抬眼望向傅天豪道：“姓傅的！你看见了吧，解药给她服下去了！”

傅天豪道：“我看见了，等着诸姑娘醒过来之后再说！”

赵六指儿耸耸肩道：“姓傅的，你未免大小心眼儿了！”

傅天豪冷冷说道：“面对你这种人，还是小心一点儿好。”

赵六指儿又耸了耸肩，没再说话。

过不一会儿，诸亚男有动静了，她先抬起了头，及至发觉她在两个黑衣汉子的扶持中，她脸色一变，就要挣扎。

赵六指儿阴阴一笑道：“别急了，侄女儿，你的须眉知己来救你了。”

诸亚男抬眼一看，这才看见了站在杜步娇身后的傅天豪，美目一睁，脱口叫道：“你……”

傅天豪道：“诸姑娘，请运气试试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合适？”

诸亚男很听话，当即试着运气，然后说道：“没有，我很好。”

傅天豪道：“我现在要救姑娘出去，姑娘可愿跟我一块儿走？”

诸亚男忙道：“还有凤姐姐……”

傅天豪道：“我知道，我跟赵六指儿说好的，一个换一个，我用杜步娇换姑娘，至于凤姑娘，等姑娘脱离他们掌握之后再说不迟！”

诸亚男看了诸霸天一眼，一双美目之中突然涌现一片坚毅神色，一点头道：“好！我跟你走！”

诸霸天唇边飞快地掠过一丝抽搐，但他没说话。

赵六指儿阴阴一笑道：“霸天老弟，听见了么？你这个好女儿连你这个做爹的都不要了！”

诸霸天淡然一笑道：“让她走吧！养女儿本是替别人养的，她迟早总是要跟人走的！”

赵六指儿习惯地耸耸肩道：“既然你这个做爹的都看得那么开，我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好吧！侄女儿，你过去吧！”

那两个黑衣汉子立即放了诸亚男退向后去。

诸亚男头一仰，迈步要走！

傅天豪突然说道：“慢着。”

赵六指儿道：“姓傅的，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傅天豪没理他，望着诸亚男道：“姑娘请往右绕，我让杜步娇也往右绕，杜步娇既狠又毒，姑娘最好离她远点儿，防着她点儿！”

杜步娇脸色一变道：“姓傅的。你把我摸的可真清楚啊？”

这时候诸亚男已迈步往右绕去，傅天豪当节也松了杜步娇道：“你也可以走了，记住！最好别在我面前玩花样，除非你有把握能快过我。”

杜步娇道：“你放心吧！亚男妹妹如花似玉，我还舍不得呢？”

说着，她也拧身往右绕去。

傅天豪一双目光始终盯在她身上，一眨不眨！

转眼工夫之间两个人已走到了半途。

赵六指儿轻轻地咳了一声。

杜步娇忽然一转身扬起了右手。

傅天豪冷喝一声，身随意动，人在半途长剑已然出鞘，只见匹练一闪，剑气暴涨，杜步娇一声尖叫血光崩现，一只右腕已硬生生被傅天豪一剑斩断。

杜步娇她不愧“玉面蜘蛛”，既阴又毒，她忍着澈骨之痛，左手便要探腰，奈何她永不及傅天豪快，她左手刚摸着腰际，傅天豪剑芒已然扫到，只一闪，她一只左手又齐肘落了地，她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满地乱滚，血洒得到处都是。

四下里赵六指儿的人个个色变，都吓得往后退去。

蓦地赵六指儿一声沉喝：“姓傅的，你眼睁大看清楚了。”

傅天豪收剑凝目，一看之下不由一怔。

赵六指儿不知何时一只左手已扣上了诸霸天的右腕脉，右手一把雪亮的匕首正抵在诸霸天咽喉要害上。

他定了定神道：“赵六指儿，你这是干什么？”

赵六指儿阴阴一笑道：“干什么？问得好，叫我那好侄女儿乖乖的给我过来，要不然我就在我这位霸天老弟的喉咙上开个窗户。”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你想要挟我？”

赵六指儿嘿嘿一笑道：“我或许要挟不了你，可是我这个好侄女儿总不能不要她爹的命啊！姓傅的，你说是不是？”

诸亚男怒声说道：“赵大爷，你这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我爹总是你的好朋友！”

赵六指儿笑道：“不错，你爹是我的好朋友，奈何他有一个坏我大事的好女儿，衡量衡量利害嘛，我也只有舍我这位好朋友了！”

诸亚男还待再说。

赵六指儿已然又道：“过来吧！好侄女儿，事到如今我也用不着再瞒什么了，我早就打好了主意，要不然我会那么爽快放你过去？我想一个不蚀的，没想到姓傅的他毁了我的二妞儿，到底还是让我蚀了一个，没奈何，只有拿你抵我二妞儿的缺了。”

傅天豪眼望着诸亚男，他不便拦她，可也不便劝她过去。

可巧这时候诸亚男也望向他，傅天豪道：“我不便说什么？姑娘自己决定！”

诸亚男双肩一扬道：“你不要管我了？”

她迈步就要走过去。

诸霸天突然说道：“亚男，我交个好朋友毁了我自己，我不能再毁了你，跟傅大侠走吧！他会好好照顾你的。”

脸色突然一变，身躯突然一抖，跟着唇边渗出了一缕鲜血。

很显然地，他嚼断舌根了。

诸亚男心胆欲裂，大叫一声扑了过去。

可是傅天豪比她快，长剑一抖，闪电般欺了过去！

赵六指儿够阴的，他把诸霸天迎着傅天豪的剑尖推了过去，自己则闪身往后退去！

傅天豪早料着他会有此一着，剑势一偏避过了诸霸天，沉喝说道：“姑娘！接住令尊。”

他抖剑又向赵六指儿逼了过去。

要是赵六指儿的这些手下不怕死，能挡一挡傅天豪，赵六指儿或许能逃出去，奈何赵六指儿的这些手下眼见情势不妙，一个跑得赛一个快，根本就沒一个敢挡傅天豪。

傅天豪一个起落便追上了赵六指儿，赵六指儿仗着手里有把匕首还想做困兽之斗，他刚扬起匕首便被傅天豪一剑把匕首挑飞了，傅天豪剑往下一落，那锋利的剑尖正好刺进了他的心口，他不动了，手扬在半空，两眼瞪得老大，直望着傅天豪，颤声说道：“姓傅的，没想到我赵六指儿会死在你手里。

眼一闭，身子软了，傅天豪一抽剑，鲜血立即涌了出来。

赵六指儿倒下去了，这北六省黑道的瓢把子再也站不起来了！

傅天豪转口身，见诸亚男一条腿跪在地上，满面泪迹，诸霸天躺在她怀里，满嘴是血，已经断气了。

傅天豪走过去道：“姑娘……”

诸亚男抬袖擦去满脸泪迹，平静地道：“我没什么？你帮我个忙，怎么说这份产业是他老人家一手挣来的，就把他老人家埋在他自己挣的产业上吧！”

傅天豪没说话，默默地到上房屋边用剑挖了个坑，帮着诸亚男把诸霸天埋了。

诸亚男一直没说话，直到她在坟前磕了三个头站起来之后她才说：“咱们到密室里去看看凤姐姐吧！她让赵六指儿折磨得相当惨，恐怕……”

倏地住口不言。

傅天豪听得心往下一沉，转身当先往上房走去。

进了上房屋，点上了灯，那两个还在地上躺着，诸亚男扳动机关暗纽秘开书橱，书橱后现出了一个比人略矮一点儿的暗门，一道石梯通下去，下头有灯光上射，她弯腰就要进去。

傅天豪伸手一拦，道：“外头最好留个人，还是让我下去吧！”

诸亚男迟疑了一下，没再动。

傅天豪把长剑往诸亚男手里一交道：“拿着这个，也许用得着。”

他低头进了暗门！

诸亚男提着长剑木木然站在暗门外等着。

没一会儿，石梯下人影晃动，傅天豪上来了，他脸煞白，眼泛红，两手托着个人，用一块白被单盖着，盖得严严的。

诸亚男脸色一变，迎上去就要掀被单。

傅天豪木然说道：“姑娘最好不要看。”诸亚男到底还是掀开了被单一角，她看见的不是凤妞儿，是个不成人形的血人。

她放下了被单，颤抖着低下头去。

傅天豪道：“姑娘！我想暂时把她埋在诸家大院！”诸亚男抬起了头，满眼是泪，道：“应该的，毕竟她是死在诸家大院！”

傅天豪抱着凤妞儿的尸身默默地行了出去。

他又用剑挖了个坑，那个坑就在诸霸天的坟旁，他把凤妞儿连那块被单放了下去，然后又把土推了下去。诸亚男突然哭出了声：“凤姐姐！你好可怜……”傅天豪默默地站在坟前，什么都没说，直到诸亚男住了哭声，收了眼泪，他才缓缓说了一句：“姑娘，走吧！”诸亚男抬起了头，两眼都哭红了，道：“你要回大漠去了么？”

傅天豪道：“不！我还有一件事未了。”

诸亚男道：“什么事儿？”

傅天豪道：“谭北斗还活着。”

诸亚男双眉一扬，眉宇间倏现懔人杀机：“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

傅天豪未置可否，只说了句：“走吧！”

他的目光掠过凤妞儿的坟，转身往外行去。

诸亚男望着凤妞儿的坟道：“凤姐姐，我们会给你报仇的！”

傅天豪默默地在后头走，诸亚男默默地跟在后头。出了胡同之后，她赶上了傅天豪道：“沈姑娘有消息么？”傅天豪道：“我已经托‘燕云十三侠’找谭北斗去了，只要找着谭北斗，不愁问不出沈姑娘的下落。”

诸亚男道：“谭北斗这个人阴毒得很，你看他会不会把沈姑娘交给他们？”

傅天豪道：“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必须在他把沈姑娘交给他们之前找到他。”

诸亚男道：“你看来得及么？”

傅天豪道：“不知道！”

他是真不知道，谭北斗的老奸巨滑他是熟知的，他不知道能不能及时拦住谭北斗？

只听一个话声从一旁传了过来：“二位，来两块炸糕吧！”

傅天豪只觉这话声相当耳熟，扭头一看，只见不远处有个卖炸糕的，穿一身粗布衣裤，头上还扣顶帽子，挑儿上有盏灯，挺亮的！那卖炸糕的还冲他抬了抬手。

傅天豪迟疑一下，迈步走了过去。

诸亚男也看出端倪来了，跟上一歩低低问道：“是谁？”

傅天豪道：“话声听着耳熟，看不清楚。”

说话间两人已走近那卖炸糕的挑儿。

只听那卖炸糕的低低说道：“傅大侠！是我。”

傅天豪听得一怔道：“白三侠！”

白不群笑笑道：“您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还不赖吧！”

傅天豪愕然说道：“白三侠！三更半夜的，您这是干什么？”

白不群道：“这是我大哥的主意，他认为谭北斗要把沈姑娘交到他们手

里去，一定会跟他们先接头，这几条路子我们都知道，所以要我们在路口把着。”

傅天豪抬眼飞快地四下看了看，道：“这儿有一个么？”

白不群道：“有一个住在我身后这条胡同里。”

傅天豪道：“胡同那一头是哪位在？”

白不群道：“这条胡同是条死胡同，进出这条胡同非得从这儿过不可，有我一个足够了。”

白不群道：“我大哥是这么想，事实上只有这几条路。”傅天豪道：“万一他舍近求远，把沈姑娘带回直隶去……”“那也不要紧。”白不群道：“我大哥也想到这一点了，带着个人他们不坐车就得骑马，通直隶的几条路上都有人！”傅天豪沉吟着没说话。

白不群看了诸亚男一眼道：“这位姑娘是……”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我忘了介绍了……”

诸亚男接口自我介绍道：“诸亚男。”

白不群道：“常听傅大侠提起诸姑娘，我们兄弟敬佩得很。”

傅天豪指着白不群对诸亚男道：“这位在‘燕云十三侠’中行三，白不群白三侠。”

诸亚男道：“久仰！您几位的大名我如雷贯耳，北六省江湖道人人尊仰。”

白不群道：“惭愧，太不敢当，我兄弟这回在京里丢人丢大了……”

转眼望向傅天豪道：“凤姑娘呢？没见着？”

诸亚男微微垂下螭首。

傅天豪慨略地把进诸家大院救人的经过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白不群半天没说话，过了半天他才一巴掌拍在挑子上道：“谭北斗好大的罪孽，赵六指儿固然该死，谭北斗他更该挫骨扬灰，只别让我等着他！”

傅天豪道：“希望他是走这几条路，霍大侠几位都在什么地方？”

白不群缓缓敛去威态道：“东西南北城都有人，这件事交给我兄弟您就别管了，到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把沈姑娘跟谭北斗一块儿交到您面前来就是。”

傅天豪道：“谭北斗是我的生死大敌，我怎么能置身事外！”

白不群道：“当初咱们说好了的，您去救诸姑娘跟凤姑娘，我们弟兄几个找谭北斗，现在您救出了诸姑娘，您的事算了了，也该歇歇了。”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道：“我一直没告诉几位，我跟沈姑娘已订有婚约。”

白不群两眼一睁道：“真的，那太好了，到时候这杯喜酒可不能少了我们几个，到时候非得好好热闹热闹不可……”

目光一转，接着说道：“傅大侠，恐怕你还不只是一双好吧？”

诸亚男一听这话，一颗乌云螭首垂得更低了。

傅天豪勉强笑笑，点头说道：“不错，我跟诸姑娘也订有白首约。”

白不群一抱拳道：“我说嘛，原该这样，傅大侠，诸姑娘，我在这儿抢个先，先给二位道个喜了。”

傅天豪道：“谢谢三侠！眼前这件事……”

白不群道：“傅大侠，您这是……让我们弟兄几个给您效劳不行么？”

傅天豪还待再说。

诸亚男在底下扯了扯他的衣裳道：“霍大侠几位一番好意，我看你就别再说什么了！”

傅天豪一时不知道诸亚男是什么意思，只有冲白不群一抱拳道：“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只有劳几位的驾了，先谢了，告辞。”

他带着诸亚男转身要走。

白不群忙道：“慢着！傅大侠，到时候我们几个哪儿找您去？”

傅天豪一时说不出地方来，诸亚男却把秦婉贞的住处告诉了白不群，说她跟傅天豪都在秦婉贞那儿。

白不群一点头表示记下了，道：“那好，二位请静候佳音就是——”

傅天豪带着诸亚男走了，看看白不群的炸糕挑儿已看不见了，傅天群这才道：“你刚才不让我说话是什么意思？”

诸亚男道：“你真是，人家既然有这番好意，你再多说不就显得见外了么，再说人家已经布置妥当，几条路全有人把守，你如再坚要插手不可，那是怕人家办不了事？”

傅天豪道：“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诸亚男道：“我知道，人家可未必知道啊！”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他几位固然是一番好意，可是这种事我怎么能全交给人家，自己放手不管？”

诸亚男白了他一眼道：“傻子！我也知道这种事不便全交给人家，你就不会暗地里管管？”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怎么个暗地里管法？”

诸亚男道：“刚才当着白三侠我没好说，他几位知道这条路，谭北斗出了名的老奸巨滑，他难道就想不到‘燕云十三侠’对这几条路熟得很，他既然知道当然不会往‘燕云十三侠’手里送。谭北斗在‘直隶总督衙门’任职多年，官里的事他比谁都熟，他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别的路子，你可以暗中在四城多转转，以补他几位的遗漏……”

傅天豪道：“你的话是不错，可是万一要让他几位看见……”

诸亚男道：“你不会不让他们看见么？”

傅天豪道：“你要知道，他几位易过容、化过装，等于是在暗处，我……”

诸亚男道：“他几位易过容，化过装！难道你就不会易容化装？”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对，他几位能易容化装，我当然也能易容化装，可是你……”

诸亚男道：“我跟着你多余，而且也是个累赘，我到婉贞姐那儿等你去，事了之后，你再去接我。”

傅天豪道：“你真要到秦姑娘那儿去？”

诸亚男娇靥上掠过一丝丝黯然神色道：“眼下我还有别的地儿可去么？”

傅天豪心里也为之一阵黯然，默然未语。

二十六

到了秦始皇家，诸亚男要敲门，可是抬起手迟疑了一下她又把手放了下来，转过头来望着傅天豪道：“夜静了，这时候敲门吵了街坊邻居会招人骂，干脆咱们俩翻墙进去吧！”

两个人翻墙进了秦始皇家，院子里黑漆漆的，敢情秦始皇跟小玲早睡了，也难怪，什么时候了？

诸亚男站在院子里轻轻叫道：“小玲！小玲！”

叫了好几声，才听小玲在上房屋里懒懒地问了声：“谁呀？”

诸亚男应道：“小玲！是我，诸亚男！”

小玲在上房屋里叫了一声：“诸姑娘。”

上房两遍两间屋灯都亮了，头一个跑出来的是秦婉贞，她穿着一件晚装，一头乌云蓬松着，晚装大薄，玲珑娇躯隐约可见，傅天豪忙把脸转向一旁。

可是秦婉贞没在意，她近前便抓住诸亚男的手，惊喜地道：“妹妹是怎么出来的，他们把你放了？”

小玲也跑了出来，她身上倒披了件衣裳，近前也拉着诸亚男的手问长问短的好问了一阵。

诸亚男忍着难受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她这番经过把秦婉贞跟小玲都听愣了，秦婉贞一双凤目瞪得大大的，小玲一及杏眼瞪得更大，她冲口便是一句：“该！活该！这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果！”

秦婉贞瞪了她一眼叱道：“你这儿胡说些什么？”

小玲也挺聪明的，一点就透，忙道：“我是说那个姓赵的死老头儿，我虽然没见过他，可是听我们姑娘一说，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这种人不仅该死，简直就该让傅爷把他剁了！”

小玲这一声“傅爷”提醒了秦婉贞，到这时候她才想起眼前还有个傅天豪，忙冲诸亚男递了个眼色道：“妹妹！咱们屋里坐去吧！傅爷也请进来吧！”

她拉着诸亚男匆匆忙忙的进了上房屋，听听都进了上房屋，傅天豪这才转身往上房屋缓步走去！

他进了上房屋，小玲头一个穿好衣裳从屋里走了出来，倒杯茶不自在地往傅天豪跟前一放道：“傅爷！您喝茶！”

傅天豪谢了一声。

转眼工夫之后，秦婉贞拉着诸亚男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两排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泪珠，显然刚才在里头哭过了，她出来便强笑肃客。

“随便坐吧！又不是外人。”

傅天豪道：“我不坐了，我是送亚男来的，我还有事，这就走！”

秦婉贞道：“怎么刚来到就要走？什么事儿这么火急？”

傅天豪道：“谢谢姑娘，我没工夫坐了，还是让亚男告诉姑娘吧！”

秦婉贞还待再说。

诸亚男道：“姐姐别留他了，还是让他走吧！待会儿我自会告诉姐姐！”

她当即转望傅天豪道：“谭北斗狡猾多智，阴狠毒辣，你可千万要小心！”

傅天豪点点头道：“我省得……”

转望秦婉贞道：“让亚男在姑娘这儿住几天，事了之后我再来接她。”

他没再多说，也没容秦婉贞跟诸亚男多说，说完了话当即转身行了出去！

秦婉贞道：“小玲跟傅爷开门去！”

傅天豪人已到了院子里道：“不用麻烦了，我从屋上走！”
话落，腾身掠起窜上了屋顶，一闪就不见了！

天亮了，白不群那个炸糕挑子还在那条死胡同口，尽管一夜没睡，而且还站了一夜，白不群的精神仍然挺好，他没觉得怎么累，只觉得诧异，只觉得纳闷。

生意不好，炸了一架子的糕没人买，也难怪，后半夜大家伙儿都在被窝里，谁跑出来买炸糕吃，幸亏他不是真做生意，要不然非蚀本不可。

他不炸了，靠着墙根儿坐下来，眼一闭，正打算合会儿眼，曙色中一个人从西边顺着大街走了过来。

这时候“北京城”里还静得很，哪怕是掉根针在地上也会惊动白不群，他睁眼往西看了一下，旋即又闭上了眼。

那人很快地到了挑儿前，一个生意人打扮的瘦老头儿，到挑儿前伸手抓起一块炸糕，道：“三爷白不群道：“我没睡，这儿站了一夜了……”

睁闭眼站了起来，拍拍屁股挥挥手，道：“有着落了么？”

那瘦老头儿摇摇头道：“几边都没着落，大爷让我来问问您，看情形我这一趟准又是白跑了！”

“可不，”白不群吁了一口气，道：“站了一夜，站得我腿肚子发酸，到京里来之后哪受过这个，真够人受的，看来咱们这种人是懒散不得，只是像这一夜也够瞧的！”

瘦老头儿道：“还好！只是眼皮重得很，恨不得找两根棍把它支起来！”

白不群道：“还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呢？还不露头，赶快让咱们把事儿办了，歇息不歇息是另一回事，心里倒是踏实了。”

瘦老头儿道：“那老家伙既奸又滑，不知道会不会走这几条路，万一他心里明白，绕了路走了旁门，那可就糟了。”

白不群冷哼一声道：“眼前就这么几条路，就算往外去咱们也有人守着，他往哪儿绕去，九成九是他明知风声紧，暂时不敢露头。”

瘦老头儿道：“希望是这样，三爷，要没什么事我走了，大爷还等着我回话呢！”

白不群道：“你告诉大哥一声，昨儿晚上傅大侠跟诸姑娘从这儿过让我叫住了，听傅大侠说诸家大院让他一把剑扫平了，凤姑娘让他们害了，诸霸天后悔交上赵六指儿那么一个朋友嚼舌自绝了，事儿全是姓谭的一个人儿挑起来的，说什么也不能放过他。”

瘦老头儿脸上变了色道：“姓谭的造罪造大了，他也是，什么人不好惹偏惹‘大漠龙’，这回他是死定了，我走了，您放心，话我一定会带到。”

说完了话，他转身要走。

白不群忽然说道：“子空，慢点儿，别动，也别说话！”

樊子空何许人，一点就透，他没动，也没说话，这时候他听见一阵步履声从他身后传了过来，不徐不疾，相当稳。

转眼工夫，那阵步履声到了他身后，只见白不群冲他身后一哈腰，赔笑说道：“这位爷，来块炸糕吧？刚炸好的，熨嘴。”

他说他的，樊子空没听见身后有人答应，他觉出身后那人带着一阵微风擦着他身后从挑子穿过去，进了胡同。

樊子空看了那人背影一眼，个子很挺，不高不低，穿一件天青色长衫，

右手袖在袖子里，看样子挺潇洒个人。

他低低说了声：“三爷，练家子！”

白不群两眼闪起寒芒，道：“九成九是谭北斗的徒弟。”

樊子空一怔道：“您怎么知道？”

白不群道：“他右手袖在袖子里，右胳膊多少有点不自在，没听傅大侠说么，谭北斗有两个徒弟不得不用左手。”

樊子空两眼一睁道：“您运气好，一大早就来了大生意。”

白不群哼哼两声，道：“站了一夜了，今儿早上也该转转运了，告诉大爷他们一声去吧，他们在这儿搭线了。”

樊子空恭应一声转身走了，他是十足的老江湖，老经验，起先步子也是不徐不疾的，直到转了拐才放步疾奔而去。

一盏热茶工夫不到，这条胡同口跟对街又来了几个做小生意的，对街有个卖布头的，有个卖鞋子，地摊儿前站着几个路人，卖布头儿的还真吆喝！

这边胡同口又添了两个人，一个摆地摊儿算卦的，一个坐在板凳上捏“江米人儿”的。

算卦的是个文士打扮的中年人，捏江米人儿的是个白头发白胡子老头儿，手艺挺不错，早起的小孩儿围了好几个，只听那算卦的自言自语说道：“还在里头？”

白不群“嗯！”了一声。

算卦的又自语道：“准知道他不会从胡同那头翻出去？”

白不群道：“不敢说，不过走了一个还有一个，只捏住了这一个，不愁这条线会断了！”

算卦的道：“准知道这个人跟他有关？”

白不群道：“八九不离十，这儿住的人咱们都清楚，一个练家子一大早跑来这儿干什么？这个小子一只爪子不大听使唤，不正是那条龙抓坏的么？”

算卦的忽然拿起签筒摇了起来。

白不群也没再说话。

有人从胡同里出来了，一个胖老头儿，手里还提着个鸟笼子，一晃一晃的。

白不群吁了一口气，低低说道：“左边地头儿第一家的！”

算卦的道：“你真行啊，全让你摸清楚了？”

白不群倏然一笑道：“这点儿能耐都没有还行！”

胡同里陆续地又有人出来了，没多大工夫之后进出的人更多，有住家的，有挑挑儿卖菜的，甚至还有挑粪的，可就没再见那穿青衫的练子家，一直快到晌午还不见人影儿。

樊子空从对街走了过来，道：“怎么回事儿？三爷，难不成那鹰爪孙留他吃饭么？”

算卦的道：“恐怕没这么客气吧！”

白不群一双眉锋皱得老深，迟疑了一下，拿眼瞟向捏江米人儿的白胡子老头儿。

捏江米人儿的白胡子老头儿轻咳一声道：“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姓谭的教出来的果然不含糊，说不得咱们只有捏这一个了！”

白不群双眉一扬，丢下挑子转身就要进胡同。

白胡子老头儿淡然喝道：“慢着！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鲁莽了，眼前这些放在这儿不要了？你这不等于招事么，先把眼前这些清理清理再说，老十跟子空留在这儿，咱们走！”

他站起来该背的背，该提的提，转身走了。

白不群挑起挑儿跟了过去。

他俩这一走，对街卖布头儿的跟卖鞋的马上也收了摊儿，转眼工夫不到，就剩下胡同口这个算卦的了。

过了一会，白胡子老头儿空着手回来了，接着，白不群、卖布头儿的、卖鞋的都回来了，一个连一个地进了死胡同，最后进胡同的是算卦的跟樊子空。

算卦的卦摊儿好办，充其量一块布，一包就行了。

进胡同，往里走，靠左倒数第二家，朱红的两扇门，门口两盏大灯笼上写着个“梁”字。

白胡子老头儿四下打量了一下，道：“老十敲门去，没什么可罗嗦的，门开了就往里走，只记住别让姓梁的跑了。”

算卦的答应一声上前敲了门，刚敲了几下门就开了，开门的是个半大小伙子，看模样儿挺机伶，一见是个算卦的，他立即说道：“我们这儿不算卦，你往别处去吧！”

说着，他就要关门。

算卦的连理都没理他，一扬指点去正点在半大小子的喉结上，半大小子连哼都没哼一声便往后倒去。

算卦的身手很利落，一步跨进去扶住了他把他轻轻地放在了门后，然后又在他腰眼上补了一指头儿。

白胡子老头儿等一拥都跟进来了，他道：“把门闩上。”

卖布老头儿的半截铁塔般大个子闩上了门，白胡子老头儿带头往里扑去。

进院子没见人，却听见上房屋有个低沉话声道：“大柱子，是谁呀？”

白胡子老头儿一挥手，身后窜出三个人去绕到了上房屋后，白胡子老头儿这才应道：“梁大领班，霍天行特来拜望。”

上房屋里“叭！”地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摔碎了，旋即布帘儿一掀，屋里出来个人，五十多岁年纪，中等身材圆胖脸儿，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往上房屋门外一站，脸上马上堆起了笑意：“我还道是谁逗着我玩儿来的呢？果然是霍掌柜的，这几位是……”

霍天行淡然说道：“都是霍某人的把兄弟！”

小胡子“哦！”地一声笑道：“敢情霍掌柜的还有这么多位把兄弟，失敬，失敬，霍掌柜的几位光临有什么见教？”

霍天行道：“怎么？梁大领班不让霍某兄弟进屋坐坐么？”

小胡子一抱拳道：“抱歉，拙荆不大安适，改天我一定专诚奉请。”

白不群冷笑一声道：“这倒是巧得很啊……”

霍天行立节截口说道：“不错，霍某兄弟来得真巧，霍某开过药铺，略通歧黄，正好替令正看看！”

他迈步就要走过去。

小胡子一抬手道：“不瞒霍掌柜的说，我已经另请了大夫了，就在里头，霍掌柜的好意我心领！”

白不群道：“大哥，既然这样，何必勉强，我看就站在院子里说吧！”

小胡子道：“说得是，说得是，大家都是熟人老朋友了，有什么话就请直说吧？”

霍天行微一点头道：“也好，既是这样，那我就直说了，我是来问问那件‘珍珠衫’……”

小胡子“哦！”地一声道：“原来是为那件‘珍珠衫’哪，不瞒您说，我早就预备给您送个信儿去了，可是后来您几位出了事儿，我也没敢去找诸位，诸位是知道的，这原是瞒上不瞒下的事儿，万一让上头知道了，那是要杀头的，我早年在江湖上也混过一阵子，倒不怕死，只是我还有老婆孩子，我不能不为他们想想，东西拿出了手，事儿没办成，我心里也一直很歉疚……”

霍天行道：“这么说，那件‘珍珠衫’早已不在你梁大领班手里了？”

小胡子忙道：“那当然！难道您几位还信不过我？难道我还会把它吞了不成，霍掌柜的，我姓梁的可不是那种人……”

霍天行道：“梁大领班，霍某几兄弟受人之托，卫护的是忠义，搭救的是忠义，沈姑娘更是个弱女子，事办不成还事小，东西拿出了手没了下文，却使得霍某几兄弟难向江湖同道交待……”

小胡子道：“霍掌柜的，我已把东西送到了刑部，当初我就跟霍掌柜的说过，我只管送东西，事成不成我不敢打包票……”

霍天行道：“话是不错，我也知道你梁大领班只是个中间人，我要找也不该找梁大领班你，只是东西要是让人在半路上吞了去，那就另当别论，记得这话当初我也跟梁大领班你说过……”

“不错！”小胡子一点头道：“我承认这话当初咱们说过，可是那吞东西的并不是我……”

白不群道：“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梁大领班你？”

小胡子目光一凝道：“尊驾说话怎么……霍掌柜的，这位是……”

霍天行道：“霍某的拜弟，行三，他是个直性子，说话不会拐弯儿抹角，得罪之处，还望梁大领班看我薄面！”

“好说，”小胡子面泛不悦之色，道：“梁某并不在乎这个，可是我替

人卖力跑腿，不但一点好处没落着，反而蒙上这不明之冤，未免让人心里不是味儿！”

白不群手往前一伸道：“梁大领班有什么凭据，可证明你确已把那件珍珠衫送往了刑部？”

小胡子一摇头，冷然说道：“我拿不出凭据，事实上这种事我也不能伸手跟人要收条！”

白不群冷笑一声道：“好说，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梁大领班你就利用这条不成文的规矩把那件珍珠衫吞没了？”

小胡子勃然色变，道：“尊驾可别血口喷人，我要不是看霍掌柜的面子……”

白不群冷然说道：“怎么样？”

小胡子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眼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也不过是虚张声势，如今白不群这一硬，他硬是没敢接话，转望霍天行叫道：“霍掌柜的……”

霍天行道：“梁大领班明知道那药铺掌柜不过是我的掩护，用不着再叫我霍掌柜了，关于珍珠衫的事也相当明白，梁大领班也用不着再说什么了，我姓霍的只有一句话，梁大领班你只把那件珍珠衫吐出来，我把兄弟几个马上就走路，绝不动你梁府的一草一木，要不然的话，哼，哼，梁大领班你是个聪明人，我们这些江湖亡命徒的手法你应该知道……”

小胡子道：“姓霍的！你这是要挟我？”

霍天行道：“我只是要回被你吞没的东西。”

小胡子冷笑说道：“霍天行，你要放明白点，这儿是紧挨天子脚下的京城，我是个吃公事饭的，你几个却是逃犯，我不找你们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了，胳膊别不过大腿，你要是惹翻了我姓梁的……”

霍天行道：“怎么样？”

小胡子冷笑说道：“除非你有把握不让我冲出去，要不然你几个绝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一件珍珠衫，你把兄弟的几条命，霍天行！你要明智选择啊！”

霍天行冷笑说道：“梁大领班！你的话说得最明白不过，我姓霍的也要给你个明白，我弟兄几个是来者不怕，怕者不来，话说到这儿，有本事你就往外闯吧！”

他一挥手，带着白不群跟骆家英举步逼了过去。

小胡子狞笑点头说道：“好吧！既是这样咱们就碰碰看谁硬谁软吧？”

嘴里说着话，他就要往屋里退。

布帘一掀，上房屋窜出了那半截铁塔般大个子来，两條胳膊一圈，拦腰把小胡子抱个结实！

他抱得妙，连小胡子一及胳膊也抱住了，小胡子连人带胳膊就跟箍在一圈铁箍里，动都不能动，还猛一整气！

小胡子大惊失色，暗一咬牙，提一口气刚要挣扎，屋里跟着又窜出司徒逸跟樊子空来，一人弯腰抓一条腿，马上把小胡子拉了起来！

小胡子心胆欲裂，一张嘴，就要死命大叫，白不群一个箭步窜了过去，手在他眼前一晃，小胡子他不叫了，两眼瞪得老圆，脸都白了！

霍天行一挥手，沉声吩咐着道：“把他抬到厢房里去！”韩奎、司徒逸、樊子空三个人跟抬猪也似的抬着小胡子走过来进了厢房。

霍天行道：“老三！解开他的哑穴！”

白不群一掌拍出，小胡子突然惊骇开口：“姓霍的？你们霍天行冷然说

道：“告诉我，你的老婆孩子呢？”小胡子道：“回娘家去了！”

霍天行道：“那最好，免得吓了你的老婆孩子。”韩奎道：“他胡说，屋里有个女人！”

小胡子忙道：“那不是，她，她是来做客的……”韩奎眼一瞪道：“放你娘的屁，做客会做到你床上去？”霍天行抬手拦住了韩奎，转面望着小胡子道：“偷的！”小胡子迟疑了一下，点点头，没说话。

霍天行倏然一笑道：“老婆刚回了娘家就又弄了一个来，你可真是老实人儿啊？”

韩奎道：“八成儿他不惯一个人睡。”

霍天行脸色一肃，道：“梁大领班！别说你只弄进一个来，就是弄进十个八个来，那是你的私事，我们管不着，也不便管，现在咱们谈谈咱们之间的事，那件珍珠衫……”小胡子忙道：“我还给你们！”

霍天行微一抬头道：“不！珍珠衫可以给你！”小胡子听得一怔：“霍……霍大侠！您这话……”连韩奎也怔了一怔道：“大哥！您怎么……珍珠衫怎么能给他？”

霍天行一摆手道：“你别插嘴，我自有主张……”顿了顿，望着小胡子道：“只问你要不要这件珍珠衫？”小胡子狐疑地看了霍天行一眼道：“只要霍大侠您真给，我当然要。”

霍天行淡然一笑道：“珍珠衫又不是我的，把它送出去我也不会少块肉，说什么真给不真给，再说，用珍珠衫来救珍珠衫的主人，我料那位主人也不会反对！”

小胡子脸色一变道：“霍大侠您这话什么意思？”

霍天行一双寒芒闪射的锐利目光突然凝望在小胡子脸上，道：“梁大领班！我弟兄还拿你当朋友看，你可别不识抬举，要是想要珍珠衫就爽快点儿，我们给你是拿，别人给你也是拿，官家办事你比我们清楚，他们没我们爽快，一笔赏金交到了你手里也剩不下几个了，即使原封不动，没人抽成，那也绝比不上了一件珍珠衫，我说的话对不对，你可以问问你自己。”

小胡子沉默了一下，道：“既然您几位还拿我当朋友看，我姓梁的也不能做得那么绝，您几位要什么，说吧？”

霍天行倏然一笑，点头说道：“这才是！这才不愧是‘五城巡捕营’大领班的气势，请教，谭北斗那个徒弟什么时候走的？”

小胡子呆了一呆道：“您几位是怎么知道的？”

霍天行道：“这个你梁大领班就不用管了，答我问话吧！”

小胡子迟疑了一下道：“他坐了约摸半个时辰就走了，怎么？”

霍天行道：“他是来跟梁大领班你谈一桩买卖的，是吧？”

小胡子点点头道：“不错！”

霍天行道：“沈在宽的女儿沈姑娘？”

小胡子道：“不错，他很爽快，一进门就开门见山的……”

霍天行道：“他要多少？”

小胡子道：“谭北斗懂规矩，他算得也很便宜，只要两成。”

霍天行道：“先给后给？”

小胡子道：“当然是先给，人到拿钱，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霍天行道：“看样子你得先垫了？”

小胡子道：“不错！我是先垫！”

司徒逸突然说道：“万一官家多赏了呢？”

小胡子道：“多赏了归我，给少了算我吃亏！”

白不群冷冷一笑道：“以我看你只有亏吃没有便宜占！”

小胡子道：“谭北斗这个人我久仰，直隶纳督衙门干那么多年，京里没一个不知道他滑的，不过他也确是个好样儿的，他的徒弟挑明了，我准吃亏没有便宜占，不过吃亏占便宜那是我的事，他照规矩要两成，愿不愿随便，京里的路不只我这一条。”

霍天行道：“来人是谭北斗的几徒弟？”

小胡子道：“他说他行二！”

霍天行道：“罗广信，他可以接谭北斗的衣敛了，谭北斗三个徒弟，就这个行二的有出息……”

顿了顿道：“在那儿交人？”

小胡子道：“说好的他把人带到我这儿来！”

霍天行道：“什么时候？”

小胡子道：“今儿晚上！”

霍天行道：“我知道是今儿晚上，白天不好办事，今儿晚上什么时候？”

小胡子道：“亥时到子时之前。”

霍天行眉锋一皱道：“这一段时候不短啊？”

小胡子道：“我也这么想，可是他有解释，他说这一阵子风声紧，‘北京城’让你们几位跟‘大漠龙’傅天豪闹得满城风雨，‘五城巡捕营’不分昼夜到处盘查，到处搜捕，尽管官家意不在他们，可是沈在宽的女儿‘五城巡捕营’的人都认识，万一那位沈姑娘在半路上让他们截了去那还事小，要是‘五城巡捕营’的人黑心往他们头上栽脏，那冤枉可就大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掩掩蔽蔽，躲躲藏藏的看准了路往这儿来，这么一来自然就没办法说个准时候了。”

霍天行点点头，道：“嗯！这倒也是理。”

白不群突然说道：“那罗广信可曾告诉你，他师徒现在在哪儿落脚么？”

小胡子摇摇头道：“谭北斗是个奸滑人，他的徒弟也不是省油灯，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个？”

霍天行沉吟了一下，道：“梁大领班！咱们也谈笔生意怎么样？”

小胡子道：“霍大侠要跟我谈什么生意？”

霍天行道：“我们把兄弟几个躲在暗处，你别动声色，他把人送来时你把人接下，该付他多少照付他多少，然后我们把人带走，珍珠衫归你，你看怎么样？”

小胡子有点犹豫，道：“这个……”

霍天行道：“梁大领班，你要从不谈生意，我也不敢跟你提这个，既然你是个‘生意人’，你就该挑那本轻利大的生意做，你把人往上交，得的赏金绝不比那件珍珠衫多，你我之间的这笔生意包你本轻利重，净赚不赔，你又何乐而不为？”

小胡子道：“我倒不是不会挑生意，只是万一出了纰漏，这个罪名我担当不起！”

霍天行道：“出什么纰漏？”

小胡子不自在地笑笑地说道：“万一您几位人到了手密告我一状，我可吃不消！”

霍天行道：“我几个密告你什么，告你贪墨枉法，为小利纵放叛逆？”

小胡子道：“不错，这个罪名足够殊连九族的。”

霍天行淡然一笑道：“许是梁大领班你忘了，我兄弟还是官家到处缉拿的越狱逃犯，大恶叛逆，像我们这种身份能告谁啊！”

小胡子沉默了一下道：“诸位或许不能告我，可是谭北斗师徒却能使坏害我。”

韩奎道：“他害你什么？”

小胡子道：“他把人卖给了我，却久久不见我往官里交，奸滑如谭北斗者，还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霍天行淡然一笑道：“我不能不承认谭北斗确有可能使这个坏，可是我要告诉你，他师徒不会再有任何使坏的机会了？”

小胡子神情一震道：“难不成您几位要……”

霍天行灰眉双耸，缓缓说道：“谭北斗师徒的罪过太大了，神人共愤，天地难容。”

小胡子道：“您几位有把握么？”

霍天行倏然一笑道：“梁大领班！你高看谭北斗师徒，低看我把兄弟了！”

小胡子道：“这个你梁大领班放心，我兄弟自有办法找到其他的，即或我兄弟只拦住他那行二的徒弟一个，谭北斗也不会为梁大领班你一个不关他痛痒的人不要他心爱的好徒弟！”

小胡子没说话，显然他是心动了，过了一会，他一点头道：“好吧！谁叫我贪图那件珍珠衫？我豁出去了，霍大侠要我怎么做？”

霍天行道：“我刚说过，你别动声色，把人接下，该付他多少照付他多少，你只把人接到手，剩下的就是我兄弟的事了。”

白不群冷然接着说道：“梁大领班！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几兄弟都是在江湖上混过多少年的，除非你有十分把握，你最好别跟我们耍花枪，要不然那可没你什么好处！”

小胡子道：“尊驾放心！我这个人向来说一句算一句，何况这件事里还有我这么大好处！好在您几位都在这儿，尽可以监视着我就是！”

霍天行含笑接道：“那是少不了的，咱们先小人后君子……”

顿了顿道：“老十，你跟子空陪着梁大领班到上房去。”

韩奎一听这话，当即就松了小胡子。

司徒逸潇洒一摆手，道：“梁大领班！您请吧！”

小胡子一句话没再多说，迈步走了出去。

司徒逸、樊子空双双跟了出去！一左一右把小胡子夹在了中间。

白不群看了小胡子背影一眼，道：“大哥！这家伙奸滑不下谭北斗，您得防着他黑着良心来个统吃？”

霍天行淡然一笑道：“这个我已经想到了，对这种人用不着讲仁义，我也想统吃，只是究竟是谁统吃，那要看谁的本事大了，记住！到时候你跟你二哥埋伏在东厢房，子空跟老十埋伏西厢房，上房屋有我，老五等人进来后绕到大门断他们后路，现在老五到大门口去一趟，把那后生提过来！”

转眼工夫他提着那半大小子走了进来，半大小子个子不小，可是现在韩奎提着他就跟老鹰捉小鸡一样。

他把半大小子往炕上一放，霍天行道：“到时候还得烦他开门，老三解开他的穴道好好儿开导开导他，别吓着他，也别得罪他，我到上房看看去！”

他迈步走出了厢房！

把兄弟几个午饭、晚饭都是在小胡子家吃的，饭是骆家英做的，别看他是个大男人，几样小菜做的还真不赖！那半大小子经过白不群能说善道的开导，再加上半天工夫的相处，已经跟几个人混得很熟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那么多心眼儿，谁对他好他就跟谁近，这是一定的。

上灯之后，霍天行为防谭北斗的人早到，一声令下各就各位，除了上房屋亮着灯之外，其他的地方都是漆黑的，折腾了一天一夜，把兄弟几个正好趁这机会歇息歇息！

时间慢慢地从眼前溜过，夜色越来越浓。

把兄弟几个就这么耐心的等着！

今天晚上是弯上弦月，月色虽然昏暗，可是隐隐约约地还可以看见事物。

傅天豪乔妆改扮，他居然无巧不巧地也打扮成一个算卦的，一身黑色长衫，一张腊黄脸，看上去都快四十了。

没别的，只有这种行业行头少，只弄块布上头写几个字一挑就行了，其他的好凑合。

他从昨儿晚上一直转到如今，除了找个地方坐下来吃点东西之外，一直就没停过，东西南北城的大街小胡同他都转遍了，不但没有一点收获，便连霍天行几兄弟也没见着，当然，他也知道，霍天行兄弟现在已经乔妆改扮，不是那么容易，一眼就能认出来的，他也经过乔妆改扮，同样的道理，霍天行几兄弟也没那么容易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即使是走了个对面，也不见得“认识”！

他知道沈书玉一旦落进官家之手，那种后果严重到什么程度，转了一天半夜还没有一点收获，他可是真急了。

他打算再到那条死胡同口看看卖炸糕的白不群去，或许

白不群那方面已经等着了也说不定！

他把希望寄托在霍天行几兄弟身上，脚下放得很快，刚走出一条胡同，身左过来两个人跟他来个擦身而过，两下里差点儿没撞在一起！

傅天豪连忙收步，那两个人带着一阵风走了过去！

交错而过那一刹那间，傅天豪看见了那两张脸，他为之微微一怔！

那两张脸，壮壮的个子，加上那一身独特的黑衣，这两个人他认识，至少他见过。

是当日到车队去接“红娘子”的那两个，“鹰王”的护卫。

这两位走得好匆忙，好快！一转眼工夫便出了十丈外，当真是够莽的！

傅天豪摇摇头刚要走，心里忽然为之一动。

别的不看，只看这匆忙步履就知道这两位一定有事，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么急，什么事使得这两位远离“鹰王府”往城门方面走！

傅天豪心里一连跳了好几跳，他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突然！他倒转身跟了过去！

他远远缀在那两位身后，保持个近十丈距离，始终不即不离！

那两位，顺着大街往西走，快到城门口的时候忽然拐进了一条小胡同里，傅天豪加快步履跟了过去。

他进了小胡同，那两位已然到了胡同那头，停也没停地又往南拐去！

傅天豪到了那两位适才拐弯处，眼前另是一条小胡同，进胡同五六丈处停着一辆单套高蓬黑马车，车辕上坐的有人，那两位跳上马车之后那赶车的立即赶动马车顺着胡同往南驰去！

出来不坐马车却在南城这条小黑胡同里预先停放着一辆马车等他俩，这是为什么？要干什么去？

傅天豪心头猛跳，咬了咬牙把算卦的行头往胡同边墙根儿下一扔，从身后一个布囊里取出他那把长剑来，放步追了过去！

马车当然比刚才那两位步行来得快，傅天豪把身形尽量贴近墙边暗隅里在后头疾追，没多大工夫之后，前头的马车突然停下了，停车处是南城根儿那远离住家的一片树林前！

马车刚刚停稳，那两位中的一位从马车里拿出一盏风灯来点上，然后站在车辕上高高举起在空中绕动了三下。

看样子像是在跟什么人连络。

傅天豪忍不住心头又是一阵猛跳，他听得清清楚楚，就在这时候，一阵得得蹄声跟一阵辘辘车声传入了耳中，是从离“鹰王府”这两位停车处西南方约摸三四十丈外另一片树林里传过来的。

傅天豪循声望去，只见西南方三四十丈外驰出了一辆单套马车，往这边驰了近来，离得大远，看不清车辕上那赶车的长得什么样儿？

这辆马车一出现，“鹰王府”的那两位立即跳下了自己的马车，面对驰来的那辆马车并肩站立。

那辆马车来势极快，转眼工夫已到近前现在傅天豪可以看清车辕上那个赶车的了，他看得一怔。

那是个面貌陌生的年轻小伙子，十几廿岁年纪，穿一身粗布裤褂儿，那神态，那模样儿，一看就知道是个干惯了车马活儿的，绝不是江湖上的练家子，也绝可能是谭北斗一伙儿的！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那小伙子开口说了话：“你们要的东西就在我车里，你们自己过来搬吧，我跟他们说好了的，我只管把东西送到这儿，不管搬东西。”

陡听“鹰王府”的两个护卫问道：“姓谭的他们人呢？”

“没来！”小伙子道：“他们说你们要的是东西，东西给你们送到就行了，他们来不来人不要紧。”

傅天豪一听这两句话，刹时就明白了。

那小伙子身后马车装的一定是沈书玉姑娘。

谭北斗的确老奸巨滑，算高一着，他知道“燕云十三侠”熟那几条门路，也料定“燕云十三侠”会把守那几条路等他，所以他根本不走那几条路，绕大弯儿把沈书玉送交鹰王胜奎，这一着确实让人做梦也想不到。

把人交给鹰王胜奎有两个好处，第一，让人想不到没法拦截。

第二，让人没办法救，试问眼下这些人哪一个敢惹鹰王胜奎，即使有个胆大如他“大漠龙”的敢救，那“大漠龙”傅天豪他就得罪了鹰王胜奎，拔了虎须，鹰王能忍这个？不能忍，一怒之下就非找“大漠龙”不可，谭北斗他固然不是“大漠龙”的对手，一旦鹰王亲自出马找上了“大漠龙”，那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这叫坐山观虎斗，又叫借刀杀人。

谭北斗这一着高，不但高，而且毒、狠！傅天豪他碰不上，沈书玉落进鹰王之手，傅天豪他得碰碰鹰王，傅天豪万一碰上了，那么沈书玉跟鹰王胜

奎这两个人，傅天豪他势必得舍一个，而且十之九九他仍必得碰碰鹰王胜奎。

这一着怎不高？怎不毒？怎不狠？

小伙子是临时雇来的，并不是谭北斗一伙，听他的口气，似乎他不知情！或许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不管他知情不知情，他都是个丝毫不关痛痒的人，他来了，谭北斗师徒等人没见影儿，即或傅天豪碰上了这件事，救去了沈书玉，但却仍拿谭北斗他师徒等人莫可奈何。

谁敢说谭北斗这一着不高明？

傅天豪尽管恨透了谭北斗，极端鄙视他的为人，可是对他的心智却不能不暗暗叹服。

他是还不知道谭北斗将计就计那一着“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那个，“五城巡捕营”的梁姓大领班为饵，害得霍天行把兄弟几个在那儿枯坐苦等，否则他更会佩服谭北斗的心智。

只见“鹰王府”的那两个护卫大步走向了小伙子的马车掀开车帘看了一眼，然后先后登上小伙子的马车，很快地从小伙子的马车里架出个人来，一位姑娘，可不正是沈书玉？

沈书玉是沈书玉，但沈书玉却跟睡着了似的，似乎是让人制了穴道！

沈书玉一被架下车，小伙子怔了一怔道：“怎么会是个人？”旋即他脸上变了色，二话没说，旋转马头赶着马车飞驰而去！

不是奔向西南方三四十丈外那片树林，而是驰向正西，傅天豪看见他车后挂了个水桶，土头写着两个字，却看不清楚是什么字？

他要看清那两个字写的是什麼？要不然他没办法找谭北斗师徒，而且眼前也已经到了他该现身的时候了。

他可以暗地里想办法救下沈书玉，这样或可避免招碰“鹰王”胜奎，但是他不愿意这么做，一句话，为了救沈书玉他不惜惹碰任何人。

他腾身窜了过去，小伙子的车再快，可是不及他的身法快，他看见车后水桶上那两个字了，那两个字是“董记”！

他记下了！

这时候“鹰王府”的两名护卫一见有人扑过来，连忙把沈书玉架上马车，一个护住了马车，一个离马车丈余，面对着傅天豪，从腰里抽出一根钢丝鞭。

小伙子的马车驰远了傅天豪缓缓转过了身，一双目光落在面对着他手提钢丝鞭的那名护卫脸上。

那名护卫目光炯炯望着傅天豪，先开了口：“阁下是……”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不敢当，阁下是‘鹰王府’的护卫？”

那护卫一点头，淡笑道：“不错！阁下认识我们哥儿俩？”

傅天豪道：“我见过两位！”

那名护卫面泛诧异之色道：“阁下见过我们哥儿俩？在什么地方？”

傅天豪道：“长城外，骆三那车队里！”

那名护卫想了想，随即摇了摇头道：“抱歉！我不记得……”

傅天豪道：“两位是去接凌姑娘的，当时凌姑娘被大鹰爪谭北斗关在囚车里，我走，两位来，咱们只打了个照面！”

那名护卫想起来了，一怔，脸色变了一变道：“你是‘大漠龙’？”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不错，傅天豪！”

那名护卫深深地看了傅天豪一眼，道：“你真是‘大漠龙’傅天豪？”

傅天豪抬手从脸下揭下一张其薄如纸的人皮面具揣入了怀中。

那名护卫确也豪道，两眼一睁，倏然一笑道：“错不了了，这才是‘大漠龙’！”

扭过头去望着护车那位叫道：“阿琦！咱们哥儿俩终于碰上纵横大漠，威震江湖的这条龙了！”

“是啊！”护车的阿琦一咬嘴唇道：“当日失之交臂，我气得恨不得揍谁一顿。”

面对着傅天豪的这位冲傅天豪一抱拳道：“傅爷！我叫阿善，我们哥儿俩跟我们王爷一样，对您是仰慕已久，今儿晚上能在这南城根儿碰上您，我们哥儿俩的造化不小，我们哥儿俩知道您是来干什么的，不错！那位沈姑娘就在车里，我们哥儿俩虽然明知道不是您的对手，可是职责所在，我们哥儿俩不得不全力护车，也就是说您要想带走沈姑娘，非得让我们哥儿俩丢盔弃甲不可，我们哥儿俩只希望跟您亲近，不愿意跟您动手打架，可是没办法……”

这番话听得傅天豪不禁暗暗点头，他由衷地道：“鹰王爷是位气吞河岳的英雄虎将，他的护卫也是个个人乐于亲近的豪迈俊杰，我也不愿意跟二位动手，可是我却知道不动手我带不走沈姑娘，说不得只有跟二位讨教几招了……”

阿善道：“好说！是我们哥儿俩跟您讨教。”

傅天豪道：“阁下不要客气，鹰王爷一身绝艺，马上马下万人难敌，我一向佩服……”

顿了顿道：“在没动手之前！我想请教二位几句，不知道二位能不能据实相告。”

阿善道：“您客气，我们哥儿俩不敢当，想问什么您问就是，我们哥儿俩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傅天豪对眼前这两位不禁大生好感，当即一抱拳道：“我在这儿先谢谢两位，我想知道谭北斗师徒是跟哪位接的头阿善道：“跟我们福总管福明，我们总管跟诸霸天是朋友，可巧谭北斗也认识诸霸天！”

傅天豪道：“谭北斗师徒把沈姑娘献给鹰王，不知道有没有条件？”

阿善道：“您是说……”

傅天豪道：“我是说谭北斗有没有跟鹰王爷要什么好处？”

阿善“哦！”地一声道：“这倒没有，听我们总管说，谭北斗当日得罪过凌姑娘，他这是将功折罪。”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我原就知道他不敢跟鹰王爷伸手，请阁下答我最后一问，阁下可知道谭北斗师徒现在何处？”

阿善摇头说道：“这个我就知道了，我们总管告诉我们哥儿俩，今儿晚上这时候到这儿来，只点上灯晃三晃就有人把沈姑娘交给我们哥儿俩带回去，我们哥儿俩原以为交人的是谭北斗师徒，却不料他们雇来一个半大小子！”

傅天豪情知这是不折不扣的实话，当即点点头道：“再谢谢二位，现在我要跟二位讨教了，请二位准备一下。”

阿善掂了掂手里的钢丝鞭，含笑说道：“我们哥儿俩没带剑，只有这根钢丝鞭……”

傅天豪道：“二位放心！我也剑不出鞘。”

他举步逼了过来！

阿善一抱拳道：“多谢傅爷让我们哥儿俩，有件事我们哥儿俩不想瞒您，听我们总管说沈姑娘交过来的时候所以昏迷不醒是中了一种特制的迷药，药是谭北斗师徒下的，他已经把解药给了我们总管，我们总管也已经把解药呈给了我们王爷，据谭北斗说，这是防人半途救走沈姑娘，这样就是有人半途救走了沈姑娘也没用，解药只有我们手里那一颗！”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谭北斗的确高明，看来我是非见见鹰王爷不可了，那好！我要是能带走沈姑娘，还请二位代我转奉鹰王爷，三天之内我当赴鹰王府向鹰王爷求取解药！”

说话间他已逼近阿善一丈之内。

阿善忽然一抬手道：“傅爷您请等一等！”

傅天豪立即停了步，道：“阁下有什么见教！”

阿善皱了皱眉，迟疑了一下道：“您能不能别到府里去见我们王爷？”

傅天豪道：“阁下刚才说过，那解药只有鹰王爷手里有一颗！”

阿善道：“我知道，我是说您别去……我这么说吧，解药您是非要到手不可，而我们王爷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他一直想见您，可是那是他私人对您的仰慕，事实上您劫持九门提督，夜闯‘五城巡捕营’救走重犯，已经是闹得满城风雨了，他绝不会放过您，而您跟我们王爷都是我们哥儿几个所敬重的人，俗话说两虎争闹必有一伤，您二位之中无论伤了哪一个……”

傅天豪听得热血上涌，一阵激动，忍不住截口说道：“阁下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感激，一介江湖草莽能得几位那么看重，我也深深荣宠，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拿到那颗解药……”

阿善忙道：“办法我倒是有有一个，要不然我不敢拦您，您不是认识凌姑娘么？凌姑娘当初也救过沈姑娘，如今凌姑娘已不在‘鹰王府’了，您可以找她……”

傅天豪听得一怔，道：“怎么？凌姑娘已经不在‘鹰王府’了？”

阿善道：“是的！凌姑娘离开‘鹰王府’已经两三天了！”

傅天豪一头雾水地讶然说道：“这是为什么？凌姑娘不是……”

阿善不自在地笑了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王爷不说，我们也没敢问。”

傅天豪打算想想凌红为什么突然离开“鹰王府”，可是眼前又没这么多工夫，他沉默了一下道：“阁下让我找凌姑娘是……”

阿善道：“您可以托凌姑娘跟我们王爷要那颗解药去，只要凌姑娘开口我想我们王爷一定会给！”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阁下这番好意我很感激，只是阁下恐怕错了，鹰王爷是个公私分明的人，正如阁下刚才所说，鹰王爷他刚正不阿，我敢说他绝不会把解药给凌姑娘，再说，这是我的事，我也不愿意去麻烦凌姑娘……”

阿善还待再说。

傅天豪一扬手中长剑道：“阁下不必再说什么了，好意我心领，也会永远记住京里有二位这么两个朋友，现在我要出手了，阁下请留神接招吧！”

他脚下跨步，同时把手中长剑带鞘斜斜挥了出去。

阿善浓眉一耸道：“那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傅爷也请留神接招。”

他掌中钢丝鞭一抖，直迎傅天豪那带鞘的长剑。

傅天豪的掌中长剑是硬的，阿善手里的钢丝鞭是软的，不但可以抖直前

点，而且可以放柔缠绕对手的兵刃，要是单以手里的家伙来说，阿善是占了大便宜，尤其是在傅天豪剑不出鞘的情形下！

转眼工夫间两个人已互换五招。

傅天豪对眼前这两位心生好感，手上不免松了些。

而阿善掌中一根钢丝鞭却全力施为，丝毫不敢大意，钢丝鞭忽直忽软！时伸时缩，直如灵蛇飞舞，甚见造诣，极具威力。

第八招上，阿善使了一招险着，他走中宫，踏洪门，钢丝鞭抖得笔直，鞭头上那颗圆圆的钢球直点傅天豪一处大穴。

傅天豪却不能永远这么让下去而且他也不愿把时间拖得太久，因为还有一个护车的阿琦那一关！

他没拒敌，容阿善欺进中宫，也容阿善的钢丝鞭鞭头沾上了衣衫，可就在阿善钢丝鞭鞭头沾衣那一刹那间，他身躯旋风般疾转，人已到了阿善右侧，然后带鞘的长剑闪电递出，在阿善的右腕上轻轻敲了一下！

阿善的手臂一震，钢丝鞭跟着落了地，傅天豪却收剑一连退了三步一抱拳道：“阁下，承让！”

阿善咧嘴一笑，道：“行了傅爷！您别躁我了，不是您让我，我早撒家伙了，我并不冤，不但不冤还大光彩，我阿善跟‘大漠龙’动过手，从今后我有得夸耀的了。”

拾起钢丝鞭扭头叫道：“阿琦，该你了！”

阿琦跳下了车辕，一阵风般到了跟前，一抱拳道：“傅爷！您急着要带走沈姑娘，我们哥儿俩也急着要把空车赶回去！咱们都急，我就不客气了，我没带家伙，空手跟您讨教几招。”

话落人到，一拳直接过去，这一拳势疾力猛，虎虎生风，看样子一拳能捣塌一堵墙。

傅天豪明白，这位阿琦一定长于拳脚，他一连躲了三拳两掌！

事实上他没料错，阿琦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猛，拳掌之间带起劲风忽忽作响。

第六招，阿琦一拳由肋下捣出，同时左掌蓄劲，遥遥指向傅天豪右肩。

傅天豪看得明白，阿琦这一拳可虚可实，那蓄劲未发的左掌才是结实结实的一招辣着！

他微微一笑，挺右掌迎向阿琦的斗大拳头，果然！当拳掌将接时，阿琦忽然变拳为掌，飞快地抓住了傅天豪的右腕，接着，左掌闪电跟到一下抓住了傅天豪的右肩，两腿一分，腰往下一挫，硬是蒙古摔角的势子，敢情他要捧傅天豪。

傅天豪倏然而笑，右肩一塌，阿琦的左掌应势滑落，他右手只一翻却反扣了阿琦的腕脉！振腕抑阿琦往后一拉，下头右腿一伸，阿琦一个跟跄要往下爬，可是傅天豪右手没松，阿琦他总算没爬下去，直等到阿琦站稳了，他才松手退步，一笑说道：“阁下，你好俊的蒙古摔角！”

阿琦脸一红道：“您躁我躁得更厉害，行了，从今后我也有得夸耀的了，傅爷！您什么都不用说了，请带人吧！”

他抱拳欠身，往后退去！

傅天豪感激地看二人一眼，一抱拳道：“二位可以拼死护车，但是二位并没有那么做，二位的盛情高义我记下了，我不再多说什么了，就此别过。”

他迈步就要登车。

阿善突然伸手一拦道：“傅爷！让我问您一句，您是往里去！还是往外去？”

傅天豪道：“我往里去！怎么？”

阿善道：“往外去还好！往里去您带着个昏迷中的沈姑娘恐怕不大方便，反正您是要惹我们王爷的，何不多惹一样？”

傅天豪道：“阁下是说……”

阿善指指马车道：“我们哥儿俩把马车送给您，车是‘鹰王府’的，包您横冲直撞没人敢拦，不过我们哥儿俩回去得说是您抢去的！”

傅天豪又是一阵激动，道：“二位的情太盛，义主高了，我心领，固然赶着‘鹰王府’的车没人敢拦，可是那太惹眼了，暂时我还不能让人知道我上哪儿去！在哪儿落脚，这一点二位当能体谅！”

阿善怔二怔，点了点头，道：“您说得是，这一点我倒没想到，那我们哥儿俩只有把车赶回去了，您请吧！”

傅天豪一抱拳纵身跃上马车，抱起沈书玉腾身又起，破空掠去！

望着傅天豪抱着沈书玉行空天马般破空而去，阿善不禁叹道：“真不愧是条龙，阿琦！你说咱们哥儿俩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阿琦道：“只有赶着空车回去，实情实禀！实话实说。”

阿善道：“我不是说这，我是说三天之内他去找王爷要解药这回事儿！”

阿琦道：“这回事儿怎么了，难道凭咱们哥儿俩还能拦住这场龙争虎斗不成？”

阿善道：“咱们哥儿俩固然拦不了，可是凌姑娘一定拦得了。”

阿琦道：“可是他不愿意去找凌姑娘……”

阿善道：“他不愿意去找，咱们能不能去找？”

阿琦为之一怔！旋即叫道：“对！对呀，不赖，阿善，我一向看你是木头脑袋，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你能想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我可真是戴了木头眼镜——瞧不透啊，走吧！善爷，还等什么。”

两个人对望哈哈一笑，飞身跃上马车，一声“走！”马车飞驰而去。

傅天豪抱看沈书玉专找黑胡同走，抱着个人他不能在大街上大摇大摆，眼下风声仍紧，四城遍官家侦骑，那太惹眼！

在京里待了这度多日子，大部份的路他都熟了，没多大工夫他已找到了秦婉贞家，他没走大门，从墙上翻了进去？

秦婉贞、诸亚男跟小玲都在上房，一天一夜，三个人没一个不担心的。

小玲眼尖，头一个看见了傅天豪，她急叫道：“傅爷回来了！”

她这一叫，秦婉贞跟诸亚男也看见了，两个人一喜忙站了起来！

傅天豪抱看沈书玉进了屋。

秦婉贞忙道：“把沈姑娘抱进来吧？”

她走过去掀起了自己屋的门帘。

傅天豪把沈书玉抱进了秦婉贞的卧房，放在了秦婉贞的牙床上，秦婉贞顺手拉开被子给沈书玉盖上。

诸亚男忍不住问道：“你在哪儿截下书玉姐的？”

傅天豪当即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诸亚男瞪大了一双美目，道：“哎呀。这么说你不是要找鹰王了……”

傅天豪淡然说道：“谭北斗的本意就是要我跟鹰王碰碰。”

诸亚男咬了牙，道：“好阴好毒的东西，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也不敢面对面的跟人斗，却……谭北斗这老东西真该死，简直该把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目光忽然一凝，忧心忡忡地道：“你……你有把握么？”

傅天豪摇摇头道：“久仰鹰王胜奎一身绝艺，勇猛无伦，马上马下万人难敌，为当代第一虎将，往跟前一站，神威就能慑人三分，曾使叛敌闻名丧胆，没照面，我怎敢说有把握！”

诸亚男脸色泛了白，道：“那，都怎么办？”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有把握胜过他！他也未必有把握胜过我，即使我能胜过他，我自问我不会伤他，即便他能胜过我，相信他也不会伤我，充其量他会把我送交九门提督衙门判个罪……”

诸亚男道：“那不就糟了么？‘九门提督’岂会轻饶了你？”

傅天豪道：“我只不过这么说说，他未必能把我摆倒！”

诸亚男神色凝重的道：“凡事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真要那样，那也只好认了，败在鹰王手下，那也不算丢人！”

诸亚男道：“可是你……”

秦婉贞突然开口说道：“妹妹！别尽往坏处想好么？怎见得他就不能挫败鹰王要得解药，怎见得他非去找鹰王要解药不可？”

诸亚男美目一睁道：“对，找谭北斗，药既是他下的，他一定还有……”

傅天豪摇头说道：“谭北斗不是这么傻的人，他既然安排了这么一着，非让我跟鹰王碰头不可，他就绝不会在他那儿给我留一条活路！”

秦婉贞道：“不一定找他呀，难道世上就没有能解这种迷药的人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姑娘不是江湖人不知道，江湖上有许多被称为独门的东西，既称独门，别人又怎么会？即使有别人会，一时半会儿也不一定找得到，要是十天半月之内能找到那还好，要是一年半载找不到，沈姑娘总不能就这么昏迷个一年半载！”

秦婉贞呆了一呆，一时没能说出话来。

事实上傅天豪说的是实情实话，既称独门的东西，别人不可能会，即使有人会，世界辽阔，人海茫茫，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能解这种迷药的人去！

诸亚男生长在江湖人家，她知道这是实情，可是她总不放心让傅天豪去找鹰王，为讨取那一颗解药而展开一场龙争虎斗，她香唇启动，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傅天豪已然说道：“亚男！你不必再说什么了，这件事你应该看得很清楚，我既然已经救回沈姑娘惹了鹰王，就是我不去讨取那颗解药，鹰王他也不会放过我的，你说是不是？”

谭北斗这一着，高就高在这儿，厉害也就厉害在这儿！

诸亚男沉默了一下，她低下了头，可是旋即她又抬起了头，道：“我知道，这件事我看得很清楚，谭北斗阴就阴在这儿，狠就狠在这儿，可是我怎么放心让你去……”

傅天豪伸手抚上她的香肩，轻轻地拍了拍道：“亚男！别再说什么了，除非我不管沈姑娘，我既然把她救了回来，就应该有勇气面对鹰王胜奎，再说这也是躲不掉的，你我都是江湖人，你该知道，江湖人过的就是刀口舐血的生涯，有哪一个能够例外？你出身江湖人家，也即将成为一个江湖人的妻子，你应该能习惯这些，对不？”

诸亚男低下了头，道：“我从来没有这么担心害怕过……”

傅天豪道：“做为一个江湖人的妻子，担心害怕那是难免，也可能一辈子生活在担心害怕的日子里，可是你要学着去面对它，去习惯它！”

诸亚男没再说话，一颗乌云螭首垂得很低！

秦婉贞忽然说道：“你累了一天一夜了，你躺会儿吧，我给你做些吃的去。”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不了！我不怎么累，也不怎么饿，我得赶去告诉白三侠一声去！免得他几位还在各处枯守，我的事儿这么劳累人家我已经很不安了，我这就去，你们歇着吧！”

他说走就走，抓起桌上的剑就要转身。

诸亚男忙道：“天豪！等等！”

傅天豪道：“怎么？”

诸亚男欲言又止，终于道：“你今儿晚上不会到‘鹰王府’去吧！”

情爱两字是微妙的，它的力量也无可伦比，女儿家也是那么怪！要是她对那个人没情爱，她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可是一旦她对那个人有了情爱，她随时随地都会关心他。

傅天豪倏然一笑，摇头说道：“你放心！今儿晚上我不会去，今儿晚上怎么能去，鹰王是我生平唯一劲敌，我岂敢掉以轻心，我一定得好好歇息歇息，养足了精神之后再去找他，疲兵应战那是大不智，对不！安心睡吧，我跟自三侠几位碰过头之后还要跟他几位一块儿去找谭北斗，这件事办完之后我会马上赶回来，我跟鹰王订了三天之约，我也不敢歇误，睡吧！”话落！他没容诸亚男再说话！一步跨出上房便腾身而起！

诸亚男站在那儿呆呆的，没动！也没说话！

秦婉贞娇靥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过来轻轻拍了拍她柔声说道：“妹妹！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侠行惊天地而泣鬼神，老天爷不会亏待他的，走吧！咱们去睡吧！”诸亚男低下了头！

“谢谢姐姐！只要他能平安，我愿减十年阳寿。”秦婉贞惊然动容，道：“妹妹！抬头三尺有神明，你这句话来往的神明能听得见的！”

诸亚男抬起了头，两眼望着门外的夜空，眸子里包含得好多好多，有一点最清晰，那是虔诚的祈求！

傅天豪到了一条胡同口，那条死胡同就在对街，可是他站在这条胡同口的暗影里没再往前走！

因为他看见对街那条死胡同口站的有人，七八个人，他不一定见过这七八个人，可是这七八个人的衣着打扮他很熟，只一眼他就能认出，那是“五城巡捕营”的人。

那七八个人之中，有四个人手里端着火器，另几个手里则提着腰刀，站在胡同口不住地交头接耳，指指点点。有一个像是带头的，他左指指，右指指，傅天豪前迈一步往左右看了看，左边跟右边都有几条人影窜上民房一闪便没入了屋顶夜色中。

然后，那七八个留下两个站在胡同口，其他的很快地窜进了胡同里。

傅天豪心里转了一转，接着震动了一下，他心里飞快地闪过了几个意念！

谭北斗绕大圈子把沈书玉交给鹰王胜奎，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害他，另一方面很明显地也是因为谭北斗知道了“燕云十三侠”的行动。

谭北斗既能害他，当然也能害“燕云十二侠”，只因为“燕云十三侠”跟他傅天豪是朋友，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谭北斗既然知道了霍天行等的行动，既然也可能害霍天行兄弟，他当然也能在这边虚晃一枪引住霍天行兄弟，然后来个密告，让“五城巡捕营”的人围住这条胡同，来个一网打尽！

对！是这么回事，一定是这么回事。

眼下！白不群已不在那条胡同口了，“五城巡捕营”的人既然由四面八方向胡同里逼近，白不群兄弟几个九成九是在那条胡同里！

可是，苦的是他不知道霍天行兄弟究竟是在胡同里的哪一家？

“五城巡捕营”的人已经进去了，他不能再耽误了，救人如救火，这种事也跟下棋一样，迟一步便会全盘受制。

他探怀摸出那张人皮面具戴在了脸上，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两个人进肩低头，顺着街那边走进了那条死胡同口，他一眼便认出那两个人是大虎、二虎，他的心马上就提了起来，他心里暗道：亏你两个跟随“燕云十三伙”那么多年，胡同口明明站着两个人，怎么连这种情势都看不出，还低着头往近处走，往罗网里钻。

他可是真急了，就打算扑过去，可是就在这当儿，大虎、二虎已走近了对街胡同口，突然双双一个转身，那两个“五城巡捕营”的人已捂着肚子爬了下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他怔了一怔提一口气窜了过去，同时口中低低说道：“大虎！二虎！别忙！”

大虎跟二虎放倒了那两个就要进胡同，一听这话立即转身望了过来！

傅天豪已然到了胡同口，接着说道：“我是傅天豪！快把这两个拖进暗影里去！”

大虎、二虎手脚还真利落，一人一脚把那两个踢进胡同口暗影里，大虎急道：“傅爷！您来得正好，几位老人家陷在里头被围困了，他们还不知道！”

傅天豪心往下一沉道：“果然被我料中了，他几位在哪一家？”

二虎往里一指道：“靠左倒数第二家。”

傅天豪一咬牙道：“我进去！你们俩留在外头接应，小心自己，别让他们发觉！”

他腾身窜上屋面往里扑去。

掠过两个屋背，他看见了，倒数第二家家里有灯光，四周几处屋面上爬的都有人，至少有十几个。

同时他也看见适才由胡同口进去的那几个，已然到了倒数第二家的门口！

情势危急了，他往下一蹲，揭起几块瓦抖手打了出去，几声闷哼，几声哗喇，接着砰然几声，左边屋面上四个“五城巡捕营”的滚了下去。

倒数第二家的灯灭了。

屋上也乱了，四面八方冒起了几个黑影四下搜寻。

已然到了倒数第二家门口那几个也全怔住了。

傅天豪抖手又是几片瓦打了出去，四面八方刚站起的那几个大叫一声纷纷往后栽去！

只听正前方十几丈外一处屋脊后响起一声大叫：“他们有埋伏，大伙儿留神，三班的留在上头对付埋伏，其他的跟我下去拿人！”

一条黑影当先从那处屋脊后冒起，贴着屋脊只一翻便往下落去！

接着，七八十来条黑影从四面八方以同样的身法往下落去！

远的太远打不到，傅天豪找上了几个近的，抖手又是几片瓦，几声大叫，近处的几个本是往下跳的，这一来变成往下摔了，一个连一个摔得结实！

傅天豪打出这几片瓦之后跟着站了起来，叫道：“霍老！你们被围上了，

小心！”

他这站起来一叫，立即暴露了身形，只听有人喊了几声：“在那儿！在那儿！”

紧接着一个冰冷话声闪电般由远而近！

“我看还是你自己小心点儿吧！”

一阵衣袂飘风声，还有一阵金刃破风声到了傅天豪身后！

傅天豪身后像长了眼，身子往下一蹲，带鞘的长剑往后一递，一个“五城巡捕营”的滚了下去，一声，听得清清楚楚！

紧接着又扑过来一个，是由正面扑来的，脚一落瓦面，一个大刀花卷向傅天豪。

傅天豪侧身让过这力猛势疾的一刀，一抬腿，这一个整个人离瓦面飞起往下落去。

这时候傅天豪已听见下面接上了手，他振声叫道：“霍老！他们人多，而且有火器，不可恋战，往外冲，有我接应！”

忽听霍天行在下头一声沉喝：“住手，你们还要不要你们这位大领班了？”

随听一声冷笑，屋面上有人冰冷接口说道：“好教你们知道，我们要顾梁大领班也不会往这儿来了，提督大人有话，不惜任何死伤也要把你们一网打尽！”

霍天行怒喝一声说道：“那好！既是这样你们就来吧！”

马上，下头又拼上了。

霍天行跟那人说话的这段时间，屋面上也有着一瞬间的静寂，同样的，下头一拼上之后，马上也就有人扑向了傅天豪，两个！一左一右，疾若鹰隼。

傅天豪已从适才那人的一句话中听出“九门提督”善铭擒人的决心，否则他不会不惜任何死伤！

眼下的情势很明显，除了拼以外别无他途，拼就得伤人，傅天豪长剑出了鞘，他斜斜挥出一剑迎向扑来的两条黑影，剑到半途，他突然翻腕一撩，剑锋立即走偏，右边一个右肋中剑，惨呼一声摔了下去！

傅天豪的剑招迅捷如电，他连顿都没顿一下，回手抖剑又向左边那一个攻了过去。

左边那个眼见同伴中剑摔落屋面，心里不免一惊，手上不免一窒，傅天豪一剑递到，那锋利的剑尖带着凛人的寒意从他胸前划过，他只觉前胸一阵剧痛，站立不稳跟着也栽了下去！

傅天豪不过两招便伤了两个“五城巡捕营”的人，艺高慑人，一时没人敢再往这边扑，静寂了一下之后突然有人扯着嗓子叫道：“用火器摆平他！”

似乎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拿火器的人这才想起了手里有火器。

傅天豪吃过火器的亏，深知火器的厉害，他心里刚一紧，遥见身左丈余外屋面上火光一闪！旋即轰然一声一片灼热的铁砂打了过来！

他提一口气腾身掠起，铁砂擦着脚下打过，他行空天马般直往正前方近十丈处几片黑黝黝的屋面扑去！

正前方近十丈处那几片屋面，在他腾身掠起的时候没动静，可是在他一个起落之后把距离缩短到两丈多的时候，那几片屋脊后忽然有人喝了一声！

“轰他！”

屋脊后跟着冒起个黑影。

傅天豪一惊，扑势立即往下折去，头顶上轰然一声，铁砂打过，声音震耳，热风逼人，身下地上一把单刀悄无声息地递了上来，直卷傅天豪小腹。

傅天豪正要出剑，他看见樊子空，扬手一飞刀正扎在身下出刀汉子的后心上，那汉子刀一垂，人也爬了下去！

傅天豪落了地，正落在院子里，霍天行等人跟几个“五城巡捕营”的好手打的正激烈，霍天行手里挥舞着一个人，以人当兵刃，白发飘扬，锐不可当！

他沉喝上声，道：“霍老！大虎、二虎在外头接应，别恋战了，等他们的人一多就更不好走了，跟我往外冲！”

他长剑一摆当先开道往外冲去！

霍大行等也立即各自猛攻一招逼退对手，抽身跟了过去！

上头有火器，不好走，傅天豪带路直扑大门。

到了大门口，他一手拉开大门，然后长剑后挥示意身后众人后闪贴墙，他怕门外有火器堵着。

果然！他没料错，门开处，门外火光闪了两闪，轰、轰两声，两片灼热的铁砂打了进来，幸亏傅天豪跟霍天行等已后闪贴墙，要不然非被迎面打个正着不可。

傅天豪容得两片铁砂带着热风打过，转身扑了出去，长剑一摆，门外两个“五城巡捕营”的来不及再发火器，各中一剑倒了下去！

他时间拿得极准，一出门立即喝道：“大伙儿贴墙根儿走！”

当先往胡同外扑去。

霍天行等都是老江湖了，一点就透，把兄弟几个都知道，贴墙根儿走安全，除非拿火器的站在墙头上往下打，否则绝打不着他几个，试问那些拿火器的谁敢掠到墙头上来往下打？

几个人身法飞快，一转眼工夫便已到了胡同口，只见大虎、二虎还站在那儿，傅天豪抬手往对街那条胡同一指，喝道：“走！”

大虎、二虎会意，立即往对街窜了过去。傅天豪等成一线地跟在大虎、二虎之后窜过大街进了胡同，几个人没敢稍停，在胡同里左弯右拐，一口气跑到了西城根儿才停了下来！

韩奎擦了擦头上的汗，一摇头道：“乖乖！好险，这是哪个兔崽子通的风，报的信儿……”

霍天行目中寒芒闪动，冷冷说道：“谭北斗师徒，我刚想明白，咱们上了他的当了，他这叫‘声东击西’，又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霍老说的不错，事实上确是如此！”

他把碰见“鹰王府”护卫阿善、阿琦，以及救回沈书玉的经过概略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霍天行头一个灰眉局耸，激怒叫道：“谭北斗啊谭北斗，我姓霍的算是领教过你了，你就别让我姓霍的碰上！”

司徒逸哼哼冷笑两声道：“要不是他是咱们的对头，我可真有点喜欢他了，不愧是吃了多少年公事饭的老鹰犬，论狡猾阴毒，我称他为当今第一人。”

白不群摇头苦笑说道：“我还一个劲儿地不让傅大侠管这件事，看来要不是傅大侠暗中伸手，咱们不但救不了沈姑娘，恐怕连这几条命都要贴进去，现在傅大侠把沈姑娘截回来了，咱们也脱困保住了这几条命，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韩奎须发张道：“咱们面子不小啊，善铭居然不惜死伤也要一网

打尽咱们……”

傅天豪冷冷说道：“怎么不！不这样那位章姑娘怎么能高枕无忧？”

听了他这么一句，把兄弟几个脸色都变了。

霍天行冷笑一声，接着说道：“且让她再逍遥几天吧，目下咱们没工夫理她，谭北斗这一着毒得很，他给沈姑娘服了迷药却把唯一的一颗解药交给了鹰王，傅大侠救不了沈姑娘不说，只把沈姑娘截回来就非得跟鹰王碰碰不可……”

韩奎大声说道：“碰就碰，难道傅大侠还怕了他不成。”

霍天行瞪了他一眼道：“你懂什么？鹰王要是个等闲的人，谭北斗这一着也称不得阴毒了！”

韩奎高扬着浓眉道：“要能不碰还有什么说的……”

“这就是了。”韩奎道：“既然是非碰不可，何必先长他人锐气，灭咱自家威风，我不信凭傅大侠掌中那把剑跟咱们把兄弟几个斗不过一个鹰王胜奎！”

傅天豪微微一笑道：“韩五侠？你话说错了，应该说凭傅天豪一个。”

韩奎目光一凝，道：“怎么说？傅大侠不让我们插手？”

傅天豪道：“五侠该知道，鹰王胜奎可是单枪匹马一个人？”

韩奎道：“谁说的，对付别人鹰王胜奎或许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可是对付傅大侠您，我敢说他一定会设下埋伏。”

霍天行摇头道：“老五！你错了！鹰王不是那种人，傅大侠是位顶天立地的奇男子，胜奎也是天地间一位大英雄，他那彪炳功勋，赫赫威名不是侥幸得来的！”

韩奎一瞪眼道：“怎么大哥您……”

霍天行正色说道：“老五！别人不知道我，自家兄弟你不该不知道我，该管的事用不着任何人提，不该管的事我绝不敢乱伸手，别让咱们毁了傅大侠一世英名，你懂么？”

韩奎怔了一怔，旋即低下头去没再说话。

傅天豪冲霍天行一抱拳道：“多谢霍大侠！”

霍天行答了一礼道：“傅大侠别客气了，咱们不是普通朋友，交情也非比寻常，霍天行话说在前头，您碰鹰王这件事，霍天行兄弟绝不敢插手，可是万一不幸你败在他手下，陷在了里头，霍天行兄弟就是拼了这几条命也要救您出来，这件事到这儿打住，咱们谈找谭北斗的事，您说那辆车是哪家车行的？”

傅天豪一双目光直直地凝望着霍天行，目光里包含的大多，令人难以言喻，也难以意会，半晌，他方始笑笑摇头说道：“好吧！只有由霍大侠了……”

顿了顿道：“那辆车后水桶上写的是‘董记’两个字，以我看去也是白去，谭北斗那么狡猾多智个人，他师徒既然不跟车赴约，应该不会在那家车行里留下任何痕迹！”

白不群摇摇头道：“难说！，或许他没留意车后水桶上有两个字！”

霍天行道：“以常理论，他师徒顶多是去雇雇车，不可能在那家车行留下什么痕迹，不过有一搭无一搭，碰碰运气总是好的，说不定会碰上一点儿，傅大侠看见那辆车往西城来了，西城老四熟，老四！你可知道那家‘董记’车行……”

骆家英摇头道：“大哥！西城没这么一家车行。”

霍天行微微一怔道：“怎么？西城没这家车行？”

骆家英抬起手板着指头道：“西城数得清，五家车行，‘平安’、‘钱兴记’、‘郭家’、‘顺风’、‘老兴记’，就没听说有家‘董记车行’！”

霍天行皱了皱眉，转望傅天豪道：“您看见那小伙子赶着车往西城来了？”

傅天豪看见他往西城，逐点点头道：“我见他赶往西城是不错，可却不敢说他有没有从西城绕到别处去！”

白不群道：“许是谭北斗师徒教那小子故布疑阵，到了西城之后又绕到别处去了！”

傅天豪点点头道：“这当然不无可能！”

霍天行沉吟着忽然抬眼说道：“傅大侠！您怎么知道那辆车是车行里来的？”

傅天豪道：“我并没肯定说那辆车是车行里来的，我只是看见那辆车后水桶上写着‘董记’两个字……”

霍天行截口说道：“您看那辆车怎么样，是不是常见坐人的马车？”

傅天豪摇摇头道：“不！那辆马车比‘鹰王府’的那辆马车黑矮点儿，当然也远不如‘鹰王府’那辆马车豪华气派，以我看它应该是客货两用的，加上车篷坐人，拆下车篷也能拉货。”

霍天行道：“不一定是车行的那就不见得不在西城了，做买卖的有这种车的不少，老四！想想看西城有没有挂‘董记’招牌的买卖？”

骆家英道：“这倒是有的，而且为数不少，‘董记牛羊肉’、‘董记铁匠铺’、‘董记砂锅’、‘董记煤炭行’、‘董记粮食行’……不下十来家！”

霍天行目光一凝，望着傅天豪道：“傅大侠，您看那辆车像是这些买卖哪一家的？”

傅天豪摇头说道：“天太黑，我没看清楚，要是有机会让我仔细看看，也许现在我能猜出几分……”

白不群道：“说不得咱们只有一家一家的找了。”

傅天豪忽一凝目，望着霍天行道：“霍大伙，我想起来，我从‘鹰王府’那辆马车里抱起沈姑娘的时候，沈姑娘身上有样东西扎了我一下，我伸一摸只觉得那东西很小，还带着刺，当时我没在意，从沈姑娘衣裳上摘下来顺手就把它扔了，现在想想那东西倒有几分像麦芒……”

霍天行灰眉一耸道：“咱们到‘董记粮食行’碰碰去，老四，带路！”

骆家英答应一声，腾身纵跃而去！

二十九

骆家英在前带路，一阵东弯西拐之后到了一条胡同口他停了步，抬手往对街指了指道：“那就是‘董记粮食行’，西城最大的一家，西城人家十有六七都在这家粮食行买粮食！”

大伙儿都看见了，“董记粮食行”就在斜对面，店面临街，上着四扇门，门口挂着一盏灯，把那块招牌照得清清楚楚的。这时候家家户户都上了门了，大街上空荡荡，静悄悄的，偶而可以听见一两声梆拆声跟卖夜食的小贩叫卖声，不过那都离得很远。

霍天行看见“董记粮食行”紧挨着一条胡同，他当即吩咐道：“老五跟子空留在这儿，老十带着大虎、二虎到对街粮食行边儿上那条胡同口守着去，其他的跟傅大侠我们进去。”说动就动，除了韩奎跟樊子空其他的都过了街。

过了街进了黑胡同，把司徒逸、大虎、二虎留在胡同里，傅天豪、霍天行、白不群、骆家英一个连一个地翻过墙进了粮食行。

不错！粮食行没养狗，没听见动静！

落脚处是粮食行住家的后院，小四合院，三边屋里都黑黝黝的。

靠上房遑上有片空地，停放着四辆马车，车后搭着个棚子，里头拴着几匹马，地上撒满了草料。

霍天行道：“咱们先看看车再说，留神牲口见生人会叫唤。”

说着！几个人缓步走了过去！

刚走近马车，棚子里几匹牲口“突”、“突”地直叫，既蹄蹄又动弹。

霍天行一偏头道：“老三到上房门口防着点儿！”

白不群一个箭步窜了过去！

霍天行、傅天豪跟骆家英又往前走了几步，到了马车边就没再往前走，那几匹马一见生人不再往前走近，渐渐地也就静了下来。

霍天行这才道：“傅大侠！您看看这两辆车吧！”

傅天豪缓慢走动，绕着两辆马车仔细看了一遍，只因为当时夜色黑，他没看清楚那辆马车，现在非得仔细看看，从这两辆马车上找出跟那辆马车的相同处不可！

他绕了一圈，看了一遍之后摇摇头：“这两辆马车都不是，车后连个挂水桶的地方都没有。”

霍天行也跟在傅天豪身边看过了，的确没有，别说没水桶，就连个挂水桶的地方也没有，甚至连个钉子洞都没有。骆家英一眼瞥见离车不远处马棚前有个水桶，他走过去提起来看了看，是个水桶没错，上头可就没字。

他放下水桶冲傅天豪跟霍天行摇了摇头。

霍天行眉锋一皱道：“这就怪了……”

忽听院子里有人喝问了一声：“谁呀？”

随听白不群应了一声：“我，买粮食的！”

接着又听刚才喝问那人“哎！”了一声，显然白不群已窜过去制住了他。

霍天行眉锋又一皱道：“咱们过去看看！”

三个人到了院子里，只见白不群手里抓住个中年汉子，一把匕首架在那中年汉子的勃子上，那中年汉子吓得脸都白了。霍天行当即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那汉子急道：“我，我是起来尿尿的！”

霍天行道：“我是说你是这家粮食行的什么人？”那汉子嗓门儿发抖的道：“我是行里的伙计。”

骆家英突然说道：“我们几个都是‘五城巡捕营’的，你们掌柜的呢？”

那汉子道：“在！在上房屋里。”

骆家英冲白不群递了个眼色道：“放开他，让他叫他们掌柜的去！”

白不群还能不明白，收回匕首顺手一推，道：“快去！”那汉子一连退了好几步，腰连哈了几哈，一连应了好几声撒腿奔进了上房！

转眼间，上房屋灯亮了，一阵息息索索响之后，上房屋里匆匆忙忙地走出两个人来！

前头一个是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儿，刚才那汉子畏畏缩缩地跟在后头。

胖老头儿一边走一边扣扣子，到了跟前扣子还没扣好，他满脸惊慌色，赔一个心惊胆战的笑，一躬身道：“几位爷请屋里坐坐去！”

霍天行微一摇头道：“不坐了，我们问你几句话就走，你是这家粮食行的掌柜？”

那胖老头儿忙道：“是！是！是！小老儿姓董，叫董兴……”

霍天行道：“我知道你姓董，你们粮食行招牌上写的很清楚，我问你，你们行里的车今儿晚上有没有到南城根儿去过！”

那胖老头儿瞪大了眼道：“南城根儿，没有啊？我们只送西城的粮食……”

霍天行道：“我老实告诉你，今儿晚上有辆车跑到南城根儿碾死了人家一个小孩儿，人家一状告到了衙门里，有人看见那辆车往西城来了，车后头还挂个水桶，上头写着‘董记’两个字，你是掌柜，你不会亲自赶车，可是我要你实话实说，要不然我就把你带到‘五城巡捕营’去！”

那胖老头儿吓白了脸，忙道：“您老千万开恩，小老儿是个安份良民，做生意也是公公道道，从没有骗过谁，坑过谁。”

“少废话！”白不群叱道：“你行里的车到底有没有到南城根儿去过？”

胖老头儿忙道：“没有，没有，真没有，我敢赌咒儿……”

骆家英道：“用不着赌咒儿，我看你一付老实相，倒像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这样吧！我们不难为你，你帮我们想想，挂‘董记’招牌的，谁家车后头挂个水桶，上头还有‘董记’两个字？”

胖老头儿道：“这，这，这我就知道了……”

白不群道：“不知道就跟我们走！”

胖老头儿忙道：“我一时想不起来……”

白不群道：“那你就慢慢儿想，我们可以等。”

胖老头儿忙点头说道：“好！好！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他没再说话，显然是想上了，他搓着手，一脸的焦急不安色，头上都见了汗。

骆家英道：“想事儿得慢慢来！不能急，有道是：心急喝不下热稀饭，你安心慢慢想，我们不难为你！”

胖老头儿忙又哈腰应了几声：“是！”

霍天行突然说道：“掌柜的！我再说一句，有人看见那赶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他碾死人赶着车跑的时候，从车上掉下几颗没打过还带着芒儿的麦子，不是粮食行的车，车上哪来的麦子！”

胖老头儿道：“这，这，这……”

突然两眼一睁，急道：“我想起来了，昨儿个我们借过铁匠铺的车到‘八里庄’拉过一趟麦子，别是‘铁匠铺’的车……”

霍天行精神一振道：“哪家铁匠铺，西城的么？”

胖老头儿道：“是西城的！是西城的！就是那家‘董记铁匠铺’，掌柜的也姓董，从我们这儿出去往南走十来家就到了……”

骆家英道：“他铺里有个年轻小伙子么？”

胖老头儿忙点头说道：“有，有，他儿子才十几二十岁……”

真够朋友，借了人家的车，欠了人家的情，到头来却把人家和盘托了出来。

其实这也难怪，霍天行说车碾死了人，谁愿意到衙门里打人命官司去！

霍天行点点头道：“好！打扰你了，你们睡吧！”

四个人翻墙出了粮食行，白不群道：“大哥！要不要留个人在这儿看着他们。”

霍天行沉吟了一下道：“用不着！我已看过车了，不是他们的车，凭‘五城巡捕营’这五个字儿，他也不敢骗咱们！”

走到胡同口，司徒逸迎过来问道：“怎么样？是不是？”

霍天行摇摇头道：“不对头！不过没白跑，打听出来了，车是‘董记铁匠铺’的，咱们往南走，过去十来家就是。”

他冲对街胡同口打了个手势，贴墙往南走去！

粮食行的胖掌柜没说错，走了十来家就到了“董记铁匠铺”，门面比粮食行小得多。

刚才留在外头的仍留在外头，傅天豪、霍天行、白不群跟骆家英四个人翻墙进了铁匠铺后院。

好小的一个院子，停辆马车就没地儿了，院子一角堆着一大堆煤，当然！铁匠铺少不了这东西！

虽然当日夜色太黑没看清楚，可是傅天豪一眼便认出这辆马车就是那小伙子赶着到南城根儿送“东西”的那辆马车。

接着他又在车后看见那个挂着的水桶，没错，上头两个字儿“董记”，清清楚楚！

用不着傅天豪再说什么，霍天行当即一们头道：“进屋找人去！”

白不群、骆家英当先窜向了那唯一住人的屋，白不群把匕首插进门缝一挑一拨门就开了。

进屋摸着灯点上，哈！进门就是炕，炕上两个人蒙头睡得正香甜。

白不群伸手把两床破被子全扯了，一个老头儿一个小伙子，敢情这一家就这么两个人，没女人。

被子一扯，老少俩全惊醒了，睁眼一看，俱吓了一大跳，一骨碌全坐了起来，小伙子瞪大了眼道：“你们是……”

霍天行道：“你们爷儿俩别怕，我们一不是贼，二不是盗，我们是江湖上刀口舐血过日子的，问你们爷儿俩几句话，你们要是有一句说一句，我们扭头就走，连你们爷儿俩一根汗毛都不碰！要是你们爷儿俩不说实话，明儿个早上你们这家铁匠铺就没人起来开门，这话你们爷儿俩懂么？”

老头儿吓得缩成了一堆，睡意全没了，白着脸直点头：“懂！懂！”

小伙子似乎胆比他爹大，圆睁着眼道：“你们要问什么？”

霍天行一指傅天豪道：“这位你认识么？”

傅天豪道：“他没看见我！”

霍天行“哦！”了一声道：“那我这么问，小伙子！你今儿晚上赶着车去了一趟南城根儿，是不是？”

小伙子道：“没有啊！谁说的？”

霍天行微微一笑道：“小伙子！你的胆比你爹大，不错，我很欣赏你的胆气，可是这时候不是你要大胆的时候，我刚才说的话你应该听的很清楚，不说实话对你们爷儿俩可没什么好处，不妨告诉你，我们看见你了，要不然我们不会找到你这儿来！”

白不群翻腕亮出了他那把匕首，在手里把弄着。

铁匠铺打过不少刀，比匕首大的多的是，可是这当儿这爷儿俩都怕这把匕首。

老头儿吓得一哆嗦，忙道：“我们是被逼的，没办法……”

霍天行微一摇头道：“老兄弟，你错了！我们不怪你儿子赶车到南城根儿替人家跑腿儿送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人是江湖人，你们爷儿俩根本就闹不过他们，我们只问那些人现在在哪儿？”

小伙子道：“只有一个人。”

“也行！”霍天行道：“他现在在哪儿？”

小伙子摇头说道：“不知道……”

霍天行道：“你不知道？”

小伙子道：“我真不知道，昨儿晚上刚上灯，铺里来个人，他说他要打把刀，三天之内要，出手很大方，丢下十两银子就走了，谁知道今儿晚上他又来了，他说要借我们的车跑趟南城根儿送样东西给两个朋友，好主顾我们不敢得罪，再说他还答应只把东西送到他愿意出二十两银子，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东西装上车的，拉我进后院叫我套车就走，他赔我一块儿去的，到了南城根儿他就下了车，他告诉我待会儿会看见有人提着灯晃三晃，那时候就把车赶过去，他刚说完就看见灯光了，他一巴掌拍在马屁股上车就窜了出去，他也走了，直到他两个朋友上车搬东西，我才知道那不是东西，是个女人，吓得我不得了，我赶着车就跑了回来，回来也没见着他，我哪儿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这小伙子的确胆大，说了这么多话，嗓门儿抖都没抖一下。

静静听完了小伙子这番话四个都皱了眉，他四个知道，小伙子确不知道“那人”现在在哪儿！

他四个也明白，不但小伙子这种人不可能满嘴里嚼舌头说瞎话，而且谭北斗也不可能留有什么让小伙子可告诉人的。

沉默了一下之后，骆家英突然说道：“小伙子！来找你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

小伙子眨了眨眼道：“挺年轻、挺白净、可是少一条胳膊……”

傅天豪道：“罗广信！”

白不群撞：“他打的那把刀，拿走了么？”

小伙子道：“还没有，说好了三天，算算还没到日子！”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恐怕他不会来拿了。”

骆家英点点头道：“不错！打刀只是藉口，出手大方也为讨个好，他师徒不缺刀用，即使缺刀也不会到这种小铺来买！”

霍天行望着小伙子道：“小伙子！你始终只见着他一个人？”小伙子点

头：“是啊！我根本就没看见第二个？”霍天行沉吟了一下道：“今儿晚上他一回来叫你套车就走，你也不知道那位姑娘是什么时候装上车的？”小伙子“嗯！”了一声道：“八成儿是另外有人翻墙进来，把那位姑娘放上车的。”

霍天行转望傅天豪，道：“傅大侠？”

傅天豪道：“走吧！”

霍天行冲老头儿一抱拳道：“老兄弟，吵了你们爷儿俩的觉了，抱歉，我们走了，你们睡吧！”

四个人出了屋，霍天行还顺手带上了门。

白不群吁了一口气道：“看样子这只老狐狸要漏网了，让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慎微细密！”

霍天行突然停了步，道：“咱们再看看这辆车！”他扭头往马车行去！

众人跟了过去，白不群道：“大哥还看什么？”

霍天行道：“我还不死心，我也不服气，车上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我不信谭北斗做得能不落一丝儿痕迹！”到了车旁他伸手道：“老四！把火儿给我！”

骆家英探怀摸出火折子打着递了过去。

霍天行接过火折子把车旁挂的一盏灯点着，然后吹熄火折子递还了骆家英，他把灯举得高高的先看车辕。车辕上除了一层土之外，别的什么都没有。

他转身提着灯上了车，举灯照了照，车里相当干净，还有几颗带芒的麦子！

突然！他的目光停在一处，那块方有一小片红红的东西。他跨步过去捏了起来，那是一块泥，红泥，还软软的。他目光凝聚在那块红泥上看了一阵，然后他转身下了车。白不群道：“大哥！有什么吗？”

霍天行没理他，望着傅天豪道：“傅爷！‘鹰王府’那两个护卫上这辆车带人的时候，是从前头上去的？还是从后头上去的？”

傅天豪道：“前头！怎么？”

霍天行道：“我现在还不敢确定，等会儿您就知道了……”

顿了顿道：“老四！你去叫小伙子出来一下，告诉他，我只是问他几句话，别吓着他爹！”

骆家英答应一声，转身而去！

转眼工夫他带着小伙子走了过来。

霍天行道：“小兄弟！我再问你几句话，这两天除了今儿晚上这一趟南城根儿外，你用过这辆车么？”

小伙子摇头说道：“没有，这辆车我们十天半月不用一回，前些日子有人借车到‘八里庄’拉了趟麦子，不过那是四五天前的事了！”

由这句话可以证明小伙子刚才说的都是实话。

霍天行点点头道：“那么！你跟你爹这两天有谁进车里去过么？”

小伙子道：“也没有！不用车进车里干什么去？”

霍天行道：“找你的那个人，进车里去过么？”

小伙子摇头说道：“没有，他只上过车辕！”

霍天行道：“这么说，这两天没人进车里去过？”

小伙子点头道：“嗯！没有。不！有人进去过！”

霍天行神色一紧道：“小兄弟，谁进去过？”

小伙子道：“把那位姑娘抱上车的人啊！那人要没上车怎么把那位姑娘

抱上车的？”

霍天行神色松了，倏然而笑，一点头道：“这个我知道……”

吹灭了灯，把灯往车上一挂，道：“谢谢你了，小兄弟，我们走了，你去睡吧！”

他偕同傅天豪，带着白不群、骆家英又从进来的地方翻了出去！

小伙子瞪大了一双眼，站在那儿直发愣。

翻出了墙，霍天行抬起了手，两个指头捏着那一小块红泥，含笑说道：“傅大侠！您看这是什么？”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红泥！这是……”

霍天行笑笑说道：“小伙子那辆车里找来的。”

白不群道：“大哥以为这是……”

霍天行道：“别的地方沾不了泥，当然是鞋底上掉下来的，泥还是软的，足证刚从鞋底上掉下不久，这两大没别人进过那辆车，当然是把沈姑娘抱上车那人鞋底上掉下来的！”傅天豪道：“霍大侠高明……”

白不群道：“大哥！这泥是哪儿的？”

霍天行道：“这就是最要紧的一点，只要能知道这块泥是哪儿的，就准能找到谭北斗师徒。”

白不群道：“那……这块泥是……”

霍天行道：“谁知道‘北京城’里外，哪个地方有这种红泥？”

傅天豪摇头说道：“这恐怕难了……”

霍天行道：“不见得，傅大侠！咱们都知道，京畿一带有这种红泥的地方不多……”

二虎突然叫道：“我知道！”

大伙儿精神一振，齐声问道：“哪儿？”

二虎道：“你几位跟我来。”

他撒腿往西奔去。

大伙儿跟在二虎后头一阵跑，一口气跑过了两三条街到了一处廊檐下，二虎停步一指道：“您几位看。”大伙儿都看见了，廊檐下黑忽忽的几堆，那是几匹骆驼卧在那儿，骆驼的蹄上都是红泥。

霍天行在二虎肩上拍了不道：“二虎！你真行。”

二虎道：“您真是！找赶骆驼的问问，不就知道了么？”

“对呀！”韩奎一咧嘴道：“怎么咱们这几个老的，竟还不如这个小小子！”

大虎四下看了看道：“人呢？在哪儿？”

忽然！骆驼身后那两扇门开了，里头探出个睡眠惺松的老头儿脑袋！

“半夜三更的谁在这儿说话呀……”

等他看清外头站着七八个时，眼一睁，睡意没了。

“你们要干什么，想偷骆驼？”

霍天行忙一抱拳道：“老兄弟别误会，我们是外地来的，没见过骆驼，从这儿过停下来看看，这几匹骆驼是你的么？”

老头儿道：“是啊！你们想买可以到别处去，这一带骆驼多得是，多少都有，我可不卖，我是靠它吃饭的……”

霍天行道：“老兄弟别误会，我们不是要买骆驼，我只是想问问老兄弟你从哪儿来的，怎么骆驼踩的满蹄子红泥？”

吃饱了饭没事问这个？老头儿诧异地看了霍天行一眼道：“你们真是外地来的，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是从‘门头沟’驮煤来的，离‘门头沟’不远有块地全是红泥。”

霍天行就等他这一句，老头儿两字红泥刚出口，他一抱拳道：“谢了！”转身走开了。

大伙儿往前走，霍天行笑道：“那老头儿准拿我当疯子，吃饱了饭没事跑这儿来问这个！”

二虎接道：“可不！您唬得老头儿一愣一愣，我直想笑。”

霍天行道：“你是该笑，咱们这趟要能找到谭北斗师徒，论起来你是头一功。”

二虎乐了，要没耳朵挡着，嘴能咧到脖子后头去。

白不群道：“大哥！咱们是否这就赶到‘门头沟’去？”

霍天行点点头道：“兵贵神速，谭北斗心眼儿多，别让他悟出来脚底下抹油溜了，傅大侠以为怎么样？”

傅天豪含笑说道：“霍大侠挂帅，说什么我是听什么！”

霍天行微一点头道：“好！我挂帅就挂帅吧！咱们现在就走，天亮前后就可以赶到了，走！”

一声“走”，几个人齐展身法，转眼工夫便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门头沟”是个产煤的地方，“北平”冬天屋里一定要燃炉取暖，老规矩是农历十月初一生炉子，二月初二撤炉子，十月初一前几天炉子就装好了，从“门头沟”用骆驼驮来的“红煤”、“明煤”也早就堆满了“煤屋子”。

听那赶骆驼的老头儿说，他是从“门头沟”来，路上经过一个地方，那地方全是红土红泥，这意思也就是说用不着真到“门头沟”，那地方是在“门头沟”过来的某个地方。

果然！几个人还没到“门头沟”就看见了，这时候天已微亮，老远就可以看见一片红土，那地方在“永定河”边，右边是“三家店”，左边是“大谷”，离“门头沟”没多远。

几个人在半里外便停了身，站在远处先打量形势。

那片地方没多大，可是成狭长的一块，斜斜地右边伸进了“万寿山”与“香山”两山之间的一片谷地里。

（此‘万寿山’非指‘景山’，景山原叫‘煤山’，又名‘寿山’。）

露在半头的这一截平坦、空荡，什么都没有，这一头一直延伸到“永定河”边。

看了一阵之后，霍天行皱了眉，道：“傅大侠请看，这一大片红土地左边紧挨‘永定河’，右边一直伸到‘万寿山’跟‘香山’之间，横拦看来往京城跟‘门头沟’的这条路，也就是说从‘门头沟’那边往京里去，势必得经过这片红土地不可！要照这么看，谭北斗师徒并不一定就在这片红土地上。”

傅天豪点点头道：“霍大侠话是不错，可是以我看谭北斗师徒落脚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可能比较大。”

霍天行道：“何以见得？”

傅天豪道：“霍老！从‘门头沟’到京里去这条路，不近吧！”

霍天行点点头道：“是不近！”

傅天豪道：“从‘门头沟’到京里去，恐怕很少有人靠着两条腿走的，尤其是在带着个人的情形下，您说是不是？”

霍天行又一点头道：“不错！确是这样，带着人走这么远的路那有多累，也大显眼！”

“这就是了。”傅天豪道：“既然带着个人从‘门头沟’往京里去，非得坐车子不可，脚底下怎么会沾红土？”

霍天行一怔道：“不错！”

傅天豪接着说道：“再说咱们看见的这一段地上干燥，有土没泥，咱们一路从京里行来，也没见着那个地方有水有泥，这两天也没下雨，那人脚下怎么会沾红泥，再说这一段平坦空荡也没有一个可以藏身之处，‘万寿山’

跟‘香山’两山之间的那片谷地里，定然不会有水，有水的地方才可能有泥，以我看八成儿他师徒躲在那片谷地里！”

霍天行灰眉耸动，直点头。

“嗯！有道理，有道理，走！咱们这就进那片谷地里瞧瞧去！”

说着！他迈步就要走！

傅天豪伸手一拦，道：“慢着！霍老！咱们不能这样过去，谷口一带不知道有没有可资掩蔽的地方，谭北斗师徒要是躲在那片谷地里，以谭北斗的心智与经验，他一定会找一个视野宽阔的地方藏身，再不他也会在谷口没有暗桩，咱们一近谷口非被他发现不可，谭北斗他本是惊弓之鸟，也明知不是咱们的对手，否则他不会远远地躲到这儿来，如今咱们人多他人少，众寡悬殊他更不敢跟咱们照面，万一他发现咱们之后往山里一撤，这一带往右是“妙峰山”，往左是‘太行山’，山区都够辽阔的，咱们上哪儿找他去？”

霍天行呆了一呆道：“您说的是，我怎么也跟老五一样，鲁莽起来了，那么以您看，咱们该怎么过去？”

傅天豪道：“以我看咱们九个人不如分成两拨，一拨由谷口进去！一拨由‘万寿山’后抄过去，这样两下一堵……”

韩奎“哈！”地一声笑道：“妙啊！瓮中捉鳖！”

傅天豪点点头道：“我就是这个意思，谷地两边高而陡，两头一堵，不愁他师徒能飞上天去！”

霍天行摇头笑道：“看来我该把这颗帅印拱手让贤了，傅大侠！您看咱们的人手该怎么分配？”

傅天豪道：“您带白三侠、骆四侠、樊老跟大虎二虎从‘万寿山’后抄过去，我跟韩五侠、司徒十侠从正面进谷口……”

霍天行一点头道：“好！就这么办！老三、老四、子空、咱们走！”

他一挥手，又要走！

傅天豪伸手又一拦道：“慢着！霍大侠，我话还没说完呢。”

霍天行摇点笑道：“今儿个我这是怎么了，老这么急，您还有什么交待？”

傅天豪道：“您请打量一下，从这儿绕过‘万寿山’到谷地的那一点，需要多大工夫？”

霍天行投过目光打量了一阵道：“一盏茶工夫足够了。”

傅天豪点点头道：“好！那么一盏茶工夫之后我们再动身，您几位到了那边之后请找个视野良好，可以看见这一边的地方暂时掩蔽身形别露面，等我们从这头进去之后招呼您几位的时候再现身，行了，您几位这就请吧！”

霍天行一抱拳道：“未将等得令！”

带着白不群等腾身飞掠而去！

傅天豪等站在原地没动，眼望着霍天行等飞奔腾跃没多大工夫便已先后隐入了“万寿山”下那一片林木之中。

韩奎永远是性子急，这时已忍不住道：“傅大侠！咱们……”

傅天豪道：“五侠请耐着性子等等，去早了不但没用，而且有害无益，一定得等他们几位绕过‘万寿山’到了那一边，截断了谭北斗师徒的退路之后，咱们才能过去！”

韩奎抬手抓了抓头，没再说话。

又过了一会儿，看看时候差不多了，傅天豪才说了一声“走！”当先腾身扑了过去！

这时候天已大亮，远山近树看得清清楚楚，三个人身法快速，没多大工夫便已驰抵谷口！

傅天豪伸手往后一拦，刹住扑势停了下来，然后贴身在谷口山壁上，缓缓探过头往里望去！

他什么也没看见，谷势是弯的，弯曲处到谷口这一段只有十来丈，两边都是树，谷里空荡寂静，一点动静也没有。

只听韩奎在身后低声问道：“傅大侠！看见什么了么？”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没有，咱们进去！”

他闪身当先进了谷口。

三个人一前二后，两个起落便到了弯曲处，忽听一阵急促步履声从那边传了过来。

傅天豪一打手势，他窜向了左边林木中，司徒逸跟韩奎则躲进了右边林木中。

随听一阵话声传了过来：“哼！偏是总座揪心，这地方离京城那么远，谁会想到咱们在这儿，既然揪心就走嘛，却还不走，非等着看热闹不可！”

话声粗粗的，傅天豪一听就知道是“四残”里各缺了一条胳膊那兄弟俩里的一个。

没错！谭北斗师徒确在这儿，傅天豪心里一阵惊喜猛跳。

另一个话声传了过来，比刚才那话声近了很多。

“管他呢？反正咱们是跟总座，总座让咱们怎么干咱们怎么干就是了，其实总座小心是对的，眼前咱们这几个人伤的伤，残的残，更不是人家的对手了，万一要让人家找到这儿来，那岂不是只有任人摆布么？”

是缺陷膊兄弟俩中的另一个。

先前那个道：“怎么你也……你说，他们怎么可能找到这儿来。”

后一个道：“我不知道，反正总座既然这么说，总是有他这么说的道理，咱们跟总座这么多年了，除了车队那回事之外，总座几曾办差过事？”

说话间人已拐了过来，两个，黑黑壮壮的，可不正是“四残”中缺胳膊那兄弟俩！

韩奎的确永远是急性子，独臂兄弟俩刚拐过来他已当先从右边林木中扑了出来，司徒逸紧跟在他后头，显然司徒逸是不得不跟出来。

事实上确是这样，韩奎这一扑出来，傅天豪也不能不出来。

三个人动作都够快的，而且是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抬手投足之间已制住了那俩兄弟。

韩奎一只毛茸茸的大巴掌紧扣在右边一个左肩上，道：“谭北斗他再精再滑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去，说话，他师徒几个在哪儿？”

兄弟俩都挺硬的，没一个吭气儿！

韩奎浓眉一掀，五指就要用力。

傅天豪伸手，一拦道：“五侠！不用问了，反正是出不了这片各地！”

他一指落下，闭了左边那一个的穴道。

韩奎冷哼一声道：“便宜你们俩了。”

他手往下一落，右边那一个也躺下了，三个人把兄弟俩往旁边林木里一藏，又往里扑去！

这片谷地的弯曲相当大，那一段却是很短，不过七八丈长，三个人刚拐过弯便看见了，“万寿山”跟“香山”都不算小，当然这片各地也相当长，

拐过弯往那边看，从拐弯处到那一边谷口足有近百丈长短。

在中间四五十丈处，盖着一座简单的茅舍，一看就知道是新盖的，茅舍前站着个人，正是那罗广信。

谭北斗找的这个地方相当好，除非找他的人想到两头堵他，否则从任何一头进来，他都有充裕的时间从任一头逃跑。

他三个刚拐过弯罗广信便看见了，当然！他做梦也没想到傅天豪跟“燕云十三侠”会找到这儿来，怔了一怔之后他闪身扑进茅舍。

韩奎一急就要扑过去。

傅天豪伸手一拦道：“别急，五侠！这回他们跑不了的！”

说话间茅舍里一连窜出了好几个人，那是罗广信、韩杰、谭北斗、却没见过瞎瘸子，韩杰一手还扶着伤了眼的郝玉春。

几个人一出茅舍便往那头跑。

傅天豪扬声说道：“谭北斗，来不及了，你走不了了！”

话声方落，人影连闪，霍天行等已从那一头成“一字”地进了谷，刹时，谭北斗几个不跑了！

韩奎哈哈大笑道：“姓谭的，这一下你成了瓮里的鳖了，缩起脑袋爬下吧！”

那方面谭北斗的三徒弟一声大喝：“老爷子！咱们拼。”

两边的人都看见了，谭北斗脸色泛白，伸手拦住了他。

两边九个人往里逼近，没多大工夫已到了茅舍附近把谭北斗师徒四个堵在了中间！

霍天行目光转动，看了茅舍一眼道：“谭大人，这座茅舍是你师徒盖的么？不错啊！你师徒可以改行做泥水匠了！”

谭北斗淡然说道：“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霍天行道：“是谁把沈姑娘送上‘董记’铁匠铺那辆车的？”

谭北斗道：“我自己，怎么？”

霍天行道：“那么你该怪你自己不小心，在车里留下了一小片红泥。”

谭北斗脸色一变道：“果然让我不幸料中……”

霍天行道：“谭北斗，我不能不承认你是个极为老谋深算，慎微细密的人，心智高，经验也足，可惜，这一回你比我们迟了一步！”

谭北斗苦笑一声道：“一步之差，全盘俱墨，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恨只恨我不能亲眼看着傅天豪跟鹰王两败俱伤。”

韩奎大叫说道：“姓谭的！我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做的！”

他要扑过去。

傅天豪横剑拦住了他，缓缓说道：“谭北斗！何老爹一家四口是你杀的吧？”

谭北斗一点头道：“不错！”

傅天豪道：“谁下的手？”

谭北斗道：“我们几个都有份。”

傅天豪道：“谭北斗，何家是种田人家，凭劳力、靠双手、安份守己……”

谭北斗冷笑一声道：“安份守己的良民也不会窝藏叛逆霍天行等勃然色变，韩奎头一个忍不住，可是傅天豪横剑拦着他他不便动，只气得跺脚直骂。

谭北斗却是充耳不闻，看也没看他一眼。

傅天豪道：“谭北斗，何老爹父子男人家或许会反抗，可是妇人跟婴儿

何辜？”

谭北斗淡然说道：“我总不能让她告诉你是谁带走了沈书玉跟凤妞儿是不？”

傅天豪道：“我现在还是知道了。”

谭北斗道：“但却迟了，你要是知道得早，我就没办法为你跟鹰王安排这一场无可避免的龙争虎斗了！”

傅天豪道：“谭北斗，我不惜跟鹰王一战。”

谭北斗道：“但却势必两败俱伤。”

傅天豪道：“或许我的运气好些。”

谭北斗冷笑一声道：“那这辈子够你受的，天下虽大，没你容身的地儿，大清朝绝不会放过你的。”

傅天豪脸色一变道：“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谭北斗，你的确是够狠够毒的。”

韩奎叫道：“傅大侠，那您还等什么？”

傅天豪目中寒芒闪动，上前一步缓缓找出长剑道：“谭北斗！我给你师徒个放手一搏的机会。”

谭北斗淡然一笑，笑得有点得意道：“傅天豪！我们师徒几个伤的伤，残的残，你们却有九个……”

傅天豪道：“你错了，只傅天豪一个。”

韩奎一听这话急了，跟进一步道：“傅大侠，这可不行……”

霍天行在对面喝道：“老五！往后站。”

韩奎瞪目大叫道：“大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霍天行灰眉一扬道：“我叫你往后站。”

韩奎没敢再吭气儿，一跺脚退向后去。

谭北斗哪里点点头道：“傅天豪，你是个英雄，你们都是英雄，不倚多为胜的确是很重江湖道义。”

白不群冷冷说道：“谭北斗！你可是太轻江湖道义了？”

谭北斗摇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这道理就跟个子大的跟个子小的打架一样，个子大的固然该勇往直前，无畏无惧，个子小的也不能老让人欺负，总要想个办法摆平敌人报复报复出出气，兵法教人致胜为先，对敌人择什么手段，讲什么道义！”

白不群道：“这么说，我们对你也不必讲什么道义了？”

谭北斗道：“那是当然，道义两个字存在于道义之间，并没有注定谁该有，谁该没有，愿不愿意把它放在心里，只在各人，事实上我的仇敌只是傅天豪，我所安排的一切也是针对傅天豪，我并没有得罪你们‘燕云十三侠’！”

白不群道：“梁胡子家那同事，你也是针对傅大侠么？”

谭北斗道：“那是你们先惹我，我是自卫！”

事实上确是如此，谭北斗他并没有招惹“燕云十三侠”，姓梁的小胡子家那回事，也只能说是霍天行兄弟先惹他的。

白不群道：“你跟我兄弟之间的确没有任何仇怨可言；不过我那位五弟刚才说得好，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们看不惯你这种卑鄙阴毒……”

谭北斗两眼一睁道：“什么叫卑鄙阴毒？想当初傅天豪勾结红娘子在车队里坑了我，害我栽了个生平从未有过的大跟头，前不久傅天豪又剑伤我的徒弟部属，使得我的徒弟部属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他的目的也是伤害

我，只不过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他这算不算卑鄙阴毒？”

白不群还待再说。

韩奎大叫说道：“三哥！你哪来那么好心情跟他罗嗦。”

霍天行道：“说得是，老二，不必再说什么了，是非曲直自在人心，还是让傅大侠赶快把这件事做一了结吧！”

白不群应了一声，没再说话。

傅天豪缓缓举起手中长剑，道：“谭北斗……”

谭北斗道：“傅天豪，你要真是英雄，你就给我这几个徒弟一个疗伤的机会，等我这几个徒弟伤好了之后，你我再订时地决一死战？”

韩奎“呸！”地一声道：“谭北斗，你还要脸不要脸？”

谭北斗跟没听见一样，两眼直盯在傅天豪脸上，等待着傅天豪的答复。

霍天行轻咳一声道：“傅大侠，事关您跟谭北斗之间的私怨，我自知不该插嘴，可是有句话我却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我五弟刚才说得好，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现在是您跟谭北斗的私人仇怨作一了结，我们弟兄不便插手，可是您要是放过这次机会，眼下这机会就该是我们弟兄的了。”

谭北斗脸色一变，仰天笑道：“落井下石，趁火打劫，霍天行！你们说我卑鄙阴毒，你兄弟又算得什么英雄好汉……”

傅天豪缓缓说道：“谭北斗！你用不着这样，我的心意绝不会受任何人影响……”

谭北斗霍地转过脸来道：“那么你怎么说？”

傅天豪道：“你的徒弟跟部属固然死的死，伤的伤，可是至少你身上没有一点伤痕。”

谭北斗脸色大变道：“这就是你给我的答覆？”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不错，这就是我给你的答覆。”

谭北斗冷笑道：“这么说来，今天你是非杀我不可了？”

傅天豪道：“今天我要是放过你，我无以对那么多惨死的冤魂。”谭北斗仰天悲笑道：“好！好！好！我谭某人过了几十年刀口舐血生涯，今年已快六十了，算不得天，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只是我谭某人天生一付硬骨头，不愿意死在你姓傅的手下

目光忽然一凝，沉喝说道：“老二，过来！”

罗广信恭应一声，走了过去，笔直地站在谭北斗跟前。

谭北斗望着他一字一句地道：“你是我最钟爱的徒弟，我先送你走，别怪我，死在我这个做师父的手上，总比死在别人手下好。”话落扬掌，砰然一声，一掌正打在罗广信的心口上。

谭北斗的“大鹰爪”功力何等深厚，何等精纯，罗广信两眼一睁，踉跄后退，“哇！”地一口鲜血喷出，晃了一晃然后倒了下去，没再动。

傅天豪跟霍天行等都看得怔住了，谁也没想到谭北斗会来这一手。

韩杰惊骇大叫：“老爷子！您……”

谭北斗须发微张，冷然喝道：“不许多说，你也过来。”

韩杰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头一低，迈步走了过去！

谭北斗道：“老三！这些人里数你最冤，你跟我没多久，也没学到什么，却要跟我们这些人一块儿死，老三！你要知道，我是不得已……”

韩杰头一抬，眼一闭道：“老爷子！我知道，您请出手吧！”

谭北斗道：“告诉你二哥一声，让他等我，我马上去！”

一掌劈出也劈在韩杰心口之上。

韩杰一口鲜血喷出，人往后退，只退两步人便倒下了。

韩奎突然一声大叫：“傅大侠！不能让他……”

傅天豪伸手扣住了他的腕脉，道：“五侠！为人终须让一步，横竖都是一死，何必到这时候还计较。”

傅天豪毕竟还是仁厚。

只听谭北斗一声暴喝，人如旋风般扑向了郝玉春，手掌一闪，郝玉春人飞出三四尺砰然摔在地上，嘴里往外冒血，人没再动。

谭北斗仰天狂笑一阵，然后道：“你们三个等我，为师的来了。”

抬手一掌拍在自己“天灵”上，一颗头颅应掌而碎，人一晃，倒了下去！

一转眼工夫茅舍前躺下四个，而且死得都够惨，尤其是这么一个死法，饶是“燕云十三侠”都是过了多少年刀口舐虚生涯的人，也不禁看得心惊胆战，被震在当地。

没一个人说话，没一个人动，只有谷风吹拂着众人的衣袂，地上四个人的衣角也在谷风中不住飘动，拍拍作响。

突然！傅天豪吁了一口气，缓缓将长剑归鞘，道：“霍大侠，咱们走吧！”

人死入土为安，可是以谭北斗师徒四人的作为，能留个全尸已经很不错的了！

傅天豪没张罗埋人。

霍天行兄弟也没提。

一行九人很快地消失在谷口的另一端。

谷中又恢复了寂静，什么也听不见，连声鸟叫也没有！

傅天豪一行九人的步履声也听不见了。

突然！地上站起个人，是罗广信。

他走到谭北斗尸身前双膝落地跪倒：“老爷子！我知道您为什么只留我一个，您放心，我绝不会辜负您这番心意，您请先走一步，等后日我完成了您的心愿之后再回来追随！”

他站起来转身往“门头沟”方面那个出口走去！

从他的衣衫下摆掉下了几片东西，每一片都有巴掌大，白白的，亮亮的，铁片也似的！

谭北斗的确极富心智，临死还耍了一手。

傅天豪等恐怕做梦也想不到。

本难怪，谭北斗出手打他三个徒弟都是同一部位，谁又会想到罗广信衣裳里绑的有“护心镜”！尤其谭北斗一掌拍碎自己天灵，死得那么惨？

谭北斗只留罗广信有深意，要不然在他那深厚、精纯的“大鹰爪功”下，就是罗广信有“护心镜”也是枉然。

因为罗广信机警多智，大有青出于蓝之势，唯有他才能替谭北斗办事，完成谭北斗的“心愿”！

可不！罗广信他就能明白谭北斗的心意，用不着谭北斗交待一句。

无可讳言的，这是一条祸根，而且不只是对傅天豪一个人！

踏着缓慢的步子往回走，傅天豪等的心情都莫名其妙的沉重。

谁也不知道为什么？

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按说，顽凶授首，宽魂得慰，大伙儿应该高兴，轻松才对。

可是现在，没人高兴，也没人说话，甚至每一张脸的脸色都是凝重的！每个人都踩了一脚红泥，红得跟血似的！

望见了“北京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北京城”又是万家灯火，夜色中看它，益显雄威。

傅天豪停了步，缓缓说道：“诸位还要进城么？”

霍天行淡然说道：“怎么不！我兄弟还有一桩心事未了。”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诸位门里的事，我不便阻拦，诸位还要多小心，也请霍大侠紧记自己的诺言。”

霍天行道：“多谢傅大侠，您放心，当初我是那么说，现在我还在那么说，我兄弟不敢毁您一世英名，您跟鹰王的事，我兄弟绝不插手，不过万一您要是陷在了里头，我兄弟就是拼了这几条命也要把您救出来！”

傅天豪一抱拳道：“多谢霍大侠，本该邀诸位到秦姑娘那儿坐坐……”。

霍天行道：“傅大侠别客气了，秦姑娘那儿地方不怎么大，再说我兄弟也不敢给秦姑娘带麻烦去，咱们就此别过，异日再谋后会，您请吧！”

傅天豪又一抱拳，转身走了。

望着傅天豪消失在夜色里，霍天行吁了一口气道：“老三！你去找辆马车，半个时辰之后咱们在玉伦那小公馆后门口见面！”

白不群听得一怔道：“大哥！您是要……”

霍天行道：“我要玉伦陪咱们找善铭去，快走吧！记住，马车找辆像样儿的。”

白不群答应一声，转身走了。

骆家英上前一步，低声道：“大哥，咱们这就找玉伦去？”

霍天行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什刹海”南岸一带，有很多达官贵人的宅第庭院深沉，飞檐狼牙，气派异常，到了夜晚，灯光点点，跟北岸那有名的几个饭庄子的辉煌灯火遥遥相映，几乎照亮了一大片“什刹海”！

南北两岸的灯火虽然差不多明亮，情景可就成了强烈的对比，南岸一带入夜之后几乎没几个人走动，北岸就不同了，因为北岸是有名的几个饭庄的所在地，所以入夜以后更见热闹，真可以说是熙往攘来，万头攒动，那猜拳行令之声老远都能听得见，跟南岸的冷清、寂静大不相同。

在南岸那冷清、寂静的夜色里，几个人影沿着“什刹海岸”那一棵棵的垂柳往西走；走没多大工夫，几条人影相继没入了一条小胡同里！

小胡同里比外头暗得多，纵然几家门口挂的有灯，也不及外头亮。

这条小胡同里还套的有胡同，拐一个弯，几条人影停了步，借着胡同里的昏暗灯光看，那正是霍天行几兄弟。

霍天行站在拐角处往前看，几丈外有两扇红门，门口两盏灯比别的人家亮些，两扇红门紧紧关闭着，门口静悄悄的，没一个人影。

司徒逸道：“大哥，怎见得他今天晚上在这儿？”

霍天行道：“据说他一个月总有二十天晚上在这儿，今天晚上他在不在这儿，那就要看看咱们的运气如何了。”

忽然，两扇门开了，霍天行等连忙往后一闪躲进了拐角处的暗隅里，只见一个穿长袍的中年汉子走了出去，两扇红门又关上了。

霍天行道：“老十绕过去截住他，别伤他，摆倒他就行了，顺便问问他玉伦今儿晚上在不在这儿。”

司徒逸答应一声往后窜去！一闪没了影。

那穿长袍的中年汉子走着走着拐了弯，刚拐过弯去就听不见他的步履声了。

韩奎道：“行了，躺下了！”

转眼工夫之后，司徒逸从后头回来了，道：“大哥！咱们运气不坏！”

霍天行两眼异彩一闪，道：“咱们运气不坏，有人可要倒霉了，你把他放在哪儿了？”

司徒逸道：“我把他塞进墙根儿一个洞里去了。”

韩奎笑道：“万一那一家有恶犬，就有那小子受的了。”

霍天行道：“有没有问他干什么去的？”

司徒逸道：“想必是玉伦要乐一乐，叫他到北岸叫菜去的。”

霍天行微一点头道：“那就让他乐吧，咱们这就给他送菜去，老四、老十、子空带大虎、二虎从后头进去，老五跟我打前头进去！”

骆家英等立即闪身往后扑去！

霍天行则带着韩奎走向那两扇红门。

看看快到两扇红门前了，霍天行道：“老五！没我的话不许伤人，咱们要的只是玉伦一个。跟我进去。”

他腾身掠上墙头翻了进去，东厢房恰好挡住了他两个。

霍夫行贴着墙转身过去往里看，东西厢房跟上房里都有灯，东西厢房门关着，上房屋垂着门帘，院子里站着两个穿长袍的中年汉子，背着手来同走着，东西两间厢房里都有人声。

霍天行看了看之后，缩回身去皱了眉，道：“看样子今天晚上很麻烦，玉伦带的人不少！”

韩奎道：“管他人多人少，凭咱们一伙还收拾不了他们？”

霍天行摇头说道：“话不是这么说，我要速战速决，也不想惊动左右邻居！”

韩奎道：“那您说怎么办？玉伦在上房屋里，要擒他非得进上房不可，咱们只一过去，马上会被院子里那两个发现。”

霍天行长眉一扬道：“跟我来！咱们从后头绕过去会你四哥他们去。”

他两个转身贴着东厢房后往北行去，走得很快，可是脚下放得极轻。

霍天行知道，玉伦带的这些人都是“五城巡捕营”里挑出来的，身手都不俗，只有一点声响便会被他们发觉，今儿晚上这一趟就泡了汤，今儿晚上这一趟要是泡了汤，往后还想找玉伦就更难了。

两个人刚要到东厢房北头，便看见后墙里一棵树后躲着个人，是骆家英！

骆家英也看见他俩了，躲在树后冲他俩打手势，意思是说：后头的人进不来，他躲在树后也不能，这一带空旷，也全在院子里那两个的视线内，只一动马上就会被院子里那两个发现。

这是实情，骆家英是不能动，没法动，他躲在树后，树后只那么一块地儿，全让他占了，后头的人是没法再进来了。霍天行的眉锋皱深了三分，他略一迟疑，转过头来对韩奎低低说了一声：“老五！你待在这儿别动，千万小心！”他哈着腰窜上墙头翻了出去！

没多大工夫，他又从原处翻了进来。

韩奎道：“大哥！您干什么去了！”

霍天行摇摇头，道：“现在别问，等一下你就知道了。”他冲骆家英打了下手势，示意骆家英躲在树后暂时别动！韩奎心里纳闷，可是他不敢跟他这位大哥罗嗦，只有忍着等着看了！

过不一会儿，上房里突然传出个低沉话声：“去个人看看去，怎么到现在菜还没来，干什么去的一去这么大半天，等菜来我都该睡了！”

院子里那两个刚一声答应，上房屋里又响起个娇滴滴话声：“你干什么这么急呀，人家菜又不是现成的，你点了菜人家总得做呀！”

先前那低沉话声道：“好了！好了！不用去了，就再等会儿吧。”韩奎哼哼两声，道：“这娘儿们说的话，可真管用啊！”霍天行道：“要不管用，玉伦一个月会在她这儿住廿天！”没过一会儿工夫，砰砰砰有人敲了门。

上房屋又传出了那低沉话声：“去看看是不是菜送来了。”院子里那两个答应一声，一个往大门口快步行去！

一阵门响之后，只听大门口传来一个话声：“我们叫菜的那个人呢？”

随听一个苍老话声道：“那位爷让我代他招呼一声，他有事儿拐了个弯儿，马上就回来。”

韩奎听得一怔道：“怎么是子空……”

霍天行笑笑，没说话。

随听那先前话声咕噜着道：“这家伙是找倒霉，有什么事不能先回来一趟再去，把菜送到上房屋去，跟我来！”

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

韩奎忙探头往外看去，很快地那汉子带着三个人到了上房屋门口，三个人一老二少，老的是樊子空，两个小伙子是大虎、二虎、他两个手里各提一个大木盒。

韩奎眼瞪得老大，道：“大哥！这，这……”

霍天行低低喝说道：“别说了，听着，子空不一定能制住玉伦，待会儿只一听见不对，咱们就扑过去，务必要帮子空制住玉伦……”

只听那汉子站在上房屋门口恭声说道：“禀统带！菜送来了。”

上房屋里响起了那娇滴滴的话声：“让他们拿进来吧。”

那汉子应了一声，上台阶，进廊檐掀起了门帘：“进去吧！小心点儿，别洒了。”

樊子空一连应了好几声是，哈着腰带着大虎、二虎上台阶进了上房，那汉子随后跟了进去！

那娇滴滴话声又响了起来：“就放在桌上吧！”

这句话话声方落，上房屋里突然传出一声沉喝。

只是这声沉喝刚出口一半，似乎就让什么东西硬挡了圆去，跟着上房屋里响起了两声女子尖叫。

霍天行双眉一扬道：“走！”

他闪身扑了出去！

他两个从东厢房后掠出的时候，已经看见院子里那一个奔向了上房，同时东西两边厢房的门也开了。

霍天行低喝说道：“老五！守在门口挡住他们。”

韩奎比他落后了一步，停在了上房屋门口，霍天行比韩奎抢先一步，掀帘扑进了上房屋。

韩奎在上房屋门口刚停住身，五六个中年汉子已然带着逼人的刀风扑到，韩奎浓眉一轩，刚要出手，背后响起了一声沉喝：“老五！往一边闪闪。”

韩奎往边上一跨步，擦着他的身从屋里出来两个人，前头的是穿便服的“五城巡捕营”统带玉伦，后头的是霍天行，霍天行手里有把雪亮的匕首，正架在玉伦的脖子上。

玉伦一共带来了八个人，现在院子里只有七个，玉伦这一出来，七个人停住了三对半。

霍天行沉喝说道：“把你们的刀丢下！”

那七个迟疑了一下，互望了一眼，一个接一个地全把刀丢了。

霍天行接着说道：“转过头去，把手放在头上。”

那七个乖乖地转过身去把两手放在了头上！

霍天行接着又道：“我不愿意伤人，可是暂时也不能让你们离开这儿，现在我要制住你们的穴道，一个对时之后你们被制的穴道不解自开，我话说在前头，你们最好别反抗，要不然的话我会不惜伤人。”

话落，一咧嘴，骆家英等立即窜了过来，抬手之间把那七个全放倒了。

霍天行道：“把他们弄到西边厢房里去！”

骆家英等在哪里已开始动手搬人，霍天行这里又道：“统带大人，你可以放心了，我没伤你任何一个人。”

玉伦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是要钱财可以尽管拿……”

霍天行冷冷一笑道：“统带大人！你这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瞧扁了，我们不是打家劫舍的强盗，我兄弟人称‘燕云十三侠’，你听说过么？”

玉伦登时脸色大变，惊声说道：“这……这么说你们是叛……”

韩奎冷然说道：“统带大人！你可别把你们老挂在嘴边的字眼冲我们兄弟几个说。”

霍天行道：“叛逆说叛逆吧！这时候你何必跟统带大人计较这个！”

玉伦道：“你们好大的胆子，窝藏叛逆在先，伤人越狱于后，如今又跑到这儿来劫持统带……”

霍天行冷冷一笑道：“统带大人，别摆你那官架子了，财发你那官威了，你明知道我们不吃这一套……”

只听一阵蹄声跟轮声传了过来。

韩奎道：“大哥！三哥来了。”

霍天行道：“告诉他一声去，我们这就出去。”

韩奎答应一声往后去了。

玉伦道：“你们要干什么？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霍天行道：“我们不干什么，统带大人你不必紧张，我竹只想烦统带大人你赔我们到‘九门提督府’去一趟！”

玉伦惊声说道：“你们想干什么？”

霍天行轩了轩两道灰眉道：“我有个侄女儿现在‘九门提督府’，不知道她过的惬意不惬意，我打算看看她去！”

玉伦大惊失色，道：“你们想……不行，那办不到！”

霍天行淡然一笑道：“那就由统带大人你明智快择了，你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赔我们去的，事后顶多挨一顿骂，既不疼又不痒，更不会少块肉去，要是统带大人你不肯帮我兄弟这个忙，我手里这把匕首只力加三分，统带大

人你的荣华富贵，你的小公馆里的这些，可就全没了……”

玉伦道：“我不信你们敢杀我。”

霍天行道：“那咱们就试试，这儿的人全被我们制住了，杀了你统带大人可以说是神不知，鬼不见，我们可以走得从从容容，等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离开了‘北京城’，或者走得更远些”，我不以‘九门提督’会为你这么一个统带劳师动众派人倒江湖上去追我们去，我也敢说他不该为他自己惹这个麻烦。”

说着，他手上用了点力，玉伦的脖子上立刻皮破见了血。

玉伦只觉脖子上一阵刺痛，他心胆欲裂，忙叫道：“慢着！”

霍天行道：“统带大人你还有什么遗言不成。”

玉伦忙道：“要是我陪你们去……”

霍天行道：“我霍某人绝不让统带大人你少一根汗毛。”

玉伦道：“你说话可要算数。”

霍天行哈哈一笑道：“玉伦，你把‘燕云十三侠’当成了什么人？”

玉伦道：“那……那……我陪你们去就是！”

霍天行道：“这才是，不过有句话我还得说在前头，除非你愿意拿你自己的命赌我们这几条命，要不然这一路之上你就给我乖乖的，待会儿上车之后我就坐在你身边，你只有一点异动。我马上把匕首送进你的要害去，言尽于此，咱们走吧！”

他推着玉伦往后行去！

玉伦斜着眼还往上房屋里看。

霍天行道：“统带大人，你放心，你那位金屋娇睡得很香甜，只要你乖乖听我的，她就还是你的，谁也抢不走，要是你不听话那就难说了，以我看不用人抢，用不多久她就会自己投到别人怀抱里去！”

这几句话确实能打动人心，除非玉伦不喜欢他这位金屋娇了，要不然他是绝不甘心自己伸腿瞪眼咽了气，把这儿的一切留给别人的！

出了后门上了车，霍天行紧贴玉伦而坐，除了白不群跟骆家英高坐在车辕上之外，其他的人都躲在车里，车帘儿遮得严严的，不透一点儿亮。

该进车的都进了车，白不群挥起一鞭赶着马车疾驰而去！

一路之上确曾碰上几次盘查，每遇上盘查霍天行都把车帘掀起来让玉伦说话，“五城巡捕营”的统带谁不认识，不但没有查车，而且都忙不迭地哈腰赔不是！

马车一路通行无阻前驰，看看离“九门提督府”不远了，霍天行让白不群把马车停了下来，抬手一指闭了玉伦的穴道，道：“大虎、二虎留下，你们俩一个到车辕上去，一个到车旁去！装的像样点儿，有人盘查就说车是玉伦的，他在等人，不信掀开车帘让他们看看。”

玉伦闭目而坐，跟养神似的，乍看还真不容易看出什么！

霍天行吩咐完了之后，把兄弟几个连樊子空在内，沿着墙根黑暗处往不远处的“九门提督府”扑去！

他几个走的方向是“九门提督府”后院，到“九门提督府”后院听听，听不见里头有什么动静。

霍天行抬眼上看，丈余高的围墙，紧挨着一片树木浓密的枝叶，恰好，他一咧嘴，几个人一起腾身掠丁上去！连树叶都没碰掉一片。

上了树轻轻拨闭枝叶往里看，“九门提督府”后院灯火通明，光同白昼，

院子里有穿戴整齐的护卫在来回走着，几处暗影里还站的有便衣，禁卫之森严如临大敌，一时间没看出善铭究竟在什么地方？

霍天行皱眉道：“没想到他这儿禁卫这么森严！”

白不群冷冷说道：“怎么不，有人揪着心呢！”

骆家英道：“大哥！咱们怎么下去？”

霍天行摇了摇头道：“别忙下去，先看准了地儿再说。”

司徒逸道：“大哥！咱们不一定非惹善铭不可！”

白不群恨恨道：“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只好惹他一惹了。”

只见左边长廊上有人走动，几个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老妈子带着两个年轻丫头，那两个丫头一边走还一边吃吃格格地在笑。

忽听一名护卫喝道：“是谁这么不懂规矩，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那老妈子忙冲着院子里那名护卫道：“她们俩都是新来的，不懂规矩，您多包涵。”

那名护卫冷然说道：“大人今儿晚上有客人，要是让大人听见责怪下来谁担当，还不快走！”

那老妈子应了一声，带着两个年轻丫头匆匆忙忙走了。

白不群冷冷一笑道：“听见了么？大哥！善铭是个老光棍，以前不用丫头，现在居然有了丫头了，八成儿是为她找的。”

司徒逸道：“这还用说，当了官儿太太了，能没有丫头侍候？”

霍天行没说话，似乎在想什么。

霍道：“大哥！您在想什么？”

霍天行道：“我在想今儿晚上善铭这儿来了哪一位客人。”

韩奎道：“管他是谁呢……”

只听院子里响起了一声沉喝：“备车。”

白不群忙道：“客人要走了！”

霍天行道：“不是普通的客人，要是普通的客人不会让进后院来！”

说话间正对面一条长廊上灯光猛地一亮，那是一间屋的两扇门开了，里头灯光外泻。

有灯光照着，几个人看得清清楚楚，善铭一身便服，身旁站个少妇打扮的年轻女子，上身是件高领阔袖，天青色的小褂儿，下身是件八幅裙，浓妆艳抹，明艳照人！

他们俩是在送客，客人是一男一女，看样子像夫妇，男的是个老头儿，女的也挺年轻。

主客一出来，院子里的护卫立即停步躬下身去！

善铭跟那少妇则陪着客人顺着长廊往外行去，一路还谈笑着，声音不大，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只见那少妇拉着那位女客有说有笑的，看样子挺亲热的。

白不群两眼一睁道：“大哥！那不是她么？”

霍天行一只灰眉高耸着，怒意满面，咸态懔人：“我没说不是。”

韩奎须发微张，忿忿道：“好啊！她真成了官儿太太了。”

骆家英道：“这有什么稀率的，要不她住在善铭这儿算什么？”

司徒逸冷笑一声道：“官儿太太？你们可真抬举她了，她要是真能当上‘九门提督’的夫人，我还要夸她一声呢，可惜不是那么档子事。”

“够了。”霍天行道：“不管怎么说，她曾经是咱们的晚辈，她味良心，丧天良是一回事，咱们嘴上不能太刻薄！”

旋即韩奎开了口：“大哥！咱们看见她了，想法子下去吧！”

霍天行道：“不急！等她进来再说。”

不过一会儿，善铭跟那美艳少妇回来了，这当儿那美艳少妇搂着善铭一只胳膊，粉颊不住往善铭肩上亲，善铭也不时伸手拧拧她的粉颊。

韩奎忍不住吐了一口唾沫。

白不群道：“大哥！章小凤可是把咱们的脸都丢光了！”

霍天行淡然说道：“她已经不是咱们门里的人了，丢不了咱们的脸！”

说话间善铭跟那美艳少妇突然分开了，善铭拍了拍她的香肩，轻轻推了她一把，她顺着长廊往后来了，善铭则拐弯儿又去了刚才送客出来那间屋。

白不群道：“行了，她往后来了。”

骆家英道：“看准了她到哪儿去！”

霍天行没说话，两眼之中威棱闪射，直望着那美艳少妇！

没多大工夫，那美艳少妇走完了长廊，又走过一条青石小径，进入了一座精雅小楼，门口那个老妈子跟那两个丫头接凤凰般把她迎了进去！转眼工夫之间，楼头纱窗上现出了人影。

白不群道：“走！咱们过去！”

霍天行伸手拦住了他，道：“老三！等会儿！”

他把脸转向一旁。

白不群等一看，马上也把脸转向了一旁。

纱窗上人影四个，老妈子跟两个丫头侍候着美艳少妇在换衣裳，惹得那站在几处暗隅里的“便衣”直往上看。

过了一会儿之后，霍天行把脸转了过来，目光一凝，望着那小楼顶上道：“你们看见了么，楼后有棵树，枝叶遮住了大半个瓦面，咱们就由树上过去，小心点儿，别弄出声响来，老三先走，一个一个来！”

白不群答应一声，提一口气身子平飞射了出去，别看他身材有点胖，动起来可真俐落，只见他在枝叶间往小楼掠进，奇快无比，而且不碰一片树叶。

把兄弟几个一个一个地掠了过去，霍天行走在最后，到了小楼后上方，霍天行低低说道：“她深得你们二哥真传，耳目不差，在没见着她之前千万别让她发觉，要不然咱们就得把事情闹大了，老五、老十跟子空留在外头准备接应，老三、老四跟我进去！”

说完了话，他身子往下一翻一飘，人已到了小楼朱栏内。

白不群、骆家英跟着翻了下来，三个大男人落在这座小楼上，居然能点尘不惊，轻得跟四两棉花似的。

只听楼里响起个娇慵话声：“这儿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下去吧！叫厨房给我炖碗银耳来！”

随听楼梯一阵登登响，想必那老妈子带着两个使唤丫头下楼去了！

霍天行轻轻推开了一扇窗户，往里一看，里头黑黑的，摆着桌椅，像个小客厅，他身子一缩便当先翻了进去！

三个人进了这间小客厅，隔墙传来一声呵欠声，心知那美艳少妇的香闺就在隔壁。

左边墙上有两扇门虚掩着，微透一线灯光，似乎通往美艳少妇的香闺。

霍天行一步跨过去伸手轻轻一推，门缝大了些，从门缝里往里看，里头又一间，像个小书房，相当精雅，书房后又一扇门儿垂着帘儿，里头有灯光！

霍天行又把门推开些一步跨了进去！

三个人到了垂着帘儿的那扇门前，只听里头一阵阵的息索响，不知道那美艳少妇在干什么？

霍天行挨近些从帘缝儿往里看去，他看见了，美艳少妇坐在窗下妆台前在梳头，一头乌油油的青丝披在香肩上，两条手臂嫩藕也似的。

梳妆台在门里右边，美艳少妇右半身冲门这个方向，她看不见门。

霍天行没再犹豫，掀帘跨了进去，一步便到了那美艳少妇身后。

美艳少妇马上从铜镜里看见了霍天行、白不群跟骆家英，一怔之后，脸色大变，梳子掉了下来，张嘴就要叫。

霍天行一指点了出去！

她嘴张开了，但没能叫出发。

霍天行冷冷说道：“小凤，还认识我们三个吧！”

美艳少妇抓起粉盒就要往纱窗上扔。

霍天行冷哼一声，一掌拍在她右肩上，粉盒掉在了梳妆台上，粉都洒了。

霍天行道：“小凤！事到如今你还不死心？”

美艳少妇张了几张嘴，只是说不出话来。

霍天行道：“有什么话出去再说吧！”

又一指点了出去！美艳少妇身子一软爬在了梳妆台上！

霍天行道：“抬着她走吧！”

白不群道：“我一个人来吧。”

上前一步伸双手托起了美艳少妇，转身往外行去。

三个人到了外头的小书房，霍天行忽然说道：“你们俩先走，在外头等我。”

书桌上有现成的文房四宝，他走过去抽出一张书笺振笔疾书，转眼间写好一封信放在了桌上！

白不群道：“留给善铭的！”

霍天行点头道：“我晓以利害，告诉他咱们带走章小凤对他并没有损失，叫他最好不要为自己惹麻烦，走吧！”

三个人到了进来那处窗口前，先把章小凤递了出去，然后三个人一个一个地出了小楼！

从哪儿来从哪儿走，一行六人带着章禾凤，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九门提督府”到了车马停放处，一问之下这半天居然没人发现这辆马车。

白不群把章小凤往马车里一放，他跟骆家英又上了车辕，等到霍天行等上了车，白不群抽缰挥起了一鞭。

马车驰到了“二闸”老地方，这地方埋着章民山跟乐清。

停妥了马车，都下了车，入目那两堆黄土，一个个的神情马上就凝重了起来。

霍天行望着抱着章小凤的韩奎道：“放下她，拍开她的穴道。”

韩奎应声走前两步把章小凤放在了地上，一掌拍了下去。

章小凤醒过来，她一醒马上就翻身跳了起来，抬眼四下一看，立即脸色如土，身子泛起了颤抖，望着霍天行叫了一声：“大爷！”

霍天行淡然说道：“不敢当，霍天行。”

章小凤失色香唇抖动，还待再说。

霍天行哪里又开了口：“你可还记得这个地方？”

章小凤没说话。

韩奎沉声喝道：“说话！”

章小凤忙点头说道：“记得！”

她话声抖得厉害。

霍天行抬手一指那两堆黄土，道：“你可知道这两堆土里的是什么人？”

章小凤转眼看了看那两堆黄土，又看了看眼前几个人，她马上明白了，可是她不敢说，她道：“我……我不知道……”

韩奎厉声说道：“你还敢……”

霍天行抬手拦住了他，缓缓说道：“不要紧，我告诉她……”

他把乐清中火器身死，章民山悲痛羞愤自绝的经过，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

章小凤低着头听，越听她的身子抖得越厉害，等到霍天行把话说完，她人已经跪倒在了地上：“大爷……小凤知罪，小凤该死……”

霍天行道：“你现在知罪已经迟了，别的话我不愿意再多说了，你聪明伶俐，应该也用不着我再多说什么，毕竟我们抚养调教了你一场，你自己动手吧！”

他手一扬，一把匕首插在了章小凤面前。

章小凤尖叫一声往后挪了挪，悲声说道：“大爷！您就不能给小凤个改过的机会……”

霍天行微一摇头道：“背叛师门，出卖长辈，你等于是亲手杀害了你的长辈，你犯的过错无可饶恕，我要是饶了你，我无以对你干爹跟你十三叔。”章小凤还待再说。

霍天行已然又道：“你不用再多说什么了，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就是你干爹跟你几个叔叔犯了这种过错，我也不会轻饶他们！”

章小凤突然扑地哭了起来，越哭声音越大，越哭声音越大，渐渐的那哭声成了呼天抢地的悲号！

夜静时分，能传出老远。

白不群眉锋一皱，道：“大哥！这样可是会惊动远近……”司徒逸冷笑一声道：“只怕她是存心想惊动人！”

韩奎道：“大哥！不能让她再这样号了。”

霍天行灰眉轩动了一下，叫道：“小凤……”

章小凤突然悲叫说道：“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好命苦啊，我要是有生身的爹娘，他们再也不会这样对待我……”骆家英两眼一睁，厉声说道：“小凤，你可要摸着良心说话，你干爹什么时候亏待过你，我们那一个不疼你不爱你，大虎、二虎也没你这么得宠，就是你亲生的爹娘也不会对你这么好！”

韩奎道：“四哥！你还跟她罗嗦什么？她的心早就让狗吃了……”

转眼望向霍天行道：“大哥！到了这时候我可不能再让她哭来狗腿子害咱们一回，她要是再不动手，我可要动手了？”霍天行灰眉一耸，望着章小凤沉声说道：“小凤！你五叔的话你听见了，毕竟我们抚养调教你一场，我们不愿意动手，所以我给你这么一个机会……”

“我不要！”章小凤突然扬起了头，眼都哭红了，她嘶声叫道：“你们看着办吧！”

她抬手抓着小褂儿一扯，衣裳破了，雪白的酥胸露了出来！

霍天行等万没想到她会这样，一怔之后忙把脸转向一旁。

章小凤抬手又是几把，上身、下身全让她扯烂了，身上只剩了一点点衣

裳，这时候她不哭了，香唇边泛起了一丝得意而狠毒的笑意，她接着说道：“你们谁愿意杀我就过来吧？拣我的要害下手，心口、肚子，哪儿都行，来呀！怎么连看都没人敢看哪？”

说着话，她伸手抓起那把匕首从地上站了起来，脚下移动往林外边去！白不群颤声叫了一声：“大哥！”

霍天行闭着眼，须发皆颤，没动，也没说话。

章小凤退得很快，就这一句话工夫，她已退到了丈余外，眼看就要登上马车！

大虎、二虎离马车最近，可是哥儿俩眼闭得紧紧的，既不敢睁眼，也不敢拦她。

眼看着章小凤就要登上马车，可是她突然转向了二虎，显然她是想劫持二虎，以二虎为胁逃离树林，保住她的性命。

就在这时候，韩奎突然霹雳般大喝一声震得树林一晃，他人如展翅大鹏般向着章小凤扑了过去！

章小凤一惊尖叫，抖手打出匕首，直取韩奎咽喉！

她匆忙间出手，准头居然拿得一丝不差！

韩奎没想到这时候她还敢反噬，匆忙间身子一偏，匕首正中左膀，他怒极，抖手一掌挥了出去！一股劲气正中章小凤前胸，章小凤尖叫一声踉跄暴退，砰然一声撞在马车上，一口鲜血喷出，人也坐在了地上！

韩奎抬手拔出左膀上的匕首，抖手打了出去，寒光一闪，匕首整个儿地没入了章小凤心口，只留把手在外，她身子泛起了颤抖，眼也睁大了，两手在地上一阵乱抓，嘴张了几张，突然头一低，不动了！

韩奎上前扯下了车帘丢在了章小凤身上，一跺脚，低下头去，显然，他心里也够难受的，血湿了他大半只衣袖，他像不觉得一样。

大伙儿睁眼的睁眼，转脸的转脸，入目这付情景都缓缓低下了头，没一个人说话！

过了一会儿，霍天行说了话，他的话声出奇的平静：“老四看看老五的伤，大虎、二虎挖个坑把她埋了，老三跟子空送玉伦回去，我们在这儿等你们俩！”

司徒逸突然抬头说道：“大哥！您要把玉伦送回去！这个狗腿子……”

霍天行道：“我宁可失信于任何人，不能失信于这么一个狗腿子，我答应过他不让他掉一根汗毛，不能不算数，老三！你们去吧！快到城门口的时候跳下来，让牲口往前跑就行了，快去快回！”

白不群应了一声，偕同樊子空赶看马车走了！

这里骆家英已为韩奎扎上了伤口，过不一会儿大虎、二虎也埋好了章小凤，几个人心情都够沉重的，没一个说话，霍天行两眼望着章民山跟乐清的坟，一动不动，老脸上也没一点表情。一盞茶工夫之后，白不群跟樊子空回来了，霍天行这才开口说道：“走吧！咱们听听傅大侠的动静去，要没什么事儿，咱们就该回去了！”

他迈步往林外行去，大伙儿一个连一个，转眼工夫之后这片树林里又恢复了寂静，跟刚才一样，但却比刚才多了一堆黄土！

傅天豪在运功调息，准备等三更之后到“鹰王府”去。一阵急促的蹄声跟辘辘车声惊醒了他，他睁开了眼，蹄声跟车声适时恰好停在大门外。

这时候了，这是谁？难不成秦婉贞出去回来了。

他心念刚动，一阵敲门声传了进来！

这不是秦婉贞、秦婉贞不是这样敲门的。

据他所知，秦婉贞每次出去回来，小玲一听就知道，从没等秦婉贞敲门，她就会迎出去开门了。

既不是秦婉贞，那么这么晚了，这是谁？

他下地穿鞋就要往外走！

只听一阵稳健的步履声传了进来，随听诸亚男在院子里说道：“我当是谁，原来是干爹您哪！”

傅天豪心头一跳，马上停了步，他听诸亚男说过，“鹰王府”总管福明是她的干爹。

诸亚男话刚说完，院子里又响起个低沉话声：“亚男！我这两天刚知道你爹……我已经把你爹的尸首迁出去另外择地安葬了！”

诸亚男道：“谢谢干爹，我永远感激。”

那低沉话声道：“我跟你爹是好朋友，也是干亲家，他的后事我不管谁管，说什么感激，倒是你，我找了几天才想到秦始皇这儿，果然你在这儿，亚男！我是你的干爹，可以说你现在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知道你或许另有去处，可是，我不能不问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

诸亚男道：“谢谢您的好意，您为诸家做的已经够多了，过两天我就离京了，跟秦姑娘一块儿走，您可以放心！”

那低沉话声道：“既是这样那我这个做干爹的就不勉强你了，今儿晚上我到这儿来一方面是为了看看你，另一方面是奉王爷之命来见傅天豪傅大侠的，你把傅大侠请出来吧！”

傅天豪听得心头一震。

只听诸亚男道：“您是奉鹰王爷之命来见傅天豪的，谁说傅天豪在这儿？”

那低沉话声道：“傻姑娘！你什么事能瞒得了做干爹的我，你干爹都快近五十了，什么事儿想不到，你既然在这儿，傅大侠他还能远得了？”

诸亚男道：“瞧瞧您说的，我还能骗您不成……”

那低沉话声道：“傻孩子！不管王爷跟傅大侠之间有什么，我跟傅大侠没怨没仇，我也一向敬重他是个侠义英雄，再说，真要论起来他还是我的干女婿呢！还没嫁呢你就这么护着他，真是啊！孩子！你放心，干爹总不会让你为难，我是奉王爷之命，跟傅大侠说几句就走！”

傅天豪静听至此，心想，反正是躲不掉的，自己也没打算躲，如今人家既然找上门来了，何不大大方方的出去见见！

想到这儿他开门走了出去，道：“福总管，傅天豪在此！”

诸亚男跟秦婉贞大吃一惊，急忙双双迎了过去，道：“你怎么……”

傅天豪含笑说道：“不要紧，我终究是要跟鹰王见面的，怎么好让福总管为难！”

走过来一抱拳道：“福总管有什么见教？”

福明上下打量了傅天豪一眼，道：“对傅大侠我是仰慕已久，可是今儿个我却是头一回见着，只这一面就够了，亚男的眼光没错，糊涂的只是我那老兄弟，他交错了朋友！”

阿善跟阿琦就站在福明身后，傅天豪怕为他们俩惹麻烦，没敢跟他们俩

打招呼。

这时候福明话刚说完，阿善跟阿琦只一递眼色，由阿善开口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我们俩就敢跟傅爷打招呼了。”

福明倏然一笑道：“我就知道当初你们俩搞了鬼，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不放手也不行，你们俩根本不是傅大侠的对手！”

傅天豪一抱拳道：“二位的情谊我永远感激！”

福明吁了一口气道：“傅大侠别客气了，咱们谈正经的吧！”

傅天豪道：“福总管请明教，我洗耳恭听。”

福明道：“我们王爷知道你一定会去找他，特让我来告诉你一声，你用不着去找他，明天正午他约你在‘景山’顶上见面！”

傅天豪“哦！”地一声道：“鹰王爷也知道我在这儿么？”

福明笑了笑：“我都能想得到，我们王爷还能想不到？”

傅天豪道：“鹰王爷明知道我在这儿不动用京畿铁卫，却约我别处跟他单独会面，胸襟超人，令人钦佩，他这份好意明天我会致谢当面。”

福明抬手递过一物道：“‘景山’是大内之镇，距官城不过百步之遥，寻常人绝不准近，王爷让我带给你一块‘鹰王府’的腰牌，带着这块腰牌，你可以通行无阻！”

傅天豪没接，一抱拳道：“多谢福总管，也请福总管向王爷转致我的谢意，腰牌不必了，明天我准时赴约就是。”

阿善道：“怎么样？总管，我告诉您傅爷不会拿，我没说错吧！”

福明当即把手收了回去道：“既然傅大侠不愿意拿，我不能勉强……”

他把那块腰牌藏回腰里，探怀又摸出个小白瓷瓶，道：“王爷也让我把这颗解药给傅大侠送来，这个傅大侠总要拿吧！”

诸亚男惊喜叫道：“干爹！真的？”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王爷让福总管给我送解药来，这是……”

福明道：“王爷让我把解药给傅大侠送来，还让傅大侠你连夜把沈姑娘跟亚男送出城去，王爷认为这件事跟姑娘家没关系。”

傅天豪神情一肃，伸双手接过那个小白瓷瓶，道：“傅天豪感激，请福总管代我致意，再容我明天当面谢王爷。”

福明目光一凝道：“傅大侠！我们王爷没什么别的意思，可是我们几个跟了王爷不少年，身受王爷的如海深恩，却不能不在这时候跟傅大侠说几句话，我们不愿王爷伤在傅大侠你的剑下，也不愿意傅大侠你伤在我们手下，好在解药现在你已经拿到了，要是傅大侠你愿意走，我们愿意送你跟姑娘们出城！”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福总管！您几位心情我能体会，只是鹰王爷既然这么做，那就是他相信我不会失约，不会逃避，既然这样，我怎么能对鹰王爷失信？”

福明道：“傅大侠……”

阿善突然说道：“总管，您不用再说什么了，傅大侠绝不会答应的，错只错在王爷是宦海中的头一位，傅爷是江湖上的第一人，都是上顶天，下立地，他们两位搏斗固然是不幸的事，可是让任何一方退让也是不公平的！”

福明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既是这样，那我就不再说什么了，公事了，现在我要跟傅大侠谈谈私事，傅大侠！我把我这个干女儿交给你了，亚男是个好姑娘，就是任性一点儿，还请你好生照顾她，说起来她也够可怜

的，打小就没了娘，现在又没了爹……”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儿竟然红了。

诸亚男低下了头。

傅天豪正色说道：“您请放心，只要傅天豪能活着离京，会照顾亚男一辈子，绝不会让她受一点委屈！”

福明微微点了点头道：“有你这句话就行了，我走了，亚男！我不送你了。”

诸亚男突然跪了下去，低着头道：“干爹！亚男在这儿给您辞行了。”

福明的眼圈儿又一红，他要过去！可是，刚迈了半步又停了下来，招了招手道：“好了，好了！起来，起来！”

他突然转身快步行了出去！

阿善冲傅天豪一抱拳道：“傅爷！王爷让我们把马车留下，姑娘们坐这辆车出城方便些！”

话落！他偕同阿琦转身大步跟了出去！

傅天豪没动，也没说话，可是他脸上泛起了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异样表情！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手递出了那只小白瓷瓶道：“亚男！你把这颗药给书玉服下，婉贞趁这机会去收拾收拾！”

诸亚男美目一睁道：“怎么？你真让我们走？”

傅天豪道：“鹰王的好意不能辜负。”

诸亚男道：“你让我们怎么能放心走！”

傅天豪道：“你们留在这儿又能怎么样？亚男！你们城外等我，跟待在这儿等我，有什么不一样？”

诸亚男道：“既然一样，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待在这儿等你？”

傅天豪道：“亚男！我不刚说过么，鹰王的好意不能辜负。”

诸亚男道：“他这么说一句，你就听他的？”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亚男！并不是胜奎说一句我就听他的，你要知道，咱们现在在京城里，就等于在胜奎的手掌心里，他知道咱们都在这儿，我不能不防他改变心意，万一他改变了心意，调来了大批精锐，你叫我怎么办，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诸亚男道：“天豪！胜奎不是这种人？”

傅天豪道：“我知道胜奎不是这种人，可是我不能不防万一，你要知道，站在胜奎的立场看咱们，咱们是几个叛逆，他无需对咱们讲什么道义。”

秦婉贞道：“妹妹！他说的对，咱们就收拾收拾今夜先走吧，免得分了他的心，这种事妹妹比我懂得多是，不能有一点分心的，是不！”

诸亚男沉默了一下，突然走过来握住了傅天豪的手，一只美目紧紧地盯在傅天豪脸上，道：“天豪！你实说一句，你有没有把握？”

傅天豪道：“你要听实在的？”

诸亚男点了点头。

傅天豪缓缓说道：“我没有把握！同样的，胜奎他也没有把握，明天一战谁胜谁负，恐怕只有天知道，不过我会尽全力，尽可能的不让他伤我，我总不能让你们空等、是不？”

诸亚男突然眼圈儿一红，低下头去：“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去喂书玉姐吃药去，我们这就走！”她转身要走！

傅天豪反手拉住了她道：“亚男，先点她的睡穴再给她吃药，她已经睡了这么多日子了，不如让她多睡会儿。”

这意思诸亚男懂，她点点头道：“我知道，我宁愿像书玉姐一样。”

她走了。

秦婉贞望着傅天豪，香唇启动，欲言又止，旋即她转身也走了！

过了一会儿之后，一辆马车驰离了秦婉贞家门口！

傅天豪站在门口送车，一直望着马车驰出了胡同！

该走的都走了。

一刹时间，傅天豪觉得有点落寞、怅惘与黯然，可是同时他也觉得有一种无牵无挂的轻松。

他转身进门，闭上门之后迈步往里行去！

刚到院子里，他一眼瞥见他住的那间屋纱窗上有个无限美好的女人半身影子！

他一怔停步，轻喝说道：“谁！”

只听屋里传出一个甜美的话声道：“不会进来看看么？”

傅天豪只觉这话声很耳熟，一时间可就想起是谁？他迟疑了一下，迈步走了过去！

当他推开门一步跨进屋的时候，桌上那盏灯突然灭了，眼前一片漆黑，一阵醉人香风扑鼻，一个软绵绵的娇躯投入怀中，他陡然一惊，闪身要躲。奈何一双粉臂灵蛇也似的缠住了他，耳边同时响起个轻微、软绵，能使人魂魄动荡的话声：“你忍心？”

傅天豪急道：“你究竟是……”

那轻微软绵话声道：“金丝帐暖牙床隐，怀香方寸……”傅天豪一听这，马上想起是谁来了，急道：“凌姑娘！”怀中人儿“噗哧！”一笑道：“还好！你并没有忘了我！”随着这话，那如绵娇躯像条蛇似的滑离了他。

傅天豪有点哭笑不得，过去就要点灯。

一只光滑、湿润、柔若无骨皓腕挡住了他：“别，这样儿不很好么？也别有一番情调，是不？”

傅天豪只得作罢。

随听凌红又道：“偌大一座宅院，只有你我两个人，大可以开怀畅谈，咱们坐下聊聊，好么？”

傅天豪默默地坐了下来，刚坐下，凌红的话声又自对面响起：“婉贞、书玉、亚男，俱人间绝色，且都多情女多娇，这个爱你，那个也爱你，敢问傅郎可知世间另有伤心人否？”傅天豪道：“姑娘说笑了，鹰王……”

“胜奎？”凌红道：“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凌红道：“你有什么好说的，也用不着说什么，这本来就跟你没关系，是不？”

傅天豪没说话，他的确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凌红又道：“听说你要找胜奎，有这回事么？”

傅天豪道：“姑娘怎么知道的？”

凌红道：“这你就不用管了，只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傅天豪淡然点头说道：“有这回事！”

凌红道：“为什么，只为那颗解药？”

傅天豪道：“不错！”

凌红道：“要是有人能代你把解药要来，你还找不找胜奎了？”

傅天豪道：“多谢姑娘的好意……”

凌红道：“别谢，答我问话。”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刚才鹰王府的福总管已经过来了，他是奉鹰王之命给我送解药来的。”

凌红听得一怔，道：“怎么说？胜奎已经让福明把解药给你送来了。”

显然她来迟了，并不知道福明来过。

“不错！”傅天豪道：“鹰王不但把解药给了我，而且还留下马车让我送书玉她们出城，我很感激，也很佩服。”

凌红叫道：“怪不得我看那辆马车像是鹰王府的，沈姑娘她们走我知道，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胜奎……现在你可以不用再找胜奎了吧？”

傅天豪道：“姑娘！现在我并不愿意再找他了，我也知道两虎争斗必有一伤，甚至会落个两败俱伤。”

凌红道：“那你为什么还不走？你留下来还有什么事？”

傅天豪道：“姑娘刚没听我说么，鹰王命福总管留下马车，以便我送书玉她们出城！”

凌红“哦！”地一声道：“我明白了，是胜奎不让你走？”

傅天豪摇摇头道：“他也没说不让我走，其实走不走还在我。”

凌红道：“说来说去还是你不愿意走，为什么？你还打算找他？”

傅天豪道：“姑娘！当初我所以要找他，为的只是那颗解药，如今解药既已拿到了手，我还有找他的必要么？我愿意落个两败俱伤么？”

凌红道：“这么说来，还是胜奎不让你走？”

傅天豪摇头道：“我刚才说过，他并没有说不让我走、”

凌红显然急了，叫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不说？”

傅天豪道：“姑娘何必一定要问？”

凌红道：“我为什么不问，我又为什么不能问，难道我愿意看着你们两个两败俱伤？”

傅天豪道：“我说过，我也不愿意两败俱伤。”

凌红道：“那你为什么不走？”

傅天豪道：“姑娘！我不为什么非走不可，难道我不能待在京里？”

凌红道：“你没有理由待在京里，也没有必要待在京里？”

傅天豪道：“待在京里一定得有理由么？姑娘如果真要理由，我有，我贪恋这京城的繁华，我贪恋这京城的美景，我厌烦了江湖厮杀生涯，我也厌烦了大漠那驼铃、风砂，够么，姑娘？”

凌红道：“够！要是书玉、婉贞、亚男她们三个还在这儿，我信，而且深信不疑！”

傅天豪道：“姑娘……”

凌红忽然柔声说道：“真要说起来，你我之间也有一段情，虽然很短暂的一段，但却比任何一对有情人之间的情爱动人，比任何一对有情人之间的情爱更值得回忆，天豪！你忍心？”

这话听来令人荡气回肠，傅天豪为之热血上涌，一阵激动，可是很快他又把这阵激动压了下去！

“姑娘！这是两回事！”

凌红道：“我不这么想，我认为任何人的话你听不进去，我的话你一定能听得进！”

傅天豪没说话，他不能否认这是实情，因为他对凌红有一种微妙、难以言喻的感情，可是他也不能不承认，这件事是唯一的例外。

凌红的话声忽然间变得更柔婉了：“天豪！告诉我究竟为什么，好不？”

傅天豪迟疑了一下，说道：“姑娘根本不该有此一问。”

凌红道：“为什么？”

傅天豪道：“我一向是官家到处缉拿的江洋大盗，赏额高得惊人，来京之后，我协助叛逆之女，动过‘九门提督’，劫过‘五城巡捕营’地牢，到最后还截下了叛逆之女，鹰王他会放过我这么一个人么？”

凌红道：“要是这样的话，你应该躲他……”

傅天豪双眉一扬道：“我为什么要躲他？”

凌红忽然提高了话声道：“你不愿意躲他，你做，你本事大，你这是斗得哪门子气？”

傅天豪道：“姑娘错了，我不是斗气，也犯不着跟谁斗气。”

凌红道：“那就是表现你的勇敢，那种匹夫血气之勇！”

傅天豪道：“姑娘又错了，傅天豪不是动辄拔剑的人。”

凌红道：“那你为的是什么？求的又是什么？”

傅天豪道：“我不为什么，也不求什么。”

凌红忽又柔声说道：“天豪！你要是愿意听我的，我可以跟你走，跟你到大漠去！”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姑娘这句话把你我两个人都说轻了，傅天豪不是那种人，姑娘你也不是那种人，这是何必？”

凌红道：“这么说你不是为了我跟胜奎斗气？”

傅天豪一摇头道：“不是！”

天知道他心里是不是有点儿。

凌红道：“不是那最好，你还要我怎么说，要我求你，要我告诉你我打算还回到胜奎身边去，要我求你别让我刚过门就做寡妇？”

傅天豪呆了一呆道：“怎么？姑娘还打算回到‘鹰王府’去？”

凌红道：“不错！以前我觉得我跟他立场不同，难以相处，到现在我才发现我还是深爱着他，我也不能没有他！”

傅天豪只觉一阵异样感觉往上一冲，笑道：“姑娘的选择是明智的，不过姑娘多虑了，我不一定是鹰王的对手。”

凌红道：“你错了，别人不知道我清楚，论马上，你万万不如他，可是论马下，他绝不是你的对手。”

傅天豪道：“姑娘是这么看的么？”

凌红道：“我是这么看的，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求你了。”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姑娘真打算再回到‘鹰王府’去？”

凌红道：“这难道还有假么，要不你现在送我到‘鹰王府’去？”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那倒不必了，我答应姑娘，我走。”

凌红惊喜说道：“真的？”

傅天豪道：“傅天豪什么时候骗过姑娘？”

凌红道：“那……你什么时候走？”

傅天豪站了起来道：“我这就走，早走可以早追上书玉她们那辆马车！”

凌红跟着也钻了起来，声音忽然泛起了颤抖：“我永远感激你。”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姑娘不用客气了，我祝二位爱河永浴，白首偕老，就此别过！”

他抓起桌上的剑，转身要走！

忽然凌红在身后叫道：“天豪！等一等。”

傅天豪停步转回了身，他刚转回身，一阵香风拂过，紧接着有两片冰凉冰凉，但奇软如绵的东西在他唇上印了一下，然后一阵香风又从他身边掠过卷出了屋。

傅天豪怔住了，他明白是怎么回事，这种事要在刚才他进屋时发生，他会觉得是一种感受，可是现在，他几乎没什么感觉。

定过神来，他转身出了屋，可是刚出屋，他心头一震又停住了。

院子里背着手站着个人，一个身材颀长，穿一件蓝缎长袍，很俊，很潇洒个年轻人！

这年轻人有很雍容的气度，但也有一种自然流露着的慑人之威。

他有一付颀长的身材，算不得高，可是他往那儿一站，直让人有上顶天，下立地的感觉。

傅天豪定了定神道：“尊驾是……”

年轻人淡然一笑道：“我叫胜奎！”

傅天豪心头猛然一震，他惊于鹰王突如其来，也惊于鹰王到了身侧他竟茫然不觉，他一抱拳道：“原来是王爷莅临，草民失敬。”

“别客气！”胜奎笑笑说道：“你我都不喜欢这一套，何必！你也未必把我这个鹰王放在眼里，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我仰慕已久，今夜才得谋面，应该我说声幸会！”

傅天豪道：“王爷抬举傅大豪了，王爷是一人来的还是胜奎淡然一笑道：“我出门除非万不得已，向不带人，没那个习惯！”

傅天豪道：“王爷跟草民约的是明天正午，今夜莅临不知胜奎笑笑说道：“今夜我特来送行。”

傅天豪听得一怔道：“王爷这话……”

胜奎道：“阁下刚才不是答应凌姑娘了么？”

胜奎早来了，他听见了，这么说他也一定看见了。

傅天豪只觉脸上一热，一时没能说上话来！

只听胜奎又道：“我送阁下出城，我祝阁下跟那三位一修四好，也希望阁下从此别再用‘大漠龙’那一字名号！”

刹时，傅天豪明白了，双眉一扬，含笑抱拳：“王爷请回，明天正午傅天豪准时赴约就是！”胜奎抬眼一环扫道：“这个地方太委曲阁下了，我为阁下安排一个住处……”

傅天豪笑道：“多谢王爷好意，也请王爷放心，明日正午以前我不会让凌姑娘再找着我就是。”

胜奎道：“那，我改个地儿明天正午我在‘玉泉山’玉泉塔旁候驾！”

转身往外行去。

胜奎走了。

傅天豪脸上泛起一种异样表情，腾身掠起，飞射不见！傅天豪刚走没一会儿，一条红影射落在院子里，是凌红，她一脸慌张神色。

紧跟在她身后又落下两条黑影，是阿善跟阿琦。

凌红道：“走了。”

阿善道：“王爷没来过。”

凌红道：“他一个人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一定来过了。”阿琦道：“可能王爷也没见着傅爷？”

“不可能。”凌红道：“以他出门的时间算，他早就到这儿了脸色忽然一变，道：“阿善！他出门的时候怎么说来着？”阿善道：“王爷说今儿晚上不回府了，有什么事儿等他明天回来之后再说。”

凌红道：“他这是存心躲我，你们俩跟我走，就是找遍五城，今夜也一定要找到他们之中的一个！”

阿琦道：“您何不等明天快正午的时候，上‘万寿山’……”凌红凄然一矢道：“傻阿琦，若等到那时候就来不及了，说不定这时候他俩已经在什么地方交上手了，快走！”她腾身破空射去！

阿善一跺脚道：“王爷也真是，干嘛非跟人过不去不可？”借同阿琦双双飞身跟了上去！

天亮了，凌红的衣裳都快让露水湿透了，头发也乱了，累得脸苍白，急得要哭。

阿善跟阿琦也累得快抬不起腿了，阿善急得直跳脚：“王爷真能要人的命，他究竟是……”

阿琦望着凌红道：“姑娘，跑了大半夜了，我看您就歇会儿吧？”

凌红一摇头道：“不！我一定要找着他们俩，找不着他们俩的人，也要找着他们俩的尸，府里还有事，你们俩回去吧！”

阿善道：“不！您不歇下我们俩也不回去！”

凌红悲笑说道：“傻阿善！你说，我能歇下么？”

阿善忽然扬眉说道：“干脆您就别管了，两个都一样，爱打爱斗就让他们打去斗去！看看究竟能打出个斗出个什么结果来！”

凌红道：“阿善！我能这么做么？”

阿善道：“那怎么办，劝也劝不开，反正您的心意已经尽到了……”

凌红道：“别赌气了，阿善！咱们都不愿意落个恨，落个后悔，是不是？你们俩要是不愿意回去，就跟我一块儿再找找吧！”

她先跑了。

阿善苦笑一声：“王爷！傅爷！您二位怎么忍心这样折磨凌姑娘？”

天大亮了！

今天的时候似乎过得特别快，没多大工夫就快晌午了。

凌红跟阿善、阿琦来到了“万寿山”顶。

空荡、寂静！四下里没有一个人影！

凌红虚弱地道：“这是咱们最后一点希望了，就在这儿等等吧！”

阿善跟阿琦都没说话，两个人一屁股坐在了草地之上。

凌红没往下坐，山上的风比平地大，吹得她衣袂直飘，头发更乱了，那模样直能让人心酸泪下。

然而鹰王胜奎跟傅天豪却看不见。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工夫就到了正午。

“万寿山”顶仍没见人。

凌红突然捂着脸痛哭失声。

阿善跟阿琦慌忙过来叫道：“姑娘！姑娘！您别这样，您这样我们俩都

要哭了。”

凌红像没听见一样，捂着脸直哭不理，好伤心，好委曲。

阿善浓眉一扬，一巴掌挥出去！“克嚟！”一声，一棵碗口般粗细的矮树竟被他硬生生一掌折断了。

就在这时候，山下突然传来几声叫喊：“姑娘！姑娘！阿善！阿琦！”

阿琦一凝神道：“是二晃！”

立即扬声叫道：“二晃！我们在这儿，顶上！”

转眼工夫，徐二晃喘呼呼的跑了上来，老远便扬着手叫道：“福总管让我来送信儿，‘内务府’有人看见王爷往‘玉泉山’去了！”

阿善迎上去，急道：“王爷是什么时候去的？”

徐二晃喘着道：“早……早上！”

阿善扭回头想叫凌红，刚回过头凌红已擦着他身后掠了下去，他忙松了徐二晃飞身跟了下去！

徐二晃扬手大叫：“我带着马来的，在下头。”

不知道阿善有没有听见，徐二晃似乎很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玉泉山”离“西直门”约十六里路，大道广敞，一路阡陌，巨树荫郁，左山右水，西郊风景佳丽，皆荟萃于此。

“玉泉山”有点像“桂林”的“七星岩”，拔地而起，周围筑有碧瓦红垣，康熙十九年大加兴建，原名“澄心园”到了三十一年又改称“静明园”，为清“内务府”所管的三山五园之一，列为内宫禁地。

“玉泉山”，在康熙、雍正年间曾数度在此阅武，又为清室之小型猎场，其大围场则在“热河”，为帝王习武之所，所以“玉泉山”松林最为茂密，尤胜于“万寿山”与西山两处。

“玉泉山”内部虽不及“颐和园”大，但其内部山林泉石更有天然趣味，正门南向，有御题“静明园”横额，入内即廓然有大殿，为清帝临幸时勤政之所，在殿后即玉泉积水之湖，名“裂帛湖”，即京城三海之重要水源，湖中为“芙蓉晴照”，西侧为“虚受堂”，堂西之山麓下，即是玉泉！

玉泉泉水极为清冽甘醇，立有“天下第一泉”石碑，乾隆时并刻石以记其始末，此泉宽三尺许，深丈余，流水积至“裂帛湖”，趟垣墙而流至“万寿山”之“昆明湖”。

由玉泉流出之水，经“昆明湖”而分流至“西水关”，进皇城则流入三海大液池、什刹海，绕禁城一周后，出“金水桥”，达“正阳门”，而泄入于“大通河”中。

“玉泉山”上有十六景之多，像什么“竹庐山房”、“圣因综绩”、“绣壁诗态”、“溪田课耕”、“清凉禅窟”、“朱香云径”、“峡灵琴音”等等，大都是康熙、乾隆喜弄文墨而定。

“玉泉塔”在南山之巅，高七级，每级各十二尺，西山一带以此塔形式最美，瓷砖上烧的右各式各样的佛像。

如今，“玉泉塔”高高的矗立着，但却没有倒影，只因为现在是艳阳高悬，日正当中！

胜奎跟傅天豪对立塔前，胜奎两手空空，傅天豪则提着他那把剑。

胜奎冲着傅天豪笑了笑：“阁下真是信人。”

傅天豪道：“王爷宠召，我岂敢不来？”

胜奎道：“我昨儿晚上一夜没回去，凌姑娘没能找着我，她也没找着您吧！”

傅天豪道：“我昨天晚上住在‘八里庄’！”

胜奎笑笑说道：“动手过招，最忌分心，我不希望有任何一个人在旁打扰，所以我今天一大早把‘内务府’的人赶下了山，这样咱们都可以专心对敌，丝毫不为外物所扰！”

胜奎道：“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你是我生平唯一的对手，唯一的劲敌，我不能不特别小心！”

傅天豪道：“王爷高抬我了，王爷虎威，未动手便已折敌三分。”

胜奎点头笑道：“我是有那么点气势，不过对你恐怕发生不了效用！”顿了顿，道：“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留下么？”

傅天豪道：“我是个官家到处悬赏缉拿的汪洋大盗，到京里来又闹得满城风雨，我要是来去自如，对王爷的面面不大好看。”

胜奎微一点头道：“我不能否认这是实情，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身为大清朝的臣子，不能坐视你们这些以前明遗民自居的江湖人这么猖獗，假如我能留下你，一定能收慑众之效。”

傅天豪笑道：“王爷高抬傅天豪了，江湖之大无奇不有，像傅天豪这样的人，多得不可胜数，还在傅天豪之上的，更不知有多少，要说留下傅天豪能收慑众之效，那是王爷抬举傅天豪，至于有些人以先明遗民自居，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真要说起来天下每一个汉人都是先明遗民，以先明遗民自居并不是罪过，凡是敢以先明遗民自居的人，他们也不会因傅天豪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对他们的意志与身份有所改变。”

胜奎微微一笑，摇头说道：“这是你的看法，我不这么想，你我的立场不同，很自然的，你我的看法与想法也有所不同！”

傅天豪道：“王爷说得是，王爷不同意我的看法，同样的，我也不能同意王爷的看法！”

胜奎笑道：“咱们谁也不能勉强谁！”

傅天豪道：“不错。”

胜奎话锋忽转：“眼下之势，当然是你胜你走，我胜你留下，不过，我

还想多加一些，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傅天豪道：“只知道王爷想多加些什么？”

胜奎道：“要是输的是你，我要你改变你的意志跟立场，我负责保举你，绝不让大清朝廷委曲你！”

傅天豪道：“王爷的好意我很感激，只是万一王爷输了呢？”

胜奎微一摇头道：“我有必胜的把握。”

傅天豪道：“我是说万一。”

胜奎目光一凝，坚决地说道：“阁下！绝对没有万一。”傅天豪倏然一矢道：“既是王爷已胜卷在握，多加一点我便多吃亏一点，我不敢答应。”

胜奎道：“阁下！你要明白，像你这么个人，要是敢在我手里，只有两条路可走，我不会给你第三条。”

傅天豪笑道：“王爷，我选第二条。”

胜奎眉毛一扬，道：“千古艰难唯一死……”

傅天豪道：“那要看是什么时候，为的是什么？”胜奎道：“你这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傅天豪道：“不敢！但求仰不愧，俯不作而已。”胜奎没说话，一双锐利目光紧紧盯在傅天豪脸上，好一会儿才忽然点头说道：“好吧！我成全你，我以一双肉掌对你那把剑。”

傅天豪道：“我不敢占这个便宜。”

随手一扔，那把带鞘长剑插在丈余外地上。

胜奎道：“我习过‘密宗’，你最好别客气。”傅天豪心头一震，道：“怪不得王爷这么有把握……”

胜奎微一抬手，道：“你既然知道了，就过去取剑吧。”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王爷深得激将三昧，我自愿以一双肉掌领教王爷的‘密宗’绝学，虽败无憾！”

胜奎微微一笑道：“既是这样，那我就不勉强了，请准备，我要出手了。”

傅天豪双臂暗凝功力，道：“在动手之前，我要谢谢王爷掷下解药，准我先把沈姑娘三位送出城去！”

胜奎倏然一笑道：“你用不着谢我，我受之有愧，既然我有把握留下你，就是她们已出千里之外，到时候也会再回到京里来。”

傅天豪听得心头一震，旋即含笑说道：“不管怎么说，我对王爷的感激之心还是不减一分。”

胜奎道：“我把真情实话告诉你，至于你怎么想就完全由你了，小心，我出手了。”

他抬手一掌拍了过来，轻飘飘的，丝毫不带力道，呈然不带丝毫力道，但掌影已笼罩了傅天豪前身六处大穴。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傅天豪心中暗懔，一定心神，容得胜奎掌近，飞起一指点了出去！

他这一指点的是胜奎的掌心，胜奎如不撒手变招，这只右掌就要毁在这一指之下。

胜奎双眉一扬，淡然笑道：“好俊的手法。”

脚下横移，身躯突然一侧，扬掌劈下。

他这一掌取的是傅天豪的右腕脉，奇快如风，跟头一掌大不相同。

傅天豪道：“王爷好俊的‘截脉手’！”

他脚下不动，五指一曲，手腕一偏，反向胜奎手肘“曲池穴”抓去！

胜奎脚下一退，抖手挥出一掌。

高手过招，迅捷如电，转眼工夫间两个人已互换了八招，秋色平分，未见高下！

胜奎突然沉喝一声，从第九招开始，展开了一阵疾风骤雨攻势，而且招式连绵不断，一口气攻出了六招。

傅天豪似乎不急于求胜，他只守不攻，封架破解之间也颇从容。

胜奎忽然踢出一腿道：“你怎么只守不攻？”

傅天豪侧身让过，出两指划向胜奎脚面，道：“王爷抢得机先，我无暇还手。”

胜奎笑道：“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他单腿一旋，似退忽进，一收腿，一蹲身，双臂暴涨，十指箕张，直攫傅天豪两肋。

傅天豪陡然一惊，抽身已是来不及了，他不得不用险着，一仰身，硬演最俗的“铁板桥”。

胜奎忽然一声长笑，颀长身躯随笑窜起，双手十指移向傅天豪当胸插下。

傅天豪暗一咬牙，脚下用力，一个翻滚翻了出去，只听“嗤！”地一声，他左衣袖已被胜奎手指扫中划破，胳膊上也添了一道渗血的指头印。

胜奎并没有进袭，收手冷冷一笑道：“阁下！‘密宗’绝学怎么样，现在用剑还来得及。”

傅天豪吸了一口气道：“王爷明知道我不会再用剑，王爷也明知道我擅用剑。”

胜奎哈哈笑道：“你在江湖上是一流的好手，可是用兵之道你却比不上我。”

话落！闪身便要扑攻。

傅天豪忽一抬手道：“王爷且慢。”

胜奎收住扑势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傅天豪道：“王爷统军作战，决战千里，一向都是用心智么？”

胜奎摇头笑道：“那也不一定，为将者一定要有勇有谋，互相配合运用，才能克敌致胜，有猛无谋不上大将。”

傅天豪道：“王爷上阵用什么兵器。”

胜奎目光一凝，道：“这时候你问这个干什么？”

傅天豪道：“问问何妨？”

胜奎道：“十八般兵器，我样样能使！”

傅天豪道：“马下呢？”

胜奎道：“我也是使剑！”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那就难怪了！王爷请出手吧。”

胜奎双眉一扬道：“你什么意思，是说我的剑术不如你？”

傅天豪只笑了笑，没说话。

胜奎的脸色变了一变，转身走到附近一棵矮树旁，伸手折了一段树枝，三把两把扯去了枝叶，然后提着一根光秃秃的树枝走了过来，冷冷说道：“我没有带剑，权以树枝代剑，你把你的剑拾起来吧。”

傅天豪目闪异采，道：“王爷是打算在剑术上跟我见个高下？”

胜奎微一点头道，“不错！”

傅天豪道：“王爷兼擅‘密宗’，在拳掌上已然略占上风

胜奎截口说道：“你不必再激我了，在剑术上我未必就不如你，去拿你的剑吧。”

显然，鹰王胜奎惯得激人，自己却也是个受不得激的人。

动心智、玩心眼儿的事儿，傅天豪本不愿为，可是这一搏关系重大，不仅仅关系着他一个人的一世英名与性命，在这节骨眼儿上他也不得动动心智、玩玩心眼儿了！

如今，尽管胜奎已中了他激将之计，可是他仍然不愿占胜奎的便宜，他没有去取他那把剑，也走到那棵矮树旁折了一根树枝，扯去枝叶之后，他握着那段树枝走了过来，含笑说道：“那么，我也以树枝代剑，跟王爷讨教讨教……”

他把树枝直竖在胸前，接着说道：“我候教，王爷请发招吧？”

胜奎没说话，哼地一声冷笑，手腕微振，树枝斜斜挥了过来，攻向傅天豪左肩。

在名家手里就是一片纸也能致人死命，胜奎手里握的是根树枝，简直就是把剑。

傅天豪是个大行家，他自然明白这一点，他没敢看轻胜奎手里这段树枝，身躯一转，奇快如电，树枝平递，一招“灵蛇出洞”疾点胜奎前胸。

胜奎脸色微变，一退再进，刷刷刷一连攻出了三招，只见满天枝影罩向了傅天豪。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胜奎以树枝代剑甫演几招，傅天豪便已看出，胜奎在剑术上的造诣要比他想像中的为高，他越发不敢大意，提一口气抖起树枝迎了上去！

这一场搏斗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龙争虎斗，的确可以称得上为近百年来一场罕见激烈的搏斗！

一位盖世虎将，一位江湖奇英，两个人都是绝学尽展，高招遇绵，然而，胜奎是攻多守少，傅天豪却是攻少守多。

这就是经验了，论行军作战的经验，傅天豪绝比不上胜奎，论江湖厮杀经验，胜奎自然远不如傅天豪。

历来胜奎统军作战都是攻多守少，大纛指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敌人慑于鹰王神威无不丢盔弃甲，望风披靡。

然而，两个人之间的厮杀搏斗毕竟不同于两军交锋，战马纵横，胜奎以他统军作战的作风步步进逼，节节猛攻，傅天豪却守多攻少，默察胜奎的剑术路数，找寻胜奎那连绵招式中的破绽。

两个人先较拳掌，后较剑术，由正午一直到未申之交，足足一个时辰还没见胜负高下。

一个时辰过后虽然仍未见胜负高下，但是傅天豪守多攻少，进退攻守之间仍颇从容，而胜奎攻多守少，真力消耗大，额上见汗，衣衫微湿，手上已渐见迟缓。

突然！傅天豪一招递出，“叭”地一声！胜奎手中树枝由中而损，傅天豪树枝前滑，“嗤”地一声！把胜奎右肩衣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树枝伤了胜奎的肌肤，鲜红的一道，都微微渗了血，胜奎脸色大变，一闪身暴退。

傅天豪并没有进袭，一收树枝，道：“王爷！”

胜奎目射神光，冰冷说道：“一来一往，你我秋色平分，谁也不吃亏，

谁也不占便宜，你再接我这一招，傅天豪，你小心了！”

他猛提一口气，一个颀长身躯突然破空拔起，半空中一声龙吟般长啸，拔势一顿，忽折而下，头下脚上，左臂五指箕张，凌空扑下！

傅天豪看不出这是什么身法？什么绝学？可是他已感觉出胜奎这一绝学的威力强大，他只觉一片重若泰山般劲气由上压下，隐隐让他有窒息之感，他想躲，然而他明白方圆十丈内都是胜奎这种绝学的威力笼罩之下，除非他能一掠躲出十丈，否则他绝躲不关胜奎这威力无伦，石破天惊的凌空一击！

他明白了，胜奎已动了真火，动了杀机，打算拼个两败俱伤，玉石俱焚，他要是再有一点迟疑，再有一点不忍，今天躺在这“玉泉山”上的准是他。

他不愿伤胜奎，可是他也不能坐以待毙，暗暗一横心，一咬牙，单臂凝足真力，抖起树枝往上迎去。

他知道，他这一招不在护身，而是在无从躲闪的情形下绝不让胜奎全身而退，换句话说他这也是只攻不守，两败俱伤的打法。

眼看这当世两位奇英就要落个两败俱伤，蓦地里一声凄厉娇喝划空传来：“你们俩，住手！”

一条无限美好的红影随声射到，直往胜奎跟傅天豪一上一下两个人之间那不足三尺的一段距离中扑到。

胜奎听出是谁了，傅天豪也听出是谁了，两个人也都明白凌红往那不足三尺的距离中扑是什么用心，心中惊急交集要想散攻收招，可是这当儿要想散攻收招谈何容易。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傅天豪抖起左掌，奇快无比地冲凌红拍出一掌。

胜奎不约而同，也分出一只手挥向凌红。

这一分心自然影响了制敌的威力，胜奎的下击之势减弱了，傅天豪手上的树枝也走偏了，只见……

已然扑到的红影突然一翻折了回去！

傅天豪踉跄暴退。

胜奎殒石般倏然落地！

傅天豪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胜奎左肩一大片红，血已湿透了衣衫。

胜奎凌空下击之威力若不是突然间打了折扣，傅天豪他会内腑尽碎难逃一死！

傅天豪树枝若不走偏，胜奎的伤处不在左肩，在咽喉要害，也活不成。

阿善，阿琦跟着掠到，两个人掠过来要扶胜奎，胜奎怒喝挥手：“让一边儿去，我还站得住。”

阿善，阿琦连忙跃身后退，硬没敢再近。

凌红娇靥煞白，美目发红，站在丈余外跺了脚：“你们俩过来，让他们俩再打，眼不见心不烦，都死了干净，打吧，你们俩再打吧，我一边儿看着，打得好我给你们俩拍手，打呀！怎么不打了？”

傅天豪跟胜奎同时开了口：“姑娘……”

“红姐……”

“别叫我！”凌红道：“你们俩我一个也不认识，你们谁死谁活跟我一点儿也没关系，最好两个都死了，我跑了半天一夜，没吃没喝，没喘一口气，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就是为想看你们俩打一场，分出个你死我活来，怎么我一来你们就不打了，打呀！你们都聋了么？”

错非凌红，换个人谁也不敢说这种话！

凌红话虽这么说，可是她说话间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目光中包含的是无限悲痛，泪水在一双发红的美目里打转，她就不让它掉下来！

胜奎扬了扬眉道：“红姐！你要体谅我的立场。”

凌红道：“胜奎！你摸着良心说话，这件事立场两个字在你心里占的份量究竟有多少，你扪心自问，你有没有私心？”

胜奎脸色一变道：“我没有，我身为大清朝的臣子，我不能让叛逆在京里这么猖獗！”

凌红道：“这是你的良心话？”

胜奎一点头道：“不错！”

凌红点了点头道：“那好！我是傅天豪的朋友，当初也救过沈书玉，我也算是个叛逆，你连我一块儿拿吧，反正现在已经离开你那‘鹰王府’了！”

胜奎脸色又为之一变道：“红姐！你这是何苦？”

凌红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也明知道我说的是实话，只是我认为你这立场站的不够稳妥，你也有私心！”

胜奎道：“红姐怎么能说这种话……”

凌红道：“我说错你了么？当初你明知道我救过沈书玉，明知道‘大漠龙’是我的朋友，你却让我住在你那‘鹰王府’里，甚至还打算娶我，这就是你的立场……”

胜奎沉声喝道：“红姐……”

“怎么！怕听了？”凌红冷笑一声道：“我偏要说，你窝藏叛逆，是为不忠，论起来你的罪不比谁轻，你那‘鹰王府’里窝藏过我这个叛逆，如今却要非拿‘大漠龙’傅天豪不可，足证你还是偏有向，并不是真正的大公无私……”

傅天豪轻咳一声缓缓说道：“姑娘！这也怪不得鹰王爷，说起来鹰王爷对我已仁尽义至，是我待在京里不肯走……”

凌红霍地转过脸来道：“你用不着帮他说话，我也轻饶不了你，人家三个把终身都托付给了你，你却珍惜你那一世英名，逞英雄待在京里不肯走，非跟胜奎分出个死活来不可，你要明白，你只不过一条命，人家却一共三条，现在你不能老为你一个人着想了，远在大漠还有位白发高堂，你死了由谁奉养，上不孝亲，下对那三位不仁不义，你这叫什么英雄，还珍惜得哪门子英名，你说，你说呀！”

傅天豪脸上变色，低下了头，旋即苦笑一声抬头说道：“多谢姑娘明教，傅天豪知过了，从现在起江湖上已经没有‘大漠龙’这一号了！”

转身走过去拾起了他那把剑，找出剑来振腕一抖，一柄百练精钢断为数断，他手一松，剑把也落丁地，他冲凌红一抱拳道：“还请姑娘做个见证！”

凌红呆了一呆，旋又冷冷说道：“在场的又不只我一个人，要我做什么见证？”

胜奎及眉微扬道：“红姐不必拿话扣我，我看见了，可是他过去在京里的罪行不能抹杀，我也不敢纵放叛逆。”

凌红脸色一变道：“这么说你还不肯放过他？”

胜奎道：“我的立场不能动摇，这也是我的职责……”

凌红大声说道：“你那鹰王府窝藏过叛逆，你还谈什么立场，还谈什么职责！”

胜奎缓缓说道：“关于这一点，异日我会自赴大内请罪，可是我不敢一错再错！”

凌红身躯暴颤，一跺脚道：“胜奎！你……”

胜奎道：“红姐不必再说什么了，这件事任何人无法阻拦，除非大清朝皇上颁下圣旨。”

凌红颤声怒笑：“好啊！胜奎！你……我就不信……”

霍地转望傅天豪道：“你走你的，我要看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傅天豪没动，道：“姑娘……”

凌红道：“你要是听我的，你就走你的，你用不着再想你的一世英名，因为江湖上已经没有‘大漠龙’这一号了，你也用不着再想别的，只想想你那高堂白发跟那三位姑娘就够了！”

傅天豪的脸色一连变了几变，一抱拳道：“多谢姑娘！傅天豪受教了！”他转身行去！

胜奎陡然一声沉喝：“站住！”

傅天豪脚下顿了一顿，但没停，仍然缓步往下行去，胜奎及眉一扬，闪身要动。

凌红掠过来拦住了他，冷冷道：“胜奎！要拿你就先拿我。”

胜奎道：“红姐！我希望你别再逼我！”

凌红“哦！”地一声道：“我要是再逼你，你会怎么样？”

胜奎道：“我说过了，大清朝皇上之外，任何人别想拦我！”

凌红道：“我不信，我想试试。”

胜奎道：“红姐！你拦不住我的。”

这时候傅天豪已到了山路上，在往下走了，胜奎横跨一步就要绕过凌红追过去！

凌红也跟着横跨一步拦住了他，道：“胜奎！他都能放手，你为什么不能？”

胜奎道：“我跟他不同，是我拿他，不是他拿我，设若我跟他易地而处，我也会放手，他绝不会放手。”

凌红道：“胜奎！国法不外人情。”

胜奎沉声道：“我不能再循私，我已一错，不能再错。”

凌红道：“那么！我也算是个叛逆，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厚此薄彼？”

胜奎正色道：“那是因为我分得清主从，辨得明轻重。”

他又横跨一步，凌红跟着也跨一步仍挡在他面前。

胜奎扬了眉道：“你要再拦我我可要……”凌红突然往一旁闪去，翻腕亮出一把匕首，把那尖锐的锋刃抵在自己心窝上，道：“我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个冷酷无情的人，我不拦你，你只管追他去吧，可是话我要说在前头，你要敢迈一步，我就死在这‘玉泉山’顶。”

胜奎脸色陡然一变道：“你为什么这么护他？”

凌红道：“并不见得我就是护他！”

胜奎吸了一口气道：“总不能说你这是护我？”

凌红道：“你们两个都是我的须眉知己，我不愿意你们两个之中任何一个躺在另一个脚下，胜奎！你要稍微明白点，当知我是如何的为难……”

胜奎道：“可是你也该体谅我的苦衷。”

凌红道：“你有苦衷，我不得已，这就要看咱们两个人谁能让谁一点儿了！”

胜奎道：“除开这件事，任何事我可以对你百依百顺。”

凌红道：“不，我也只要这一样，只要你能让他走，我马上跟你回去！”

胜奎脸色一变，倏然而笑，笑得好怪：“你为他的牺牲未免太大了，胜奎我要的是心不是人。”

迈步追了过去。

凌红拿匕首的玉手猛往回一按，匕首的锋刃不见了，只见她手握着一个匕首把于！

阿善、阿琦心胆俱裂，大叫一声扑了过来，及及伸手扶住凌红叫道：“姑娘！您怎么真……”

凌红唇边泛起一丝苦笑，娇躯为之一晃。

这时候胜奎也被阿善、阿琦的惊叫叫回了头，转身一看，脸色大变，一闪身扑了过来，伸双手抓住了凌红，急急叫道：“红姐！你，你怎么真……”

凌红望着他道：“怎么！难道你以为我是跟你斗着玩儿的？”

胜奎颤声叫道：“红姐！红姐！你……”

抬手出指，闭了凌红心口，四处穴道。

凌红微一摇头道：“来不及了，胜奎！”

胜奎急得眼都红了，一跺脚道：“红姐！你，你为什么这么护他，到底

为什么？”

“胜奎！”凌红道：“到现在你还以为我护的只是他么，胜奎！你真是个明白人！你真是个明白人啊！”

胜奎叫道：“难道你离开我不是为了他？”

凌红美目一睁道：“胜奎！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真有这种念头，我会是那种人么，我要是那种人，还会千里迢迢跑来京里找你么？”

胜奎道：“可是谭北斗告诉我你在车队里跟他有了……有

凌红叫道：“谭北斗？他告诉你我在车队里跟他有了什么？有了私？胜奎！你真好，你居然会信谭北斗的，胜奎！你，你……”

她突然挣脱了阿善的扶持，抓住左手衣袖一扯，“嘶！”地一声一只衣袖硬被她扯了下来，嫩藕般一只粉臂，近肩处有颗鲜红的痣，她指着那颗痣道：“胜奎！你可知道这是什么痣？”

胜奎脸色大变，颤声叫道：“守宫砂！”

凌红道：“这是我初入江湖时，我娘亲手给我点的，胜奎……”

胜奎突然跪了下去，低着头悲声叫道：“红姐！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了，我该死，我该死，谭北斗他自己无力对付傅天豪……”

凌红道：“那是另一回事，我在车队里为救沈姑娘也得罪过他，两件事互有关连，他恨透了我跟傅天豪，可是他正面斗不过我跟傅天豪，所以在那儿中伤我，另一方面也挑起了你跟傅天豪之间的拼斗，现在你明白了么？”

胜奎一拳捶在地上，地上硬让他捶了个坑儿：“好大胆的东西，他不过小小一个直隶总捕，竟敢跟我……我非杀他不可。”

“胜奎！”凌红道：“你所以非杀傅天豪不可，就是为了这么？”

胜奎道：“红姐！我该死，我卑鄙，我……”

凌红道：“现在用不着再说这些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还拿不拿傅天豪了？”

胜奎悲笑了一声！道：“红姐！现在还说这个干什么？”

凌红倏然一笑道：“这么看来，你还是有私心。”

胜奎道：“正如红姐所说，国法不外人情，谁能没有一点私心！”

凌红唇边泛起一丝笑意，点了点头道：“那就好了，我也可以走得放心了！”

胜奎两眼猛睁，抬手又抓住了凌红一双胳膊，叫道：“红姐！不！你不能走……”

凌红道：“胜奎！你这不是傻话了么？你能留得住我

“我能！”胜奎叫道：“我不惜一切。”

“别傻了，胜奎！”凌红道：“我也不愿意走！可是由不得我，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死在你的眼前，我心满意足了！”她身躯忽然泛起了一阵颤抖。

胜奎一惊站起，叫道：“红姐……”

凌红看了看他道：“傻胜奎！临走之前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对傅天豪，我虽然曾经动心，可是我没有忘记你在他之先，所以我仍然到京里来找你来了，别怪我，傅天豪跟你一样，没有一个女儿家见着会不动心……”

胜奎道：“红姐……”

凌红道：“听我说，胜奎，我来自江湖，我走之后希望你还能把我送回江湖去……”

胜奎两眼忽现异采，道：“红姐，你能不能不回江湖去？”凌红讶然说

道：“我能不能不回江湖去？你这话什么意思？”

胜奎道：“胜家祖莹……”

“慢着！”凌红道：“你是打算要我？”

胜奎道：“我始终就没有不要红姐过。”

凌红突然笑了：“胜奎！你忘了，你我立场可不一样？”胜奎道：“红姐！以后还分立场么，你看，我不也让他走了么？”

凌红道：“话是不错，可是傻胜奎，我是个马上就要死的人了，谁这么傻娶个尸首回去！”

胜奎道：“我就这么傻。”

凌红摇头说道：“不行，我不能答应……”

胜奎道：“红姐！你何忍？”

凌红道：“眼看就要走了，我不能再害你……”

胜奎道：“红姐！你这不是害我，是救我！”

凌红道：“救你？”

胜奎道：“红姐！你要是不答应，我会悔恨一辈子的。”凌红道：“胜奎！你今儿个是怎么了？怎么净说傻话？”胜奎脸色一整，肃然说道：“红姐！我这是当着天说话……”凌红截口道：“不管你当着谁说话，我不能……”

胜奎突然流了泪，道：“红姐！你忍心让我悔恨一辈子，红姐要是不答应，我什么都不顾了，我这就抢在红姐前头走。”凌红忽然一阵急喘，过了一会才道：“胜奎！你可真会磨人，好吧！就算我心软了……”

胜奎一阵激动，伸手抓住了凌红，道：“红姐！我感激‘别忙！胜奎！’”凌红道：“我有个条件，除非你先答应我这个条件……”

胜奎及眉一扬道：“红姐！你放心，我不会再找傅天豪了。”

凌红道：“傻胜奎！现在谈的是咱们俩之间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

胜奎道：“那……红姐的条件是……”

凌红道：“你得答应我，过了一年半载之后你再娶一房。”胜奎一怔道：“红姐这是什么意思？”

凌红道：“你这个王爵是世袭的，别让我耽误了你胜家的香烟，要不然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心安心的。”

胜奎道：“红姐为我想得太周到了，我都不担心，红姐又担心什么？”

凌红道：“别谁担心谁不担心，你要不答应我这个条件，我也不会点头。”

胜奎道：“红姐！你……”

凌红忽然又是一阵急喘，道：“胜奎！时候不多了，你可得当机立断，别耽误了。”

胜奎一急，当即心一横，点头说道：“好吧！红姐！我答应凌红道：“可不能说说就算啊，胜奎！可千万别让我泉下难安啊！”

胜奎咬牙说道：“红姐放心，我向来是说一句算一句。”

凌红笑了，把手递给了胜奎！她手冰凉，握之令人心碎：“行了，胜奎！凌红是你的人了！”

胜奎抓住了她的手，她眼闭上了，一颗乌云鬓首也垂下来了。

阿善、阿琦放声大哭。

男人家不会轻易掉泪。

像阿善阿琦这种男人更不会轻易掉泪。

而如今，他们俩不但掉了泪，而且是放声大哭。

胜奎没出声，可是他的泪不住的流。

凌红听不见，也看不见。

傅天豪也走远了，要不然他说什么也会折回来的。

红娘子没了，红娘子就这么没了。

想想当日在车队里的情景，简直就在眼前，那种情景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

“玉泉塔”的影子斜斜的照在地上，长长的。

风一阵一阵的刮过，吹走了阿善跟阿琦的哭声，也吹飞了胜奎那伤心悲痛的泪水！

“八里庄”在“北京城”西，是个不算大的小村庄，有几十户住家，大部份是种田的农家。

“八里庄”跟京城虽然近在咫尺，可是跟京城的繁华大不相同。上泉城的繁华风似乎吹不到这儿来，市尘的杂乱吵闹似乎也无法感染它，它看上去是那么淳朴，那么宁静。

太阳下山了，“八里庄”炊烟四起，在田里劳累一天的庄稼汉荷锄踏上归途，成群的小孩儿牵衣笑迎，摇看那满是泥巴的小手，望看那天真无邪的笑脸，一天的劳累刹时间飞上了九霄云外。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安慰人的？

还有什么比这情景更感人的？

傅天豪看在眼里，心中感慨万千，尽管他是江湖上的第一人，可是这当儿他对这些日子过得苦，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天到晚在劳累中的庄稼汉兴起了无限的羡慕，他简直不恨不生在家农之感。

他相信，任何人也会相信，这些个老少，永远闻不见血腥，永远不会有厮杀纷争，他们有的只是淳朴、宁静、与世无争、守望相助、靠双手、凭劳力养活一家老小、知足而常乐。

他叱咤风云，纵横江湖这么多年，到头来又得到了什么？他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脸上的表情也是奇异的。

他站在庄口，是庄稼汉荷锄返家必经之路，也是孩子们牵衣笑迎父兄的地方，“大漠龙”名满天下，威震江湖，而这当儿在这小小的“八里庄”口，他的存在却被漠视了，回来的也好，接人的也好，似乎根本没有发现他站在那儿，即使是看他一眼，那也是短暂的一瞥。

看着！想着！傅天豪不由轻轻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候，他身后忽然响起个话声，一个无限甜美的话声：“你什么时候到的？”

傅天豪一听就知道是谁，他没回身，道：“到了一会儿了！”

诸亚男走到了他身边看了看他道：“既然来了还不进去找我们？等了一天了，揪心死了！”

傅天豪带着歉意地看了她一眼道：“我只是在这儿看看。”

诸亚男突然流了泪，头往下一低了

傅天豪一急忙道：“亚男！别生气！我知道你几个等了我一天，揪心……”

诸亚男仰起脸，摇摇头道：“我不是生气，我是高兴，只要你能平安的到‘八里庄’来找我们，我就知足了，老天爷对我恩厚，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

原来是为这，傅天豪吁了一口气。

诸亚男抬袖擦了擦脸上的泪迹，接着说道：“我知道你的感受，咱们离这种日子也不远了，不是么？”

傅天豪脸上泛起了一丝笑意，听了诸亚男这句话，他有如释重负之感，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车子在庄里？”

诸亚男点了点头。

傅天豪道：“书玉醒过来了么？”

诸亚男道：“还没有，你不是说等你到了之后再喂她吃药的么？”

傅天豪笑了笑：“我忘了，走！咱们进去吧！”

两个人并肩往庄里走，诸亚男望着脚下轻轻问道：“胜奎伤得很重么？”

傅天豪道：“没有，其实那不能叫伤，我只在他左臂上划了一下。”

诸亚男道：“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你的对手，可是我仍免不了揪心，我这简直是自找罪受。”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不然！要不是凌姑娘去得正是时候，胜奎跟我都非躺下不可！”

诸亚男霍地转过脸来，睁大了一双美目，道：“怎么！凌姑娘赶去了？”

傅天豪这才发现，只不过一天半夜工夫，诸亚男已然憔悴得不成了样儿，脸色白白的，一脸的疲累神色，眼眶子都凹了，他明白，她不是悲秋，也非关病酒，完全是为了担心他的安危！

他忍不住一阵心疼，也一阵感动，另外还有点异样的感受，他点了点头，把她们离去后凌红翩然而至，以及胜奎紧跟着来到临时改地“玉泉山”，还有第二天拼斗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诸亚男惊得娇靥更见苍白，圆睁着一及美目道：“胜奎真有这么好的一身所学？”

傅天豪点点头道：“他是我生平唯一劲敌，的的确确是名不虚传，尤其他兼擅‘密宗’，我要不激他用剑，就非伤在他拳掌下不可！”

诸亚男道：“怪不得他能内震朝廷，外慑武林，多亏了凌姑娘了，要不然……”

他机伶一顿，没有说下去。

傅天豪了一月气道：“不谈了，不管怎么说，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他不欠我，我也不欠他……”

诸亚男突然说道：“我有件事儿要告诉你……”

傅天豪道：“什么事？”

诸亚男道：“婉贞姐走了！”

傅天豪听得一怔道：“婉贞走了，这是为什么？”诸亚男道：“何必问，你想想也知道，她对你用情根深，可是她不能跟你！”

傅天豪当然明白，苦笑一声道：“她这是何苦，我怎么会计较……”

诸亚男道：“我也说你不会计较，她也明知道你不会计较，可是她计较，而且看得很严重！”

傅天豪的心情沉重了一份，脸色也变阴沉了，道：“她什么时候走的？”

诸亚男道：“昨儿晚上！她说她不能等你，可是她知道你一定能平平安安的到‘八里庄’来。”

傅天豪道：“可知道她上哪儿去了？”

诸亚男道：“不知道，我问了，她不告诉我，我怎么问她都不说，怎么！你打算追她去？”

傅天豪摇摇头，道：“她不会再回来的，要不然她就不会走了！”

诸亚男沉默了一下道：“我哭着求她都没用，只差没给她跪下了。”傅天豪没说话，但旋即又道：“如今书玉一个人在车里？”

诸亚男道：“你放心，书玉姐不在车里，好人在车里躺上一天也受不了，何况书玉姐还带着病，我怎么能让她老待在车里？昨儿晚上我们找了户民家借住了一宿，到现在书玉姐还在人家炕上躺着呢！”

说着她抬手往前一指，道：“你瞧！就是马车停在门口那一家！”

傅天豪已经看见了，前面不远处一户民家门口停放着鹰王府那辆马车，两个小孩儿在那儿爬上爬下玩儿得正热闹，一见诸亚男跟傅天豪走了过来，跳下车撒腿就跑了。

傅天豪摇摇头道：“小孩儿毕竟是小孩儿！”

说话间已到那户民家门口，里头有个老头儿跟健壮中年汉子，看样子那中年汉子也是刚从日程回来，脸上、手上、腿上溅的泥星儿还没洗呢！

诸亚男为傅天豪介绍了，傅天豪跟老少俩客气了几句，随后就跟诸亚男到后头看沈书玉去了。

怪不得那中年汉子连衣裳都没换，农家穷苦只那么两间屋，沈书玉就躺在人家屋里，人家怎么好进屋去！

屋里有个中年妇人在看着沈书玉，经诸亚男的介绍，傅天豪知道她是外头那中年汉子的媳妇，老头儿的儿媳。

妇人人家没见过什么世面，傅天豪这里客气着道谢，那中年妇人却局促不安地退了出去！

中年妇人走了，傅天豪把一双目光落在沈书玉脸上，沈书玉人是瘦了些，倒没显得怎么憔悴，真要论起憔悴来她还远不如诸亚男，可见精神的折磨要比肉体的折磨来得厉害，沈书玉虽然人在“病”中，昏迷不醒，没吃没喝，毕竟她人是在安眠的状态下，既不劳心也不劳力。

诸亚男从怀里摸出了那装解药的小瓶子，道：“现在是不是让书玉姐把药吃了？”

傅天豪点了点头“嗯！”了一声。

诸亚男把瓶子往傅天豪手里一塞，道：“等等！我去要碗水来！”

她扭头出去了，转眼工夫之后她又端着一碗开水走了进来！

傅天豪摇摇头，道：“怕只怕她不会喝，我来试试看！”

他先拍开沈书玉的睡穴，然后又出指点了沈书玉几处穴道，沈书玉却仍在昏睡中，一点动静也没有。

诸亚男皱眉说道：“好厉害的毒，不知道一颗解药药力够不够！”

傅天豪吁了一口气道：“但愿够，看这情形她是没办法吃喝，说不得只有……”

他拉关瓶塞往手掌心一倒，一颗其色赤红，却只有黄豆般大小的药丸落在了他手掌心里，他把瓶子往炕上一放，伸手捏开了沈书玉的牙关，另一只手很快地把那颗红色药丸送了进去，然后他俯下身去嘴落在了沈书玉香唇之上，提一口真气往里一吹，把那颗药丸吹了进去，站直了腰，他自己都觉得脸烫烫的，一时没敢回过身去看诸亚男。

却听诸亚男在身后低低问道：“水还要不要了？”

听诸亚男的话声，显然她也够难为情的。

傅天豪道：“先放在这儿吧！说不定她醒过来之后会喝！”

就在这时候，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过来到了门口，先是咳嗽了一声，然后掀帘探进了脑袋来，是那老头儿，他那张满是皱纹的瘦脸上堆着笑问道：“请问您这位爷是不是姓傅？”

傅天豪忙点头说道：“不错！我姓傅，老人家有什么事？”

老头儿道：“我没事，外头有人找您！”

傅天豪听得先一怔，接着他想起了凌红，忙道：“老人家！是不是一位姑娘？”

老头儿一摇头道：“不！是个汉子，个头儿挺大，缺一条胳膊。”

傅天豪听得脸色一变，诸亚男急问道：“天豪！是谁……”

傅天豪道：“缺胳膊的人不多，可能是谭北斗手下‘四残’里的一个，你守着书玉，我出去看看！”

他谢了老头儿一声，迈步走了出去！

到了门口一看，果然没错，马车旁站着个人，正是“四残”中那缺胳膊的两个中的一个。

他定了定神道：“没想到此时此地会见着阁下，真是大出人意料了！”

那独臂人两眼一翻，冷冷说道：“咱们俩都命大，要不然不会在这儿再碰面！”

那独臂人道：“我们几个跟了老爷子多少年，不管老爷子对别人怎么样，对我几个都是恩重如山，老爷子几位这笔血债，我们弟兄俩当然要向你伸手……”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说得是！不过我不希望在这儿……”

独臂人冷冷道：“我说的也不是这地方，更不是这时候。”

傅天豪道：“那正好！阁下只管订个时地……”

独臂人一招手一道白光迎面射到，傅天豪伸手抄住了，是一封信，封了口的信，独臂人道：“我只是奉命给你送信的，你看过这封信之后咱们再谈别的不迟。”

傅天豪当即撕开了信封，抽出了信笺，信笺上写着龙飞凤舞几行字迹，写的是：“秦婉贞主婢二人已落我手，限你一个对时之内自断双手送往八里庄西一里处枯井旁赎回她主婢两条性命，过时不候，也莫怪我辣手摧花！

复仇使者。”

傅天豪看得心神猛然震动了好几下，霍地抬眼说道：“这人是谁？”独臂人冰冷说道：“你没看见下款么？”

傅天豪道：“我问你复仇使者是谁？”

独臂人道：“复仇使者就是复仇使者。”

傅天豪一步跨到，伸手扣住独臂人的“肩井”穴。

独臂人神色不变，冷冷说道：“要怕你这一手我也不会来了，别动我，你得为那两个想想。”

傅天豪道：“我不信秦姑娘主婢会……”

独臂人冷笑一声道：“我怀里有根凤钗，你拿出来看看。”

傅天豪另一只手插入了独臂人怀中，当他的手抽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果然多了根凤钗，他一眼就认出那的确的确是秦婉贞的饰物，他的心当即就往下一沉！

只听独臂人冷冷说道：“傅天豪！放手。”

傅天豪扣在他“肩井”穴上的那手慢慢松了，道：“你们在什么地方

截……”

独臂人道：“那你就别管了，在什么地方不都一样？反正她主婢已经落进了我们手里！”

傅天豪道：“你们为什么不找我？”

独臂人邪恶地一咧嘴道：“我们有自知之明，以卵击石，螳臂挡车，这种事我们不干！”

傅天豪道：“你们要知道，她跟我毫无关系。”

“也许。”独臂人道：“可是我敢说绝不会任那位复仇使者辣手摧花？对不对。”

傅天豪摇头说道：“你们太卑鄙了，太卑鄙了，秦婉贞主婢都是弱女子……”

独臂人道：“这个我们知道，可是她若有什么三长两短，那不能怪我们，只能怪你，是不是？”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话怎么说，那只有任你了，不过……”
独臂人道：“别不过了，我只是奉命来送信的，信送到了我的事儿就没了，想怎么做，该怎么做，那全在你了，告辞了，别忘了，今天这时候到明天这时候，只有一个对时！”他转身要傅天豪伸手一拦道：“慢着！”

独臂人回过身来狞笑说道：“怎么？敢莫你想留下我？”傅天豪微一摇头道：“老实说我没那个胆，我只想问清楚些……”

独臂人道：“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傅天豪及眉微扬道：“一个对时之内，我把双手送到信上指定的地方去，我是不是在那儿能见着秦姑娘主婢？”独臂人道：“信上怎么说的？”

傅天豪道：“信上没说。”

独臂人道：“信上没说的，我一概不知道？”

傅天豪两眼之中突然射出两道逼人异采，道：“我要是想从你嘴里问出秦婉贞主婢的所在呢？”

独臂人冷笑一声道：“那是痴人说梦，不妨告诉你，那位复仇使者防着这一点了，他没让我知道秦婉贞主婢的所在，你就是杀了我，我也说不出什么来！”

傅天豪道：“是这样么？”

独臂人道：“话是我说的，信不信那就在你了。”傅天豪沉声道：“这像一笔交易，在这笔交易里，我赔的可能远比赚的成份大，只有傻子才会冒这个大风险……”独臂人冷冷一笑道：“恐怕你只有做一回傻子了，这种事本来就是这样，要想赎票只有乖乖听人的。”

傅天豪道：“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人么？”

独臂人道：“我做不了主，没人强迫你非赎票不可，愿不愿赎那还在你，你自己打点吧，我没那多工夫陪你闲扯了。”他转身要走，但忽又停步说道：“话我说在前头，别打跟踪我的主意，你的一举一动全在人耳目之中，要是让那位复仇使者知道你打歪主意，一气之下撕了票，到那时候你可别怪我！”

说完了这句话，他迈开大步走了！

傅天豪站在那儿没动，也没说话。

傅天豪进了屋，沈书玉已经醒了，她靠墙坐着，身子显得很虚弱，诸亚男坐在一边陪着她！

傅天豪一进来沈书玉眼圈儿马上红了，激动地叫了他一声：“天豪！”

傅天豪怔了一怔道：“怎么！你已经醒了，现在觉得怎么样？”

沈书玉勉强笑吟说道：“既渴又饿，浑身发软，亚男妹妹已经招呼主人给我做吃的去了！”

傅天豪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何况这么些日子没吃没喝，吃点儿喝点儿之后也许就好了。”

沈书玉深深地看了傅天豪一眼，含着无限柔情地道：“这些日子以来的事，亚男妹妹都告诉我了，苦了你了！”

诸亚男在一旁说道：“姐姐这是干嘛呀！又不是外人。”

沈书玉眼圈儿忽又一红，泪珠儿成串地落了下来：“我难受只难受凤姐姐……”

傅天豪已经够沉重的心情，立时又为之一阵黯然。

诸亚男心里哪能不难受，她有意岔开话题，抬眼说道：“天豪！是谁找你？”

傅天豪想瞒，可是偏他又知道这件事瞒不得，他没说话，迟疑了一下，把那封信连同那枝凤钗一齐递了过去。

诸亚男起先有点诧异，把东西接过去嘴里还问了声：“这是……”等她的目光在信笺上来回看了几趟之后，她脸上变了色，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惊叫说道：“婉贞姐跟小玲让人绑了，天豪！这，这是……”

沈书玉挪身过来抓住了诸亚男，道：“怎么回事儿，妹妹！”

诸亚男转过脸去急道：“婉贞姐跟小玲让人绑了，要天豪自断双臂赎她们俩去！”

沈书玉虽说是个弱女子，但她可以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打从车队起，一直到片刻之前为止，尽管她进出险地，死里逃生好几回，她都没有慌

过，没有乱过，可是现在一听秦婉贞主婢让人绑了，而且要傅天豪自断双手去赎！她慌了、她乱了、脸白了、抓着诸亚男那只手马上抖了起来，失色的香唇翕动了几下才说出话来：“妹妹！是谁？”

诸亚男道：“我不知道……”

转过脸来问傅天豪道：“天豪！这是……这自称复仇使者的是谁？”

傅天豪是三个人之中唯一能够平静的，他摇摇头道：“我不知道，不过送信的是谭北斗手下‘四残’中的一个。”

“谭北斗！”沈书玉跟诸亚男几乎同时脱口叫了一声，一声“谭北斗”叫过之后，沈书玉悲声说道：“他害得咱们还不够惨么？他怎么还……”

诸亚男接着诧声说道：“谭北斗的人？谭北斗师徒不是在‘门头沟’那一带……”

傅天豪道：“谭北斗手下‘四残’里的这两个，只是在我们进谷的当初制了他们俩的穴道……”

诸亚男道：“缺胳膊那兄弟俩？”

傅天豪道：“不错！”

诸亚男道：“刚才来的是那一个？”

傅天豪想了想道：“缺胳膊的兄弟俩是孪生兄弟，我分不出谁是谁来，我只能从他们俩缺的那胳膊上辨认，送信的这个缺的是左胳膊。”

诸亚男道：“那么这‘复仇使者’许是缺右胳膊的那一个？”

傅天豪道：“或许，不过既是他们兄弟俩弄的鬼，似乎用不着隐隐瞒瞒的，一个来送信，再傻人也会马上联想到另一个。”

诸亚男道：“这么说来，这‘复仇使者’不是另一个？”

傅天豪格头说道：“听他的口气，似乎不像是另一个，其实‘复仇使者’是谁倒无关紧要，要的是婉贞跟小玲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

诸亚男一跺脚道：“真急死人了，好话歹话都跟她说尽了，叫她别走，她就是不听，现在——”

沈书玉这当儿也渐渐趋于冷静了，道：“妹妹，别抱怨婉贞姐了，她怎么知道会出事儿，她愿遭歹徒绑架？她要是知道会出事儿也绝不会惹这个麻烦了，炮怨没有用，现在也不是抱怨的时候，紧的是赶快想办法救婉贞姐跟小玲！”

经沈书玉这么一说，诸亚男也慢慢转趋平静了，她抬眼望着傅天豪道：“你看这件事怎么办？们怎么救婉贞姐跟小玲？”

傅天豪苦笑一声道：“我似乎是流年不利，怎么这么多灾多难……”

顿了顿道：“这件事我想一个人来办，书玉不会武，身子也还没好，需要人照顾，在这节骨眼儿上万万不能再出错了。”

诸亚男想说什么，可是她明知道傅天豪说的话没有错，要是在这节骨眼儿上沈书玉再出了乱子，那麻烦可就大了，她只有点点头道：“好吧！我来照顾书玉姐，那么你……”

傅天豪道：“我不能拿这双手赎票去！要是我自断了这两只手，咱们这几个人就要任凭那位‘复仇使者’欲取欲求了！”

诸亚男道：“那你是打算跟他们周旋了？”

傅天豪点点头道：“事实上我只有这一条路，目下咱们要做的是先离开这儿，这儿已经不够安全，咱们不能给人家惹来祸害，人家没招惹谁，咱们从前门大大方方的走出去，让他们知道咱们已经离开了这儿……”

诸亚男美目一睁道：“难不成他们在这儿布的有眼线？”

傅天豪道：“不能说没这个可能，据送信的这位说，我们的一举一动全在他们的耳目之中，我宁信其真不信其假……”

诸亚男道：“既是这样，为什么不就近找出他们那眼线来，逼问他婉贞姐跟小玲的下落？”

傅天豪摇摇头道：“我不打算这么做，我不知道送信的这个说的是真是诈，即便是真也不要紧，只要咱们一走，我相信那跟线一定会跟咱们走，不愁他会跑了，等到该动他的时候再动他也不迟！”

诸亚男道：“那……咱们现在就走么？”

傅天豪道：“等书玉吃点儿喝点儿之后再说。”

没多大工夫，老头儿的儿媳妇送吃喝来了，农家自不会有什么好吃喝，回过笼的馒头外带一碗小米儿粥，一块“酱疙瘩”，沈书玉虽然出身书香，可并不娇生惯养，在外头也跑惯，如今正当饿的时候，吃喝起来倒也口口香。

事儿就这么怪，肚子里没东西再好的身子也会发虚，可是一旦填饱了肚子，力气马上就来了。

沈书玉能下床了，尽管两条腿还有点软，头还有点晕，那是因为躺太久了，跟身子没多大关系。

三个人走了，临走诸亚男给这一家留下了一片金叶子，好心有好报，足够这一家吃喝个一年半载的。

这时候夜色已然低垂了，马车在夜色里驰出了“八里庄”，傅天豪高坐车辕赶路，沈书玉跟诸亚男都在车里头！

诸亚男是个急性子，车一出“八里庄”她便挑起车帘问道：“天豪！有动静么？”

傅天豪摇摇头道：“现在还没有。”

诸亚男转眼往四下里看了看，夜色低垂，远一点儿什么也看不见，她皱眉说道：“咱们走得真不是时候，这下可好，人家看得见咱们，咱们却看不见人家，怎么会知道他们有没有眼线跟着咱们？”

傅天豪道：“不要紧！迟早会知道的。”

诸亚男道：“迟早会知道？你可真沉得住气啊，要知道他们限你一个对时。”

傅天豪道：“我知道，只是急并没有用，是不？”

诸亚男道：“我也知道急没有用，只是……”

她话锋微顿，沉默了一下道：“天豪！咱们这是上哪儿去？”

傅天豪道：“我要找个安全地方，把你跟书玉先安置下来。”

诸亚男道：“安全地方？什么地方安全？”

傅天豪道：“只要撇开了他们的眼线，处处都是安全地方。”

诸亚男道：“你也真是，夜静时分这轮声蹄声一里外都能听得见，咱们怎么撇开他们的眼线？”

傅天豪道：“你别着急，我自有办法。”

说着话，马车不停地往前驰进，傅天豪猛加两鞭，马车驰行顿疾，风驰电掣般往前驰进，蹄声跟轮声像骤雨一般。

转眼工夫半里过去，傅天豪忽然说道：“亚男，把书玉抱起来。”

诸亚男在车里听得一怔，忙问道：“把书玉姐抱起来？干什么？”

傅天豪道：“咱们要离车了，我叫你跳时，你就从前头往右跳，听清楚

了么？”

诸亚男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她当即抱起了沈书玉，道：“书玉姐！你闭上眼吧，挨紧我。”

只听傅天豪道：“亚男！你准备好了么？”

诸亚男虽然也有一付好身手，可是这跳车却是生平头一道儿，心里不免有点紧张，道：“准备好了，只等你的话了。”

傅天豪道：“听清楚了，跳下车之后跟着车行的方向往前跑，或者是往前滚，身子要尽量放低免让人发现，跳。”

耳听得傅天豪一声跳，诸亚男心头先一阵猛跳，可是她不敢欺误，一咬牙、一横心，抱着沈书玉飞身离车往右跳去。

脚沾实地她想往前跑，奈何身不由主，她摔倒了，一连翻了两个跟头才停了下来。

幸好落脚处是一片草地，要是硬泥地或者有石头，诸亚男跟沈书玉这下非摔得衣衫绽裂，皮破血出不可。

诸亚男没觉出自己身上怎么样，一停下她马上问沈书玉：“书玉姐！你碰着哪儿没有。”

只听沈书玉在她怀里低低的说道：“我在妹妹怀里，就是碰也碰不着我啊！”

诸亚男吁了一口气道：“吓着姐姐了吧？”

沈书玉道：“没有！我没来得及害怕，现在想想还好玩儿的，他呢？下来了没有。”

诸亚男道：“不知道！让我看看。”

只听傅天豪的低沉话声在身边响起！“我在这儿，别说话，有人来了。”

这时候那蹄声轮声已经去远了，诸亚男马上听见一阵快速的衣袂飘风声由远而近，从身边不远处掠过。

诸亚男抬眼一看，只见一条高大黑影电一般的从路上掠过往马车驰行方向追去！

天虽然黑，那高大人影驰行尽管快，但由于距离近，诸亚男仍能依稀辨出那是个独臂人，缺一条右胳膊。

她呆了一呆：“天豪！你看见了么，不是送信的那一个？”

傅天豪道：“我看见了，是那对孪生兄弟中的另一个。”

诸亚男道：“这么说他也不是那复仇者。”

傅天豪道：“不错，他不该是！”

诸亚男道：“复仇者另有其人，会是谁？谭北斗的手下还有谁？”

傅天豪道：“谭北斗手下除了这两个之外没别人了，谭北斗本人跟他三个徒弟，还有‘四残’中的另两个，都先后躺在了别处跟‘门头沟’附近，我一时也想不出还有谁会替谭北斗出头，现在想想或许就是这两个搞的鬼，复仇者可能就是他们两个！”

诸亚男道：“对，他们两个替换着露面，一个跟咱们碰头，另一个看着人，这样咱们就不敢动他！”

傅天豪道：“他们俩对谭北斗倒是忠心耿耿。”

诸亚男道：“这样算什么英雄好汉！”

傅天豪道：“这种事是没办法的，江湖上也本就是这么回事，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用别的办法，走吧！咱们别耽误了，等马车停下让他们追上时，

他会明白是怎么回事，折回来找咱们的。”

诸亚男道：“那不更好么，咱们可以擒住一个找另一个换人去，我不信那另一个会对谭北斗忠心得不要自己的一母同胞。”

傅天豪心里一跳，道：“对！这个办法倒是可行，我怎么就没想到，走！咱们迎上去找他去。”

诸亚男道：“这一跳算是白跳了。”

沈书玉道：“并没有白跳，咱们要不跳车也不会发现所谓复仇者就是他们兄弟俩。”

诸亚男笑了，道：“姐姐说得是，既然没白跳，翻这两个跟头也不冤。”

三个人沿着官道往前走，走没多远，傅天豪忽然停了步道：“他折回来了。”

诸亚男忙停步凝神一听，只听一阵急促的衣袂飘风声从前面夜色中传了过来，转眼工夫之后已可看见一条高大人影划破泼墨般浓浓夜色飞跃着掠了过来。

这时候傅天豪等看见了独臂人，自然独臂人也看见了他三个，只见那高大人影硬生生收住身法忽然停了下来。

随听一声冷笑传了过来：“姓傅的，任你再鬼你还是没能跑掉。”

傅天豪估量了一下距离，那高大独臂人停身处在两丈以外，这时候动手稍嫌远了些，所以他没动声色道：“算你的运气比我好，你这么跟着我是什么意思？”

那独臂人道：“自然是为防你弄鬼。”

傅天豪道：“人在你兄弟手里，我投鼠忌器，有着顾虑，还能弄什么鬼？”

那独臂人道：“话是不错，可是我们总不能不防着点儿！”

傅天豪一边说着话，一边缓步往近处挨，独臂人说完了这句话，他已然欺近了一丈，现在他有绝对的把握了。他道：“我没想到你兄弟对谭北斗居然这么忠心耿耿。”

那独臂人道：“那当然，江湖上讲究的是受人点滴，报以涌泉，何况我兄弟跟随谭老爷子不少年，所受的也不只点滴！”

傅天豪道：“你兄弟认为这样就能为谭北斗报仇了么？”

那独臂人道：“当然，除非你不要那两个女人的命了，要不然你就得自断双手，一旦等你自断了双手，就算你有通天的本事，你还能施出一招么？”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人没有不惜命的，别人的命跟自己的命一比，别人的命斤两就轻多了，在谁都是这样，是不是？”

那独臂人冷笑一声道：“话是不错，可是我弟兄看准了，你是唯一的例外，你只会顾别人，不会顾自己，也就是说你缺少一付硬心肠，你受不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那种内疚！”

诸亚男道：“傅天豪既是这么个人，你们还忍心害他么？”

那独臂人道：“他杀了谭老爷子师徒跟我兄弟共事多年的朋友，这个仇我兄弟不能不报。”

傅天豪道：“怕只怕你兄弟的心思要白费了。”

他举步逼了过去！

那独臂人沉声说道：“傅天豪！你要干什么？”

傅天豪道：“你怎么不想一想，我要是打算躲你，岂会迎着你走过来。”

那独臂人道：“你是想动手制裁？”

傅天豪道：“不错！你现在明白已经迟了。”

那独臂人道：“你不顾那两个女人了？”

傅天豪道：“怎么能不顾，当然要顾，只要我擒住你，你那兄长绝不敢轻动人质。”

那独臂人造：“我那兄长做不了主。”

说话间傅天豪已然逼近，疾跨一步伸手向独臂人抓了过去，他取的是独臂人的左“肩井”。

那独臂人居然一动没动，任他的钢钩般五指落在“肩井”要穴上，傅天豪为之一怔，道：“这倒颇出我意料之外。”

那独臂人冷冷说道：“到时候你会乖乖的放了我，我有什么好怕的？”

傅天豪道：“你怎么不说你明知不是我的敌手，一躲一逃会露了破绽？”

那独臂人哼哼冷笑说道：“你这是自作聪明，爱怎么想由你了。”

傅天豪道：“我认为这件事完全是你们弟兄俩的杰作，事实上我也想不到还会有别人为谭北斗出头，只能擒住一个，另一个就不敢轻动人质，进一步我也可以找另一个换人，不管我的想法对不对，我都要试一试！”

那独臂人冷笑说道：“有些事情你的确想不到，要试你就试吧，我不拦你！”

傅天豪道：“你告诉我，你那兄长现在何处？”

那独臂人道：“你要找他？”

傅天豪点头道：“当然！我要让他知道我已经擒住了你。”

那独臂人微一点头道：“好！我带你去你们的马车就在前头，咱们坐车去吧，坐车快一点儿。”

傅天豪道：“我正是这意思，走！”

诸亚男扶着沈书玉跟了上去！沈书玉低低说道：“妹妹！这人镇定得出奇，他会不会玩什么花样？”

诸亚男点了点头道：“我也这么想……”

两句话工夫已看见了马车，马车停在路旁，那套车的牲口正在啃路旁大树上的树皮，傅天豪推着那独臂人就要上车辕，诸亚男立即扬声说道：“天豪！书玉姐跟我怕他有诈，闭住他的穴道！”

只听那独臂人道：“好主意，要是不放心的话，尽可以闭住我的穴道。”

傅天豪没说话，抬手制住了独臂人两条腿及左胳膊二处穴道，把他拖上了车辕。

独臂人左胳膊及两腿三处穴道虽已受制，但并不妨碍他说话，等诸亚男跟沈书玉一上车，他立即说道：“往前走。”

傅天豪挥起一鞭，赶着马车往前驰去！

约模驰巴了半里多后，大路忽分为二，一条笔直前伸，一条斜斜往左，独臂人道：“走左边这一条。”

傅天豪一带缰绳，马车驰上了左边那条路。

马车在这条路往前驰进，一口气驰出了两里多。

那独臂人忽然说道：“慢下来。”

等到傅天豪微收缰绳缓下驰速之后，独臂人接着说道：“往左拐。”左边没路，是一大片荒郊野地，有树林，还有山，这片草原直伸到了山边。

独臂人不但很镇定，而且相当“合作”，相当“乖”，傅天豪心里禁不

住也有点嘀咕起来，可是他不相信在这种情形下，独臂人能玩什么花样，施什么诈，他仍然照着独臂人的话去做，调转马头把马车赶离了大路，驰进了这片荒郊野地。

只听独臂人又道：“看见那黑忽忽的一片了么？那是座山，把车冲着那座山赶过去。”

傅天豪没说话，扬手挥起了一鞭。

一刻工夫之后，那座山已近在眼前，挺高挺大的一座，这时候傅天豪已看见山坳里有点灯光，但就在他看见那点灯光的时候，那点灯光忽然熄灭了。

傅天豪道：“你那位兄长想必就在刚才那点灯光之处了？”

那独臂人道：“不错！他就在那处山坳里，他已经听见车声了。”

傅天豪道：“你们弟兄俩都足够机警的，一身所学也都不错，假如走上正途，不难成名扬万，成为一流好手。”

那独臂人道：“夸奖了，我兄弟怎么比也比不上你‘大漠龙’！”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江湖上已经没有‘大漠龙’这一名号了。”

那独臂人道：“江湖上已经没有‘大漠龙’这一名号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傅天豪道：“江湖上这种刀口舐血，你杀我，我杀你的日子，我已经过腻了，甚至怕了，不想再在江湖上混了。”

那独臂人道：“真的么？”

傅天豪道：“我已经把我的剑毁掉了，你不见我没带寸铁么？”

那独臂人道：“打算退出江湖，娶妻生子过平静日子？”

傅天豪道：“不错。”

那独臂人冷笑一声道：“恐怕没那么容易，你是江湖人，应该知道打古至今，凡是江湖人哪一个能全身退出江湖的。”

傅天豪道：“我也知道不容易，可是我不能不勉力一试。”

那独臂人道：“那你就勉力试试吧！”

傅天豪忽一收缰，马车渐渐减少速度停在山坳口，他往山坳口看了看，黑忽忽的，什么也看不见，他道：“你说话吧！”

那独臂人立即扬声说道：“老大！是我，把灯点上吧！”

只见黑忽忽的山坳里光亮一闪，一点灯光已亮了起来，这会儿傅天豪能看出个大概来了。

山坳里，紧挨山壁下盖着一座小茅屋，灯光就是从小茅屋一扇窗户里透射出来的。

忽然，那座小茅屋的两房门打开了，茅屋里灯光一闪，走出一个高大黑影子，那自然是另一个独臂人。

只听他沉声说道：“老二！这是怎么回事？”

傅天豪身边这独臂人高声笑道：“我没想到傅天豪会下手擒我，他认为这件事是咱们俩捣的鬼。他也认为只须制住咱们哥儿俩之中的任何一个，就能逼另一个跟他换人，我怎么说他都不相信，没办法，我只有带他来了。”

那独臂人冷笑说道：“原来是这么档子事儿，姓傅的，你的胆子真不小，居然敢冒这个险，你错了，这件事我们哥儿俩做不了主，那两个雌儿也不在这儿。”

傅天豪道：“在不在这儿不要紧，我只要你交出人来就行了。”

那独臂人道：“你聋了么？没听我说这件事我们弟兄俩做不了主！”

傅天豪道：“我没聋，我听得清清楚楚，只是我不相信。”

那独臂人道：“不信那你就看着办吧，我懒得跟你罗嗦。”

说完了话，他居然转身就要进屋去。

傅天豪双眉一扬，喝道：“站住。”

那独臂人转回身来，冷然说道：“你还有什么废话要说？”

傅天豪道：“你还要不要你这个兄弟了？”

那独臂人冰冷的说道：“没听我说么？你看着办就是。”

转身进了茅屋，砰然一声关上了门。

傅天豪不由为之怔住了，世上居然有这种事，兄弟落在仇敌手里，做兄长的却全不在乎，不但不在乎还让人看着办。

只听身边这独臂人笑道：“姓傅的，我没骗你吧，我们弟兄俩是不是做不了主！”

傅天豪沉声道：“难不成他连你这么一母同胞都不顾了？”

这独臂人摇摇头道：“那倒不是，只是你砍我一刀，那两个女的之中的一个也会挨一刀，这很公平，我们弟兄俩并不吃亏，这是我们弟兄俩跟那‘复仇使者’说好了的，为报谭老爷子跟几位朋友的血海深仇，我们弟兄俩把命豁出去了，你想嘛，把命都豁出去的人，还怕什么？”

傅天豪双眉又一扬道：“我就不相信！”

他轻挥一鞭把马车赶进山坳，伸手拍开了这独臂人两腿穴道，道：“你带我进屋看看去！”

“可以。”这独臂人一点头道：“我很乐于带路。”迈步往茅屋行去。

傅天豪道：“亚男！小心照顾书玉。”

紧迈一步跟了过去！

到了茅屋门口，独臂人抬腿一脚踹开了门，他那位兄长当门而坐，冷冷的瞅着傅天豪，他道：“姓傅的，你进去搜吧，别说是女人，只要找到一根女人头发，我们弟兄俩加倍赔你！”

这座小茅屋只眼前这么一间，有张床、有张桌子，桌子上有盏油灯，别的什么都没有。

傅天豪这时候才相信秦婉贞跟小玲确不在眼前这座小茅屋中，他根本没进去，目光一凝，望着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告诉我，你们俩把那两位姑娘藏到哪儿去了？”

傅天豪身边这独臂人笑道：“听见了么，老大！‘大漠龙’傅大侠在问你话呢？”

当门而坐的那独臂人冰冷说道：“姓傅的，这话你不该问我们弟兄俩，该去问‘复仇使者’！”

傅天豪沉声道：“我还是认为你们俩就是‘复仇使者’。”

当门而坐的那独臂人道：“你要是还这样想的话，我也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吧！”

傅天豪身边这独臂人道：“姓傅的，别自作聪明了，我劝你还是赶快把一双手送到指定的地方去吧，你的时候不多了。”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我很后悔。”

当门而坐的那独臂人道：“你后悔什么？”

傅天豪道：“我后悔当日一念不忍留下你们这两条性命。”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你错了，姓傅的，就是当时你杀了我们弟兄俩，如今照样会有人找你算帐，只不过当时你要是杀了我们弟兄俩，如今找你算帐的这个人就得一个人跟你周旋了！”

傅天豪两眼忽地一睁，道：“不错，现在我确信除了你们两个之外，还有别人了。”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微微一愕道：“姓傅的，现在你怎么忽然想通了？”

傅天豪冷笑道：“你们弟兄俩不可能互解穴道，是不是？”

他身边那独臂人也一怔道：“不错，你怎么到现在才想通，唉，我们弟兄俩早先也没想到这个，要是早想到了跟你提一提，你也早就相信了！”

傅天豪道：“可是，那解开你们弟兄俩穴道的那个人是谁？”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那就是署名‘复仇使者’那人。”

傅天豪道：“他是谁？”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傅天豪道：“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等你把双手送到指定的地点之后……”

一咧嘴接道：“或许他就在那儿等着你。”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他只要我这一双手？不会吧？”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这我们俩就不知道了，你最好去当面问他。”

傅天豪道：“我姓傅的这方面一共五条命，我大划不来了。”

他身边这独臂人突然说道：“你怎么不算算谭老爷子那方面一共是几条命？”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谭北斗师徒三个，再加上‘四残’中的另两个，也是五条命，嗯！不差！一命抵一命，很公平。”

他身边这独臂人道：“这不就结了么！你还有什么不划算的？”

傅天豪道：“只不过我这方面五个人当中有四个无辜。”

他身边这独臂人道：“这不能怪别人，要怪只能怪她们都跟你有关系，而且这关系还不寻常一般。”

傅天豪看了他一眼道：“你倒很会说话啊……”

顿了顿，话锋忽转，道：“复仇使者是谁，谭北斗的朋友？”

他身边这独臂人脱口说道：“何止是朋友……”

脸色一变，倏然而笑，道：“姓傅的，你真行，到底被你诈出来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那就何妨索性大方点？”

他身边这独臂人道：“我可以大方，只是说出来怕你不信。”

傅天豪道：“何不试试看？”

“好吧，”他身边这独臂人吸了一口气道：“谭老爷子的二徒弟，罗广信罗二爷。”

傅天豪倏然笑道：“你没说错。我是不信。”

他身边这独臂人耸耸肩道：“是不是？”傅天豪笑容一敛，伸手扣在他“肩井”要穴之上。这独臂人脸色一变道：“姓傅的，你想干什么？”傅天豪道：“你知道，何必多问。”

这独臂人道：“我坦白告诉你了，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只听当门而坐那独臂人冷冷说道：“姓傅的，‘复仇使者’现在可是什么事都做的出来，你不会愿意他在那两个雌儿身上也伸手乱抓吧。”

傅天豪心头一震松了手，道：“你们相信死人会复活么？”当门而坐那独臂人冷冷说道：“自然不相信，不过诈死的人一定会复活的。”

傅天豪目光一凝道：“罗广信是诈死，不可能，我看得清清楚楚……”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冷笑说道：“可惜你没去看看，他前胸藏着护心镜。”

傅天豪道：“这么说谭北斗那另两个徒弟……”

“不！”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道：“谭老爷子只留下了罗二爷一个。”傅天豪道：“看来他最钟爱这个二徒弟？”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造：“你只说对了几分，最主要的还是……”

傅天豪接口说道：“他这二徒弟狡猾多智，极工心计，能替他办大事。”当门而坐那独臂人一点头道：“对，这你才算说着了。”傅天豪道：“高明啊！高明，我做梦也没想到谭北斗临死还留下了这么一着，的确是老谋深算，令人衷心叹服！”忽听一个冰冷话声传来：“傅天豪！我这里代我们老爷子致谢了。”

傅天豪脸色一变道：“罗广信，果然是你！”

他闪身后退，抬眼往上看去！

奈何夜色太浓，除了一片黑忽忽的山壁外，他什么也看不见。

随听那冰冷话声又传了不来：“你知道就好了，本来在你自断双手之前我是不打算跟你见面的，可是现在我不得不现身来告诉你一声，你要是认为制住他们弟兄俩有用，你尽可以制住他们弟兄俩，到了一个对时之后，你可以到我指定的地点去给那两个女人收尸去！”

傅天豪道：“他们俩豁出命去是为报恩，你怎么可以也不顾他们俩？”

上头那冰冷话声道：“我不妨告诉你，只能置你于死地，我不择手段，也不惜任何牺牲，他两个要割要刮任你，愿不愿自断双手在一个对时内送到指定的地方去也任你，言尽于此，我走了！”

山壁顶上那片黑忽忽的夜色里，又归于沉寂。

傅天豪没动，也没说话。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一咧嘴道：“姓傅的！你为什么不追上去！”

傅天豪缓缓说道：“夜色太黑了，上头有树林，有山石，到处是可以藏身的地方，我找不着他的，再说这也可能是他调虎离山计，我傅某人不上这个当！”

当门而坐那独臂人咧嘴而笑，笑得好邪恶：“这就对了，我劝你还是乖乖的在一个对时内自断双手，送到那指定的地点去吧！”

傅天豪看了他两个一眼，一句话没说，转身往马车行去。

他身边这独臂人突然说道：“姓傅的！怎么回事儿，不要我们弟兄俩了？”

傅天豪冷冷看了他一眼道：“罗广信阴狠毒辣，较诸谭北斗有过之无不及，他要想达成某一目的，由来不择手段，你们跟他相处多年，应该比我清楚，我相信他为了置我于死地，的确能不惜任何牺牲，要你们俩并没有用。”

迈步向马车行了过去，他没再回头，坐上车辕拉转马头赶着车驰出了山坳。

站在门口那独臂人呆了一呆道：“这倒真让人想不到啊！”

那当门而坐独臂人忽然站了起来，道：“咱们得防他改变心意，这儿不能再待了，老二，走！”

他抬独臂向桌上那盏灯挥去，灯灭了，刹时山烛里又是一片漆黑。

马车顺来路往前驰动，傅天豪道：“对这件事我要刮目相看了，我得在约定的时间没到之前把你们俩送到一个安全地方去……”

诸亚男道：“你真打算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傅天豪道：“除了这样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到时候相机行事了。”

诸亚男道：“那就让我们姐儿俩跟你一块儿去，多个帮手总是好的。”

“不行！”傅天豪道：“这件事要是能如咱们的意，有我一个人去也就够了，要是不能如咱们的意，人去得多只是等于把命往他手里边。”

诸亚男沉默了一下道：“天豪，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书玉姐跟我还回

活下去么？”

傅天豪心头一震道：“你们俩好意我感激，可是你们俩不能死，因为你们俩还有别的事儿。”

诸亚男道：“要我们俩给你报仇？”

傅天豪道：“冤仇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得了，这个仇不报也罢，我要你们俩替我奉养我老娘，她老人家两眼失明，行动不便，总得有个人照顾。”

诸亚男没说话。

却听沈书玉道：“天豪！我答应你，要是你能顺利救出婉贞姐跟小玲，那自不必说，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亚男会马上赶往大漠见老人家去，我们俩会代你侍候老人家一辈子。”

傅天豪心中一阵黯然，吁了一口气道：“这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们俩了。”

忽听前面遥遥传来一个低沉话声：“赶车的可是傅大侠？”傅天豪听得一怔，连忙收缰停下马车，扬声说道：“正是傅天豪，尊驾哪位？”

只听前面夜色中有人叫道：“我冒叫这一声叫对了，果然是傅大侠，傅大侠，白不群弟兄几个在此。”

傅天豪又复一怔叫道：“白三侠！”

夜色中三条人影掠了过来，近前一看，果然是白不群、骆家英跟司徒逸。

只听白不群道：“老四，通知大哥，咱们找着傅大侠了。”

骆家英探怀摸出一物，往上一扔，一道光华冲天而起，到半空里散为一蓬，五彩缤纷缓缓落下。

傅天豪跳下车辕道：“怎么？诸位在找我，有什么事儿么？”

白不群道：“我们在城里左等右等，等不着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您是怎么了，后来一打听，听说有辆鹰王府的马车出城去了‘八里庄’，我们几个猜不透是怎么回事儿，所以特地赶来这一带看看，找了大半夜了，刚听见车响，看车辕上的黑影像您，老四冒叫了一声，不想果然是您，这就行了，见着您，我们几个也就放心了。”

傅天豪暗暗好不感动，抱拳道：“让诸位操心劳神，我——”

白不群道：“您这是怎么了，还跟我们客气？对了，净顾着说话了，忘了问几位姑娘了，她几位……”

沈书玉掀开车帘道：“白三侠！我跟亚男妹妹在这儿，您几位关注，我姐妹感同身受，谢谢您几位了。”

白不群哈哈一笑道：“听听，才几天不见，沈姑娘就跟咱们见起外了，要等将来跟傅大侠成了亲，还会认识咱们？”

“可不是么？”骆家英笑着说道：“沈姑娘到底是跟傅大侠近啊！”

白不群哈哈大笑！

几条人影划破夜色掠了过来，只听一个苍劲的话声道：“老三！什么事儿这么高兴，老远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白不群道：“大哥到了。”

傅天豪跨出一步迎了上去，霍天行、韩奎、樊子空、大虎、二虎一起掠到，傅天豪一抱拳道：“霍大侠，承蒙关注，累您几位到处找，我这里谢了。”

霍天行跟傅天豪、沈书玉、诸亚男三个一阵寒暄过后，吁了一口气道：“行了，见着您了，我几个也放心了。”

韩奎突然冒出一句：“傅大侠，胜奎败在您剑下了吧？”

白不群道：“这还用问，胜奎要不是败在了傅大侠剑下，他会乖乖的把解药交出来？”

“行！”韩奎一扬拇指道：“傅大侠，您总算替咱们江湖扬了眉，吐了气了，官家的人就是再行，‘鹰王’胜奎就是再了得，他也强不过咱们江湖上第一好手‘大漠龙’去！”

傅天豪淡然摇头道：“五侠！不是这么回事，要不是凌姑娘及时赶到，我跟胜奎非落个两败俱伤，双双横尸不可……”

接着，他从那天晚上跟霍天行兄弟分手说起，把经过情形概略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霍天行首先点头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么看来‘鹰王’胜奎不愧是个英雄人物，也的确名不虚传。”

白不群道：“傅大侠！凌姑娘呢？”

傅天豪摇头说道：“不知道，她没来找我。”

韩奎道：“或许又跟胜奎回‘鹰王府’去了。”

霍天行道：“不会的，她既然离开了‘鹰王府’，就绝不会再回头，恐怕她已经回江湖去了。”

他看了傅天豪一眼。

傅天豪明白他这一眼的含意，心里有点异样的感觉，没说话。

骆家英忽然说道：“对了，还有那位秦姑娘呢？她不是跟沈、诸二位姑娘一块儿出来的么？”

沈书玉跟诸亚男想说话，可是不知道傅天豪愿不愿意让霍天行兄弟知道这件事，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只听傅天豪道：“秦姑娘主婢在‘八里庄’跟她们俩分手到别处去了。”

骆家英道：“我说呢？怪不得没见那位秦姑娘在车里。”

霍天行道：“您几位刚才从那儿来，京里已经没事儿了，怎么还不走？”

傅天豪道：“我还有点事儿要办一办，想把她们俩送到‘八里庄’去，诸位来得正好，那就请诸位代我照顾她们俩一下，我办完事就来接她们俩。”

霍天行道：“您还有什么事儿要办？”

傅天豪道：“其实也算不了什么事，可是我得自己跑一趟，让她们俩跟着不方便。”

沈书玉口齿启动，欢言又止。

练武的人都有一双好目力，夜色虽然黑可是霍天行一眼就看见了沈书玉那欲言又止的异样表情。

他深深看了傅天豪一眼道：“那就这样吧，咱们离别在即，将来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面，让老三他们护车往‘八里庄’去，我陪您跑一趟，咱们也好多聊聊。”

傅天豪忙道：“不！霍大侠！您可别误会，等我办完事回来咱们再好好聊，这件事我得自己跟……”

霍天行灰眉一耸道：“傅大侠！咱们的交情可不寻常啊！您有什么事非得避着我们弟兄几个不可？”

傅天豪忙道：“霍大侠千万别误会……”

沈书玉道：“天豪！我看还是告诉他们几位吧？请他们几位帮个忙胜算会大一点。”

霍天行抬眼望向沈书玉，道：“姑娘，究竟是什么事，傅大侠又跟谁……”

沈书玉道：“秦姑娘主婢出事了，她主婢离开‘八里庄’就让人掳了去……”

霍天行灰眉一耸道：“这又是谁……”

傅天豪道：“告诉您您一定不会相信，是谭北斗的二徒弟罗广信跟那缺一条胳膊的两兄弟。”

听了他这句话，霍天行兄弟都叫了起来，不约而同，忙问所以。

傅天豪当即又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听完了他这番话，霍天行兄弟都怔住了，老半天才听霍天行道：“这……这……竟会有这种事儿，竟会有这种事儿，谭北斗这老鹰犬真够阴的，临死居然还留上这么一手。”

韩奎跺脚说道：“恨只恨当初没劈了那两个缺胳膊的。”

白不群道：“咱们也错在没过去看看他们的尸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谁又会想到……谭北斗这一手可真够绝的。”

霍天行目光一凝，道：“傅大侠！您要您在一个对时之内，把一双手送到‘八里庄’西一里处，一口枯井旁去？”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不错！”

霍天行道：“论这份阴险。他较谭北斗有过之而无不及，您要是听了他的，就等于把这几条命交给他了，好！咱们就跟他斗一斗，他不知道我几个找您来了，要是咱们现在分头找他们去，那不容易，也会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办，老四跟子空带着大虎、二虎护车，老三、老五还有老十跟我到那地方埋伏去，至于傅大侠您，到时候只管到那儿去，咱们见机行事，这回绝不放过他们一个。”

一摆手道：“老四！你们这就走！”

骆家英答应一声刚要上车辕。

霍天行突然伸手拉住了他道：“慢着！马车大显眼，夜静时分声音也能传出老远，要是让他们发现赶车的换了人，那就麻烦了两位姑娘不能坐车了，你们几个护着她二位走小路到‘八里庄’去！”

诸亚男一听这话，当即就扶着沈书玉下了车。

她两个下车由骆家英、樊子空等四个人护着走了，傅天豪如今有了这几位帮手，她两个虽不能完全放心，心里也好多了。

该走的一走，霍天行马上回过头去对身后司徒逸低低说了几句话，司徒逸一声没吭，腾身飞掠而去！

傅天豪忍不住问道：“您让十侠干什么去了？”

霍天行道：“您别管，咱们在这儿等他一会儿，等他回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傅天豪没再问，沉默了一下道：“又把您几位拖进了这场是非里，真让我……”

霍天行道：“您这叫什么话，这梁子不是您一个人结下的，‘门头沟’那一趟我们几个也去了。让您一个担这件事大不公平。”

傅天豪道：“但他们找的是我，恨的也只是我！”

霍天行道：“谁说的？那是罗广信没找着我几个，我们几个也没他可以要挟的，要不然您看他饶得了我们不？”说着话不知不觉间顿饭工夫过去了，一阵急促的衣袂飘风声由远而近，司徒逸回来了，他双手递给霍天行个油布小包袱。

霍天行转手把那油布小包袱又递给了傅天豪道：“谭北斗跟咱们施诈，咱们也跟他玩一手，这个包袱里是一双刚剁下来的手，怎么用应该用不着我多说。”

傅天豪心头猛地一震，道：“霍大侠，这是哪儿来的？”

霍天行道：“白天我们在半路上碰见一个狗腿子，那东西欺负人家一个单身的妇人，两只手不住地在人身上轻薄，当时我就想惩治他，可是那时候急着找您，又见那女的有一半儿愿意也就没理他，现在正好借它这双爪子来派用场，用他这双脏爪子救几个人，该是他的造化，也能为他消除不少罪孽。”

听霍天行这么一说，傅天豪心里舒服了些，万恶淫为首那人只被剁下一双手，应该算是便宜了。

傅天豪接过那油布小包袱道：“亏霍老您想得出来，哪位有匕首借我用用。”

白不群道：“别的没有，这玩艺儿还能没有。”

他抬腿由靴筒里找出一把匕首递了过来。

傅天豪伸手接过匕首往怀里一藏道：“咱们就此分手，‘八里庄’西一里处那口枯井旁再见。”

霍天行没说话，一抱拳带着白不群等飞掠而去。

傅天豪目送霍天行把兄弟四个离去，心里说不上有多么感动。

这才是祸福与共的好朋友。

章小凤的事儿他没提一个字，他知道霍天行等一定把这件事办妥了，他怕提起来让霍天行等心里难受。

日头老高了，傅天豪到了罗广信指定的地方——“八里庄”西一里处一口枯井旁。

这地方是一大片荒郊旷野，右边几丈外是片柏树林，树挺密，枝叶也挺茂盛，里头阴凉而且暗。

左边丈余外是座破茅屋，塌的塌、倒的倒，只剩了一付空架子挂着一些茅草里头都长满了野草。

那口枯井，就在他眼前两丈以外，有半人高，长满了青苔，也爬满了不知名的青藤，几几乎把井口都封住了，井边那个轱辘架子上也爬上了青藤。

从树林边望过去，十几丈外有一片田，有个庄稼汉正在那儿低头锄草，一锄一锄的，不慌不忙！

别的地方就看不见人了，很静，听不见一点声息。

霍天行兄弟四个不知道在哪儿埋伏着，傅天豪目光能看到的，并没有看见他四个的踪影。

傅天豪这么猜想，霍天行兄弟可能藏身在右边那片浓密的柏树林里。

也没见着罗广信跟缺胳膊那两兄弟，也不知道他们还没来，还是已经藏身附近目光难及的地方。

事实上除了右边那片树林之外，并没有傅天豪目光难及的地方。

或许罗广信他们三个藏在这片树林里。

他三个要没藏在这片树林里，等他三个来的时候，除非他三个是从这片树林里穿过来，要不然傅天豪老远就能看见他们。

方圆十丈内傅天豪已经看过了，看不出有什么蛛丝马迹！

傅天豪如今背着一双手，没见着那个油布小包袱。

罗广信叫他一个对时之内把双手送到这儿来，现在他来了，可是没见着罗广信他们也不能砍手，不见着兔子怎么能撒鹰？

他来回的踱起了步。

埋伏已经有了，妙计也已经有了，可是他知道，他不砍下双手罗广信是不会放人的。他更明白，一旦忙砍下了双手，罗广信就更不会放人了，不但不会放人，甚至还会进一步地要他的命，所以他得趁这机会想个到时候救人的法子。

心念随着他的步履在转动，救人的法子不是没有，不但有，而且多得很，但必须得让罗广信等三个人离开秦婉贞跟小玲，只要他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不

离开秦婉贞跟小玲，任何的救人方法也行不通。

那也等于是说救人的方法只有一个，必须设法让罗广信三个离开秦婉贞跟小玲，哪怕是一转眼工夫都行。

可是有什么办法让罗广信三个离开秦婉贞跟小玲一下！傅天豪苦笑了。

罗广信狡滑而多智，是个极工心计的人，这一点他不会想不到，要想从秦婉贞跟小玲身边调开他三个，谈何容易？

傅天豪的方寸乱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从日头老高一直想到日头偏西，他没有想出一点办法。

那个种庄稼的在田边一个小池塘里弯着腰洗胳膊，洗锄头，准备回去了。

就在这时候，傅天豪听见子一阵蹄声跟轮声，他心头为之一跳，凝神一听，这阵蹄声跟轮声是从正南方向传过来的，来势极快。

傅天豪往蹄声跟轮声传来处望去，一辆马车驰进了视线内，转眼工夫已近五十丈内。

他看见了，高坐车轳的，是那独臂弟兄俩，不知道罗广信跟秦始皇、小玲是不是在车里头。

马车从正面驰了过来，从那庄稼汉的田边过，庄稼汉抬起头来看了这辆马车一眼，旋即荷锄往东行去，可能是“八里庄”的人。

马车一直驰近两丈内停住，正好停在那口枯井旁。

车帘一掀，从车里跳下了罗广信。

傅天豪曾藉那车帘一掀之势，向车里飞快投过一瞥，可是罗广信动作太快，他没能看真什么。

罗广信穿一身白衣，头上还勒个白布条，八成儿是为谭北斗带孝，他的脸色煞白而冰冷，下车往前两步走到了车前，望着两丈以外的傅天豪冰冷说道：“傅天豪，时候已经快到了。”

傅天豪淡然说道：“我早到了，可是你却才来。”

罗广信道：“你既然早到了，为什么不把双手剁下来？”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罗广信，你狡滑，我也不傻，不见兔子我岂能撒鹰？不能因为一根凤钗就相信秦姑娘主婢确在你手里。”

罗广信冷笑道：“你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还到这儿来？”

傅天豪道：“我到这儿来只是为证实一下，秦始皇主婢是不是确在你手里。”

罗广信道：“要是我只不过是施诈呢？”

傅天豪道：“老实说，你三个今天都走不了。”

罗广信冷冷问道：“要是那姓秦的主婢俩确在我手里呢？”

傅天豪道：“那么今天走不了的恐怕就是我了。”

罗广信忽然一笑，笑得阴森怕人：“你也不会甘心就这么躺在这儿的，是不是？”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不错，我要想尽办法把人救出来，而又不伤我毫发，不到真正绝望的时候……”，我是不甘自断双手把命交给你的。”

罗广信一点头道：“好！你既然有了这话，我也把话说在这儿，在时限没到之前你可以想办法，只要你能把人救走，我三个把命留在这儿就是。”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真到了那时候，我不怕你三个不乖乖把命留下来。”

罗广信冷笑道：“那好！你想吧，我并不急在这一会儿。”

傅天豪道：“你先掀开车帘让我看看。”

罗广信道：“干什么？”

傅天豪道：“要是秦始皇主婢不在这儿，我这办法岂不白想了。”

罗广信阴险一笑道：“说得是，巴老大，掀开车帘让他看看。”

那缺了左臂的独臂人右臂往后一探，用鞭子把儿挑闭了车帘。

傅天豪迈步就要往近处走。

罗广信冷然喝道：“就站在那儿，不许往前走。”

傅天豪道：“我就是再近也不比你们近啊，站这么远我怎么能看得真切？”

罗广信冰冷说道：“少废话，我说不许近就是不许近。”

傅天豪皱了皱眉道：“好吧！站这儿看就站这儿看吧。”

他抬眼往车里看去。

他一眼便看见车里有两个女子，穿的是秦婉贞跟小玲的衣裳，可是那两个女子是躺在车里，他看不见脸，不敢确定是不是。

他道：“罗广信！我看不见脸。”

罗广信道：“还要看脸么？”

“那当然。”傅天豪沉声道：“你要是个老实人还好，偏偏你是个狡猾多智，极工心计的人，我不能不防着你随便找两个女人穿上秦始皇主婢的衣裳，来个鱼目混珠。”

罗广信阴阴一笑道：“想不到你倒是挺仔细的，巴老大，进车去扶起她两个让他看看。”

那缺左臂的独臂人绕进车里扶起了那两个女子。

傅天豪看得清楚，没错，确是秦婉贞跟小玲，是秦婉贞跟小玲是不错，可是她两个都跟睡着了似的，紧闭着两眼一动不动。

傅天豪道：“罗广信，你闭了她主婢的穴道。”

罗广信阴森一矢道：“不错！我不能让她两个乱嚷乱叫。”

傅天豪沉声道：“可是，这当儿我倒想听她主婢叫一声。”

罗广信脸色一变，道：“你是怕她两个永远不会叫了？”

傅天豪道：“不错！我不能不防着点儿。”

罗广信道：“傅天豪！你太罗嗦了。”

傅天豪摇头说道：“话不是这么说，眼前这件事已经够不公平的了，你总不能让我太吃亏，是不是？”

罗广信看了他一眼，微一点头道：“好吧！算让你说动了心了，巴老大，解开她们俩的穴道。”

车里那缺了左臂的独臂人刚要抬手。

傅天豪一抬手道：“行了！不用了！”

那独臂人的手没拍下去，罗广信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逗着玩儿么？”

傅天豪道：“你既然让那位巴老大解闭她主婢的穴道，足见她主婢确实是被你制了穴道，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罗广信冷冷一笑道：“你说我狡猾多智，极工心计，看来你跟我也差不多。”

傅天豪道：“我说过，我并不傻！”

“少废话了！”罗广信道：“你的时候不多了，现在，你已经知道她两个好好的了，赶快安心想你的办法吧。”

傅天豪微一摇头道：“不忙！有件事我必须先弄个清楚，你是只要我这

一双手呢？还是连我的命也要？”

罗广信唇边掠过一丝森冷笑意，道：“我要是告诉你只要你一双手，你一定不会相信。”

傅天豪道：“我确实怀疑。”

罗广信微一摇头道：“你不必怀疑，你自断双手之后就成了废人一个，纵有再好的武功今后也难以施展，到那时候凡是跟你有仇有怨的人都会来找你，你只有任人凌辱，任人宰割，也许你会到处躲，那就跟丧家之犬似的，也像找不着洞的耗子，我以为那比杀了你还难受，我何必现在非要你的命不可？”

傅天豪的脸色一连变了几变，道：“经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深信不疑了，罗广信！你的心肠确实够狠毒的，我得赶快想那救人的法子了，要不然……”

他忽然住口不言，又开始了踱步。

罗广信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这是在想办法么？”

傅天豪没理他。

三十七

罗广信忽又问道：“傅天豪！那颗解药你拿到手了么？”

傅天豪停步凝目道：“那是你出的好主意吧？”

罗广信道：“不错！是我出的主意，怎么样，还不错吧？”

傅天豪道：“我不能不承认你这一着够毒够狠，可是我仍然把解药拿到手了。”

罗广信脸色微微一变道：“这么说，‘鹰王’败在你剑下了？”

傅天豪摇摇头道：“没有，他跟我难分轩轻，或许还略胜我半筹不过我总算把解药拿到手了！”

罗广信道：“你是偷到手的？”

傅天豪道：“傅天豪还没有干鸡鸣狗盗的勾当。”

罗广信冷笑一声道：“那你就用不着骗我，别人不知道我清楚，‘鹰王’一身所学跟你差不多，你的剑术比他好，他比你多学了一样‘密宗’，真要拼起来，不落个两败俱伤是不可能分高下的，而现在你好好的，混身上下没一点伤痕，居然说那颗解药已经拿到了手，实在让人难信。”

傅天豪道：“信不信在你，我并不勉强你信。”

罗广信道：“恐怕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跟‘鹰王’碰过面吧？”

傅天豪道：“随你怎么想了。”罗广信脸色忽又一变道：“不对，你要是还没有拿到那颗解药，绝不会离开京城，你要是没跟‘鹰王’分出个高下，他也绝不会放你出京，而事实上我又绝不相信你能在完好无伤的情形下胜过‘鹰王’，姓傅的，你到底是……”

傅天豪道：“你一定要问？”

罗广信道：“那是当然。”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告诉你恐怕会把你气个半死，那颗解药是‘鹰王’送给我的。”

罗广信叫道：“胡说！不可能，我绝不相信。”

傅天豪道：“我仍然是那句话，信不信在你！”

他又开始了踱步。

罗广信厉声叫道：“傅天豪……”

傅天豪停步问道：“你还有什么事？”

罗广信凶煞忽敛，倏然一笑道：“我忘了，你是在想救人的办法的，你是故意让我急、让我气，好让我自乱方寸，是不是？”傅天豪淡然一笑道：“就算是吧！”

他又迈了步。

罗广信眉锋忽地一皱，又道：“可是，不对啊，你要是没拿到那颗解药，岂会轻易离京，你要是没跟‘鹰王’碰过面，他又岂会放你出京……”

傅天豪笑笑说道：“你慢慢琢磨吧！”

罗广信双眉一扬，刚要再说。

只听一阵杂乱步履声传了过来。

巴老大一凝神，忙道：“二爷！有人来了！”

罗广信一抬手道：“我听见了，别说话。”

傅天豪也听见了这阵由远而近的步履声，他听得清楚，这阵步履声是从树林那一边传过来的。

的确！他没听错，转眼工夫之后，一阵枝叶响，那阴暗的树林里出现了几个人，为首一个是身穿长衫的中年人，他身后带着五六个穿粗布衣裤的壮汉，有的拿绳，有的拿锯，还有拿长把钢斧的。

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了傅天豪等人，几个人吓了一跳，连忙停了步，可是，旋即那穿长衫的中年人就冲身后那五六个壮汉摆摆手道：“人家有人家的事儿，咱们有咱们的事儿，别打扰人家，时候不早了，开始干咱们的吧……”

他一指眼前一棵合围大树，道：“就是这一棵，动手吧。”

他这一声动手，身后五六个壮汉立即过来伸锯伸锯，挥斧的挥斧，伐起了那棵树，几个人没再往这边看一眼。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糟了！罗广信，咱们的事儿恐怕办不成了。”

罗广信皱了皱眉道：“巴老大！过去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和气点儿，巴老二看好了人。”

巴老大答应一声跳下车走了过去。

傅天豪看得清楚，巴老大的确够和气的，过去冲人赔个笑道：“对不起！打扰一下。”

那穿长衫的中年人忙道：“好说，您这位有什么事儿？”

巴老大指指那棵树道：“诸位这是干什么？”

那中年人道：“砍树啊！”

巴老大道：“砍这么大棵树干什么用？”

那中年人道：“不瞒您说，这棵树是我们东家早在三年前买下预备给自己做寿具的，最近我们东家老觉得自己身子不行了，怕临时措手不及，所以叫兄弟我带人来把这棵树砍下，先把寿具做好预备着！”

敢情是砍树做棺柩的。

巴老大“哦！”了两声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砍下这棵树怕要不少工夫吧？”

“可不！”那中年人苦笑道：“要怪只怪我们东家，想起什么，就是什么！这么晚了偏让这时候来，临时也找不着人，要是能再多找三四个人，要不了多久就砍断了。”

傅天豪道：“恐怕咱们得过去帮帮忙了。”

罗广信冷冷一笑，忽然扬声叫道：“巴老大！请那位过来一下。”

巴老大立即冲那中年人道：“我们二爷请你过去一下。”

那中年人迟疑了一下，迈步走了过来。

树林里阴暗看不清楚，中年人这一走出树林，傅天豪立即发现他的身材像极了“燕云十三侠”里则老十司徒逸，傅天豪心头马上一阵跳，他以为这中年人必是司徒逸化装的，霍天行兄弟确有这个本领。

可是转念一想又觉不对，这个人说话的声音不像司徒逸，再说这一着也没什么用，挨近固然是挨近了，可是万一罗广信看他们迟迟不走，改变心意换个地方呢？

他这轻心念转动，那中年人已到了车前，神鬼怕恶人，罗广信的神态似乎让中年人心里发毛，他先看看罗广信，然后哈个腰，赔笑说道：“您这位，有什么事儿么？”

罗广信道：“你们从哪儿来的？”

那中年人道：“我们是从京里来的，我们东家住前门大街

罗广信抬手一指树林道：“这片树林子不是你们东家的吧？”

那中年人道：“不！不是，这片树林子是‘德胜门’外周家的，我们东家只买了这拣树。”

罗广信道：“那就错不了了，烦你带着人回去让你们东家派人到‘德胜门’外周家问问，问清楚之后再砍树吧！”

那中年人道：“怎么了？您这话……”

罗广信道：“半年以前，周家跟我们老爷子借了一笔钱，押了这片树林子，外带三分利，这片树林子现在是我们老爷子的，不是周家的。”

那中年人呆了一呆道：“有这种事儿，我们怎么不知道，不会吧？”

罗广信道：“我们老爷子已经过世了，周家要再不还钱，这片树林子就是我们的了，这块地风水好，我们打算把老爷子的墓地建在这儿，我是来看他的，我还带着孝，这还能假得了么？”

那中年人道：“这，这……”

罗广信道：“别这了，赶快带着他们回去吧，坏了这儿的風水，你们东家可赔不起啊！”

的确，坏了風水谁赔得起，恐怕还有一场官司好打哩。

那中年人迟疑了一下道：“那我就回去问问再说吧，您家是……”

罗广信道：“‘宛平’赵家。”

那中年人连应了两声：“是！”转身往树林走去，一边走一边扬手高声说道：“别砍了，别砍了，今儿个不砍了。”

他很快地走进树林子，跟那几个壮汉嘀咕了一阵，然后带着他们循原路走了。

傅天豪倏然一笑道：“罗广信！着不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罗广信道：“连这点小事都应付不了，还能对付你么？”

傅天豪点了点头道：“不错！”

他迈腿又要踱步。

罗广信冷冷说道：“别走了，时限到了。”

傅天豪抬眼一看，可不！红日衔山，已见暮色了，他苦笑说道：“今天过得怎么这么快……”

忽地两眼一睁道：“罗广信！我上了你的当了。”

罗广信道：“我什么时候让你上当了？”

傅天豪道：“你给我时间让我想办法，却不住问这问那的跟我说话……”

罗广信倏然笑道：“你毕竟不算太糊涂，可是迟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确摸不透你是不是已经拿到那颗解药了，好在这件事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傅天豪，我等着你那双手了。”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罗广信，令师谭北斗自绝身死，说起来这件事不能怪我！”

罗广信道：“你并没有动手，是不是？”

傅天豪刚要说话。

罗广信接着又道：“不怪你，那怪谁？怪我？”

傅天豪道：“谭北斗有今天这种下场，虽不能说完全怪你，可是你也得负一部份责任。”

罗广信道：“我负责任？我负什么责任？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我把谁教坏了似的。”

傅天豪道：“至少谭北斗受你的影响很大，因为你是他所钟爱的徒弟，咱们先从车队说起……”

罗广信道：“在车队他是奉命行事，捉贼拿盗也是职责。”

傅天豪道：“话是不错，可是以后呢？以后他仍是直隶总捕么？”

罗广信道：“不错！以后他就不是直隶总捕了，你可知道他为什么辞去了差事？”

傅天豪道：“我以为那事不怨我，冤有头，债有主，他该找的不是我。”

罗广信冷笑一声道：“姓傅的，你不要狡赖，别人不知道我清楚，你跟‘红娘子’事先勾搭好的……”

傅天豪道：“就算是我跟凌姑娘事先商量好的，那有什么不对，我们救的是忠义之后，江湖上凡是有血性的英雄豪杰无不卫护忠义，谭北斗他也是先朝遗民，大汉世胄，他不卫护忠义倒也罢了，居然弃宗忘祖，卖身投靠，一再迫害忠义之后罗广信道：“姓傅的！你住嘴，他既然吃了这份粮，拿了这份俸，就该奉公守法，尽忠职守。”

傅天豪道：“就算在车队里我曾经得罪了他，那么后来呢？你那大师哥在我脸上划了一刀，又把我交给赵六指儿，害我差一点把命丢在了赵家，这件事是不是该了了？”

罗广信道：“以后我们并没有再找过你。”

傅天豪道：“杀害不谙武技的庄稼人，把凤姑娘交给赵六指儿，沈姑娘交给官家，那算不算找我？”

罗广信道：“你别忘了，是你逞强为‘红娘子’出头，先找我们的！”

傅天豪道：“凌姑娘卫护忠义之后，并没有做错什么，来京之后她已有了归宿，等于已退出了江湖，你师徒为什么还不放过她？”

罗广信道：“姓傅的！错与对，并不是绝对的，那要看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看，红娘子卫护忠义，你看没有错，可是站在我师徒的立场看，她等于是个叛逆，我们老爷子为她辞职，就是要雪这个恨，出这口气，不管她在哪儿，这个恨总是要雪，这口气总是要出的。”

傅天豪还待再说。

罗广信一抬手道：“你不必再说什么了，纵然你有千般对，万种理，我们老爷子留下我为的是让我为他报仇，这个仇我是一定得为他报的，我不愿意再跟你罗嗦了，也不能再等了，你动手吧！”

傅天豪所以跟他一再拖，为的只有一样——等天黑。天黑下来之后，罗广信不容易看出来他那“李代桃僵”之计。

现在他看看，红日已然下山，天已经黑下来了，是时候了，可以了。

可是他仍不能过于“爽快”，罗广信狡猾多智，太过“爽快”也不容易让他相信。

他往前进了一步。

罗广信陡然一声沉喝：“站住！你想干什么，你要是想来硬的那你就错了，巴老大！你到车里去，他再敢有一点异动，你就拿那个丫头开刀。”

巴老大一闪身钻进了车里。

巴老大狞笑说道：“傅天豪！你抓了个‘闭十’，输定了，只有掏钱了。”

傅天豪道：“罗广信！我再问一句，你只要我一双手？”

罗广信唇边掠过一丝森冷的笑意，道：“不错！我只要你一及手，可是以后要有别人要你的命，我可管不了。”

傅天豪道：“那你不必管，只要你不要我的命就行了。”

他探怀摸出了那把匕首。

罗广信还真怕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傅天豪倏然一矢道：“你放心！诚如巴老大所说，‘皇上’在你手里，我就是换遍了牌也赢不了你的。”

罗广信道：“你明白就好，那就决动手吧！别废话了。”

傅天豪左手平举，右手缓缓扬起了那把匕首。

罗广信两眼之中射出了异采。

巴老二眼睁得老大，咽了两口唾沫。

傅天豪扬刀要砍，可是忽然他又停刀说道：“罗广信！我砍一只手行么？”

罗广信微一点头，狞笑着说道：“可是可以！不过我只放一个人，你一只手换一个人，这很公平傅天豪一咬牙道：“罗广信，你！我砍了一只手之后只剩一只手了，你叫我怎么……”

罗广信道：“要想毁自己那还不容易，办法多得是，你砍断一只手后当时不会太疼，你可以先把左臂的穴道闭住，然后把刀交在嘴里咬着，把右手的筋往刀上一划就行了么？筋断了没人能接，跟手断了没什么两样，听明白了么？”

傅天豪深深看了他一眼，咬牙道：“听明白了，谢谢你了。”

他一刀猛然落下，“噗！”地一声，一只手已被切断了，断处血淋淋的，他飞快地抬右手闭住了左臂的穴道。

罗广信脸色一变道：“好！是英雄，别等了，再等就会疼了，快吧！”

傅天豪把刀往嘴里一咬，右腕脉顺势往上划去，血从袖子里滴了出来，他身躯泛起了颤抖，把刀往地上一吐，颤声说道：“罗广信！你放人。”

罗广信突然仰天哈哈大笑。

就在罗广信仰天大笑声中，巴老大跟巴老二飞身下车，及及狞笑逼向傅天豪。

傅天豪一怔忙道：“罗广信！你说过……”

罗广信笑声一敛，冰冷说道：“我说过我不要你的命，可是你断了手之后再有人要你命，我可管不了，我并没有要你的命，他们俩并不是我！”

傅天豪脸色大变，就在这时候，他看见那口枯井上青藤一动，从枯井里冒出一条人影，迅捷如电地扑上了马车。

是时候了，他放心了，他那左衣袖里缓缓伸出了他的左手，右衣袖里也伸出了他的右手，手里还拿着一只断手，不过他的右小臂上还在流血，显然是刚才那一刀划的。

巴老大跟巴老二一怔停了步。

罗广信脸色一变，转身就要往车上扑，可是转过身后又停住了，车上多了个人，这个人他认识，是“燕云十三侠”里的老三白不群。

他惊喝说道：“你！你是从哪儿来的？”

白不群指指车旁那口枯井，淡然说道：“我在里头蹲了快一天了，可没把我急死饿死。”

罗广信霍然转身，厉声道：“傅天豪！你……”

傅天豪含笑说道：“自有高明指点，你能施诈，我为什么不能。”

一声朗笑从树林里走出一人，是司徒逸，他道：“姓罗的！我问过了，周家确把这片树林子押给你们了，这儿风水是不错，“牛眠地”，谁埋在这

儿后世一定位极人臣，我看这福运就给你吧！”

敢情刚才那中年人确是他，他不但擅易容化装，而且还能变嗓音，能耐确实不小。

只听司徒逸接着说道：“我本来打算出点儿事故引得这两个缺胳膊的进林，好让我三哥乘机出井上车的，谁知道你硬把我撵走了，不过还好，你总算给了我三哥机会，照这么看人是不能把事做太绝的，你要不支使这两个缺胳膊的要人的命，我三哥也出不了井，上不了车了，是不？”

“可不是么？”一个低沉话声从车后方向传了过来：“这就叫报应，就在眼前的报应，我这儿有锄头，我来挖坑吧！”

是刚才那个在田里锄草的庄稼汉，不是别人，是霍天行，身后还跟着老五韩奎。

韩奎手里提着茶壶，过来倒了一碗递给了白不群：“三哥，先喝碗茶挡挡饥吧！”

白不群道：“渴比饿难受，早就想喝口水了，偏偏井里一滴水也没有，下回再有这事儿你们来，我可不干了。”一仰脖子，一碗茶灌了不去，然后举袖子一抹嘴，道：“嗯！过瘾，真过瘾！”

傅天豪这时候一抱拳道：“让四位受累了。”

罗广信厉声叫道：“傅天豪！五对三，你这算什么英雄好汉？”

司徒逸笑笑说道：“你三对二，尤其对付的是两个不谙武技的女流，恐怕也光彩不到哪儿吧？”

罗广信跟没听见似的，叫道：“傅天豪！梁子是咱们两个人的，你要是英雄好汉就跟我挑单个儿拼个你死我活。”

傅天豪沉声道：“罗广信！你真要跟我见个死活不可？”

罗广信道：“那是当然，今儿个有我就没你，有你就没我。”

白不群冷笑一声道：“姓罗的！你有多大能耐，敢跟傅大侠挑单个儿？”

罗广信道：“我虽然明知不是他的对手，可是能扎他一刀也是好的！”

傅天豪微一点头道：“好吧！罗广信！我成全你这点心意，你过来吧。”

罗广信抬腿从此筒里找出把匕首，迈步欺了过来。

巴老大跟巴老二即往后退去！

罗广信欺近傅天豪身前一丈内停步，冰冷说道：“傅天豪！拾起你的匕首来。”

傅天豪上前一步，俯身就去抬匕首。

罗广信唇边飞快掠过一丝阴毒笑意，闪身欺过来扬匕首猛力扎了下去！

霍天行兄弟不约而同急喝道：“傅大侠！小心！”

傅天豪身子往前一窜，人已到了五尺外，罗广信的偷袭立即落了空。

司徒逸道：“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他要扑过来，傅天豪抬手一拦道：“十侠！我答应过他挑单个儿的。”

司徒逸只得刹住扑势，道：“您要小心了！”

傅天豪淡然一笑道：“谢谢！这种事只有一不会再有的。”

罗广信冷笑一声扑了过来，匕首一递，直取傅天豪心窝。傅天豪往右微跨半步，“噗！”地一声罗广信手中的匕首正扎在他左胸上，血马上染红了衣衫。

罗广信一怔，没再跟着出手，道：“傅天豪！你这是……”傅天豪笑笑说道：“头一刀要是让你扎上，你会说冷不防我躲不了，现在我是能躲没躲，

这一刀能不能解你的恨？”罗广信脸色一变，厉叫道：“不行，我师徒一共三条命……”抬手又一刀划了过来。

傅天豪道：“照这么说你是非杀我才解恨了？”

他一侧身，挥匕首截向罗广信腕脉，出手如电，奇快无比。

罗广信一沉腕，旋身向左，刷刷刷一连攻出三刀。

傅天豪脚下不动，上身连闪，一连躲过三刀。

司徒逸禁不住喝了一声：“好！这才是好武学。”

罗广信三刀落空，恼羞成怒，厉喝一声！疯狂一般地又自扑上，章法全乱了，他一味乱挥刀，根本不顾自身的破绽，完全是拼命的打法。

傅天豪根本不还手，脚下移动，连连躲闪，不知不觉闪退到了巴老二跟前，巴老二凶睛一瞪，扬掌就劈。

傅天豪身后长了眼，飞起一腿正踹在巴老二的膝盖上，巴老二叫一声倒了下去。

韩奎怒喝说道：“好兔崽子，这能叫挑单个儿，手痒是不，来跟你韩五爷玩玩。”

说着他就要过去。霍天行抬手一拦，道：“咱们不能弱了傅大侠的名头。”

这里说着话，哪里罗广信更见疯狂了，他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凌厉，快得都让人看不清他的招式，数不清他一共出了几刀。

突然！傅天豪一抬手，血光疾闪，罗广信的匕首飞上了半空，罗广信踉跄暴退，手背上都是血。

傅天豪垂下了手，道：“罗广信！放手搏斗你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罗广信眼一闭，颤声说道：“姓傅的！废话少说，我艺不如人，要割要刮任你了。”

韩奎道：“那还能由得了你么？”

傅天豪缓缓说道：“罗广信！你真正计较的只是三条命，那么现在我还你三条命，咱们谁也不欠谁了，以后别再找我了……”转身向马车走去，道：“诸位请上车，咱们赶到‘八里庄’去吧！”

韩奎睁大了两眼道：“傅大侠，您真……”

傅天豪淡然说道：“傅天豪已退出江湖，手上不再沾血腥了。”

司徒逸掠过来道：“让我看看您的伤。”

傅天豪道：“谢谢！不要紧，等到了‘八里庄’之后再说吧，别让她们等得揪心！”

忽听身后传来罗广信一声厉喝：“傅天豪！你给我站住！”傅天豪听若无闻，径自登上了车……

霍天行等也都一个连一个地相继上了车。

白不群看了罗广信一眼道：“姓罗的，可一不可再，像傅大侠这种胸襟这种气度你找不到第二个的。”

抖缰挥鞭，赶着马车驰去！

罗广信脸上掠过一阵抽搐，突然低下头去！

马车向前驰动，白不群道：“这下够他难受的了，比杀了他都让他难受。”

韩奎道：“要是我，我不会让他这么难受，毙了他让他舒服点儿！”

霍天行叹了口气道：“傅大侠的胸襟实在是常人难及。”傅天豪高坐在车辕上，始终没说一句话。

静默了一阵之后，忽听白不群声轻“咦！”道：“这是什么？”韩奎接着说道：“信！烦带陈刘海平先生亲启，凌托，这是谁给谁的信？”

白不群道：“别是凌姑娘托秦姑娘带给这个刘海平的，一这个刘海平会不会是‘张家口’的刘海平？”

韩奎道：“怎么会，‘张家口’那个刘海平是卖马的，凌姑娘怎么会托秦姑娘带信给他？”

傅天豪收缰停住马车，道：“那位伸伸手，拍开秦姑娘主婢的穴道。”

霍天行道：“我来。”

他探身出掌拍开了秦婉贞主婢的穴道。

秦婉贞主婢睁开一怔，旋即连忙坐起变色叫道：“你们是……”

霍天行忙安慰，道：“秦姑娘不要惊慌，傅大侠在这儿！”

秦婉贞这才一眼瞥见了站在车下的傅天豪，忙叫道：“傅爷……”

傅天豪道：“姑娘被贼人劫掠，多承‘燕云十三侠’霍大侠几位帮我把姑娘从贼人手中救了出来，现在已经平安了，姑娘可以放心了。”

秦婉贞美目微睁，“哦！”了一声道：“原来这几位就是‘燕云十三侠’，我还当是……我失敬的很。”

当即欠身一礼道：“谢谢诸位搭救。”

霍天行代表他几兄弟答了一礼，道：“不敢当，救二位的是傅大侠，霍天行兄弟不过摇旗呐喊，助助威罢了！”

秦婉贞一眼瞥见傅天豪左胸的血迹，急道：“傅爷！您，您受了伤……”

傅天豪淡然一笑摇了摇头道：“不要紧，伤了一点皮肉……”

秦婉贞先是一怔，继而一惊，忙抬手往身上摸。

白不群道：“这封信是我在姑娘身边拾起来的。”

秦婉贞轻“哦！”一声；道：“受人之托，险些误了人家的事，谢谢您了，傅爷，请把信给我吧。”

傅天豪当即把信递了过去，道：“姑娘还没有答我问题。”

秦婉贞接过信倏然一笑，笑得很不自在：“是一个朋友托我带到‘张家口’去的。”

白不群道：“果然是‘张家口’那个马贩子。”

这当儿，坐在秦婉贞身边的小玲，突然捂脸哭了起来。

秦婉贞眉梢儿倏地一扬，叱阻道：“小玲！你这是干什么？”

小玲哭着说道：“我，我不是有意的，我心里难……难……受。”

秦婉贞眼圈儿竺红，道：“事情都过去了，还有什么好难受的？真是。”

小玲猛然抬头，一脸的泪痕道：“姑娘！别瞒傅爷了。你就让傅爷知道一下吧。”

秦婉贞惊急叱道：“小玲！你疯了？”

小玲道：“婢子没有疯，凌姑娘为的是傅爷，难道不该让傅爷知道一下。”

秦婉贞变色叫道：“小玲，你！你……”

傅天豪凝目问道：“秦姑娘！究竟是怎么回事？凌姑娘怎么了？”

傅天豪不问还好，这一问秦婉贞也哭了！

这一哭把傅天豪哭急了，他道：“姑娘！凌姑娘究竟怎么了？”

秦婉贞哭着说道：“凌姑娘她……她……她已经没了。”

傅天豪伸手抓住了秦婉贞，急道：“怎么说，凌姑娘她……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秦婉贞哭得好伤心，道：“你跟鹰王胜奎在‘玉泉’决斗，凌姑娘赶去拦住了你们俩，后来你不是走了么，可是胜奎还不肯放过你，凌姑娘为了拦胜奎，一把匕首插进了自己的心窝里傅天豪脸刷白，身躯为之一晃。

霍天行忙伸手扶住了他，含泪叫道：“傅大侠！”

傅天豪微一抬手，缓缓说道：“谢谢霍老，我不要紧。”

望着秦婉贞道：“这！姑娘怎么知道？”

秦婉贞道：“是一个叫徐二晃的来给我送的信儿，这封信则是凌姑娘临上‘玉泉’之前托附给我的，当时她就说万一她死了，让我无论如何把这封信送到‘张家口’去！”

傅天豪道：“姑娘可知道凌姑娘的遗骸现在在什么地方？”

秦婉贞道：“听徐二晃说，凌姑娘在‘鹰王府’！”

傅天豪道：“她托姑娘带的这封信，你可知是什么意思？”

秦婉贞微一摇头道：“这我不清楚，凌姑娘只说，有件事她不能办了，让收信的这个人另找别人。”

傅天豪突然伸出手道：“姑娘可否再让我看看那封信？”

秦婉贞迟疑了一下，把那封信递了过去。

傅天豪接过信“嘶！”地一声就把信撕开了。

秦婉贞一怔忙道：“傅爷！你……”

傅天豪跟没听见似的，抽出信笺把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折好放进了怀里，道：“谢谢姑娘告诉我这个噩耗，玲姑娘说的对，凌姑娘为我而死，该让我知道一下，要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现在我知道凌姑娘不能办的是什么事了，这封信不必交到‘张家口’刘海平手里了，自有我替凌姑娘办，姑娘二位要到哪里去，请告诉我，我请霍大侠几位送二位一程。”

秦婉贞道：“怎么？凌姑娘的事您要代她办？”

傅天豪道：“是的！”

秦婉贞低下头迟疑了一下，旋即扬起了头，道：“既然现在不用再去‘张家口’了，我主婢去哪儿都是一样。”

傅天豪道：“那么我请姑娘到‘大漠’去跟书玉、亚男作个伴儿去。”

秦婉贞娇靥飞红低下了头道：“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不配。”

傅天豪道：“姑娘！傅天豪不是人间贱丈夫，你应该信得过。”

秦婉贞突然流下了两行悲喜热泪，微一点头道：“我信得过。”

傅天豪一抱拳道：“谢谢姑娘！”

转望霍天行道：“请霍老几位护送秦姑娘跟玲姑娘到‘八里庄’去跟书玉、亚男会合，就一说我说的，让她们即刻启程到‘大漠’去！您诸位如果没有别的事，我想麻烦您诸位一直护送她们到‘大漠’……”

霍天行当即说道：“那是一句话，只是您……”

傅天豪沉默了一下道：“我要进京城为凌姑娘办事去！我一定要代她完成她这未完的使命。”

霍天行目光一凝，道：“进京城？使命？”

傅天豪道：“我不瞒诸位，‘张家口’刘海平是‘日月盟’中人，凌姑娘虽然不是，但她受‘日月盟’重托，这趟来京负有秘密使命。”

霍天行弟兄脱口惊呼，肃然说道：“原来那个马贩子竟是‘日月盟’中的忠义之士，凌姑娘居然也为我先朝遗民、大汉世胄尽心尽力，好不令人敬佩，但不知凌姑娘所负的秘密使命是傅天豪道：“从凌姑娘给刘海平这封信口气上看，应该是从他们手中拿回一样东西。”

霍天行道：“拿回一样东西？什么东西？”

傅天豪道：“先朝的传国王玺！”

霍天行叫道：“先朝的传国王玺？在什么地方？”

傅天豪道：“凌姑娘在信上说：先朝传国王玺藏在‘团城’‘承光殿’佛像后！”

霍天行脸色大变，惊声说道：“‘团城’‘承光殿’佛像之后！傅大侠！您知道，那‘团城’在什么地方？”

傅天豪道：“‘北海’，由‘西安门’入，过‘金鳌玉楸’桥就是‘团城’！”

霍天行道：“傅大侠，那地方能去？”

傅天豪道：“我知道，三海内宫禁地，警卫森严，岗哨遍布。”

霍天行道：“那您……”

傅天豪道：“霍老！我务必得去。”

霍天行道：“傅大侠！内宫禁地不比别的地方，这不是闹着玩儿。”

傅天豪道：“我知道！”

霍天行道：“傅大侠！凌姑娘固然是为拦胜奎追您而自绝，但她一半也是为了胜奎，即使您想有所报偿，报偿一个人的办法也很多……”

傅天豪摇头说道：“霍老！我不全是为了报偿，我也是大汉世胄！先朝遗民。”

霍天行双眉微扬道：“既然您非去不可，我不敢再拦，那么这样，让我们弟兄几个……”

傅天豪截口说道：“霍老！您的好意我心领，这件事无论如何请让我一个人办！”

霍天行道：“傅大侠……”

傅天豪正色说道：“万请霍老成全。”霍天行默然未语，不再说话。

傅天豪又道：“霍老！别让书玉、亚男久等，她们会揪心。”

霍天行一句话没说，转身跨步登上了车辕，他抽搐握缰，就要赶动马车。

秦婉贞突然说道：“霍老请等等。”

霍天行没动。

秦婉贞望着傅天豪道：“傅爷！您放心去办您的正事吧，大漠方面有书玉、亚男跟我，您万一有点儿什么，我们三个会侍候老人家一辈子。”

傅天豪猛然一阵激动，肃然抱拳道：“多谢姑娘，傅天豪永远感激……”

霍地转望霍天行，沉声喝道：“霍老！走！”

霍天行抖缰挥鞭，马车电一般驰去。

傅天豪望着马车远去，脸上浮现起一丝难以言喻的神色！

夜色笼罩大地，远近漆黑一片。

今夜没有风，没有一点风，很静很静的一个夜！

“鹰王府”里显得更黑，更静，静得近乎阴沉。

只有后院一间精舍里透着一点灯光，微弱的灯光。

蓦地里！夜空中有人发话：“傅天豪求见鹰王，请哪位代为通报！”

只听漆黑的“鹰王府”里响起一个低沉话声：“你们都进去。”

那间透着灯光的精舍里，有条人影晃动，接着，精舍门口出现了一个颇长的白色人影。

是鹰王胜奎，他从头到脚一身雪白。

只听他道：“傅天豪！不用通报了，我在这儿，你下来吧！”

一条人影飞射而下，直落精舍门口，鹰王胜奎当门而立，背着微弱的灯光，身影在地上拖得长长的。

尽管胜奎背着灯光，傅天豪仍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胜奎脸色煞白，两眼发红，人虽然显得很虚弱，但他仍笔直地挺立着，一动不动。

胜奎那失神但冷峻异常的目光从傅天豪脸上扫过，道：“你的胆子不小啊？居然还敢回来，尤其是到我这儿来！”

傅天豪道：“当日王爷要是不差人给我送药订约，我早就来了。”胜奎两眼寒芒暴射，厉声道：“你以为我真奈何不了你？”傅天豪道：“今夜我来，毫无敌意！”

胜奎道：“那么你是来干什么的？”

傅天豪的目光从胜奎的身边投进精舍。

精舍里的摆设都是白的，桌子上铺的是白绫，点着一对白腊烛，只有一样是漆黑的，那是一具棺傅天豪缓缓说道：“我进去站一会儿就走。”

胜奎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傅天豪道：“听一位秦姑娘说的，秦始皇是听徐二晃说的！”

胜奎道：“你可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傅天豪道：“知道，所以我来看看她。”

胜奎双眉一扬，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傅天豪缓缓说道：“‘傅天豪’，凌姑娘……”

胜奎道：“傅天豪又是何许人？”

傅天豪道：“凌姑娘的朋友。”

胜奎一声冷笑道：“她现在是我胜家的人，胜奎的亡妻，鹰王的福晋，何等身份，哪有你这种朋友？”

傅天豪道：“据我所知，凌姑娘就是成了皇后，她也不会不认傅天豪这个朋友！”

胜奎道：“她或许认，我不认，别忘了，她已是我胜家的人。”

傅天豪道：“凌姑娘是嫁到胜家的，不是卖到胜家的。”胜奎厉喝说道：“大胆！在‘玉泉山’上我饶你不死。”傅天豪道：“王爷该记得肩上的伤，我手下也留了情。”胜奎陡然一扬掌道：“现在你再试试。”

傅天豪一动没动道：“我说过，今夜我来，没有一点敌意！”胜奎道：“我无时无地不对你充满仇恨。”

傅天豪道：“那么王爷只管出手，等于是我害了凌姑娘，当着她杀了我，也可以慰她于九泉之下。”

胜奎神情一震，唇边掠过一丝抽搐，道：“你不用抬出她来，固然她是为阻你我争斗而死，可是我为的是大清朝廷，我不会为她徇私。”

傅天豪道：“我知道王爷赤胆忠心，刚正无私。”胜奎脸上再泛抽搐，也缓缓垂下扬起的右掌，半晌才道：“今夜不同于往常，我不动你，你走吧！永远别再到京里来，永远别让我再碰见你。”

傅天豪道：“我可以永远不到京里来，也可以永远不让王爷碰见我，但我现在不能走，在没进去站一会儿之前不能走！”胜奎刹时间又恢复了冷峻

道：“你不必再费口舌了，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傅天豪道：“王爷！我既然来了，一定要进去站一会儿。”胜奎道：“我不许。”

傅天豪道：“王爷！我不惜一切。”

胜奎怒笑说道：“你凭什么？”

傅天豪道：“我是凌姑娘的朋友，凌姑娘是我的朋友。”胜奎厉声说道：“你不配，你害了她还有脸来见她？”傅天豪听若无闻道：“王爷请让一让！”

胜奎道：“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傅天豪道：“我也说过，我既然来了，我一定要进去。”胜奎微一点头道：“好！那你就试试吧？”

傅天豪道：“王爷！凌姑娘已死，我以为你我应该让她死得值得。”

胜奎道：“她死得不值！太不值！”

傅天豪平静的道：“至少她救了两条命，你跟我两条命。”胜奎道：“不！她是为救你而死的？”

傅天豪道：“我不知道凌姑娘英灵有知，会作何感想？”胜奎霹雳般大喝：“你住嘴！”傅天豪道：“现在我相信王爷那句话了，她死得不值，太不值！”

胜奎脸上浮现起痛苦神色：“我叫你住嘴，傅天豪，你聋了？”

傅天豪道：“我没有聋，我不能不为凌姑娘叫屈，我原没有泪，可是现在我想哭，放声大哭。”

他两眼之中出现了泪光。

胜奎咬牙说道：“你再说我就杀了你。”

他又扬起了右掌。

傅天豪没再说话，两道目光直逼过去！

胜奎道：“你以为我不会出手？”

傅天豪没说话。

胜奎冷笑一声，一只右掌已抬至胸前，道：“你要以为我不会出手，那可是天大的笑话。”

傅天豪仍没说话，两眼眨也不眨地逼视着胜奎。

胜奎两眼中突然涌现杀机，一掌拍向傅天豪。

傅天豪跟没看见似的，仍然一动不动。

眼看胜奎那凝足真力的一掌就要拍中傅天豪，胜奎忽然散功沉腕，收回右掌，厉声大喝道：“你为什么不动？”傅天豪一双目光缓缓转向精舍里，一下子变得黯淡异常，道：“我说过，今夜我来，毫无敌意，而且我也不是来打架的！”胜奎脸上掠过一丝抽搐，道：“傅天豪！我再说一遍，我绝不会让你进去！”

傅天豪缓缓转过目光落在胜奎脸上，他看了胜奎一眼之后，又把目光移开投进精舍，忽然举步行了过去！胜奎怔了一怔，忙道：“傅天豪！你要干什么？”傅天豪跟没听见似的，第二步又迈了出去！

胜奎沉喝说道：“傅天豪！你站住！”

傅天豪迈出了第三步！

胜奎忽然扬起右掌道：“我已一忍再忍，你再过来我可真要出手了。”

傅天豪适才站立处离精舍门原就没多远，如今他一连迈了三步距离已缩短了一半，离挡住精舍门的胜奎只剩了两三步远，这是一般人掌力最有效的

距离，设若胜奎在这时候出手，傅天豪要是不闪不躲不出手，他非死在胜奎掌下不可！

傅天豪是个大行家，焉能不懂这个，可是这当儿他似乎没想到这一点，一连两步迈出已逼到胜奎眼前。

胜奎脸色一变，一个身躯忽然向一旁闪去，立即让出了进门的路。

傅天豪停也没停，跟着一步从胜奎身前擦过，跨进了精舍。

胜奎掌心一吐，足以开碑的掌力猛向傅天豪后心印了过去。

只听傅天豪道：“多谢王爷成全，傅天豪感激。”

胜奎脸色又是一变，手腕忽沉，掌力下滑，砰然一声打在精舍门口地上，沙飞石走，地皮为之一颤。

傅天豪脚下只顿了一顿，但他没回头，旋即又迈步前进到了那上铺白绫，点着一对白蜡烛的桌子之前，桌子的那一边，就是一具漆黑的棺木。

傅天豪停了步，站在那儿一动没动。

胜奎站在门外，望着他那颀长的背影直发愣。

他没看见傅天豪动，也没听见傅天豪说话。

傅天豪站在精舍里没动，也没说话。

胜奎站在精舍外没动，也没说话！

良久，良久！傅天豪突然转身走了出来，他脸色煞白，两眼都发了红，但他没流泪一滴都没流。

他出了精舍。

胜奎横身拦住了他。

他望着胜奎道：“多谢王爷，我永远感激。”

胜奎忽然一摆手，厉声喝道：“走！你快走！永远别再到京里来，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

傅天豪深深看了他一眼，腾身掠起，飞射不见。

胜奎转身，面向着精舍，脸上掠过一丝抽搐，道：“红姐！你看见了，我没动他！我不是很听你的话么？”

忽然间一阵微风吹过，那对白烛的烛焰一阵晃动。

四十

“西安门内大街”接“文津街”，北边是明“玉熙宫”旧址，南边是“时应宫”，往东，就是“金鳌玉楸”桥的“金鳌”大牌坊三座门。

夜色很浓，“金鳌”大牌坊三座门一带静悄悄的，在大牌坊下站着两个黑黑的人影，看不清楚脸，只听见两个人在低低的说话，聊的全是“八大胡同”里的事儿，谈兴很浓。

这个说“八大胡同”里有个春菱姑娘人美功夫好。

那个大不以为然，他说有个叫彩的比春菱强过十几倍。

正聊着，不远处传来“叭！”地一声轻响。

两个人都听见了，左边这个一凝神喝问道：“谁？”

“嘘！”地一声，右边那个低低叱道：“你他娘的嚷个什么，进了‘西安门’就是皇城，咱们这儿离‘紫禁城’也近，谁？除了自己人还会有谁，你要是把领班嚷来了，非挨顿臭骂不可？”

左边那个哼哼两声道：“你别怪我嚷，咱们这儿可是个要道，过了‘团城’可就到‘紫禁城’下了，北边是‘北海’，南边是‘南海’，只有咱们这儿这么一座桥，要放进个人去，到那时候，哼哼，我要瞧瞧去！”

右边那个道：“要去你去！我可懒得动，你不想想，这儿有咱们俩，桥头上也有人，桥又那么老长，桥上也站着人，就是他娘的一个蚂蚁也爬不过去，你紧张个什么劲儿？”

左边那个原也勤快不到哪儿去，一听这话马上道：“好吧！听你的，反正出了事儿倒霉的不只我一个。”

右边那个接口笑道：“本来嘛，聊的正起劲儿呢，你……”

“你”字出口，他突然不说话了。

左边那个道：“我怎么了，你倒是说啊？”

右边那个役说话，倒是身后响起个低低话声：“你么？你倒霉了！”

他一怔，要扭头，迟了，脖子后头落下了五把钢钩，猛地一紧，差点儿没把脖子勒断，他气也猛地一闭，差点儿没晕过去！

只听身后那低低话声道：“别嚷！也别动，要不然你永远别再想去‘八大胡同’，我不愿伤人，我只过桥进‘团城’去拿样东西就走，‘团城’里少这么一样小东西，一时半会见不会有人发现，也就是说等到有人发现时，你们俩早就不在这儿了，追究也追究不到你们俩人头上，所以说你们俩该放聪明点儿，别跟自己过不去。”

左边那个打喉咙里整出了两个字：“你是……”语音惶悚。

身边那低低话声道：“别管我是谁，只告诉我，从这儿往里去一直到‘团城’还有几处岗哨。”

左边这人忽觉脖子上一松，他忙喘了口气道：“你好大胆，竟敢闯到这儿来……”

身后那话声道：“少跟我来这一套，怕我也就不来了，答我问话。”

左边这人趁身后那人说话这工夫，他心里就盘算上怎么挣脱身后那人的掌握了。

只是他主意还没想出来，身后那人已接着说道：“话我刚才说的已经很清楚了，祸事落不到你头上，你要是硬往自己身上揽，那你可就太傻了。”

左边这人心里马上有了主意，他认为身后这人说的话对，祸事既落不到

自己头上，何必跟自己过不去，那不是太傻了么？

主意一定，他开口说话了：“桥头上有人，桥上也有人。”

身后那人道：“几个人？”

左边这人道：“桥头上两个，桥上两个，总共是四个。”

身后那人道：“桥那头呢？”

左边这人道：“桥那头站了四个。”

身后那人道：“过了桥就是‘团城’了，‘团城’下人更多吧？”

左边这人道：“不！人是没几个，不过都来回不停的巡逻着。”

身后那人道：“你们是‘步军统领衙门’派出来的吧？”

左边这人道：“我们是‘侍卫营’的，归‘步军统领衙门’管。”

身后那人道：“谢谢你了，咱们两个儿差不多，借你件衣裳换换。”

这话说完，左边这人忽觉脑后一麻，什么都不知道了。

傅天豪很快地脱下了他的衣裳，穿在外头了，好在夜色很浓，这当儿看人只能认衣裳不能认人。

穿好了衣裳，他迈步往三座门行去，一边走，嘴里还一边哼着小调。

过了三座门，就是“金鳌玉楸”桥头，果然，夜色里，桥头上站着两个黑影，只听一个笑道：“老金！你过来干什么？想起什么顺心事儿了这么乐？”

傅天豪没理他，哼着小调走了过去。

看看来近了，桥头两边两棵大树，枝叶相当茂密，夜色本来就浓，两棵树的枝叶把仅有的一点星光也遮住了，这边可以看得见桥上，桥上却看不见这边，正好。

来到近前，傅天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及手并出，左手闭了一个的穴道，右手扣住了另一个的喉管，道：“你姓什么？”

那人吓傻了忘了叫了，其实就是没忘也没用，傅天豪五指扣住了他的喉管，他根本叫不出声来。

只听他道：“你！你不是老金……”

傅天豪道：“答我问话，你姓什么？”

那人道：“我，我姓马！”

傅天豪五指一松，一指点出，点在那人的喉结上，那人一声没能再吭，身子一歪往下倒去！

傅天豪没等他倒下地，腿一抬，手一挥那人跟他的同伴同时飞起往下落去，转眼间桥下砰然一声水响。

傅天豪扬声笑道：“老马！你是怎么回事儿，喝多了，怎么站都站不稳？”

一阵飞快步履声从桥上传了过来，道：“谁掉下去了。”

傅天豪应道：“老马！这小子跑到边儿上尿尿，刚解开裤腰带人就下去了！”

两条黑影奔了过来，也不看看傅天豪是谁，及及跑到桥头就往下看。

傅天豪从他们身后出手，在两个人脑后各点了一指，两个人躺下了，傅天豪扭头就往桥上跑。

他很容易地跑过了这条相当长的“金鳌王楸”桥，这边桥头站着四个人影，只听有人问道：“那边怎么回事儿？”

傅天豪一边举袖“擦汗”，一边笑着说道：“老马尿尿掉河里去了，我去给他拿件干衣袋去，你四个带带场，站这儿别动，最好装的跟没事人儿似的。”

他从四个人中间跑了过去！

行了，他总算顺利地过了桥了。

眼前就是“团城”，四下里都是树。

“团城”跟一圈城墙似的，崇蝶塘稚，像座古堡。

傅天豪没敢走石阶上去，他怕那儿站的有人，他知道他还得快，桥那头的情形要让人发现了，他再出去可就费事了。

他拐个弯让树木挡住了桥头那四个，看清楚四下没人，提一口气腾身穿上了城墙，翻过城墙进入团城，他一眼便看见了那座“承光殿”！

他连停都没敢停，横空一掠，直落“承光殿”前。

他脚刚沾地，忽听一声沉喝从殿右传了过来：“什么人？”

紧接着殿右转过来一个瘦高人影。

傅天豪万没想到这座“承光殿”旁还有人，当即应道：“我。”

那瘦高人影走了过来道：“你是那个班的，跑这儿来干什么？”

傅天豪一听这话就知道碰见“官”了，他没再说话，暗一咬牙，跨步欺了过去。

那瘦高人影却也机警，喝一声：“你要干什么？”

随话一掌挥出，直击傅天豪胸腹。

傅天豪知道要速战速决，一点也凯误不得，抖手一掌迎了上去，碎然一声，把那人震得血气浮动往后后退去。

傅天豪如影随形欺了过去。

那人翻腕一把匕首直递过来。

傅天豪侧身一转，匕首擦胸而过，他左拳递出，正击在那人右肋之上，那人受创刚一声闷哼，傅天豪右手已落在他喉结上，他爬下去了，傅天豪转身便扑进了“承光殿”

“承光殿”里没灯，黑漆漆的，有伸手难见五指之感。

饶是傅天豪目力超人，这当儿也难辨事物，当然，他要是多待一会儿也许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些，奈何他不能多待，暗一咬牙，按着方向往前摸索了过去！

突然！他碰着桌子了，行了，他忙绕过桌子往后摸去，没两步他又碰着了神坛，而且也摸着了佛像的脚。

他又往前走了两步，伸手往佛像后摸去，一下于就摸着了，一个木头盒子！

他没移动那木头盒子，掀开盒盖往里摸，他又摸着了，拿起来再摸，沉甸甸的，方方的，上头多出一块，雕的是条龙，没错，是了！

傅天豪忍不住心头一阵激动。

蓦地，一声尖锐的哨音划破夜空传了过来，随听有人远远地叫道：“团城，团城，有人进团城里去了。”

糟了，桥那头的事儿让人发现了。

傅天豪心头一震，把手里的东西往怀里一揣，扑出“承光殿”腾身掠起，直往城墙上扑去！

这当儿石阶上已上来人了，忽听有人叫道：“在那儿，在那儿！”

火光一闪，轰然一声，一蓬灼热的铁砂从他脚下飞过。

傅天豪大惊，他可是吃过这东西的亏，碰上这东西再高的武功也没用。

他停都不敢停，脚一沾城墙，腾身又起，他不敢再由来路走，飞身直往

东扑去！

只听城下有人喝道：“从这儿出来了，站住！”

“轰”“轰”又是两声。

傅天豪可不敢停，出三座门便拐进了“北长街”。

他不敢走大街，走“关家胡同”、“兴隆胡同”、“兴隆寺”、“后宅胡同”、“前宅胡同”直往南跑，一口气跑到了“西华门大街”！

他从“水轮子胡同”里往外看，正对着“紫禁城”、“西华门”的这条大街上静悄悄的，显然，那边的事这边还不知道！

他提气窜出了“水轮子胡同”，直进对街的“羊圈胡同”！

专找小胡同跑，一口气跑到了“西三座门大街”！

还好，这一路上都没阻拦。

可是等他再穿大街，走小胡同到了“刑部”、“都察院”、“太常寺”、“銮仪卫”诸署附近一带的时候，不对了，四周突然间冒出了十几二十条人影，一看就知道全是大内侍卫“血滴子”！

傅天豪心一横，牙一咬，跃起扑了过去！

他吃亏只吃亏在手无寸铁，可是这当儿他没有考虑这些，如果他不赶快想办法冲出包围，“团城”方面的“侍卫营”的人以及“步军统领衙门”的步军就会闻讯赶到，人多势众，加上霸道的火器一围，再想走可就难比登天了。

所以，他要凭着一双肉掌硬闯。

他这里刚跃起，近二十名“血滴子”长剑齐递，突然间缩小包围圈全力一击。

两方面一碰即开，五名“血滴子”倒了下去。

傅天豪身上添了三处剑伤，鲜血马上湿透了衣裳。

只听一人怒喝说道：“大胆贼盗，竟敢伤‘大内侍卫’，还不跪下领死。”

发话那人长剑一挥，率众就要再扑。

突然！夜空里传来一个撼人心神的话声：“都给我闪开。”

傅天豪心头刚一震，一条颀长人影电射落地，是鹰王胜奎！他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话声冰冷：“我说过，永远不要你再到京里来，永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而你竟夜闯内宫禁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已经放过你两次，也算对得起她了……”

手往旁边一伸道：“拿剑来。”

一名“血滴子”忙双手递过一把长剑，胜奎顺手一扔，长剑直挺挺地插在傅天豪面前，他伸手又要了一把，提剑在手，他冰冷说道：“我不问你夜间内宫禁地是干什么去的，你能把我伤在剑下，你走你的，要不然你就得留下，你拔剑。”

傅天豪道：“凌姑娘为拦你我拼斗而死我不愿再跟你拼斗，希望你放我走，我会永远感激你。”

胜奎冰冷一笑道：“你这是痴人说梦话，痴得可笑，拔剑。”

傅天豪道：“王爷……”胜奎道：“我出手了，除非你想死，要不然你就快拔剑。”他抖手一剑挥了过来，凛人的剑气直袭过来！

傅天豪不能留在这儿，绝不能，他自己的生死事小，先朝传国王玺事大，他也不能不为凌红完成这项未完成使命。他探手拔起长剑，振腕迎了上去。

“当！”地一声，火星四射，两个人各退了一步。

就在这时候，佛腾的人声已由远而近。

胜奎道：“你放心，我绝不倚多为胜！”

抖手又一剑攻了过来。

傅天豪举手又一剑封架开去。

胜奎刷刷刷一连攻出三剑，没有一剑指的不是致命要害。傅天豪一连封架三剑，剑剑恰到好处。

胜奎道：“你为什么不还手？”

傅天豪道：“我还存一线希望。”

胜奎怒喝一声：“你做梦。”

抖手一剑递到，剑锋到了中途，突然灵蛇般左偏，“噗！”地一声，傅天豪身上又添了一处剑伤，左臂上鲜血顺着手臂流下。

傅天豪为之一怔，身躯也为之一晃。

胜奎冷笑着说道：“现在你还存希望么？”

傅天豪没说话，缓缓举起了掌中长剑。

胜奎抢先进攻。

傅天豪出手反击。

刹时间，一场龙争虎闹又展开了。

这回再也没人拦了。

高手过招，迅捷如电，转眼工夫已近百招。

胜奎剑术高绝，又占地利人和，在气势上比傅天豪要略胜一筹。

傅天豪不愿意伤胜奎，可也绝不能让胜奎伤了他，所以他总是攻的时候少，守的时候多。

第一百招——

胜奎突然抖剑拔起，人随长虹般长剑直上夜空。

傅天豪心头大震，他知道，他如今一身是伤，血流不止，攻守间已打折扣，绝不能再给胜奎凌空下击的机会，要不然他非伤在胜奎剑下不可。

他横心咬牙，猛提一口气跟着拔起身形。

夜空里，两人同时大喝，长剑挥动，一刹那间互换三剑平分秋色，第四剑傅天豪出手快了一刹那，剑尖直指胜奎心窝，胜奎剑慢一发，眼看就要伤在剑下。

哪知，傅天豪的长剑就在要刺进胜奎心窝时突然顿了一顿，“噗！”地一声，胜奎正心口处衣裳开了花，但皮肉丝毫未伤。

而，这时候胜奎剑已递到，“噗！”地一声从傅天豪肩头穿过。

两个人同时落了地，胜奎脸都白了，剑上都是血。

傅天豪左半身都让血染红了，但他仍一动没动。

哄然一声，四周的人都叫了起来：“王爷胜了，拿下他。”

胜奎长剑一扬，刹时间鸦雀无声，三个字缓缓从胜奎口中吐出：“让他走！”

傅天豪翻身掠起，两个起落便消失在夜色里了。

胜奎没动，别人也没一个敢动。

突然，一阵脆响，胜奎掌中的长剑断为寸寸，洒了一地。

胜奎的脸色更白了！

——全文完——

